武俠世界

霹靂將軍

飛來福原是飛來禍
僞君子原是眞小人

小鬼子火併霹靂將軍
七壯士勇闖虎穴龍潭

構思新穎・劇力萬鈞
動作火爆・絕無冷場

$2.00

913

◀編　後　話▶

「霹靂將軍」是今期推出的巨型小鬼子傳奇故事，內容曲折，情節動人，王小克與小辣椒、白小妹爲人誘入陷阱，被困岷市，助紂爲虐，驚險重重，幸而及早發覺對方詭謀，挽轉乾坤，化險爲夷，查獲眞相！本故事有令你意想不到的精彩構思橋段，更有懲惡鋤奸、大快人心的感人描述，佳作當前，不宜錯過。

***　　　***　　　***

蕭逸先生的長篇「甘十九妹」故事發展驚奇莫測，尹劍平處身情仇、恩怨漩渦中……甘十九妹廬山揭露，驚爲天人……欲知他們二人今後的精彩發展下去，請看本文。

***　　　***　　　***

一九七七年元旦將臨，本刊同人等預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！在下期裏，本刊特別推出巨型猛稿——新穎奇情「艷俠」故事之「青樓艷盜」，本故事由譽滿東南亞名作家蕭逸執筆撰寫，全文達十萬言，故事中人物身世詭秘神奇，令人莫測！她，既是艷如桃李、冷若冰霜、柔情似水的一位羣芳魁首，又是一個鬧得滿城風雨的女飛賊，但她把英雄血性、鋤強扶弱、肝胆照人事蹟表露無遺，令人拍案叫絕，心曠神怡。下期刊出，幸勿錯過。

***　　　***　　　***

督印人：羅　威
主　編：羅　斌
執行編輯：鄭　重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
電話：四八八二六一（十線）
營業部：香港干諾道西179－180號
長嘉大厦十一樓
電話：四七四三四零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7-13 NEW ST. 2ND FL.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九連郵：	半年港幣 $	50.00
	一年港幣 $	98.00
澳門・台灣：	半年港幣 $	58.00
	一年港幣 $	114.00
外埠連郵：	半年港幣 $	71.00
	一年港幣 $	140.00

半年（26期）一年（52期）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
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　電話：5110086
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門市部：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　電話3319150
批發部：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　電話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.$728　半年26期NT.$364
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

新系機構廣告部
香港上環新街7-13號A
新報大厦五樓
電話：H四八八二六一（十線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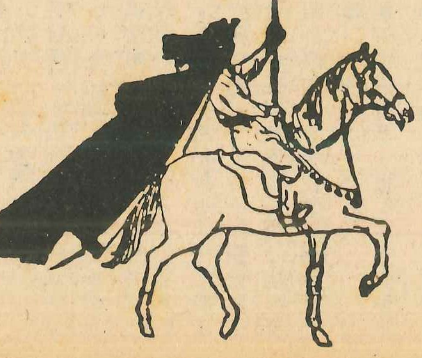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設計：培新
內文配圖：盧令

武侠世界

第**913**期

1959年3月創刊

逢星期四出版



・每冊港幣二元・

H.K.$2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小鬼子傳奇故事／上官庸・文　盧令・圖

霹靂將軍



獲獎遊岷　備受尊崇

白小妹開門，站在門口的是一個西裝煌然，笑容可掬青年男子。

「找誰？」白小妹詫異地望住那青年男子，看他的樣子，既不像是登門推銷的售貨員，也不像傳道者——他究竟是什麼身份？

「請問——這層樓的主人在不在？」青年男子臉上仍然是可親的笑容。

白小妹猶疑了一下，問他道：「我就是這層樓的主人。」

青年男子聞言似乎愕了一然，但隨即一笑，道：「那麼，我可以進去坐坐嗎？只花你五分鐘的時間。」

白小妹下意識地把身子擋在門口，警惕地望住那青年男子，問道：「你究竟是幹什麼的？」

青年男子遲疑了一下，自懷中取出一本小册子來，撕下兩張票子，道：「這是敝公司送給你的免費抽獎券。」

白小妹疑惑地接了過來，道：「什麼免費抽獎券？」

「抽獎券上面印有詳細說明。」青年男子道：「你仔細看看。」

說罷，轉了一個身，上樓去了。

白小妹先把大門關上，還上了閂，這才把眼光射在手中那兩張抽獎券上面。

小辣椒自內走過來，問道：「剛才是誰？」

「送抽獎券的。」白小妹答。

小辣椒雙眉微微一皺，道：「那都是騙人的，他要你多少錢？」

白小妹搖搖頭，道：「他一個仙也沒有要。」

「哦？」小辣椒愕了一然，道：「一個仙也不要？」

「眞的，完全免費。」白小妹將抽獎券遞上前去，道：「他送了我兩張。」

「天下間有這樣便宜的事？」小辣椒滿腹狐疑，道：「讓我看看。」

兩人各自取了一張抽獎券，湊到面前看個淸楚，只見上面印着「東南亞商會H埠分會十週年紀念抽獎券」幾個紅字；下面另有式行黑色小字：頭獎：菲律賓來回機票兩張，免費觀光馬尼拉七天；二獎：菲律賓來回機票乙張，免費招待觀光馬尼拉七天，另獎金五百披索；三獎：現金獎一千元。另外還有入圍獎安慰獎等等，至於抽獎日期，則是三月一日。

白小妹看了看日曆，道：「後天便抽獎啦！」

小辣椒把兩張抽獎券揑作一團，作勢要向窗外拋去，白小妹急忙叫道：「小辣椒，你幹什麼？」

「拋掉它！」小辣椒道：「反正這是騙人的。」

「給我！」白小妹伸出手去，道：「也許我們今年走運，中了個頭獎呢？」

小辣椒向她扮了個鬼臉，道：「中個屁！那有這樣大的蛤蟆隨街跳？」還是把那張揑作一團的抽獎券遞了給白小妹。

白小妹小心翼翼的把它攤平了，又端詳了一眼，道：「中獎號碼將會登在城市日報，唔，城市日報！」

小辣椒笑了起來，問道：「你當眞以爲會中獎？」

白小妹雙眼望向窗外，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唔，我有這個預感。」

「見你的鬼！」小辣椒苦笑着聳聳肩，向房間走去。

白小妹把那兩張抽獎券摺起來，放在袋中。

× × ×

王小克面對着電視螢光幕，正看得緊張時，忽聽白小妹「嘩」地一聲叫了起來，那叫聲充滿了喜悅和興奮。

「中啦！中啦！」白小妹手中拿着報紙，從沙發上跳了起來，正在手舞足蹈。

王小克望了她一眼，心下暗暗詫異。

如果是小辣椒，他一點都不感到奇怪——即使她扒在地上滾來滾去的話。

然而，白小妹溫文馴順，平日不論碰到什麼大悲大喜的事，都保持冷靜，她年紀雖小，却已有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」的修養，究竟是爲了什麼事而手舞足蹈起來？

「小鬼子，中啦！」白小妹趨上前來，聲音因過於興奮而帶着微顫：「眞的中了！」

王小克正想問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小辣椒聽到白小妹的叫聲，自房裏跑出來，問道：「小妹，什麼事？」

「中啦！」

小辣椒一瞥眼，見白小妹手中拿着兩張抽獎券，心下恍然，笑問道：「我還以爲中了頭獎馬票，原來中了這個，入圍還是安慰獎？」

「頭二獎都被我中啦！」

小辣椒幾乎以爲是自己的耳朶有了毛病，瞪大雙眼，踏上前來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說什麼？」

「你自己看好了，」白小妹臉上興奮喜悅之情絲毫未減，道：「頭獎和二獎都中了！」

小辣椒接過報紙和那兩張抽獎券對了一下，低叫起來，道：「我的天，眞的是頭獎和二獎！」

「我早已說過了，我有預感會中獎的！」白小妹眉開眼笑，道：「只是想不到連中頭二獎！」

王小克問道：「中頭二獎，有什麼獎品？」

白小妹把抽獎券遞到他面前，道：「你自己看吧，我本來還在想，如果中了頭獎，只得兩張機票，到底我們那兩個人去呢？現在二獎也中了，一共三張機票，七天免費招待，剛好！」

王小克把抽獎券上的文字看了一遍，道：「獎品可豐富得很啦，你幾時買了這兩張抽獎券？怎麼我不知道？」

「不是買，是送的。」

「哦？」王小克楞楞地問：「有這樣的事？」

白小妹把當日那青年男子送抽獎券的事，講了出來，聽得王小克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「天……天下間怎會有這樣便宜的事

？」王小克呆呆地問。

「別理它這許多，反正我們中了獎！」白小妹喜孜孜地道：「明天立即去和他們聯絡，來，把報紙給我，上面登有和他們聯絡的地點和電話！」

× × ×

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踏進那豪華的「東南亞華僑商會H埠分會」辦公室時，不由眼前一亮。

能够在中區地王「國際大厦」擁有一個寫字樓的公司，絕對不會是小公司，何況，他們一連擁有四個單位，而且氣派豪華得令人眼花繚亂。

走過去是一列系白色流綫型鋼製寫字枱，起碼有三四十張，天花板的光管是特製的，燈光柔和悅目，和地上棕色的地氈，襯托得令人精神也爲之一振。

寫字樓的牆紙和窗簾布，也是最名貴，是以三人站在當地，刹那間不知所措。

一個職員踏上前來，問道：「請問幾位有何貴幹？」

「我——我們是來領獎的。」白小妹道。

「啊！領獎的。」職員臉上綻出笑容，道：「請到這邊來。」

說完，領着三人向一道房門走去。

職員在門上敲了一下，推開了門，道：「蔡會長，他們是來領獎的。」

「請進請進。」一個戴着金絲眼鏡，身材矮胖，皮膚黝黑的中年男子迎上前來，操着帶有福建音的粵語，道：「歡迎歡迎！」

蔡會長的辦公室比外面的陳設自然更加美輪美奐，王小克是識貨之人，他一瞥眼間，便看出連枱上的烟灰盅，也是最名貴的水晶玻璃雕成的。

「鄙人是華僑商會本市分會的副會長，蔡炎章，請問，三位貴姓？中的是第幾獎？」

王小克自我介紹後，把抽獎券拿了出來，道：「我們中的是頭二獎。」

「啊！那眞是恭喜你們了！」蔡炎章伸出手來，和王小克等三人相握，道：「你們將成了我們的貴賓，免費觀光馬尼拉一個星期，請問你們幾時可以動程？」

三人相對望了一眼，王小克道：「隨時都可以。」

「那好得很，後天怎樣？」

「手續方面趕得及辦嗎？」王小克反問。

蔡炎章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如果由我們那邊商會辦的話，廿四小時之內，就可以辦好了。」

王小克以前去過菲律賓，知道那邊的福建籍華僑商人潛力極大，廿四小時之內可以辦好入境手續，的確不足爲奇。

「如果你們辦得好手續的話，」王小克道：「我們沒問題。」

「那好極了，我會立即打長途電話到馬尼拉去，除了叫他們辦理手續之外，並準備招待三位貴賓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× × ×

「到啦！到啦！」小辣椒頭靠着機窗，叫了起來。

王小克向外一望，只見稻田阡陌，茅屋星羅棋布，果然已經抵達菲律賓了。

飛機開始向下俯衝，「請繫安全帶」「請勿吸烟」的燈號也亮了起來。

「這是你第幾次來菲律賓了？」白小妹一邊扣着安全帶，一邊問。

「第二次。」

「上次到什麼地方玩過？」白小妹問道。

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想，苦笑着搖搖頭，道：「什麼地方都沒去過。」

「不知道這一次他們會怎樣招待我們。」白小妹道。

「最好帶我們到百勝灘，碧瑤去玩玩！」小辣椒插口道。

「你就想，」白小妹道：「碧瑤離馬尼拉六個小時的車程，坐飛機也要半個多鐘頭，人家免費招待，當然越省越好，怎會再另外花一筆錢請我們到碧瑤去？依我看，能够照顧我們一日三餐，酒店和舟車費就够好了。」

小辣椒向她扮了個鬼臉，不做聲了。

這時，飛機已降落了，王小克向機窗外望去，驕陽高懸，天氣十分晴朗。

他望了望腕錶，是下午二時半，菲律賓的夏令時間和H埠相差一個小時，才一時半，於是較回菲律賓時間。

三人隨身行李不多，不用要取行李，各自向海關那邊走去。

忽然，一個穿着夏威夷恤衫，皮膚黝黑的青年男子朝三人走了過來，問道：「請問是王小克先生嗎？」

王小克向他點點頭。

「我叫施能忠，是僑商會的職員。」青年男子伸出手來：「歡迎三位光臨。」

小辣椒上下打量着施能忠，見他頭上梳得光亮，一條牛仔褲却又窄又短，就像個飛仔，心中暗暗詫異，「僑商會」怎會派這樣的人迎接自己？

「請三位這邊來。」施能忠領前向一個側門走去。

側門旁站着一個警衞，施能忠用流利的菲語和他談了幾句，那警衞立即露出笑容，向王小克三人敬了個禮，示意三人可以通過。

三人離開機場時，小辣椒低聲問白小妹道：「早知道不用經過海關檢查，帶點私貨來賣，乘機賺它一筆了！」

「你有門路脫手嗎？」白小妹微笑問道。

小辣椒扮了個鬼臉，這時，施能忠站在機場門口，手一揚，一輛嶄新的美國林肯牌豪華房車緩緩駛了過來。

司機是菲律賓人，身穿筆挺制服，下車替客人打開車門。

三人上了車後，施能忠坐到司機位旁邊，向他嘰嘰咕咕的談了幾句菲語，車子開始向前駛去了。

「我們本來想安排你們住在馬尼拉洲際大酒店。」施能忠轉頭道：「可是那裏離市中心較遠，所以，我們打算安排你們住在『希爾頓』、『凱悅』和『阿羅哈』三間酒店，你們喜歡住那一間。」

小辣椒眼珠一轉，心想「希爾頓」和「凱悅」都是著名的酒店，正想答話，王小克碰碰她，搶先答道：「阿羅哈吧！」

「好的。」施能忠說着，轉頭吩咐司

機。

「那是什麼酒店？」小辣椒道：「好像不很出名的？」

「阿羅哈是一間小酒店，中國人開的。」王小克低聲道：「我們還是住阿羅哈比較方便一點。」

小辣椒甚少違拗王小克的意思，聞言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好吧。」

那「阿羅哈大酒店」的中文是叫「豪華大酒店」，王小克第一次到菲律賓時，住的就是這一間酒店，如今舊地重遊，不過心境却是截然不同了。

不一會，車子已經抵達「阿羅哈」，歐僕迎了上來，見三人除了手挽的旅行袋之外，再無其他行李，都暗感詫異。

施能忠替三人開了房間，都在六樓，是三個可相連的房間。

「我肚子餓了。」小辣椒對着施能忠道：「你們幾時請吃飯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們的歡宴今晚舉行。」施能忠歉笑道：「小姐你肚餓的話，請先在酒店叫東西吃吧。」

「錢由誰付？」小辣椒問道。

「這個——」施能忠猶疑了一下，道：「上頭沒有關照過，我想大概由你們付吧？」

小辣椒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好小家！」

施能忠困窘地一笑，道：「我先走了，六點半左右來接你們。」

說罷轉身出房，王小克忽然問道：「歡迎宴是不是在酒店裏？」

「我不大清楚。」施能忠回頭答道：「一切都由蔡會長決定。」

「蔡會長？是不是蔡炎章？」王小克問道：「他也來了馬尼拉？」

「不，蔡會長單名一個智字，是馬尼拉蔡氏宗親會的會長，也是總商會會長。」施能忠答。

施能忠離去後，白小妹道：「這個蔡會長一定身家豐厚得很。」

王小克點着頭道：「我聽人說過，他是菲律賓的糖業大王，有好幾億身家。」

「也只有這樣的人，才當得上什麼宗親會的會長。」白小妹道。

「想不到我們要勞煩菲律賓華僑中的首長來招待我們，」小辣椒說道：「當眞是不簡單了！」

王小克雙眼望向窗外不出聲，「阿羅哈酒店」的對面是馬尼拉海灣，附近有個碼頭，泊滿了豪華遊艇。在陽光照耀下，海面閃閃生光，然而，王小克的雙眉却微皺着。

白小妹輕輕踏了上前，看到了王小克臉上的神情，詫異問道：「小鬼子，你——你怎樣啦？」

「奇怪！」王小克沒頭沒腦地道。

「什麼奇怪？」白小妹莫明地問。

「首先是有人將免費抽獎券送上門來，然後是我們連中頭二獎，跟着，是菲律賓的首長親自要來招呼我們！」王小克說話時，臉上全是迷茫的神色。

「這有什麼奇怪？」白小妹道：「我們運氣好，所以中了頭二獎，至於菲律賓首富來招待我們，也沒什麼大不了啊！」

「小妹，你對菲律賓一點也不瞭解，」王小克道：「有人說，在菲律賓要見總統夫人馬可斯的太太伊美黛並不困難，甚至要見總統馬可斯本人都不難，可是如果要見蔡智的話，就不大容易了。」

「哦？有這樣的事？」

「你聽人說過嗎？美國有個神秘富翁侯活曉士，行踪飄忽，至今仍然無人見過他，」王小克正色道：「傳說那蔡智就和侯活曉士差不多。」

「但蔡智的身家財產一定比不上侯活曉士！」小辣椒道。

「這可就難說得很了，外國人一有了錢，便拚命出風頭，好像奥納西斯，即是那個希臘船王，其實他擁有的財產，還不及我們中國船王包玉剛的一半，但他風頭之勁，包玉剛却比不上萬一。」王小克道：「我們中國人的作風，和外國人絕對不同。」

「可是侯活曉士是世界有數的大富翁之一。」白小妹道：「那蔡智再有錢，總也不能和他比吧？」

王小克淡淡一笑，道：「菲律賓雖然是個落後小國，但貧富之懸殊，較美國那種先進大國更厲害，此地大富翁之富有，不是常人可以想像得出來的。」

「唉！管他誰有錢。」小辣椒頓了頓足，道：「先醫好了我的肚子再說。」

「好吧，我請你們到二樓吃飯去。」王小克笑道。

三人來到二樓餐廳，叫了食物大快朶頤，小辣椒從未試過菲律賓菜，吃得讚不絕口。

王小克見白、小兩女興趣極濃，於是把心底下的疑惑暫時抛開，帶了兩人出外，在酒店附近逛一會，這才回酒店休息。

六時十五分左右，施能忠已經來到酒店，迎接三人去參加「歡迎宴」。

上了車後，王小克問道：「施先生，歡迎宴在什麼地方舉行，現在你應該知道了吧？」

「馬尼拉洲際大酒店。」施能忠答。

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「馬尼拉洲際大酒店」是菲律賓最高尚，氣派最豪華的大酒店，「總商會」將「歡迎宴」安排在那裏，可見其隆重。

然而，當車子來到「瑪卡廸」中心的「洲際大酒店」時，王小克更感驚奇，只見酒店前面偌大的停車場，泊滿了豪華的房車，有好幾十部名貴房車，甚至找不到位子，在附近兜來兜去。

跟在王小克等人後面的，還有無數的名廠房車，車中坐的都是中國人。

「今晚酒店裏有什麼重大的宴會嗎？」王小克隨口問了一句。

「不錯。」施能忠答道：「就是歡迎你們三位貴賓的宴會。」

小辣椒瞪大了眼，納納地問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說，這些人全都是來赴歡迎我們的宴會的？」

施能忠點着頭，向外望去道：「菲律賓華人社會中的名流今晚全都到齊了！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這究竟是爲了什麼？」小辣椒不置信地問。

「爲了歡迎你們啊！」

王小克等三人面面相覷，半晌，白小妹才道：「我們竟有這樣重要嗎？」

「是蔡會長安排的，」施能忠道：「

我記得像今晚的陣仗，只試過一次。」

「幾時試過？」小辣椒好奇地問。

「兩年前。」

「那時是爲了歡迎誰？」

「星加坡總理先生。」

三人聞言均是不約而同地低呼了一聲，無論如何，都不相信眼前的景像是眞的——以自己三個的身份，怎和一國的總理相論呢？

這時，酒店僕歐看到那架林肯牌房車的車牌，急忙迎了上前，替他們打開了車門。

施能忠執一執領帶，恭敬地說：「三位請跟我來。」

踏進酒店大堂時，無數的眼睛向王小克、白小妹和小辣椒望來。

「歡迎宴在二樓的夏威夷廳。」施能忠領前走去。

王小克看到四週的華僑男的無不衣冠楚楚，女的全部珠光寶氣，望望白小妹、小辣椒，再看看自己，衣着極其隨便，不禁渾身不自在。

「小鬼子，我……我們穿得太寒酸了！」白小妹低聲道。

王小克苦笑一下，並不說話，他生性豁達，最初的確感到不安，後來用心一想，自己來前又不知道宴會如此隆重，衣着方面失禮並不足爲奇，況且，他一向都不注意衣着。

來到二樓時，一個頭髮灰白，滿面紅光的老者，趨上前來，笑道：「歡迎，歡迎！」

「他就是那個蔡智了？」小辣椒低聲道。

王小克搖着頭，事實上他也未見過蔡智，但是對方氣派不凡，相信也不會是什麼次要人物，上前和他握手。

「這位是總商會的副會長蔡永和先生。」施能忠替雙方介紹說：「王小克先生，白小妹小姐，蕭小姐。」他不知道小辣椒的眞名，所以只介紹她的姓。

「歡迎歡迎！」蔡永和親熱地拉着王小克的手道：「請裏面坐！」

王小克踏進大廳時，只見衣香鬢影，冠蓋雲集，侍者托着酒盤來回賓客之間招呼，遠處樂台上有一隊樂隊，正奏着音樂，不過可能是爲了與賓客交際的關係，音量較低。王小克等人進入大廳後，數百雙眼光一齊向他們望來，大廳中突然靜了。

休瞧小辣椒平日蹦蹦跳跳地似乎天不怕地不怕，但一處身這種場合，却竟渾身不安，侷促地站在當地不知所措。

然而白小妹神態自若，暗中打量着酒會中的賓客。這時，一個又白又胖的中年男子走上前來，蔡永和道：「秘書長，過來見見我們今天的貴賓！」

那男子老遠便伸出手來道：「歡迎，歡迎！」

「他是我們總商會的秘書長，蔡伯興先生！」蔡永和道。

「貴會的重要職務，似乎都被蔡氏宗親會霸佔了？」王小克笑道。

蔡永和和蔡伯興相對望了一眼，尷尬地笑了笑，道：「王先生眞風趣。」

「蔡會長呢？」王小克問道。

「蔡會長立即就來了，」蔡永和道：「請三位這邊來。」

說罷，他領了三人向前走去，一面介紹當晚的賓客給三人認識，剎那間，王小克怎記得齊全？只知道那晚赴會的不是什麼公司的「董事長」，便是什麼宗親會的會長和主席。

從大廳口走到裏面那一段路，差不多花了半個小時，王小克等人才來到一張枱子之前，坐了下來。

枱上擺着銀光閃閃的食具，三人坐下後，侍者領班便上前請問三人要喝什麼東西。

「王先生是H埠來的，大概喜歡拔蘭地吧？」蔡永和笑着問道。

「隨便什麼都好。」

蔡永和轉身用菲語吩咐侍者領班，不一會，侍者領班托了盤子上來，上面是一瓶「不知年份」的白蘭地。

「王先生，這是小弟上個月托朋友在法國帶來的，看來花了他一番心機才找到這樣的好酒。」蔡永和道：「相信在H埠也不容易喝到這樣的好酒，來來，試一試如何？」

王小克一見酒瓶的裝璜，立即知道來頭不凡，當然點頭稱好。

侍者領班開了酒瓶，小心翼翼地倒了幾杯，分別端到王小克等人面前。

小辣椒斜眼望着王小克，意思是問他可不可以喝。

王小克端起酒杯，在鼻端嗅了一下，向小辣椒緩緩地點點頭。

「來，祝你們三位這次旅程愉快！」蔡永和端起了酒杯。

王小克啜了一口，果然特別香馥醇厚，不禁讚了一聲：「好酒！」

「難得王先生喜歡，來，再來一杯！」蔡永和說着向侍者領班示意倒酒。

王小克幾時喝過這樣香醇的美酒？連聲稱謝，白小妹忽然道：「像這種好酒，應該慢慢欣賞才是，怎能作牛飲？」

蔡永和先是呆了一呆，隨即「哈哈」笑道：「白小姐說得對，對極了，來來來，這一杯咱們慢慢品嚐就是！」說罷又示意侍者領班添酒。

喝酒間，不斷又有華僑們上前，蔡永和一一替王小克等人介紹。

那些僑領們紛紛向王小克等人道賀，態度十分恭敬，王小克表面上和他們寒暄，心底下却十分詫異，想不通爲何這些腰纏萬貫，富甲一方的僑領們對自己這「幸運兒」如此禮貌週到。

「小鬼子，那個蔡智怎麼還沒到？」小辣椒在王小克耳畔低聲問道。

王小克望了望腕錶，是晚上八時了，自己來到洲際酒店，不經不覺便是一個多小時，却仍然不見主人家的影子。

這時，「夏威夷廳」中人頭湧湧，被邀赴宴的僑領們差不多全到齊了。

蔡永和臉上也露出焦灼的神色，頻頻地望着腕錶，向一個身穿禮服，相貌清癯的老者招招手道：「李幹事，你過來。」

那老者趨上前來，必恭必敬地問道：「副會長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蔡會長爲什麼還沒有到？」蔡永和問。

那老者望了望腕錶，道：「我看也應

該到了，讓我打個電話到他家中看看。」

「好，你去吧！」

那老者望望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一眼，轉身走開了。

王小克接觸到他那烱烱的眼光，心中不由一動，像他那種奇特的眼光，似乎蘊着深深憐憫，同情和惋惜，可是爲什麼？

「蔡副會長，他是誰？」王小克忍不住問。

「他是總商會的幹事，名叫李欽敬，」蔡永和微笑答道：「他是一間木材行的東主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只是猜想不透何以李欽敬剛才用那種眼光望住自己。

不一會，李欽敬匆匆趨上前來，向蔡永和道：「蔡會長十五分鐘之前已經離開家門，相信立即就到了。」

「唔。」蔡永和轉頭對王小克道：「王先生，眞是不好意思，讓你久候了。」

小辣椒已飢腸轆轆，臉上不由露出不耐煩的神色，王小克舉起酒杯，向李欽敬道：「李先生，我敬你一杯！」

李欽敬呆了一下，想不到王小克竟會向自己敬酒，站在當地不知所措。

「李幹事，王先生敬你的酒啊！」蔡永和把自己的酒杯遞了給他。

李欽敬略一定神，連忙接過酒杯，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兩人一仰而盡後，王小克向蔡永和道：「蔡副會長，何不請李先生和我們坐在一起？」

「這個——」

李欽敬急忙搖手道：「不……不必了，我在那邊有位子。」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？」王小克道：「反正還未開席，你坐到我們這枱來好了。」

「不……不行的。」

蔡永和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王先生，這主家席的席位早就安排妥當了，李幹事另有席位，依我看——」

說到這裏，大廳中忽然揚起了一片掌聲，衆人轉頭望去，只見一個穿着長衫馬褂的中年男子，一邊含笑向賓客點頭打招呼，邊向主家席這邊走來。

王小克見他氣定神閒，雍容高華，不禁暗讚了一聲。

「蔡會長來了！」蔡永和急忙站了起身。

王小克見許多本來坐着的賓客——包括女賓在內，都站了起身，只得也站了起來。

蔡智在秘書蔡伯興的陪同下，來到席前，向王小克望來，笑道：「這位一定是我們今天晚上的貴賓王先生了？」

蔡伯興急忙趨上前替衆人介紹，蔡智一一和王小克，白小妹，小辣椒握手，笑道：「請坐，請坐！」

說罷，逕自在主位坐了下來。

王小克這時把他看得更清楚了，只見他俊逸瀟洒，眉目清秀，年紀雖然已經四十開外，一頭烏黑光亮的頭髮却濃密異常，望上去那像腦滿腸肥的生意人？簡直像古代的秀才讀書人。

「對不起，讓你們久候了，」蔡智歉笑道：「臨出門前，工商部長突然來到舍下，和他談了一會，是以阻延了赴宴的時間。」

這時，侍者領班已經恭敬地替他斟滿一杯酒，蔡智拿起酒杯，向王小克道：「罰我一杯！」

說罷，仰首一仰而盡，半滴都沒有濺瀉出來，王小克見他如此豪爽，不由叫了一聲「好！」

「王先生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喝酒？」蔡智道：「如果喜歡的話，今晚定要和你痛飲一番。」

王小克見他談吐斯文，對自己又是禮敬有加，對他又生幾分好感，拍拍胸口，道：「即使我不會喝酒，今晚也非捨命陪君子不可！」

「好！好！」蔡智大喜，向侍者領班道：「拿酒來！」

白小妹秀眉微微一皺，用手肘碰一碰王小克，示意他不可多喝，然而王小克却不理會。

「我想大家肚子都餓了，」蔡智向蔡伯興道：「叫他們起菜吧！」

「是。」

蔡伯興轉身離去後，蔡智舉杯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：「我敬兩位小姐一杯。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見他神采非凡，儒雅大方，心下暗生好感，舉杯和他勝了。

蔡智大喜，道：「這次我們舉辦抽獎大會，獎劵分送到星加坡，吉隆坡，台灣，泰國和H埠，本來以爲前兩名定會在不同地區抽出，怎料這般湊巧，全在H埠得獎，而且是三位年輕有爲的人中龍鳳，眞是意料不到！」

「蔡會長褒獎了！」白小妹笑道。

「怎會是褒獎，這是事實，」蔡智向在座僑領道：「你們說是不是？」

「是！是！」衆人連忙答道。

王小克見座中僑領都是年過五旬開外，紅光滿面，腦滿腸肥的殷商巨賈，但對這個「會長」却恭謹客氣，越覺得蔡智實在不簡單。

這時，侍者端上菜餚，全是山珍海錯，極其貴重的菜式。

蔡智等人熱情勸酒佈菜，連素來不大喝酒的白小妹，也喝了兩大杯，俏臉紅樸樸地，更增嬌美。

酒過三巡，王小克問道：「明天貴會打算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觀光？」

蔡智猶豫了一下，答道：「這個蔡秘書長早有安排，不過，如果你們有什麼特別喜愛的地方要去，大可告訴蔡秘書長，他定會竭盡所能，帶你們去觀光玩玩。」

王小克聞言大喜過望，正想說幾句感謝的話，忽見一個精壯男子匆匆趨上前來，在蔡智耳畔低聲說了幾句。

蔡智臉上勃然變色，道：「好！我立即趕回去。」

說罷，他站了起身，道：「王先生，兩位小姐，對不起得很，舍下突然發生了一件事，我要趕回去看看。你們別客氣，多用點菜餚。」

「又是霹靂將軍攪鬼？」蔡永和臉上也微微變色。

「我想是吧？」蔡智說話時憂形於色，向衆人一拱手，提着長衫的邊，匆匆隨那大漢而去。

王小克心下疑惑，問道：「什麼霹靂

將軍?」

蔡永和雙眉一揚，臉上閃過一陣恐懼，厭惡的神色，旋即端起酒杯，勉强笑道：「來來，咱們喝酒!」

王小克見他並不回答自己的話，心下益加懷疑，但只得拿起酒杯，和他喝酒。

蔡智離去後，與座的僑領們雖然照樣喝酒吃菜，但神情已無復剛才的歡愉，反而人人眉宇間似乎都罩着憂色。

王小克知道其中必有內情，而且一定和那「霹靂將軍」脫不了關係，可是蔡永和半句也不肯說，如何得知其中究竟?

「歡迎宴」到晚上十時多結束，賓客們紛紛離去。

這時，施能忠走了過來，打算護送王小克等三人回酒店休息。

蔡永和伸手出來，道：「王先生，晚安!」

王小克和他握手時，心中忽然一動，問道：「蔡副會長，我有一件事想和你談談，不知道你有沒有時間?」

蔡永和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王先生有什麼事要談?」

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，見赴會的賓客已離去了，道：「咱們找個地方坐下來，好好談談怎樣?」

蔡永和遲疑了一下，才點點頭，道：「好吧，那麼到舍下坐坐怎樣?」

「這樣晚打擾你，方不方便?」王小克問。

「如果不方便的話，我也不會這樣提議了。」蔡永和微笑道：「來吧!」

當下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乘坐蔡永和的豪華房車，來到一幢花園別墅。

那花園別墅氣派非凡，是西班牙式的，看來建成的日子已不短，但其宏偉壯觀之勢，却不隨歲月的進增而減少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踏進佈置得豪華絕倫的客廳時，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她們直到這個時候，才相信菲律賓的富翁，眞是不可測量。

大廳中的每一件傢俬和擺設，都名貴得宛如藝術品一樣，兩人站在當地，看得呆住了。

「請坐。」蔡永和道。

衆人坐下後，傭人獻上香茗，蔡永和道：「不知王先生有什麼話要和我說?」

王小克咬了咬唇，凝視着蔡永和，問道：「那霹靂將軍是誰?」

蔡永和一聽「霹靂將軍」這四個字時，雙眉陡地一揚，答不出話來。

半晌，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他……他是菲律賓的一個要人!」

「一個將軍?」

「以前是的，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他已經退休了。」蔡永和道。

「他叫什麼名?」

「尼坦那尼，」蔡永和道：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菲律賓曾被日軍佔領，當時，尼坦那尼只是一個上校，率領屬下和日軍打游擊，未幾升了少將，跟着又和盟軍聯手對抗日軍有功，升中將，退休時，已經是上將銜了。」

「那麼他今年多大年紀?」

「大約有六十一、二歲了，」蔡永和道：「他是菲律賓歷史上最年輕將軍。」

「這位尼坦那尼將軍似乎和貴會不很友善?」王小克試探問。

蔡永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件事說來話長——」

王小克見他欲言又止，問道：「尼坦那尼和蔡會長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?」

蔡永和連連苦笑搖頭，喃喃道：「這件事說來話長，說來話長……」

小辣椒忍不住道：「蔡先生，你可以長話短說，告訴我們一個大概啊!」

蔡永和抬頭望住小辣椒，又望望王小克，道：「你們三位是我們的貴賓，像這種煩惱頭痛的事，何必知道太多?」

「也許我們可以帮忙呢?」小辣椒脫口說道。

「帮忙?」蔡永和搖頭苦笑，道：「菲律賓有五十萬華僑，五十萬人都對付不了的人，你們……你們……」說着望了三個人一眼，意思是說：憑你們三個小孩子，又濟得了什麼事。

王小克聽說尼坦那尼將軍的事竟然關連全菲律賓的五十萬華僑，不由臉上動容，道：「蔡副會長，這樣說來，你更非把其中內情告訴我們不可了。」

「可是那又有什麼用?」蔡永和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們又不是玉皇大帝，耶穌基督，又帮得了我們什麼忙?」

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，心底下隱隱覺得，這件事非比尋常。

「可是我們也是中國人，」王小克道：「中國人在外國謀生，就有義務出一分力。」

蔡永和感激地望了王小克一眼，道：「難得王先生通達事理，不錯，我們少小離家，遠涉重洋謀生立業，錢雖然是賺到了一點，但所受到的待遇，却不足爲外人道!」

「那『霹靂將軍』的脾氣可是大得相當?」白小妹挿口問。

「不錯，」蔡永和道：「正是如此，傳說他當上校時，一個軍曹只犯了個小錯誤，便被他當衆摑了三巴掌，再罰他在烈日下一連站上三天，還降他爲士兵，又有一個士兵偷了同僚三個披索，被罰自己斬掉雙手!」

白小妹「啊」地一聲叫了出來，道：「他應該叫殘忍將軍才對!」

「那士兵怎可能自己斬斷雙手?」小辣椒好奇地問。

「他先用右手握刀斬了左手，再把一把利劍綁在木樁上，右手大力向劍鋒揮去——」蔡永和臉上露出悚然神色，接道：「據說那士兵臨陣退縮，右手只被劍鋒斷了皮肉，未及腕骨，霹靂將軍命人把他的右手斬了下來。」

「這……這太慘無人道了!」白小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顫。

「在戰爭期間，更慘無人道的事還多着，」蔡永和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又算得上什麼?上級還讚他治軍甚嚴，頒給他一枚勳章哩!」

「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!」小辣椒忿忿不平地道：「簡直是野蠻民族?」

「非籍土人有許多根本還未開化，是的而且確的野蠻民族嘛!」白小妹插口道：「據說菲律賓七千多個小島上，不少地

方還有那種未開化茹毛飲血原始人哩!」

「白小姐對菲律賓倒是相當瞭解。」蔡永和讚賞地望了白小妹一眼。

「我是在書上看到的。」白小妹臉上一紅，道：「也不知道對不對。」

「那尼坦那尼將軍根本沒讀過書，未從軍前，也是一個原始部落的勇士而已。」蔡永和道：「只不過因緣際會，做到了將軍而已。」

「蔡副會長，」王小克問道：「他究竟怎樣和華僑們過不去?」

蔡永和遞了口烟給王小克，又自己燃上一口，長長地噴了一口烟霧，道：「其實十餘年來，他便一直與菲律賓的華僑爲敵了。」

「哦?」

「你們聽說過嗎?東南亞各地，都有排華的措舉，其中，尤以印尼和菲律賓爲甚?」

王小克點着頭，蔡永和繼續說道：「霹靂將軍主張排華最力，煽動菲人，把華僑趕離菲律賓國土，說是如果任由我們在這裏開枝散葉，將來的菲律賓，定然成爲中國人的天下!他甚至危言聳聽說，中國人將會使菲律賓亡國滅種!」

王小克等人緘默着，事實上各地只要有華僑存在的地方，都在担心這件事，只不過多半担心經濟一面倒由華僑操縱控制，滅種亡國云云，那「霹靂將軍」未免誇大了!

只聽蔡永和繼續說道：「菲律賓當政者大起恐慌，上任總統麥加柏哥，聽信了霹靂將軍的話，大力排華，又定下許多法例，阻碍中國人在此做生意。

「不過，我們華僑的適應力是很强的，頭腦也很靈活，不論他們用什麼手段來對付我們，我們都有辦法來應付。

「所以，這八九年來，生意雖然難做一點，幸好馬可斯總統並不特別仇視華僑，我們倒也可以在此地安居樂業。」

說到這裏，蔡永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然而，霹靂將軍最近又在擧行什麼『喚醒國人對外來侵略者——黃禍的注意』了!」

「黃禍?」小辣椒不解地問：「那是什麼意思?」

「我們是黃種人，歐美各地的白種，紅種和黑種人視我們黃種人爲禍害，所以叫黃禍。」蔡永和道。

「他們菲律賓人，還不是黃種人?」小辣椒嗤一嗤鼻，不屑地道：「眞是自掌咀巴!」

蔡永和澀然一笑，道：「經他一呼籲，當局又開始留難華僑經營的店舖和公司了，而霹靂將軍不知從什麼地方學來的，認爲『擒賊先擒王』，一定要先對付我們華僑社會中的幾個頭頭不可!」

王小克聽到這裏已經明白了，蔡智既然是華僑首腦，自然是第一個目標。

「他……他怎樣對付蔡智先生?」王小克問。

「慫恿一些亡命之徒謀殺他!」

衆人聞言均是「啊」地一聲低呼了起來，料不到「霹靂將軍」的手段竟是如此卑鄙!

「第一次行動是在三個月前，蔡會長的私邸，被人扔了一個炸彈，幸好只炸死了兩隻大狼狗，沒有傷人!」蔡永和道。

「你們怎麼知道是霹靂將軍主持的?」王小克問。

「因爲半個月後的一個深夜，蔡會長家裏突然闖進三個手提輕機槍的槍手，」蔡永和道：「那三個槍手一衝進別墅，見人便射，幸好蔡會長巳經請了保鏢，埋伏在暗處，把他們一一射死射傷，其中一個受傷的槍手在盤問之下，承認兩次的謀殺行動，都是霹靂將軍策劃的。」

「這麼一來，蔡會長大可告他一狀了?」白小妹插口道。

蔡永和苦澀地笑了一笑，道：「霹靂將軍雖然巳經退休，但在民間的影响力極大，甚至大過前任總統麥加柏哥，當局是要給他幾分面子的，何況，非律賓人會站在中國這一方嗎?」

「如果證據確鑿的話，不怕當局不將他揪出來治罪!」小辣椒道。

「話是這樣說，可是，把他治了罪又怎樣?我們以後的生活，一定更難了，」蔡永和道：「何況，說不定治罪也是表面文章而已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你們衡量輕重，不但沒有報案，還把那受傷的槍手送了回去?」

蔡永和一拍大腿，道：「對啦!王先生眞是識見超乎常人，我們開會商討，覺得既然蔡會長絲毫未損，被射殺的三個兇手又是菲律賓人，一來爲了息事寧人，二來希望霹靂將軍見我們以德報怨，從此不再和我們留難，所以把那受傷的槍手送了回去。」

「可惜的是霹靂將軍並不領情。」王小克道。

蔡永和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夷狄就是夷狄，他非但不領情，還繼續派槍手來謀殺蔡會長。」

「這霹靂將軍未免太不識好歹了!」

「經過兩次被刺後，蔡會長巳提高了警惕，不但汽車換了和美國總統一樣的避彈玻璃，家中更聘請十個保鏢廿四小時輪値，輕易不在公衆場合露面，這才令對方難以下手。」

「不知剛才霹靂將軍又用什麼手段去對付蔡會長?」白小妹問話時，臉上充滿了關切的神色。

蔡永和一拍大腿，道：「對!我該打個電話去問問，希望事情不要太糟!」

說着拿起案頭的電話，撥了一個號碼，等有人接聽後，道：「我是蔡永和，蔡會長在嗎?請他聽聽電話——」

王小克等三人坐在一旁不出聲，靜聽蔡永和和蔡智講電話。

不一會，蔡永和講完電話，向王小克說道：「他們收買了一個非律賓籍僕人，把廚房的煤氣開了，企圖毒害蔡會長的家人!」

「後來呢?」王小克連忙問。

「幸好被一個保鏢發覺，急忙把煤氣喉關了，」蔡永和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沒有人受傷。」

「蔡副會長，有道明槍易躲，暗算難防，這樣下去，並不是辦法啊。」王小克道。

蔡永和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可是又有什麼法子？」

「你們試過和霹靂將軍談判嗎？」白小妹忽然問。

蔡永和苦笑道：「如果他是個講理的人，也不會做出這等卑鄙的刺殺行動了，他根本不肯見我們！」

「像他這種人，最好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！」小辣椒道。

「我們也想過了，可是行不通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他的別墅就像一座古堡，每一個入口都有三名荷槍實彈的警衛防守，連一隻貓都難潛進去，何況是人！」蔡永和道。

「可以收買他們自己人去幹啊！」小辣椒道：「我們中國有句老話說，有錢可使鬼推磨，相信在這地方也行得通吧？」

蔡永和一樣搖頭，道：「霹靂將軍是大戰英雄，對國家是出過不少力的，非人對他敬若神明，別說找人刺殺他，便是給錢菲人，叫他罵一聲，也沒有人肯幹，這點，我們中國人似乎比他們差一籌了！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許多中國人都肯爲了錢而出賣自己，甚至自己的國家，否則歷史上怎會有這麼多的「漢奸」？

「這樣說來，沒有辦法對付他了？」小辣椒問道。

「直到目前爲止，的確找不到辦法對付他。」蔡永和答道。

王小克凝視着落地玻璃窗外的夜空，沉吟半晌，忽然道：「晚了，我們應該告辭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反正我也很晚才睡的，」蔡永和道：「再坐一會吧。」

「不，我們要回酒店休息了。」王小克堅持着。

「好吧，我送你們出去。」蔡永和站了起身，苦笑道：「我早就說過了，這件事你們無能爲力，也根本不知從那兒帮起的。」

王小克澀然一笑，向前走去。

施能忠恭立在門外相等，一見衆人出來，立即招手叫司機把車駛過來，原來剛才他坐在「林肯」豪華房車內，一直在後跟着。

蔡永和送了他們上車，道：「希望你們這次旅途愉快，再見！」

施能忠踏上了車，轉頭問道：「王先生，回酒店了吧？」

「好的。」王小克答話時，雙眼望着前面，若有所思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都瞭解王小克的脾性，見他這副模樣，知道是在思維，不敢出聲。不一會，車子來到酒店，施能忠首先跳下車來，替三人打開車門。

王小克首先下車，一瞥眼，只見酒店大堂人影一閃，有人躲到一條石柱之後，那人身影好熟，一時却想不起是誰。

但是，王小克可以肯定一點：那人是在晚上的「歡迎宴」中見過的。

王小克趕上前去，朝石柱後一望，却不見有人，大概從石柱後面一條通道離去了。

施能忠詫異地問道：「王先生，怎麼啦？」

「沒……沒什麼，」王小克道：「剛才好像看到一個朋友。」

「請你們上去休息吧，」施能忠道：「明天一早，我會來接你們的。」

「明早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玩？」小辣椒問道。

「中國花園。」施能忠道。

「好極了！」小辣椒大喜，道：「聽說中國花園很好玩。」

施能忠淡淡一笑，向三人道了晚安，轉身離去了。

踏進電梯時，白小妹問道：「小鬼子，剛才你看到了誰？」

王小克雙眉微蹙，道：「好像是那個李幹事。」

「李欽敬？」

「不錯，」王小克道：「他何以鬼鬼祟祟地在我們酒店中？」

「對了，剛才你爲何一直要他坐在我們一起？」白小妹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今晚的位子是早經安排的，他只不過是區區一個幹事，那有資格坐主家席？」

王小克淡淡一笑，緘默着，似乎在想着什麼東西。

八字天書 一番焦慮

「鈴鈴，鈴鈴，鈴鈴」！

王小克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，拿起床頭櫃的電話，「喂」了一聲。

「王先生，早！」是施能忠的聲音。

「施先生，早。」

「我在餐廳等你們，」施能忠恭敬地道：「請你們趕快下來吧。」

王小克望了望腕錶，已經是上午八時零五分了，窗外陽光普照，天色十分晴朗，答了一聲好，掛下電話，跳下床來。

他剛踏進洗手間打算盥洗梳頭，房門忽然「篤篤」地响了地來。

王小克放下牙刷，暗想一定是白小妹或小辣椒過來了，趕上前開門。門開處，站在門外的是一個酒店之侍應生。

「早晨，先生，」侍應生說着英文，將手中的一封信遞給王小克，道：「這是你的信。」

王小克愕了一然，把信接過來，道：「等一等。」轉身到衣袋裏拿了一張五披索的鈔票給侍者。

侍者謝了一聲，離去了。

王小克關上房門，向手中的信望去，只見上面並無郵票，只是寫着「王小克先生親拆」幾個字，封口外用膠紙貼牢了。

他把信封撕開，裏面擺着一張白紙，攤開一看，只有八個大字：「小心一切，切勿中計。」

王小克望着那張白紙呆呆出怔——這究竟是什麼意思？

他把信紙反過來一看，除了那八個大字之外，再無其他字眼，更無署名。

顯然地，這是一封警告信！然而，究竟是誰給自己的呢？

王小克決定向剛才那個侍者問一下，匆匆盥洗完畢，換過衣服，下樓找那送信之侍者。

終於被他在衣帽間找到那位侍者，問道：「剛才那封信是誰叫你拿給我的？」

「這——」侍者瞠目結舌，刹那間答

不出話來。

「我問你，這封信是誰叫你交給我的！」王小克問話時，自袋中取出了那封信來。

「啊！是一位先生！」侍者用不甚流利的英文回答。

「究竟是誰？」王小克追問。

侍者聳了聳肩，道：「我……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。」

「那麼他的樣子呢？」

侍者仰首想了一會，答道：「他……他是中國人，年紀大約五十餘歲，樣子沒有什麼特別。」

王小克腦際忽然閃現一個人來，李欽敬！

「他現在人呢？」王小克問。

「走了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眼前又映出昨晚他望着自己時的神情。

爲什麼他的眼光透着同情和憐憫？

「先生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侍者戰戰兢兢地問。

「沒……沒什麼。」

這時，施能忠自餐廳走了出來，道：「王先生，請到這邊來用早餐吧。」

王小克隨着他來到餐廳，原來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下來了。

早餐十分豐富，三人飽餐之後，施能忠帶着他們踏上那輛冷氣豪華「林肯牌」房車，向「中國花園」而去。

花園在市區中心，是一個面積甚大的公園，裏面種滿奇花異草，假山處處，亭台樓閣，雕龍琢鳳，小溪中養着不少名種金魚，已經成了遊客必到之地。

施能忠買了入場劵，帶領王小克三人入內參觀。

白小妹看到花園中古色古香的建築和設計，不由暗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想不到華人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H埠沒有一個十足中國化的公園，非律賓只有五十萬華僑，却弄了一個出來。」

「這都是華僑們團結一致的關係，」王小克道：「還有台灣政府也捐了一筆錢出來。」

小辣椒被當前的美景迷住了，四處張望，目不暇給，稱讚不絕。

王小克先次來非律賓時，已遊過中國花園，如今舊地重遊，心情又自不同，他心中記掛着那張紙條八個字的意思。忽聽遠處有人叫道：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」

那叫聲是個女的，叫的又是中國話，因此，白小妹和小辣椒都聽見了。

「什麼事？」小辣椒問。

叫聲過後，跟着有大漢的笑聲傳來，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，道：「咱們過去看看。」

施能忠領前循叫聲來處奔去，不一會，只見一個大凉亭中，站滿了人。

四人奔上前去，原來有兩個中國籍遊客，被四個非律賓籍大漢圍在中間。

那兩個華籍遊客一男一女，都是年輕人，看樣子似是新婚夫婦，兩人衣着光鮮，但臉上露着驚愕之色。

王小克向那女的望去，見她美貌異常，穿着一條綳得緊緊的牛仔褲，把渾圓的臀和修長的美腿顯露無遺，剛才的呼救聲，大概是她發出來的。

這時，一個管理員上前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却被一個頭纏紅布的非律賓人大力一推，喝道：「滾開！」

那管理員是個六十開外的老者，怎經得起這大力一推，登時仆倒下地。

四個非籍大漢仰天笑了起來，其中一個向女的走去，伸手揑了她的臀部一把。

女的閃身躲避，緊緊摟住那男的，俏臉上已嚇得毫無血色。

「豈有此理，光天化日之下非禮婦女，這還成世界，」小辣椒衝上前去。

遊客們圍在大凉亭外觀看，誰也不敢上前干涉，這時忽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飛步上前，都是大感詫異。

小辣椒推開看熱鬧的遊客，衝了上前，擋在那一雙男女之前，叉起了腰，向爲首的非律賓大漢們喝道：「你斗胆當衆調戲婦女，想死不成！」

那四個非律賓大漢怎聽得懂她的中文，聞言面面相覷，旋即轟然大笑。

爲首的非律賓大漢色淫淫地望住小辣椒，忽然伸手向她的臉蛋摸去。

小辣椒早已防備，側頭閃過了，右手陡地一探，抓住大漢手腕，使力一拉，大漢料不到她有此一着，立時向前仆倒，跌了個狗吃屎。

其他三個大漢勃然變色，望定了小辣椒，嘰嘰咕咕地說話。

小辣椒也不懂他們究竟在說些什麼，喝道：「還不快滾！」

這時，那個仆倒在地的大漢已爬了起身，站到同伴那邊，指着小辣椒嘰嘰咕咕地說話。

小辣椒叉腰望着四人，她心想後面還有王小克接應，別說四個，便是多十倍的大漢，也怕他何來。

施能忠忽然奔上前去，陪笑向那四個非律賓大漢講了幾句話。

那四個非律賓大漢恨恨地望了小辣椒一眼，轉身離去了。

王小克這才踏上前去，向驚魂甫定的一雙男女遊客問道：「你們沒有什麼損失吧？」

「沒……沒有，」男的急忙拖住女的手，道：「謝謝你們解圍。」

說罷，神色慌張地離去了。王小克轉頭向施能忠道：「施先生，剛才你向他們說了什麼話？」

「王先生，他……他們是霹靂將軍的人，千祈不能得罪，剛才貴友摔了那大漢一交，他不肯干休，我……我只得上前向他賠罪。」

小辣椒不等他說完，便叫了起來，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他在大庭廣衆非禮婦女，我不打他一頓已算便宜了他，還要向他賠罪？」

施能忠澀然一笑，道：「可是他們是霹靂將軍的打手啊。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小辣椒憤憤不平地道：「我管他是狗屎將軍！」

施能忠左右望了一眼，低聲道：「咱們快走吧，別惹痲煩了！」

在施能忠半推半送下，四人上了車子，王小克問道：「施先生，你還沒有回答我剛才的話哩！」

「什……什麼話?」

「你到底和那四個非律賓大漢說了些什麼?」

施能忠道：「我——我告訴他們，蕭小姐是總商會的貴賓，剛從H埠而來，有眼不識泰山——」

「放屁放屁!」小辣椒叫了起來：「早知道他們是狗屎將軍的手下，我非打他們一頓不可，什麼有眼不識泰山!」

施能忠澀然苦笑一下，說道：「他們畢竟只是一些流氓打手，聽到總商會的名頭，還是要給幾分面子的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……」

「只不過怎樣?」王小克見他吞吞吐吐，接口問道：「快說。」

「他們要求一筆賠償。」

「什麼!」王小克跳了起來，道：「要什麼賠償?」

「他們說是醫藥費。」

「我可沒摔傷他!」小辣椒叫道：「要什麼醫藥費?」

「唉!」施能忠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誰叫我們碰上霹靂將軍的打手，只好自認倒霉，照賠罷了。」

「你答應賠他們多少醫藥費?」王小克問。

「他們開價一萬披索，我還價五千披索，他們立即接受了，我叫他們明天到總商會辦事處來取。」施能忠道。

「這簡直是勒索!」小辣椒道。

「蕭小姐，像這種情形，本地常有發生，誰叫我們有國歸不得，要在各地異鄉謀生?」施能忠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所以，凡事只好忍氣吞聲，自認命苦了!」

王小克對於華僑在世界各地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早有所聞，眼看施能忠嘆了一口氣，緘默着。

這天，施能忠任嚮導帶他們到馬尼拉各名勝古蹟遊玩。

施能忠是土生華僑，對非島的風土人情，歷史掌故頗為諳熟，一一講解，倒令王小克等人對非律賓加深了一層認識。

晚上，三人盡歡而返，施能忠相約三人翌晨再見，說是要帶三人到「百勝灘」去坐獨木舟。

白小妹拍手叫好，小辣椒却神情鬱鬱，臉上毫無興奮喜悅之情。

王小克看得出小辣椒的異狀，問道：「你怎麼啦?」

「我好累，想睡覺。」

「好吧，你們回房睡覺吧。」

翌日一早，施能忠又來電催三人起身，王小克來到樓下客廳，却見白小妹一人在廳。

「小辣椒呢?」王小克詫異地問。

「她不舒服。」

「哦?」王小克呆了一呆，又問：「什麼地方不舒服?」

「她說頭痛，脚痛，渾身像要散一樣，」白小妹道：「所以今天不和我們出去玩了。」

王小克雙眼轉了一轉，道：「我上去看看她。」說完轉身向電梯走去。施能忠自後追了來，一面叫道：「王先生!」

王小克轉頭問道：「什麼事?」

「你快吃早餐吧，咱們要出發到百勝灘去啦!」施能忠道。

「你們先吃，我立即下來。」

王小克到小辣椒的房門口，伸手敲了敲門。

「誰?」是小辣椒的聲音。

「我，小鬼子。」

「進來吧。」

王小克推門而進，只見小辣椒躺在床上，身上蓋着被子，房間內的冷氣則開到最冷一格。

「不舒服?」王小克問。

小辣椒向他點點頭，道：「頭痛，全身都痛!」

「胡說八道，你年紀這麼小，怎會全身都痛?」王小克笑道：「那是老年人的徵狀!」

小辣椒聳了聳肩，道：「我怎知道，或者是昨天走路太多了。」

「要不要替你請個醫生?」王小克問道。

「不必了，」小辣椒道：「我躺一會兒便沒事。」

王小克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好吧，你在酒店休息，我和小妹到百勝灘去了。」

「再見，」小辣椒向他搖搖手，道：「祝你們玩得開心。」

下樓來到餐廳，白小妹已替王小克叫了早餐，道：「她怎麼了?」

王小克望了她一眼，並不答話，拿起鮮奶，骨嘟骨嘟地喝了個杯底朝天。

他又吃了一塊牛油多士，向施能忠道：「施先生，今天到百勝灘的節目可以取消?」

施能忠愕了一然，詫異問道：「為……為什麼?」

「我忽然也有點頭暈，不想去了。」

「小鬼子，你——」白小妹關切地望住王小克，道：「你也有點頭暈?」

王小克一面點着頭，一面向白小妹暗打眼色。白小妹會意，道：「既然你也不舒服，我一個人去有什麼意思?不如取消吧!」

「這——」施能忠刹那間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施先生，其實我們不到百勝灘，你正可乘機放一天假，帶自己的女朋友出去玩一天，有什麼不好?」王小克說着站了起身，道：「明天早上見吧!」

施能忠見王小克語氣甚為堅決，無可奈何，只得道：「好吧。」

「那麼你請回吧!」王小克道：「我也要上樓休息一下了。」

說完，向白小妹打了個眼色逕自向電梯走去。

兩人踏進電梯後，白小妹迫不及待地問道：「小鬼子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?」

「咱們怎能抛下小辣椒一人讓她去孤身冒險?」

「你說什麼?」白小妹不解地問。

「小辣椒不是眞頭痛，是假的，」王小克深深笑道：「昨天晚上，她就打定主意這樣來騙我們，所以聽說要到百勝灘去，一點也不熱衷。」

「她……她為了什麼要這樣?」

王小克苦笑着聳聳肩，道：「也許她想獨力去對付昨天那四個霹靂將軍的手下

吧?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她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們。」白小妹問道。

「容易得很，施先生不是說過嗎?」王小克道：「那四個大漢今天要到總商會的辦事處去收賠欵。」

「啊!」白小妹低呼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這小鬼頭早就有了計劃了!」

「她以為瞞得過我，其實她動一條汗毛，都逃不過我的眼睛，」王小克得意地道。

「咱們現在怎樣做?」

王小克在白小妹的耳畔低聲說了幾句話，只聽得她連連地點頭，俏臉上綻出笑靨……。

× × ×

小辣椒在王小克離開房間後，立時自床上跳了出來，瞧她生龍活虎般的身手，那像週身疼痛了?

她趨上前去，把耳朵貼在門板上傾聽了一會，見王小克的脚步聲遠去，得意地笑了起來。

她轉身來到窗口，向下望去，那輛林肯牌豪華房車就在酒店對面的廣場上，司機站在車門旁等候。

不一會，酒店內似乎有人向司機招呼；司機跳上車子，把車開了過去。

小辣椒咬着手指，凝眼望着酒店的出口。

大約兩分鐘後，林肯牌房車向外緩緩地開出了!小辣椒雙手一攤，道：「好極!我也可以走啦!」

她轉身打開抽屜，取了點鈔票和一把對摺的小刀，藏在腰間，打開房門，向外走去。

小辣椒來到酒店大堂，見華籍經理黃曉民正在接待處，踏着輕快的步伐，向他走了過去。

黃曉民一眼瞥見小辣椒，急忙和她含笑招呼，道：「蕭小姐，您早!」

「早!」小辣椒把門匙交到枱面，道：「黃經理，我有件事想請你帮帮忙。」

「敝酒店上下均樂意為您服務!」黃曉民必恭必敬地道：「請說。」

「華僑總商會在什麼地方?」小辣椒道。

「在王賓街，八百號。」

「王賓街又在那兒?」

「在中國城，」黃曉民道：「那裏一帶都是我們唐山人開的店舖。」

「從這裏去要多久?」小辣椒道：「王賓街非文怎講?」

黃經理仰首一想，答道：「如果坐車子去的話，大約四十分鐘。」跟着又把「王賓街」的街道用非文告訴她。

「好，謝謝你。」

小辣椒來到酒店門口，守門的門僮問道：「小姐，的士?」

小辣椒向他點點頭，門僮立即召了一輛的士過來，小辣椒跳了上車，向司機道：「王賓街。」

那司機平日載慣了遊客，一聽街名，立即點了點頭，道：「OK!」開動了車子。

小辣椒靠在座墊上，閉目養神。昨天晚上，她為了今日之行思索得失了眠，其實並未好好睡過。

朦朧間正在打盹，車子忽然戛然而止，小辣椒睜眼一看，原來已經抵達唐人街了，望過去全是華文招牌，街道上的行人一大半倒是中國人。

她付過車資下車，望一望門牌，原來是一百式十號，距八百號還有一段路程。

望了望腕錶，已是早上九時半，正要把的士叫住時，司機已開動車子飛馳而去了。

小辣椒暗暗頓了頓足，心想從這裏走到八百號，起碼要十來分鐘的時間，萬一昨天那四個大漢一早便去總商會索取賠欵，豈不錯過了?

正沒理會處，忽然有個男子手執馬鞭，含笑踏上前來，用蹩脚的中文道：「小姐，馬車?」

小辣椒側頭望過去，只見男子後面停着一輛馬車，那馬又瘦又癟，站着正在喘氣。

「十披索，馬車，」男子雙手比劃着，道：「好玩!」

小辣椒靈機一觸，道：「載我到八百號去，好不好?」

「好!好!」男子大喜，扶了小辣椒上車。

小辣椒在馬車上坐定後，男子一揮馬鞭，口中叱喝着，馬兒騰開四腿，向前邁進。

那「王賓街」路面凹凸不平，又窄又長，兩旁的店舖參差不齊，小辣椒一路瀏覽，顛簸着前進。

不一會，馬車已經來到七百八十號，小辣椒向前望去，只見不遠處有一幢建築十分宏偉的大厦，「華僑總商會」的招牌伸展到街心，連忙叫馬伕停車。

她取了張十元披索的鈔票給馬伕，跳下車，朝那幢大厦走去。

街道上人來人往，還有汽車，吉普車和馬車爭道，到處一片骯髒凌亂氣象，地上四處都是馬糞，散發着臭氣，小辣椒是在鄉間長大，却也不禁要掩鼻而行。

不一會來到那大厦前，抬頭一望，寫着「總商會大厦」，門口的石階鋪着雲石，光可鑑人，氣概不凡。左右各站着兩個非籍看更。

小辣椒並沒有進入「總商會大厦」的企圖，她只是站在大厦對面一家照相館的門前，望着大厦出出入入的人羣。

照相館的老闆是個五十餘歲的華僑，他一眼便看出小辣椒是外地遊客，上前和她搭訕說：「小姐，從什麼地方來的?」

小辣椒回頭一望，見那老闆面露友善笑容，也報他以一笑，道：「我是H埠來的。」

「啊!我的太太和小兒也在H埠!」老闆大喜，道：「你是來旅遊的?在非島有沒有親戚?」

小辣椒照實回答，老闆殷勤道：「何不到小店來坐坐?」

小辣椒猶豫了一下，向他點點頭。

老闆招呼她入店，親自倒茶招待，小辣椒一雙眼光，却仍然緊緊盯住「總商會大厦」的門口。

「小姐，你在等人?」老闆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的朋友到總商會去了?」

小辣椒支吾以應，反問：「蔡智蔡會長是不是在這裏辦公的？」

老闆臉色忽然一變，吶吶問道：「你……你認識蔡智的？」

小辣椒得意地點着頭，道：「我這次到菲律賓來，就是蔡智會長招待的。」

「哦！」老闆緩緩地點着頭，臉上神情木然，剎時間那和藹可親的態度，跑得不知去向。

然而，小辣椒一點也沒有發覺，笑道：「昨天晚上，蔡會長還陪我們吃飯哩，在洲際大酒店。」

「是嗎？」老闆淡淡地道。

小辣椒忽然想起一事，問道：「老闆，你聽過『霹靂將軍』的名嗎？」

「霹靂將軍尼坦那尼？」老闆點着頭，道：「當然聽過，他是菲律賓人所敬仰的民族英雄。」

「聽說，他專門欺負華僑，和華僑作對？」

老闆點着頭，這：「那也怪不得他，他是爲了自己國家的利益。」

小辣椒呷了一口茶，雙眼仍然望住「總商會」大厦門口，道：「可是他也太過份了！」

老闆輕輕嘆了一口氣，並不答話。

兩人沉默了一會，老闆忽然問道：「怎麼你的朋友還不出來？」

小辣椒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他也許有事吧？」

「那請你坐會兒吧，我幹活去了。」

「請自便，別客氣。」小辣椒道。

老闆望了她一眼，逕自坐到櫃枱後，拿出切相紙刀，將冲晒好的照片依尺寸切割着。

小辣椒拉了張椅子，坐到門口，留意「總商會大厦」進出的人羣。

這一等便是三個多鐘頭，在大厦進進出出的人羣絡繹不絕，却沒有那四個大漢的踪跡。

照相館的老闆不趕她走，也不過來和她閒談，小辣椒已經有點不耐煩了，站起身來，向大厦門口走去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小辣椒聽到摩托車聲卜卜，兩輛電單車風馳電掣駛來，在「總商會大厦」門口停住，駕車的大漢身穿黑皮褸，頭戴鋼盔，足蹬皮靴，威風凜凜。

小辣椒心頭一動，莫非是那四個非籍大漢之二？正欲定眼看清楚，後面跟着又有一輛汽車駛來。

那輛車子極長極大，看樣子似乎還比蔡智派給自己應用的「林肯牌」房車更豪華。

電單車的兩個大漢跳下車來，迎上前去，門開處，一個口啣雪茄，皮膚黝黑的非律賓男子踏下車來。剎那間，小辣椒心下恍然：原來那兩輛電單車，是「開路先鋒」！

瞧那非律賓男子的衣着舉止，儼然是個極有地位的大富豪，他年紀大約只有四十歲上下，右手尾指上，戴着一枚少說也有十卡拉的大鑽戒，在陽光照耀之下，閃閃生光。

跟着，又有四個精壯大漢隨他下車，護着他向「總商會大厦」走去。

小辣椒見老闆剛巧走了過來，忍不住問道：「那人是誰？」

老闆托了托眼鏡，道：「他是非籍富豪中的首富，拿理基議員。」

小辣椒不禁「啊」地一聲，原來竟然是個大富家兼議員，難怪有這樣大的排場了！

「非島六省之中，倒有五省的蔗林，是屬於他的。」老闆道：「其富有的程度，簡直令人不敢相信。」

「他……他來總商會幹什麼？」小辣椒詫異地問道：「難道非籍人也參加華僑總商會不成？」

老闆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不，他是來和蔡智談生意而已，蔡智是糖業大王，拿理基的糖蔗，百份之八十以上，都是賣給他製糖。」

小辣椒緩緩地點着頭，她依稀記得王小克提過，蔡智是非律賓的糖業大王。

老闆說罷，轉身工作去了，小辣椒已感肚餓，舉目望去，見不遠處有一間飯館，遲疑了一下，向前走去。

飯館的老闆也是中國人，見有食客駕到，連忙陪笑上前招呼。

小辣椒揀了一張臨街的小枱子，坐了下來，以便繼續監視總商會大厦的人。

「小姐，想吃些什麼東西？」老闆問道。

「只要好吃的，快的便可以，」小辣椒道：「我在趕時間。」

「好，好，」老闆想了一想，問道：「肉絲米粉怎麼樣？那是我們福建最出名的。」

「好吧，快點拿來。」

不一會，老闆果然捧着一碗熱氣騰騰的米粉過來，小辣椒嚐了一口，味道果然不錯，於是開懷大嚼起來。

忽然，小辣椒聽得靴聲橐橐，有人朝飯館走來，抬頭一看，正是那兩個「開路先鋒」，只不過他們已把頭上的鋼盔除下，露出眞面目。

兩人都是皮膚黝黑的非籍大漢，頭髮梳得光亮整齊。

後面那個兀自拿住一把梳子，在梳理着頭髮。

小辣椒望了他們一眼，又垂下首來吃東西。

那兩個大漢經過她的枱子時，停下脚步，凝視了她幾眼，突然在她旁邊坐下。

小辣椒並不理會，逕自吃着米粉，一雙滴溜溜的美眸，不斷向外望去，希望看到那四個前來總商會收錢的無賴。

老闆上前招呼，其中那高個子叫了些食物，又要了兩瓶啤酒，和同伴用菲律賓文「達加樂」傾談了起來。

小辣椒半句也聽不懂，只是心中暗暗奇怪，飯館中空位子多着，他們全都不坐，偏偏要和自己「搭枱」？

「小姐，你是遊客？」其中一個大漢忽然用流利的中文問道。

小辣椒愕了然，抬頭望去，接觸到大漢色淫淫的笑容。

小辣椒別過頭去，並不理睬。

另一個大漢笑了起來，大概是在笑同伴被小辣椒奚落。

那大漢坐近了一點，又道：「小姐，我們做個朋友怎樣？」

小辣椒心下不悅，暗想菲律賓人都是色狼，那有這樣斗胆冒昧？

她仍然別着頭，不加理睬。

大漢忽然伸手搭住小辣椒的細腰，露着笑臉，道：「小姐怎麼不說話？」

小辣椒心下更氣，伸手一推，沉聲道：「你尊重一點！」

兩名大漢大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原來不是啞巴！」

小辣椒見老闆站在一旁，招手把他叫了過來，道：「老闆，請你叫他們不要騷擾我，否則我不客氣了！」

老闆澀然笑着，剎那間不知如何是好。那高個子向老闆揮揮手，道：「走開，走開，這裏沒有你的事！」

老闆歉疚地問小辣椒望了一眼，轉身離去。

小辣椒大急，正沉吟間，大漢忽然又伸手過來，在她頰上摸了一把，哈哈笑道：「中國小姐皮膚又滑又好，好！好！」

話聲未畢，「拍」地一聲，大漢頰上，吃了小辣椒一巴掌，登時紅了起來。

小辣椒一巴掌摑下後，立時跳了起身，背向着街，蓄勢以待，凝視着那兩個大漢。

那吃了一掌的大漢用手撫弄着臉頰，却無憤怒的表情，反而笑道：「小姐，你好大力，打得我好痛！」

「哼！你們若是再不禮貌，我把你們打出街去！」小辣椒道。

兩名大漢對望了一眼，笑了起來。他們怎會把小辣椒看在眼裏？

老闆見小辣椒勃然肅座，生怕發生事故，急忙上前勸阻。

「老闆，替我站遠一點，這裏沒有你的事！」吃了小辣椒一巴的大漢沉聲道：「聽到沒有？」

老闆是個怕事的老華僑，被他大聲一喝，雙眼一瞪，嚇得不敢做聲。

大漢緩緩向小辣椒走了過去，笑道：「好，我就是要看看你怎樣把我們打出街去！」

小辣椒枯等四名無賴數個鐘頭，心下已大不耐煩，眼見這兩個非律賓大漢雖是堂堂一個議員隨員，却好色卑鄙如他們一樣，暗想正好打他們一頓出氣。

「好，放胆過來吧！」

「魯瑪，你說咱們怎樣做？」

矮個子也站了起身，向小辣椒望去，道：「瞧她剛才打你那一掌，出手又快又準，說不定是眞的有兩下子，咱們給她消遣消遣好啦！」

兩人說的是菲文，小辣椒聽不懂，那老闆聞言大驚失色，暗想小辣椒弱不禁風的一個少女，怎是這兩個議員保鏢對手？

他沉吟了一下，轉身走到櫃面去打電話。

小辣椒學過一點拳脚功夫，尋常兩三個大漢，倒眞不看在她眼中，當下紮了馬步，準備迎敵。

「小姐，如果等一下我打痛你了，你告訴我，」高個子露着笑臉，這：「我立即收手。」

「還多說什麼廢話？來吧！」

大漢「呼」地一拳向小辣椒當胸打去，這一拳去勢不徐不疾，輕薄的成份倒居多。

小辣椒覷準來勢，身子陡地一縮，避過他的一拳，跟着一拳向他下陰打去。

這一拳乃是學自王小克，打人下陰本是王小克的得意絕技，但一個年紀小小的少女，却用這一招，總是不大雅觀，只不過小辣椒性情舉止倒與男孩子差不多，也不計較，臨敵之際，便把王小克的一招「絕學」使了出來。

高個子剛才那一拳只是虛張聲勢，並未運上全力，暗想只要嚇一嚇對方，目的已達，怎料眼前一花，小辣椒人已不見，跟着下陰一痛，已像中了拳。

他「哎呀」一聲嗥叫了起來，雙手捧着下部，蹲下地去。

矮個子見小辣椒出手狠且辣，知道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了，深吸了一口氣，攻了上去。

小辣椒見他步履穩健，身材結實，何況又是拿理基的隨從，身手自然不俗，因此不敢托大，閃身避過他那一拳。

矮個子揮動雙拳，連連向小辣椒身上要害襲擊，這時，高個子也咬牙忍着痛上前夾攻。

飯館裏面積甚小，都被矮個子或蹬腿，或脚踢踢開了，只瞧得那名老闆連連叫苦。

小辣椒身手雖然不凡，但那兩名大漢自小受過拳脚訓練，又是拿理基議員手下最得力的兩個保鏢，聯手夾攻之下，登時把小辣椒罩在一片拳風掌海之中。

小辣椒雖然知道自己不是敵手，却仍然不慌，左右閃避躲藏，把每一招殺着消卸於無形。

兩名大漢拳打脚踢，不一會已將飯館裏的枱椅弄得東歪西倒，騰出一大片地方來。

小辣椒一失去障碍物，招架立感吃力，不一會，右臂中了矮個子一拳，痛得大叫了起來。

矮個子乘勝追擊，一脚向小辣椒下盤掃去。

小辣椒手臂受傷，垂下不能動彈，身手也跟着遲鈍，被他一脚掃中，仆倒在地上。

高個子大喜過望，順手抓起一張椅子，向小辣椒砸了下去。

小辣椒危急間在地上滾了一滾，那張椅子着地散了開來，其勁力之大，由此可見。

高個子一擲不中，又取了另一張椅子，向小辣椒擲去，小辣椒左右翻滾，一一避開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店外衝進兩個人影，矯捷地向那兩個大漢攻去。

小辣椒定眼一看，不由又驚又喜，叫道：「小鬼子，你來了。」

原來從外掠進來的，正是「小鬼子」王小克和白小妹。兩人一直暗中跟踪着小辣椒，初時見她和兩個非律賓大漢動手，以爲她穩操勝劵，怎料這兩個大漢身手非比等閒，眼見若是不現身帮忙小辣椒，立時便要身受重傷。

王小克一衝出來，一招「初試啼聲」，朝矮個子結實的胸部擊去。

只聽「砰」地一聲，矮個子「騰騰騰

」連退三步，靠在牆上，臉上露出驚疑不定的神色。

那邊廂，白小妹嬌叱連聲，和高個子戰在一起。

矮個子沉吟了一下，吸了口氣，向王小克攻去，王小克手中捏住兩顆玻璃彈，正欲發射，忽有人叫道：「且慢動手！」

聲音稔熟，王小克側頭望去，只見施能忠滿頭大汗地奔了進來。

「各位勿動手，都是自己人！」施能忠趨上前來，擋在王小克和矮個子身前。

矮個子驟見施能忠，立時把手垂下，向他點頭打了個招呼。

白小妹和高個子也因施能忠的出現停止打鬥，向他望來。

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有什麼誤會的話，儘可解決，」施能忠道：「何必動手動脚呢？」

小辣椒踏上前來，指着高個子，憤憤不平地道：「他對我無禮，不教訓他一頓怎行？」

施能忠向高個子望去，問道：「可有這樣事？她是蔡會長的貴賓！」

高個子聞言雙眉一揚，尷尬笑着道：「我……我見她長得漂亮，所以上前跟她說話，怎料……唉！原來她竟是蔡會長的貴賓，眞是冒犯了！」

「那還不快向她賠罪？」施能忠沉聲道。

小辣椒「哼」了一聲，並不伸手和他相握，反而別過頭去。

高個字更不猶豫，來到小辣椒面前，向她鞠了一躬，伸出手來，道：「小姐，眞是萬分對不起，我——」

高個子站在當地，困窘異常，伸出去的手，却縮不回來。

「你們快去吧，議員要走了。」施能忠道。

高、矮兩個大漢對望了一眼，轉身匆匆離去，施能忠向小辣椒歉笑道：「蕭小姐，眞對不起，菲律賓人比較熱情，希望你——」

施能忠的話還未說下去，小辣椒便冷哼一聲，道：「什麼比較熱情，簡直是色狼！」

施能忠苦澀一笑，囁嚅答不出話來，這時，老闆踏上前，問道：「施先生，我這裏的生財器具，全教議員的兩個隨從打爛了，這——」

「王老闆，你損失多少，請列一張清單來，蔡會長一定照數賠償。」施能忠說道。

施能忠轉頭向王小克道：「王先生，我送你們回酒店去，好不好？」

王小克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好吧。」

上車後，小辣椒忽然問道：「施先生，怎麼不見那四個無賴來總商會要錢？」

「哦？」施能忠愕了一然，道：「什麼無賴？」

「就是昨天在中國花園非禮華籍遊客，又要你們賠償什麼醫藥費的那四個無賴嘛！」

「啊，原來你說的是他們！」施能忠笑道：「也許他們沒胆子來吧？」

白小妹側頭望着小辣椒，道：「你又說頭痛，渾身骨痛？」

「我——」小辣椒自嘲地笑了一笑，吶吶答不出話來。

「站了一個上午，我想雙腿一定又痛又酸了？」白小妹又含笑說。

「原來你們——」小辣椒說到這裏，被白小妹用手肘一碰，向前座的施能忠打了個眼色，這才把下面的話咽回肚裏。

王小克咀邊泛笑，望着車窗外默不作聲……

× × ×

電話鈴一响，王小克便拿起話筒，「喂」了一聲，他知道一定又是施能忠來催促了。

果然，對方傳來施能忠的聲音：「王先生，今天我們要到碧瑤去，快下來吃早餐吧。」

「到碧瑤去？」王小克大喜，問道：「那不是要六個小時的車程嗎？」

「所以今天要提早出發，九點鐘開車的話，要下午三四點才可以抵達，」施能忠道：「沿路雖然也有餐館，但衞生設備很不好，蒼蠅多得驚人，你快下來吃飽肚子吧！」

「好！」

王小克正欲掛斷電話起床，施能忠忽然問道：「王先生，白小妹和蕭小姐昨天晚上幾點睡的？」

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，立即反問：「怎麼啦？」

「我剛才曾分別打過電話到她們的房中，但沒有人接聽，會不會是熟睡了叫不醒？」

「不，昨天晚上我們聊了一會，不到十一點就睡了，」王小克心頭一跳，隱約覺得有不幸的事發生了：「況且，她們都是易醒之人，那裏會聽不到電話聲的？」

「好吧，我再打電話去催她們。」

施能忠便掛下了電話。王小克跳下床來，到洗手間匆匆梳洗完畢，換了衣服，打開房門。

他來到白小妹的房門前，伸手敲了敲門。

然而，房裏沒有人回答。

王小克又敲敲門，跟着用手一扭，門竟然沒有上鎖，一扭就開了。

房間的窗簾布拉攏着，因此一片漆黑，王小克扭亮電燈，只見到床上空空地，那裏有白小妹的影子？

如果床上被褥凌亂，王小克也許會以爲白小妹早起，到樓下散步去了，然而，床上被褥整齊，白小妹根本沒有睡過。

他一顆心怦怦地亂跳起來，想起昨晚白小妹和小辣椒來自己房中坐談，十一時左右離去，莫非竟然沒有回到房間？酒店女傭收拾房間的時間在十時左右，而現在只不過是八時半！

剎那之間，王小克又驚又急，轉身奔到小辣椒的門前，伸手一扭，門也應手而開。

如他意料之中，小辣椒也不在房中，床上被褥整齊，毫無睡過的痕跡。

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——白小妹和小辣椒都遭遇到意外！

他略一定眼，扭亮電燈，入房把窗簾布拉開，希望可以在房中發現一點綫索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背後傳來施能忠的聲

音：「王先生，蕭小姐呢？」

王小克轉頭望了施能忠一眼，苦笑着沒答話……

× × ×

王小克坐在蔡智的豪華辦公室內，雙眉深鎖，一言不發。

施能忠在厚厚的地氈上踱來踱去，室內的溫度雖然只有攝氏十五度左右，他額上却流着汗珠，一副焦灼無已的樣子。

「蔡會長怎麼還沒有來？」施能忠喃喃地道。

「施先生，這件事蔡會長又能帮得了什麼忙？」王小克忽然站了起身，道：「還是讓我出去找找看吧！」

「不，不！」施能忠急忙把王小克按住，道：「白，蕭兩位小姐是蔡會長的貴賓，她們的失踪，蔡會長自然有責任，況且，馬尼拉市這麼大，你人地陌生，到那兒找去？」

王小克心想也是道理，又坐了下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蔡智推門進來，臉上露着驚詫之色，道：「王先生，白小姐和蕭小姐失……失踪了。」

王小克急忙站起，點點頭。

「這……這怎麼會？」蔡智在他的辦公椅上坐下來，問道：「你們昨晚不是在一起麼？」

王小克把昨晚的情形說了出來，蔡智又道：「難道酒店裏的人毫不知情？」

「我們問過酒店伙記了，」施能忠答：「他們都說見不到白，蕭兩位小姐。」

「這……」蔡智雙眉微皺，道：「她們怎會突然失踪呢？」

「蔡會長，會不會是拿理基議員的兩個手下——」

王小克話還未說下去，蔡智便拿起案頭的電話，道：「我打個電話問問。」

女秘書替他接通了電話後，蔡智用非文和拿理基議員說了一會話，這才掛斷電話。

王小克凝視着蔡智，等待他的答覆。

「不是他們幹的，」蔡智道：「拿理基議員告訴我說，昨天晚上他們在別墅中當值，半步都沒有離開。」

「這——」王小克心急如焚，道：「到底是誰擄走她們的？」

蔡智正欲說話，房門「篤篤」地响了起來。

「進來！」

門開處，出現在門口的是蔡智的女秘書姬絲小姐，她手中拿着一個信封，道：「會長，你的信。」

「我忙着，你替我拆開它，看看是誰的吧。」蔡智向姬絲揮揮手。

姬絲答了一聲「是」，轉身離去，不一會，忽然滿面驚愕地衝了進來，顫聲道：「會長，是……是一封勒索信！」

「哦？」蔡智雙眉陡地一揚，道：「拿給我看看！」

姬絲把信遞了給他，蔡智接過來一看，臉上勃然變色。

王小克注視着他，問道：「蔡會長，是什麼勒索信？」

蔡智向女秘書揮了揮手，示意她出去，姬絲離開辦公室後，他才把信遞給王小克。

然而，信上是由菲文報紙剪下來的字母拼成的，王小克一個字也看不清楚。

「信上怎樣說？」王小克問。

「想不到……想不到他會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我！」蔡智咬牙切齒地道：「太卑鄙了！」

「蔡會長，到底是誰的勒索信？」王小克又問。

「信上雖然沒有署名，但却是尼坦那尼將軍的！」蔡智道。

「是他！」

蔡智道：「你那兩位朋友，現在正在他手中！」

王小克大吃一驚，顫聲問道：「眞……眞的？」

蔡智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信上說，如果要她們平安歸來，要付給他們一……一億披索！」

王小克祇吁了一聲：「一億披索！」

蔡智又拿起那封信，道：「信上說，華僑在他們菲律賓人身上已搜刮了太多錢了，他們要從我們身上取回去，剛巧知道我有三個貴賓來非，因此他們把白、蕭兩位小姐擄去了——」

王小克一拍枱子，駡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她們根本是無辜的！」

蔡智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霹靂將軍怎理這許多？他知道白，蕭兩位小姐是我的貴賓，她們的安全由我負責，所以，把她們擄去了，迫使我付出贖金。」

「但……但一億披索這個數目，實在太大了！」王小克道。

蔡智頹然坐倒，喃喃道：「不錯，一億披索實在太多了，我……我一時到那兒籌這筆錢？」

「蔡會長，我們報案去！」王小克說道。

蔡智苦笑着搖搖頭，道：「報案有什麼用？信上沒有署名，又非由人所寫的，拿什麼證據？況且，信上還說限我們四十八小時內把錢準備好，不准報案，如果……如果過了時間，即使是一分鐘，他們也會立即……立即把兩人殺了！」

王小克心頭一跳，瞧蔡智臉上的神情，絕對不是在說笑。

菲律賓的土人是落後民族，視生命如螻蟻，如果他們得不到贖金，把白、蕭兩人殺了是不足爲奇的！

「四十八小時！」蔡智雙眉緊緊皺在一起道：「教我如何去籌這一億披索？」

王小克急得如鍋上螞蟻，道：「蔡會長，也許……也許可以打個電話給霹靂將軍，和他討價還……還價？」

蔡智艱澀地搖着頭，道：「尼坦那尼將軍不是普通綁匪，他怎會和我們討價還價？」

「這……」王小克搖着雙手，道：「白小妹和小辣椒豈非死定了？」

「王先生，你放心，」蔡智咬了咬牙，道：「無論如何，這件事由我負責，我會儘量設法的。」

「可……可是一億披索這數目實在太大了！」王小克担心地道：「四十八小時之內，可以籌到嗎？」

「我可以動員全菲華僑解囊相助，再跟我相熟的銀行商量一下，」蔡智道：「

也許可以想到法子。」

「動員全菲華僑?」王小克吃驚地道：「這不太轟動了嗎?」

「王先生，白、蕭兩位小姐是我的貴賓，」蔡智正色道：「即使要我蔡智等人傾家蕩產，我也必須設法，令她們無恙歸來！」

王小克感激地望着蔡智，刹那間說不出話來。

「現在不是再說空話的時候了，事不宜遲，我要立即召開總會緊急會議，」蔡智拿起案頭的電話，道：「姬絲，你進來一下。」

不一會，姬絲推門而進，蔡智命她分別打電話給「總商會」的首腦和會員是晚舉行會議，又叫施能忠去電「蔡氏宗親會」找秘書長蔡伯興，是日下午召開同鄉會議。

一切安排妥當後，蔡智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王先生，咱們只有盡力設法了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現在一切只有倚仗蔡智出錢出力，去把白小妹和小辣椒救脫險境了。

「王先生，你先回酒店休息吧，」蔡智道：「我會隨時和你聯絡。」

王小克知道他今天一連要主持兩個緊急會議，將會很忙，自己呆在此地也於事無補，於是點了點頭。

「阿忠，你送王先生回酒店去吧。」蔡智向施能忠說道。

「是。」

回到酒店不久，蔡永和便前來慰問，說是發生了這等不幸的事，他覺得十分抱歉，王小克苦笑着不知應該怎樣回答。

「王先生，蔡會長已經在設法籌欵了，」蔡永和道：「你放心，憑他的人面和力量，大致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。」

王小克心下稍慰，蔡永和又道：「這件事如果發生在美國或其他先進國家，政府是不能不理的，可惜菲律賓這個國度——唉！」

王小克緘默着不出聲，事實上，這時候的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。

蔡永和一直陪着他，直到要參加「總商會」的緊急會議時，才告辭離去，但臨走時却關照施能忠好好照應王小克，說是無論如何，不能再讓貴賓出岔子。

王小克對兩位華僑首腦的關心，心下暗暗感激，爲了免增他們的煩惱，整天在房內，沒有出外。

晚上十時左右，蔡永和打了一個電話來，喜孜孜地報喜，道：「總商會同人已籌得四千五百萬披索，蔡會長今天下午又和『中央銀行』商量好了，銀行答允墊付兩千萬披索，所以，現在只差三千五百萬披索了！」

王小克聞言也是大喜，雖然他知道三千五百萬披索也等於五百萬美金，並非一個小數目，但比起一億披索，的確小了許多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竟值一億披索?想到這一點，王小克不由苦笑起來。

若非是這次成爲華僑首富蔡智的貴賓，便是要自己拿一百萬披索出來，也是難事。

想到蔡智爲了白、小兩女的安危而不惜付出這偌大的贖金，王小克不禁又有點過意不去。

然而，人命畢竟勝過一切，在這種事情之下，的確以營救白、小兩女無恙歸來爲重！

只聽蔡永和又道：「現在，我和蔡會長要趕去參加蔡氏宗親會的會議了，希望可以籌到另外三千五百萬披索。」

「蔡副會長，太……太辛苦你們了！」王小克過意不去地道。

「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。」

掛下電話後，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他常聽人說在外地謀生的華僑，一向本着「各家自掃門前雪」的勢利作風，料不到爲了一個不足輕重的「中獎者」，竟然總動員起來，去籌一筆天文數字般的贖金。

華僑們的人情味，畢竟不如傳說中的冷酷！

王小克躺下了床，等候蔡永和進一步的好消息。

大約午夜時分，蔡永和又打了電話來，王小克一聽他的語氣，就料到「蔡氏同鄉會」的籌欵並不理想了。

「蔡副會長，怎麼了?」王小克焦急地問。

「同鄉會才……才籌到五百萬披索！」蔡永和有氣無力地道。

王小克雖然有一絲失望，却並不以爲奇，蓋三千五百萬披索並非一個小數目，平日的救濟災民籌欵，最多只籌到三五十萬披索，即以H埠的情形來說吧，有時爲了救濟數千災民，電視台舉行通宵義演，也只不過籌到一百多萬元而已！

況且，總商會的會員非富即貴，同鄉會的會員却非個個都是腰纏萬貫之人，能夠籌到五百萬披索，成績已算是不錯了。

「還差三千萬披索，」蔡永和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蔡會長要我告訴你，他明天會設法的。」

王小克艱澀地說不出話來。像蔡智那樣的富豪，身邊多半是沒有什麼現鈔的，刹那間如何去籌這筆錢?即使是總統夫人，也沒辦法的。

蔡智能夠在一個晚上籌到七千萬披索，已經相當難能可貴了。

「王先生，你早點休息吧，」蔡永和道：「明天咱們再通電話。」

這天晚上，王小克那裏能夠入眠?他不由想起每次出埠旅行，都遭遇到不幸的事，雖然次次均能逢凶化吉，但這次能夠嗎?

他躺在床上，心中記掛着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安危，那裏睡得着?

大約凌晨一時左右，他爬了起身，決定到酒店對面的海岸散散步。

打開房門，門口赫然站着施能忠。

「施先生，你——你還沒回去?」王小克大感詫異呆呆地望着施能忠。

「沒有，」施能忠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赧然一笑，道：「蔡副會長叫我在你房外守衞。」說着拍拍腰間。

王小克向他腰間望去，衣服內有物隆起，似是一把短槍。

「你佩槍的?」王小克問。

施能忠急忙「殊」地一聲，道：「小聲點，別讓人聽見了。」

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，走廊中並沒有人，只聽施能忠又道：「以前，菲律賓的公民如果領有執照，是可以公開佩槍的，但自從馬可斯總統頒發禁令後，一切人等，全不准佩槍了。」

王小克這才恍然，道：「既然佩槍是犯法的，那麼你——」

施能忠不給他說下去，便道：「蔡副會長說，白、蕭兩位小姐遭遇了這件事，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保護你的安全。」

王小克淡淡一笑，本來想說一句，「我足以照顧自己」，但想到對方是一片好意，而且是依命行事，便把話咽回了。

施能忠道：「王先生，這麼晚了，你還想出去?」

「唔，我想到外面走走。」

施能忠望了望腕錶，道：「王先生，我看還是不要出去吧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只在酒店對面走走而已。」王小克道。

「這個——」施能忠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好吧，我陪你散散步吧。」

兩人來到海邊，王小克對着漆黑的海面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施能忠站在一旁，默不作聲。

「施先生，」王小克忽然問道：「那霹靂將軍住在什麼地方?」

施能忠先是呆了一呆，這才答道：「他住在馬尼拉市郊。」

「那一個區?」王小克又問。

施能忠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王先生，你問來幹什麼?」

「施先生，你可以告訴我嗎?」

施能忠搖着頭，道：「王先生，沒有用的，霹靂將軍的別墅便像銅牆鐵壁，防衞又十分森嚴，你絕對救不出她們的。」

「你怎知道我要去營救她們?」

施能忠澀然一笑，反問：「否則你問霹靂將軍的住所來幹什麼?」

王小克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是蔡會長關照你不可告訴我的?」

施能忠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王先生，我們必須保護你安全返回H埠。」

王小克嘆了一口氣，知道問不出什麼結果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王小克忽然看到附近一棵大樹後的人影一閃，躲在樹幹之後。

施能忠也看到了，右手搭住腰間的佩槍，喝問道：「什麼人?」

說罷，握住了槍柄，趨上前去。

樹幹後轉出一個人來，王小克定眼一看，正是「總商會」的幹事李欽敬。

「李幹事，是你！」施能忠低呼了一聲。

李欽敬緩緩踏上前來，臉上帶着尷尬的笑容，道：「是我。」

「你鬼鬼祟祟地躲在樹後面幹什麼?」施能忠把槍插回腰間。

「我在阿羅哈夜總會喝了點酒，頭有點暈，想到海邊來吸吸空氣，怎料看到你們兩人前來，黑暗中瞧不清楚，以爲是刼匪，所以躲了起來。」李欽敬道：「待看清楚了，才知道是你們。」

施能忠臉色稍緩，道：「李幹事，夜深了，你還是快點回家休息吧！」

「是，是，」李欽敬連聲道：「我正要回家休息。」

說罷，轉身便欲向外走去，王小克喚住了他：「李先生！」

李欽敬回過頭來，道：「王先生有何指教?」

王小克向他走了過去，道：「李先生剛才在阿羅哈夜總會喝酒嗎?」

「是，是！」

「一個人?」

「我習慣一個人獨斟獨飲的。哈哈。」李欽敬打着哈哈說，然而，他臉上的笑容却很勉强。

王小克走近了他，忽然附耳低聲道：「李先生，你的大話說得不像，露出破綻來了。」

李欽敬臉色一變，吶吶道：「怎……怎麼啦?」

「你說話時，口中一點酒味都沒有，」王小克依然壓低着聲音，道：「依我看，你今晚根本滴酒未沾過唇。」

李欽敬囁嚅着說不出話來，這時施能忠踏了上前，王小克拍拍李欽敬的肩膊，笑道：「李先生，你是喝了太多酒了，快點回家休息去吧！」

李欽敬望也不望施能忠一眼，轉身匆匆離去了。

施能忠望着他的背影，嗤了嗤鼻，道：「十足不扣的漢奸！」

「什麼?」王小克呆了一呆。

「李幹事雖然是中國人，但却入了非籍。」

「據我所知，此地的華僑爲了方便做生意，十有其九都入了非籍，」王小克側頭問道：「難道，施先生還保持着中國籍麼?」

施能忠臉上微微一紅，道：「我是在菲律賓出世的，我父親是非籍，所以我也跟他是非籍了。」

「那麼蔡會長呢?他是非籍還是中國籍?」王小克又問。

「這個……這個我可不大清楚了，不過這李幹事從來不和華僑合作，」施能忠道：「專帮菲律賓人。」

「哦?」王小克詫異地問道：「那麼他爲何被選爲總商會的幹事?」

「王先生，馬尼拉的華僑社會是你所不瞭解的。」施能忠道：「李幹事的木材生意做得很大，大家才不得已選他爲幹事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」王小克道：「他又爲什麼專帮菲律賓人說話?」

「是這樣的，菲律賓的勞力本來是很便宜的，一個工時本來只須五六個披索，可是，李幹事却率先提高他們的待遇，給他們十披索一個工時。」施能忠道：「無形中減少了利潤，影响所及，工人們紛紛要求提高工資。」

「這也很合理啊！」王小克道。

「我們在此地做生意，已經受够了政府的氣，以及有關官員無窮無盡的搾取，實在賺不到什麼錢，幸好工資普遍很低，這才能維持合理的利潤，怎料李幹事帶頭提高勞工待遇，生意就更不好做了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頭，勞資對立，這是

任何一個商業社會必然會發生的事。

「菲律賓的勞工本來要求甚低，」施能忠又道：「因爲如此，常向僱主諸多需索，好幾家規模不大的工廠，都因此關了門。」

「所以你們視他爲漢奸？」

「想到李幹事，沒有一個人對他有好感的，」施能忠道：「大家都覺得他對得起菲律賓人，却對不起自己中國人。」

王小克望着遠處踽踽獨行的李欽敬，忽然又想起他第一次望住自己的眼色神情，還有那張字條上的八個大字。

「王先生，時間晚了，咱們還是回酒店休息吧。」施能忠道。

王小克點着頭，領先向酒店走去。

勇闖龍潭　幸脫虎穴

王小克一踏進蔡智的辦公室，便看到蔡永和，蔡伯興等人全在。

然而，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罩着陰霾。

「王先生請坐。」蔡永和起身招呼。

王小克在沙發上坐下來。蔡智道：「王先生，我們還差兩千五百萬披索。」

「蔡會長再向銀行墊支五百萬披索，」蔡永和道：「他們已經盡了全力支持蔡會長了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你——你們已籌到了七千五百萬披索了？」王小克問。

「不錯，」蔡永和道：「已存在銀行中，隨時可以動用了。」

「綁匪怎樣來收錢？」

「信上說，他們會再寫信告訴我們，把錢滙到瑞士一間銀行的戶口，戶口編號會在下一封信通知我們。」蔡永和道。

王小克望了望腕錶，是上午十一時正，白小妹和小辣椒被綁票已經有二十餘個小時了。

「最後期限時間是幾點鐘？」王小克問。

「今晚十二時正。」

王小克心頭一跳，這樣說來，還有十三個鐘頭的時間去籌錢。

然而，蔡智等人已盡了全力，籌得七千五百萬披索，剩下來的兩千五百萬，看來是沒有希望籌得到的了。

「王先生，我——我們覺得很抱歉，」蔡永和低聲道。

「不，你們已經盡了全力，」王小克道：「這樣吧，也許你們把霹靂將軍的住址告訴我，讓我去和他講講理——」

王小克話未說完，衆人便臉色一變，蔡永和連連搖手，道：「千萬不可，這不等於送羊入虎口？霹靂將軍心狠手辣，說不定是立即把你殺了。」

王小克澀然一笑，道：「這個請你們放心，實不相瞞，我這幾年來倒也對付不少非法之徒，見機行事是不成問題的。」

「霹靂將軍並不是一個普通的非法之徒，」蔡伯興道：「他帶過數萬軍馬，殺人如痲，而且最痛恨的是中國人！」

王小克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可是我總不能坐着看他將我的女朋友殺死吧？」

蔡智咬了咬牙，道：「如果要見他的話，也應該由我去！」

蔡永和等人聞言臉色一變，道：「蔡會長，他恨你入骨，你……你怎可以去冒險？」

蔡智望了王小克一眼，道：「王先生說得對，我們怎能坐着見他的兩個朋友被處死？」

「蔡會長，霹靂將軍這次擄了白、蕭兩位小姐去，目的就是爲了對付你。」蔡永和道：「你……你這樣前去冒險，豈非等如送羊入虎口？」

蔡智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還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蔡會長，」王小克道：「如果太危險的話，我看還是——」

蔡智不待他說下去，便道：「放心好了，我大肆鋪張去見他，料他不敢對我下毒手。」

「怎樣大肆鋪張？」蔡伯興問道。

蔡智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我可以請拿理基議員和我去，這樣子，霹靂將軍再橫行，也不敢當着拿理基議員的面，宰了我吧。」

蔡永和一拍大腿，道：「對！對！找拿理基議員和你一道去便安全無恙了！」

「事不宜遲，我這便打電話給拿理基議員，請他陪我走一趟。」

蔡智說罷拿起了電話，撥了一個號碼，用非文和對方談了起來。

不一會，他掛斷電話，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好極了，拿理基議員答應陪我去。」

王小克眼前出現了一絲希望，道：「蔡會長，我和你一道去如何？」

蔡智愕了一然，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「也……也許我可以帮一點忙。」

蔡智苦笑着搖搖頭，道：「我們這次是去談判，可不是去動武的，即使動武的話，你小小年紀，又帮得了什麼忙？」

王小克想向他說明自己身負絕藝，一手「玻璃神彈」更是當者披靡，但話到口邊，又縮回了。

他想，蔡智和霹靂將軍會面後，說的一定是非文，自己一句也聽不懂，何況蔡智說得好，這次是去談判，不是去動武。

「王先生，你還是在這兒等待佳音吧，」蔡智道：「我現在便要去接拿理基議員了。」

蔡智臨走前，王小克忽然喚了他一聲：「蔡會長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蔡智回頭，詫異地望住他。

「謝……謝謝你爲我們所做一切！」

「別客氣了，」蔡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是義不容辭！」

王小克望着蔡智的背影離開辦公室，心中忽然昇起一種預感——一種不幸的預感……

× × ×

王小克頻頻地望着腕錶，時間飛快起過去，已經是晚上八時了。

蔡智足足去了十幾個小時！

蔡永和臉上也現出了焦灼的神色，道：「蔡會長會不會遭遇到意外？」

「不會吧？」蔡伯興道：「有拿理基議員陪着他，霹靂將軍是不敢亂來的。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爲何他還不回來？」

「唉！此地到霹靂將軍的古堡，來回

亦要五個小時的車程，」蔡伯興道：「也許路上遇到交通阻塞，所以才遲遲未歸而已。」

「蔡副會長，」王小克道：「那霹靂將軍究竟住在那裏，讓我去看看吧！」

「不！不！」蔡永和雙手亂搖，道：「那是生人勿近的一幢古堡，去了等於送死！」

王小克頓了頓脚，焦急地道：「咱們難道就這樣坐着不成？」

「王先生，蔡會長是我們的領袖，你道我們不焦急？」蔡永和道：「只是，霹靂將軍的古堡，你萬萬去不得！」

「便是龍潭虎穴，我也非去不可。」

王小克說罷向外便闖。

「王先生，你……你去哪兒？」

「去找霹靂將軍，」王小克道：「你們不肯說，難道我查不出來？」

衆人聞言臉上紛紛變色，施能忠一個箭步竄上前去，擋住他的去路。

「王先生，那地方實在太危險，大家都是一片好心，所以才——」

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，伸手一揮，道：「讓開點，我非去不可！」

就在這個時候，「會長室」的門被人推了開來，衆人「啊」地一聲，道：「蔡會長回來了。」

蔡智神情肅穆地站在門口，王小克急不及待問道：「蔡會長，怎麼了？」

蔡智臉上的神色其實早已告訴了衆人的答案，王小克剛才那句問話，只不過是存了僥倖之心而已。

「他推得一乾二淨！」蔡智坐到沙發上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

刹那間，辦公室內的人都呆住了。

如果霹靂將軍把一切推得一乾二淨的話，即是說沒有希望了——除非籌足那一億披索贖金！

「他……他到底怎麼說？」王小克微顫着聲音問。

蔡智伸手到枱上拿了杯茶，呷了一口，才說道：「他推說什麼都不知道，我最初以爲他當着拿理基議員的面前，不敢承認綁票的非法行爲，於是，拉了他到一旁，向他說明我們已經籌得七千五百萬披索，如果他肯接受的話，我們立即會派人送上——」

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他——」蔡智苦笑着，道：「他說：『我簡直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？』」

顯而易見，霹靂將軍絕對不肯接受七千五百萬披索這個數目。

忽然，辦公室的門「篤篤」响了起來，蔡智道：「進來！」

推門而進的是女秘書姬絲，她手中拿着一封信。

衆人一見她手中的那封信，心頭均是一跳！

姬絲把信送到蔡智面前，道：「蔡會長，這是剛才在門底下發現的，上面寫着交給你親啓的字樣。」

蔡智急忙接了過來，拆開一看，兩道濃眉緊緊地鎖在一起。

「瑞士銀行的戶口號碼，」蔡智把那封信遞給蔡伯興，道：「信上說，如果十二時前不打電話滙欵的話，就……就要撕票了。」

蔡伯興接過那張信看了一看，道：「好沒道理，這樣晚了，銀行早已關門，怎可能受理滙欵？」

「由此看來，他們分明是想殺人！」蔡永和恨恨地道：「根本不志在那一億披索的贖金？」

王小克也是這樣想，當下更不猶豫，道：「蔡會長，你們已經盡了力，現在，該輪到我了。」

「你……你想怎樣？」

王小克咬了咬牙，狠聲說道：「我要直闖那霹靂將軍的巢穴，去把她們兩人救出來。」

「這有可能嗎？」

「沒可能也要試試看，」王小克道：「總不能坐以待斃？」

蔡智向蔡永和望去，問道：「永和兄，你怎麼說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蔡永和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既然王先生一定要這樣做，我們反對也是沒有用的了，依我看，對付霹靂將軍這種人，的確是要以暴易暴，以牙還牙不可！」

蔡智道：「你的意思是主張王先生去冒險了？」

蔡永和點着頭，道：「不過，我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。」

「我不必你們帮手，」王小克連忙道：「只要告訴我，霹靂將軍那古堡的所在便行了。」

「不，王先生，如果你單身冒險的話，成功的機會幾乎等於零，」蔡智道：「這樣吧，我那六個保鏢的身手都不俗，槍法又準，讓他們陪你去吧。」

王小克搖了搖頭，正欲推辭，蔡智又道：「你對霹靂將軍的別墅，一無所知，如果有這六名保鏢跟着去的話，的確可以得到一點助力。」

王小克細心一想，覺得也是道理，終於向他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好吧。」

蔡智望了望腕錶，道：「現在已經九點了，事不宜遲，你們快出發吧。」轉頭向施能忠道：「去把奧金他們叫進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施能忠出去不久，帶了六個非律賓彪形大漢進來，爲首的那個身高足足六呎，滿身結實的肌肉，向蔡智行了一禮，道：「波士，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這位王先生要到霹靂將軍的古堡去救兩位朋友，你們陪他去吧。」

奧金臉色一變，失聲道：「霹靂將軍的古堡？去救人？」

「怎麼啦？你們沒有胆子去？」

奧金看了王小克一眼，臉上透着不置信的神色，道：「他……他要到霹靂將軍的古堡救人？」

「不錯，你們盡力協助他，」蔡智道：「事成之後，重重有賞。」

奧金輕蔑地望住王小克，道：「波士，如果此事一定要辦的話，交給我們好了，他——」

蔡智不待他說下去，臉色一沉，道：「我叫你們陪王先生，聽到沒有？」

奧金只得無可奈何地聳一聳肩，點點頭。

蔡智走到辦公枱前，打開最底一個抽屜，伸手入內一按，牆上一幅畫忽然昇了起來，露出一個中型的入牆夾萬。

蔡智拿出鎖匙，把夾萬開了，裏面藏的不是黃金鈔票，而是嶄新的自動手槍和一盒盒的子彈。

蔡智取了七把手槍出來，又將一盒盒的子彈拿下，向王小克說道：「王先生，霹靂將軍府的守衛，個個都荷槍實彈，這是點四五口徑的自動手槍，可發射十六發子彈，殺傷力極大，你們每人携帶一把防身。」

說罷，打開一盒子彈，取出一個彈匣，「拍」地一聲，裝上了，跟着又開了保險掣，向角隅一座小晶枱燈瞄準。

王小克以爲他只不過作作狀而已，怎料他手指一拉，「轟」地一聲巨响，那水晶枱燈被轟得粉碎，玻璃碎屑濺滿了室內，其威力之大，簡直匪夷所思。

「這是我上個月自美國訂製的。」蔡智把手槍的結構，和使用方法向王小克等人詳細解釋之後，每人佩了一把，另外三個子彈匣。王小克把槍拿在手中，只覺沉重異常，既然是精鋼所造，威力比普通點四五口徑的手槍起碼大了一倍。

「剛才我到霹靂將軍府時，看到守衛都佩着M十六輕機槍，威力雖然也很大，却比這種點四五自動短槍稍遜一籌，你們每人配備四十八發子彈，應該足够了。」蔡智道。

王小克把子彈匣放到袋中，迫不及待地向奧金道：「走吧。」

「王先生，還有一件事要提醒你，」蔡智道：「霹靂將軍府的守衛，遵守命令，對外來陌生人格殺勿論，所以，如果和他們面對面時，最好當機立斷，先下手爲强，知道嗎？」

王小克點了點頭。

「好吧，你們可以走了，」蔡智道：「祝你們馬到成功。」

施能忠早已把那輛豪華型「林肯牌」房車駛過來，打開車門，等衆人上車後，這才坐到駕駛位。

車子緩緩向前駛去時，王小克望了望腕錶，是晚上九時半，如果車程兩個鐘頭的話，十一時左右應該可以抵達目的地，距十二時正的限期還有一個小時，儘有機會在撕票前將白小妹和小辣椒救出來。

奧金和其他五個保鏢都沉默不言，王小克心事重重，也沒有心情說話，施能忠駕着車子，在超級公路上風馳電掣。

「我們大約十一時前可以抵達古堡，」施能忠忽然道：「只是你們要步行一段時間，因爲車子不能太過接近，以防被他們的瞭望塔看到。」

「大約要走多久？」王小克問。

「相信十分鐘足够了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那還有充份時間的。施能忠也知道要趕時間，因此儘量踩着油門，「林肯牌」房車以時速一百哩的高速飛馳着。

一直緘默着的奧金忽然用英文道：「等一下你跟着我們，你是波士的貴賓，可不能有失！」

王小克淡淡一笑，向他點點頭。

「對了，你會不會用槍？」奧金又問：「要不要我再教你一遍？」

王小克搖搖着頭，道：「不必了，謝謝你！」

奧金不再說話了，把頭靠在座墊上，閉目養神，王小克望着兩旁飛馳而過的椰林和蕉林，天空沒有月亮，只有幾顆星星點綴着漆黑的夜空。

沒有月亮最好，起碼可以掩護自己的行動。

他望了望腕錶，已經是十時半了，再過半個小時，便可抵達目的地。……

× × ×

且說那天晚上，白小妹和小辣椒自王小克的房間出來時，正打算各自回房休息，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女聲道：「小姐，慢走？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轉頭去看，原來是個穿着菲律賓傳統服裝的少女，孭着一個相機笑吟吟地向她們走過來。

那少女身段苗條，渾身棕色的肌膚閃着健康的色澤，笑容又極其甜膩迷人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由停住了脚步！

「你們是蔡會長的貴賓白小姐和蕭小姐？」少女上前問，說的中文竟是流利異常。

兩人向她點點頭。

「我叫蓓娜，」少女自我介紹：「是馬尼拉星報的記者。」

白小妹望了她的相機一眼，道：「有什麼貴幹？」

「聽說你們這次是連中頭二獎，被招待到菲律賓觀光的？」

「不錯，」小辣椒心中一動，接着問：「你想訪問我們？」

「不錯，」蓓娜俏臉上仍然是迷人的笑靨：「你眞聰明！」

小辣椒大喜，又道：「是不是要拍幾張照片，替我們登在報章上？」

「對啦，」蓓娜道：「你們可以花幾分鐘時間接受我的訪問和拍照嗎？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，均是又興奮又驚奇，想不到除了隆重殷勤的招待宴之外，還可以成爲報紙上的新聞人物。

「我們還有一個同伴，」白小妹道：「要不要叫他出來一塊訪問拍照？」

「不必了！」蓓娜道：「我只訪問女的，你們那位同伴是個男的可對？」

白小妹聞言心下一動：那有專門訪問女性的女記者？

「來，只阻你們幾分鐘的時間。」蓓娜說着拿下相機，較看焦點，一面向外走去。

小辣椒拉着白小妹的手，隨蓓娜走。

「阿羅哈酒店沒有什麼景拍照，」蓓娜秀眉微蹙，喃喃道：「咱們不如到海邊樹下拍幾張怎樣？」

「這麼晚了，外面一團黑，怎拍得照片？」白小妹詫異地道。

「不怕，我有閃光燈。」蓓娜淺笑着自手袋中取出一個「萬次閃光燈」，裝在照相機上面。

白小妹猶豫着，小辣椒却推了推她，道：「走吧，就在酒店外面而已。」

「是啊，只消三數分鐘就行了。」蓓娜領前向外走去。

白小妹無可奈何，只得自後跟上。

三人來到海邊，小辣椒張目四望，尋求背景，她倚在一棵椰樹幹上，問道：「這裏行嗎？」

蓓娜打量了一眼，道：「好，就在這裏拍幾張吧，你們站在近一點。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靠近站在一起，面對着鏡頭。

蓓娜調弄着相機，却不按下快門。

「快點吧，」白小妹道：「這裏風好大，我的頭髮都被吹亂了。」

「就行了，你們再靠近一點，面對鏡頭，淺笑……淺笑……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相靠在一起，臉上擠出微笑，然而，蓓娜仍然不按快門。

忽然，兩人背後被硬管頂住了，跟着，有個粗沉的男聲道：「別動。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，正想回頭看清楚，那男聲立即喝道：「別轉身，否則一槍殺了你。」

蓓娜這時放下了相機，笑吟吟地向白小妹和小辣椒走過來。臉上透着狡猾的神色。

「你——」白小妹驚詫無已。

蓓娜把相機孭在背上，動手替兩人搜身。

「喂，你們到底想幹什麼？」小辣椒喝道。

「蕭小姐，我們要請你到一個地方去！」蓓娜狡猾地笑着。

「原來……原來你並不是記者！」小辣椒叫了起來：「你是冒充的。」

「不錯，記者有記者證，你們剛才忘記問我要來看了！」

背後的男聲問道：「她們身上有沒有武器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好，叫車子過來吧！」男子道。

蓓娜拿起閃光燈，向酒店那方向按了一下，白光一閃之後，一輛汽車立即朝這邊駛來。

車子在衆人面前停下，蓓娜打開車門，道：「請兩位小姐上車。」

小辣椒冷哼了一聲，欲待掙扎，不料背後那男子頗爲機警，槍管一頂，沉聲道：「別耍花樣，無謂枉送了性命。」

白小妹猶豫了一下，領先踏上車去，她見蓓娜似乎並無惡意，而且，背後的男子又持着手槍，貿然反抗的話，只有自己吃虧！

兩人上了車後，蓓娜坐到前座，自手袋中拿出了一把短槍，轉身指住白小妹和小辣椒，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們兩人會武功，可是再高強的武功，也敵不過一顆子彈，希望你們弄清楚才好。」

在這種情形下，白小妹自然知道再高强的武功也沒有用了。

那男子踏上車來，坐在小辣椒身邊，短槍的槍咀，抵住了她的腰際。

此時，小辣椒才有機會看看那男子的樣貌，可是車廂裏黑暗異常，依稀只瞧出他的輪廓，是個年紀大概三十餘歲的菲律賓籍男子。

「好吧，開車吧。」男子道。

車子怒吼一聲，向前疾馳。

白小妹眼睛望定前方，心下惴惴不安，剎那間猜測不到這一男一女的身份，和他們擄走自己的企圖！

「喂，你們究竟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？」小辣椒忍不住問。

蓓娜淡淡一笑道：「我們怕阿羅哈酒店不够高級，你們住不慣，所以，要帶你們到一個更舒服的地方去住住。」

「這樣好心？」小辣椒冷哼一聲。

「你不信由你了！」

「既然這樣好心，爲什麼要用槍指嚇我們？」白小妹試探問。

「怕請不動你們嘛，」蓓娜笑道：「當上總商會蔡會長的貴賓哩！」

白小妹聽得出她語氣之中含着揶揄嘲弄的意思，不再出聲。

車行半小時後，轉上一條狹窄的馬路，在一幢古老的建築物前，停了下來。

「下車吧！」男子開車門，槍咀仍然指着兩人。

小辣椒跨下車來，望了那古老的建築物一眼，冷冷地道：「這就是你們所謂『舒服一點』的地方了？」

「總比地獄好一點吧？」蓓娜格格笑着，領前向大門走去。

大門打開來，一個又矮又胖的菲律賓籍婦人站在門口相迎，她身上圍着圍裙，衣着粗陋，樣子就像女傭。

「阿達，」蓓娜向那胖婦道：「房間準備好了沒有？」

「準備好了！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踏進門去，大廳中陳設簡陋，除了幾張沙發和一張木枱之外，更無其他物事。

蓓娜向左邊一道房門走去，向內望了一眼，轉頭笑道，「來看你們的房間。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上前一看，房中除了一張大床之外，連椅子也沒有，兩個窗子都用木釘住了。

「怎麼樣？還滿意吧？」

小辣椒轉身便走，蓓娜臉上變色，趨上前去，拉住她的手臂，喝道：「你想到那兒去？」

「回酒店，」小辣椒憤憤不平地道：「這種地方怎能住？」

那男子踏上前來，槍咀指住小辣椒，沉聲道：「你無選擇的餘地。」

「你……你們這算是什麼意思？」小辣椒漲紅了臉道。

「沒什麼意思，只要乖乖聽話的話，過幾天便放你們回去！」蓓娜道：「快進房吧。」

小辣椒還要理論，白小妹拉着她踏進房中，蓓娜立即把房門關上了。

白小妹聽到鎖門的聲音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小辣椒，我們這次插翅難飛。」

「他……他們爲什麼要綁架我們？」小辣椒道。

白小妹在床上坐下來，聳聳肩，兩道秀眉緊緊地皺在一起。

小辣椒走到窗前，用手扳了扳木條，然而，那木條厚約吋許，全用大鐵釘釘死了，那裏扳動得分毫。

「小辣椒，他們是有預謀的，」白小妹道：「準備了這間囚室，別白費心機了，逃不掉的。」

小辣椒兀自不服，使力扳着木條，但木條紋風不動，她已累得一身大汗。

她趨上前去，用力推着門。

可是，房門堅固異常，竟是動也不動，這才死了心，轉身來到床邊坐下。

「小妹，你說咱們該怎辦？」小辣椒問。

白小妹聳了聳肩，表示不知如何是好，道：「走一步，算一步吧……」

「他……他們會不會殺了我們，」小辣椒担心地問。

「不會的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「為什麼這樣肯定？」

白小妹猶豫了一下，答道：「我有預感。」

小辣椒正要說話，白小妹忽然「殊」地一聲，示意她不可說話。

她竄近門邊，把耳朵貼近門板上聽。

小辣椒這時也聽到房外有人聲，跟着俯耳貼在門上。

「現在咱們可以走了吧？」是蓓娜的聲音。

「唔，這間房經過特別設計，她們是逃不了的，回去向霹靂將軍領獎吧。」男子道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一聽「霹靂將軍」這個名字，心下不由一懍。

只聽兩人腳步聲遠去，跟着，外面傳來汽車引擎發動聲，兩人乘車離去了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，臉上都是驚詫不定的神情！

「原來是霹靂將軍！」白小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。

「但他為什麼要綁架我們？」

「簡單得很，」白小妹道：「他和蔡會長過不去，我們既是蔡會長的貴賓，綁架了我們，可以使蔡會長手忙脚亂一番，也許……也許更會乘機向蔡會長敲搾一筆欵項。」

「這……這怎辦？」

「放心好了，蔡會長懂得應付了，」白小妹安慰着小辣椒，道：「再說，別忘記我們的小鬼子神通廣大，一定有辦法將我們救出去的。」

小辣椒這才稍為放心，白小妹又道：「睡吧。」

「你睡得着？」小辣椒瞪大了雙眼，詫異地望定白小妹。

「不睡又怎樣？」白小妹道：「要對付他們，非養足精神不可，難道這樣坐着到天亮，就會脫險不成？」

小辣椒覺得也是道理，和衣爬了上床，閉起眼睛。然而，腦際間思潮起伏，心中又牽掛着自己的安危，那裏睡得着覺。

翌日一早，房門忽然「篤篤」地响了起來，白小妹乍醒過來，小辣椒也倏地跳了起床，向房門望去。

只見門底下開着一個丁方半呎左右的小洞，一雙肥胖的手，正端着兩碗牛奶和幾個麵包進來。

門外那人把牛奶和麵包放在地下，立即縮回雙手，「拍」地一聲，小洞關了，原來那小洞開在房門上，乃是方便送食物用的。

小辣椒正感肚餓，當下走前取了牛奶和麵包，張咀咬了一口。

白小妹取了個麵包，咬了一口，慢慢地咀嚼着，似乎在想着什麼東西。

不一會，小辣椒已把牛奶喝個碗底朝天，又吃了兩個麵包，揩了揩咀，見白小妹碗中的牛奶只喝過半口，詫異問道：「小妹，你不餓麼？」

白小妹這才如夢初醒，把那碗牛奶骨嘟骨嘟地喝了下去。

她凝視着門下面那塊木板呆呆出怔，半晌才道：「不知道鎖匙在不在那女傭的身上。」

小辣椒何等聰明，立時明白了白小妹的意思，拍手叫道：「咱們試試看。」

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好！」

這天中午，女傭又打開門下面的小洞，送飯入房。白小妹和小辣椒早就窺伺在一旁，等她把手伸進來時，忽然把她抓住了。

女傭阿達大吃一驚，用力掙扎着，但被小辣椒和白小妹合力抓住手腕，那裏掙扎得脫。

「放我，放我。」

白小妹早已聽過阿達和蓓娜用中文交談過，當下說道：「放你不難，把門匙丟進來。」

「我沒有門匙，我沒有門匙，我沒有門匙！」阿達驚懍地叫道。

「那麼我們也不放你！」白小妹道。

「求求你們，快放我，我……我痛死了！」

小辣椒靈機一觸，抓着她的手腕，向上一托，阿達慘叫起來。

「你要這隻手，還是要門匙？」小辣椒大聲叫道：「快丟進來。」

「不騙你，門匙在比利身上。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，均覺阿達的語氣，並非偽裝，心下不由有一絲失望。

「好，不要門匙也可以，」白小妹說道：「你只要回答我幾個問題，立即便放你。」

「我……我什麼也不知道，」阿達一邊喘着氣，一邊叫道：「我是蓓娜小姐請來的，上個月才上工。」

「蓓娜是誰？」白小妹道：「她究竟是幹什麼的？快說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她……她從來不跟我說，」阿達道：「她只是叫我看守這間屋子，昨天第一次來這裏，吩咐我每天送三餐給你們，還有替你們倒便桶，其他的我什麼都不知道了。」

白小妹心想果然是問不出一個結果，這樣抓住她自己也害苦，於是問小辣椒道：「放了她吧。」

兩人雙手一放，阿達立即縮回手去，趕忙逃開了。

「怎麼辦？」小辣椒哭喪着臉問。

白小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在床上坐了下來，緘默着。

不一會，小辣椒微感肚餓，剛才阿達送進來的一碗湯又冷了，於是叫道：「阿達，阿達。」

良久，才聽到阿達在外應了一聲。

「我們肚子餓了，快送飯來！」

「不。」阿達猶有餘悸，道：「我才不中計，你們……你們又要抓我的手。」

「抓你的手幹什麼？你的豬手好香嘛？」小辣椒大叫道：「快送飯來。」

「不送，」阿達叨嚕着道：「我的手被你們抓得好痛，不送。」

小辣椒又氣又急，大叫道：「你不送飯進來，我們餓死了，看你怎樣向蓓娜交待？」

阿達頭腦極其簡單，一時間怎想到人可以一星期不吃東西也不會死，連忙道：「好！好！我送飯給你們。」

小辣椒得意地笑了起來，可是想到身繫囹圄，生死未測，不由又黯然地嘆了一口氣。

這天晚上，白小妹和小辣椒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呆呆出怔，均是一點睡意也沒有。

好一會，白小妹才輕聲問道：「幾點了？」

小辣椒望了望腕錶，說道：「十一點半。」

「廿四小時了，」白小妹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小鬼子見我們無緣無故地失了踪，一定急死他了！」

「你說過他會來找我們的。」

「唉！馬尼拉不比H埠，地方大人又多，他人地生疏，怎可能找到這種偏僻的地方來？」

小辣椒緩緩地點着頭，她閒着無事，便側耳傾聽外面的動靜，可是這屋子附近全是堆積木材的貨倉，小巷中整日也沒有一人走過，實是極其僻靜的一個所在。

「這裏鬼影也沒有一個，」小辣椒罵了起來：「否則咱們也可呼救。」

白小妹忽然「殊」地一聲，低聲道：「你聽聽，有人來了！」

小辣椒側耳一聽，果然有急驟的腳步聲朝屋子這邊奔來。

兩人對望了一眼，均是這樣猜想：會不會是蓓娜或比利？

然而，聽腳步聲粗重急促，似在逃命一般，一點都不像是蓓娜或比利腳步聲。

跟着，大門「篤篤」地响了起來。

阿達上前應門，用非文高聲問道：「誰？」

屋外那人喘着氣回答道：「是我，耶多！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雖然聽不懂屋外那人在叫什麼，卻覺得聲音很熟。

阿達把門打開，一個大漢跌跌撞撞地奔進屋來，轉身把大門關上了。

白小妹向小辣椒打了個眼色，趕上前去，輕輕托起門底下的那塊木板，向外望去。

只見一個大漢雙手抓住大門，不斷地喘着氣，身上污垢骯髒，似乎掉進過什麼泥潭似的。

這時，那大漢轉過身來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由低呼了一聲，原來正是在「中國花園」中非禮華籍遊客的色狼之一！

大漢抵住了大門，粗重地喘着氣，只見他額上瘀青一片，咀角還淌着血絲，阿達用非文和他交談着，似乎在趕他出去，但他卻抵死不走。

阿達又氣又急，白小妹和小辣椒聽她話中提到「蓓娜」和「比利」的名字，但耶多仍然死賴着。

忽然，耶多把食指放在唇中間，「殊」地一聲，示意阿達不要出聲。

阿達見他神情緊張恐懼，果然不敢再出聲。這時，外面傳來四五個大漢粗重急劇的腳步聲。

耶多將背貼在門上，渾身竟然微微顫抖着。

白小妹見他那副驚恐無已的樣子，和前兩天在「中國花園」中趾高氣揚的模樣，簡直天淵之別，心下暗暗詫異，他為何嚇成這個模樣？

這時，屋門「咚咚咚」地被人擂敲起來。

耶多臉上毫無人色，左右張望着，似在尋找躲藏的地方。

阿達要去開門，卻被耶多咬牙切齒地使眼色阻止。這時，屋外的大漢叱喝了起來。

阿達又驚又急，低聲用非文和耶多交談，但耶多一直搖着頭，死命抵住了門。

忽然，屋外的大漢開始在撞門了。「砰」地一聲，耶多被彈得撲向前去，好不容易才站穩了腳步。

阿達乘機要上前開門，卻被耶多自後及時拉住了，把她推到一旁，拉了那張木枱，抵住了大門。

門外的大漢不知從什麼地方找來了一條大杉木，合抱着來撞門。

耶多和阿達大驚失色，白小妹和小辣椒卻暗自慶幸，只要有人進來，而且是「霹靂將軍」的對頭，自己便有逃生的希望了！

忽聽「嘭」地一聲巨响，大門已被撞開，五個彪形大漢衝了進來，為首一個抓住耶多，不由分說，一拳向他面門擊去。

耶多仆跌下地，另幾個大漢趨上前去，用腳踢他。阿達尖叫着上前勸止，不料被一個大漢用力一推，跌跌撞撞地撲倒。

那幾個大漢一邊向耶多拳腳交加，一邊用非語罵着，只見他們臉上表情樣子憤怒激動，白小妹和小辣椒，却一句也聽不懂。

耶多被五人打得奄奄一息，躺在地上喘着氣，臉上全是血漬，五名大漢這才住手，為首那個指着耶多又罵了起來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見這五個大漢兇神惡煞，打人時下手極重，不知到底是什麼身份，猶疑了起來。

「小妹，咱們怎麼辦？」小辣椒低聲問道：「要不要叫他們相救？」

白小妹沉吟了一下，點點頭，道：「不論他們是誰，總比被囚在這裏強！」

說罷，用手大力推着門。

那五個大漢忽然聽見房門响起來，均是臉色一變，刹那間不知所措。

小辣椒也用手敲着門，一面大聲叫道：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」她講的是英文，但願那五個大漢聽得懂。

果然，為首那大漢聞聲雙眉一軒，緩緩地踏上前去。

阿達見狀急忙掙扎着爬了起身，叫道：「不！不！你們別開門！」

大漢轉頭問道：「房裏是什麼人？」

「不……不關你們的事，」阿達雙手亂搖，驚惶道：「你們快……快走吧！」

大漢咀角露出一絲狡黠的笑容，道：「我偏不走！偏要看看！」

他走近房門，伸手一扭門柄，門却鎖

着。也不向阿達拿鎖匙，向四個同伴打了個眼色，道：「把門撞開！」

四名大漢轟聲答應，轉身抱了那條大杉木進來，合力撞門。

阿達還想上前阻止，却被那大漢大喝一聲，嚇得她瑟縮在一旁，不敢出聲。

不一會，門終於被撞開了，衆大漢見被囚禁在房中的竟然是兩個美貌中國少女，不由面面相覷。

「你們是誰？」為首那大漢用生硬的英文問。

「我們——」小辣椒向耶多指去，一面作着手勢，道：「被他捉來的。」

大漢望了躺在地上的耶多一眼，臉上露出愕然之色。白小妹也會說幾句簡單的英文，向大漢說道：「謝謝你們相救，再見！」

說罷，拉着小辣椒的手，便欲向外走去。

「停下！」大漢忽然叫道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心下一懍，站定了。

「他，為何捉你？」大漢指一指耶多，問道。

白小妹聳聳肩，表示不知道。

「騙人！」大漢臉上閃過一層青氣，忽然道：「跟我們走！」

白、小兩女聞言大驚失色，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間，心意相通，忽然發足向外奔去。

然而，站在一旁的四名大漢，動作比兩人更快，倏地竄上前來，阻住她們的去路。

「小辣椒，硬闖！」白小妹提了口氣，一拳向面前的大漢當胸擊去。

小椒辣也打定了主意硬闖，不待白小妹出聲吩咐，提脚向一個大漢下陰踢去。

那兩名大漢怎料得到兩個嬌滴滴的少女，竟會拳脚功夫，而且說打便打，眼前一花，分別已被擊中，「啊呀」大叫了起來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一襲得手，精神為之大振，正欲向另兩名大漢進襲時，忽聽「砰」地一聲，跟着粉屑紛飛，從天花板上飄散下來。

兩人吃了一驚，瞥眼之間，只見為首大漢手中握着一把槍，槍咀對住了天花板。

「停手！」大漢叫道，槍咀跟着移下，對住了小辣椒。

兩女暗叫了一聲苦，只得垂下手來。

「帶她們回去！」大漢向同伴道：「小心了，她們會中國功夫！」

站在一旁的大漢自懷中取出手槍，指住白小妹和小辣椒，道：「走！」

為首那大漢瞪了阿達一眼，說了幾句非語，只嚇得阿達臉上毫無人色，渾身顫抖。眼睜睜地望着他們押住白小妹和小辣椒離去。

× × ×

施能忠專心地駕着車子在超級公路上疾馳，車廂裏一片沉默。

王小克望了望腕錶，是深夜十時五十分了，霹靂將軍的古堡，大概已經在望。

忽然，施能忠一扭舵盤，車子向左邊一條馬路駛去，那馬路雖然是雙程路，但路面很窄，林肯牌房車的車身又大，若在白天行駛，迎面碰到車子駛來時，便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王小克側頭向外望去，只見馬路相隔不遠，便有一個「避車處」，因此倒是不怕。

「這條馬路是非律賓政府為霹靂將軍開築的。」施能忠道：「就叫尼坦那尼路，長約兩哩，通到他的古堡去的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暗想政府為霹靂將軍開闢一條私家馬路，可見他在非律賓的地位，實在不小。

五分鐘後，施能忠把車子駛上路旁一處叢林中，道：「前面轉彎便可以看到古堡了，我在這裏等你們。」

王小克打開車門，跳了下車，那六名保鏢也隨後跳下車來。

「王先生，祝你好運。」施能忠道。

王小克感激地望了他一眼，領先走去，不料却被奧金一把拉住。

「幹什麼？」王小克詫異地問。

「我帶路，」奧金道：「霹靂將軍有許多兵晚上出來巡邏，危險得很！」

說罷，奧金向叢林中走去。

王小克又是呆了一呆，但隨即明白了，從叢林中進發的話，使不虞被他們發覺了，奧金他們熟悉此地地形，由他們帶路，自然最好。

他毫不猶豫地自後跟上。

奧金踏着地上的落葉，向前走着。叢林中一團漆黑，幸好衆人身上都帶有電筒，倒也並不難走。

走了大約七八分鐘，奧金停了下來，躲在一棵大樹樹幹後，向前一指，道：「看到沒有？」

王小克循他手勢望去，只見遠處有閃閃火光，定眼一看，果然是一座大古堡。

那古堡盤踞在山腰，面積之大，在王小克想像之外，黑暗中看來，更有一種懾人的氣勢。

「古堡共分三個部份，」奧金低聲向王小克解釋，道：「第一個部份是外圍，由霹靂將軍的二十個舊下屬守住，第二個部份叫中圍，是屬下的宿舍，廚房和十餘間客房；最後一部份叫內圍，是霹靂將軍的『禁宮』，任何人不准擅入，是霹靂將軍居住的地方，我想你的兩個朋友，一定是被囚在內圍。」

王小克皺起了眉頭，連闖兩關抵達「內圍」，恐怕亦不容易。

「如果你胆怯的話，現在回頭還來得及。」奧金說道。

王小克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你把外圍，中圍和內圍三個部份的情形詳細說給我聽。」

奧金沉吟了一下，簡略地向他敍述一番，對於古堡內的一切情形，何處有哨岡，何處有隱蔽的出入口，竟然瞭如指掌！

王小克小心記住了，道：「你對霹靂將軍的古堡倒是很熟悉啊！」

奧金自袋中取出一塊黑布幪住了臉，雙眼望着遠方的古堡，道：「我以前是他的守衞之一。」

王小克「啊」地一聲，大出意表。

「走吧！」奧金道：「時間已經不多啦。」

王小克向其他五個保鏢望去，只見他們也各自幪上了黑布，大概恐怕洩露身份，被霹靂將軍日後找上門來報仇。

衆人躡足走去，不一會，來到古堡右翼的「外圍」，王小克仰首一望，見圍牆高約五丈，全用三尺見方的大麻石砌成。大石之間，毫無空隙，便是靈猿，也無可能爬得上去。

奧金自背囊中取出繩索和鐵鈎，向上撒去。

然而，由於圍牆實在太高，他連撒了幾次，都在中途墮下。

有一次鐵鈎碰到了地上一塊石頭，「嗆啷」一聲，圍牆上立時傳來緊急的脚步聲。

衆人大吃一驚，急忙把身子緊緊貼住圍牆，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。

跟着，一道强烈的電筒光射了下來，四週搜索着，王小克見鐵鈎就在大石旁，如果被上面的人看到了，必定會下來查個清楚。

他咬一咬牙，閃電般竄上前去，握起了大鐵鈎，又矯捷無倫地在地上翻滾着退回原地，動作之快之美，瞧得六名保鏢瞪目結舌。

就在他滾回圍牆時，電筒光已照到大石那邊，停了一停，這才移開。

衆人不由暗叫一聲好險，若非王小克飛快把鐵鈎拉了回來，必定被上面的守衞發現了。

衆人仍然貼住了圍牆，靜觀上面的動靜。

脚步聲逐漸遠去，衆人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。奧金伸出手來，道：「讓我再試試。」

王小克並沒有將鐵鈎交給他，反而站了出去，道：「我來！」

他深吸了一口氣，先「呼呼呼」地將鐵鈎揮舞起來，跟着向上一拋，鐵鈎疾飛起來。

「卡」地一聲，鐵鈎終於搭住了圍牆，王小克試着用力一拉道：「可以了。」

他這手功夫一露，奧金等人不由面面相覷，吃驚不迭。

王小克提了口氣，抓住繩索，捷如靈猿地爬了上去，在圍牆頂端探首一看，只見下面是個大曠地，泊着兩輛吉普車，近大門內邊有幾間石屋，屋內有燈光透射出來，隱約還聽到結他的樂聲。

他翻身上了圍牆，伏在上面，向奧金等人打着手勢，示意可以上來。

奧金等人分別爬上了圍牆，王小克收起繩索，向內放下，爬了下去。

他落地無聲，向附近一輛吉普車竄去，躲在車後。

奧金等人先後爬了下來，衆人躲在吉普車之後，商議下一步的行動。

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，向不遠處一道門指去，道：「這道門可通到中圍去？」

「不錯，」奧金點着頭，道：「不過通常都鎖住了，咱們得另想辦法。」

「沒關係，」王小克道：「時間無多了，我可以把它弄開！」

話聲甫畢，便佝僂着身子，向前面竄去。

奧金向同伴們使了個眼色，示意他們留在原地，等待王小克是否能把門弄開。

其中一個年紀大約廿餘歲，眉清目秀，名叫金巴的保鏢，忽然牙關交戰，微顫着聲音道：「我……我怕！」

奧金拍拍他的肩膊低聲道：「想想波士答應我們的那筆酬勞，你就不怕了！」

「可……可是我們一定不會成功的！」金巴說道：「這裏的防衞太森嚴了，而且，那小子到底是否眞如波士說的那麼厲害——」

奧金不待他說下去，便道：「我們立即就可以知道了！」

這時，王小克遠遠向他們招着手，示意經已打開。

奧金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為了那一百萬披索，咱們行動吧！」

說罷，把槍握在手中，領先向王小克奔去。

其他四名保鏢也跟着奧金後面，只有金巴仍然躲在吉普車下面，不敢行動。

奧金奔近王小克，回頭一望，見金巴仍然在原地，急忙向他招着手。

然而，金巴突然胆怯，蹲在地上渾身抖索，雙脚却難以動彈。

「由他吧，」王小克道：「少了他一人，咱們未必便不能成事。」

「不，炸藥全在他的背囊中！」奧金恨恨地頓了頓足，道：「眞沒胆子！」

王小克聞言一呆，詫異地道：「為……為什麼要帶炸藥？」

「——」奧金沉吟了一下，才答：「用來爆炸引開他們的注意的，否則咱們救了人後，如何安全撤退？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暗想倒也說得有理。

奧金咬了咬牙，忽然縱身向金巴奔了過去。

王小克一瞥眼，見到屋中有人走了出來，正想出聲阻止，已經遲了一步。

只聽有人大聲叱喝了起來：「是什麼人？」

王小克雖然聽不懂非文，却也知道奧金的行動已經被人發覺，心下不禁暗暗叫苦。

奧金躲在吉普車後，不敢移動，那守衞大聲叱喝起來，剎那間，古堡中燈光大亮，許多人自石屋奔出來察看究竟。

王小克見他們手中都抓着輕機槍，個個精悍結實，行動迅速，猶豫了一下，向內奔去。

那四個保鏢不會說英文，無從和王小克交談問他到那兒去，一方面又記掛頭領的安危，並沒有跟上去。

王小克知道事不宜遲，如果由自己單獨行動的話，說不定還有機會相救白小妹和小辣椒，所以毅然拋下衆人，隻身闖了進去。

古堡的「中圍」其實就是整幢建築物的樓下，大廳中數盞吊燈開着，牆上的壁燈也閃着微弱的光芒點綴。

那大廳足足有半個足球場之大，王小克見房門重重疊疊，一時間也無暇細看，依着奧金的敍述，向左邊一條通道奔去。

通道上闃無人踪，地上又鋪着地氈，因此着地無聲。

他來到一個古老電梯前，猶豫了一下，站了進去。

電梯是三十年代製造的那一種，鐵柵

要由自己關上。

王小克按下一個掣，把電梯門關上。不一會，電梯震了一震，緩緩地上升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外面傳來卜卜槍聲和人聲，顯然地，奧金等人已和霹靂將軍的守衞駁上了火。

這時，已經不能後退了，王小克咬緊了牙關，準備先上樓擒住了霹靂將軍，然後威脅他放人——目前，也只有這條路行得通了！

他把槍握在手中，四週打量警惕着。電梯像蝸牛一般爬升，王小克心急如焚，望了望腕錶，是十一時四十分了！

「誰？」驀地，大廳中有人大聲叫道，迴音震盪，王小克不由嚇了一跳。

他定眼望去，只見一個男子自外奔了進來，手中拿着短槍，朝電梯這邊奔來。

王小克稍一猶豫，記起蔡智臨別前吩咐的話，先發制人，扣動了槍掣。

「砰」地一聲，那男子胸部中彈，仆倒下地去。

然而，槍聲却驚動了「中園」的人，不一會，人聲喧嘩，紛紛向這邊跑來。

幸好這時電梯停定，王小克把門一推，不理三七廿一，衝了出去，正面却和一人碰了個滿懷。由於他去勢太速，那人被撞得仆倒下地。

王小克匆忙中望了那人一眼，原來是個非律賓傭婦，當下更不理會，逕自向霹靂將軍的寢房奔去。

他早已向奧金問明了霹靂將軍的寢房所在，然而才轉了一個彎，便聽到腳步聲響，迎面有人衝了出來。

王小克心下一懍，急忙向旁一閃，見有一道房門，急忙伸手一扭門鎖，閃身而入。

進入房間，外面許多腳步聲，匆匆經過。

王小克暗自鬆了一口氣，定眼望去，原來是一間書房，四壁全是書櫃，擺放着不少書籍。

王小克向書櫃望了一眼，竟然還有幾本中國的「論語」和「廿四史」，心想這霹靂將軍那裏看得懂這些書，只不過是用來裝飾門面而已。

這時，腳步聲已過去，王小克輕輕把門打開一道縫，向外望去。

就在此時，一隊守衞操了上來，個個手持機槍，在一個隊長的帶領下，向霹靂將軍的寢房奔去。

王小克一看這個陣仗，心下便叫了聲苦，如此看來，自己是絕無下手的機會。

他伸手入袋，除了十幾隻玻璃彈之外，便是兩個子彈匣，此時正好派用場的「毒霧彈」，却沒帶來。

事實上王小克中獎免費遊非，抱着的是消遣娛樂的心情，什麼配備都沒有帶。

門外腳步聲紛沓，霹靂將軍大概派了不少人上來保護。

王小克側耳一聽，外面的槍聲已經靜止，奧金等人究竟是投降了，抑或已經被殺？

忽然，房外有人用英文叫道：「每一間房都要搜！搜個徹底，似乎有人上了內園！」

十數個聲音齊聲答道：「是！」

王小克大吃一驚，書房就距離霹靂將軍的寢房不遠，這樣搜過來，自己立時要成爲階下囚！

他四週打量着，尋找藏身之地。

然而，書房中除了書櫃之外，再無其他物事，惟一的書枱也不可能藏人，至於那些書櫃，堆滿了書，便是藏一個洋娃娃也不行。

王小克又驚又急，眼珠一轉，向窗口走去。

他伸手打開了窗門，向外一望，不由大喜，原來窗下是一條闊約半呎的屋簷，正可立足。

他略一沉吟，提了口氣，爬了出去，轉身把窗門關上了。

然後，他雙手貼住了外牆，一步一步地向外移。

剛來到轉角處，書房門已「砰」地一聲被人打了開來。

王小克心想入來搜索的人定會打開窗門來看，自己仍然會暴露行踪，黑暗中向四週望了一眼，見附近有棵大樹，高及古堡之頂，樹幹又粗又大，濃蔭遮天，正可藏身。

於是，他提了口氣，瞄準立足之地，縱身一跳，落下時，雙手陡地一伸，抓住了一枝伸出來的樹枝，然後微一用力，上了樹。

剛在樹椏間藏好身子，書房的窗門已打了開來，有人探首外出。

王小克動也不敢一動，生怕搖動樹枝，惹人生疑。

那人四週望了一眼，然後說了二句話，又把窗門關上了。

王小克這才略鬆了一口氣，此行雖然徹頭徹尾地失敗，但，起碼自己能保住性命。

他慢慢地站直身子，向下望去，只見奧金等人雙手反綁，被將軍府的衞兵押解着朝「中園」的入口處走。

王小克放眼一看，只有四個，其中並無金巴在內，大概是受了傷。

由於女傭在「內園」被「外來者」撞倒，因此，古堡中人來人往，四下裏搜索着，情形和氣氛十分緊張。

王小克躲在樹上，暗想反正時間已過，白小妹和小辣椒的生死自己已無能爲力，只好等警戒稍鬆之後，設法潛逃出去，再想辦法。

他在樹上躲了將近兩個鐘頭，看清楚四週的環境，這才攀上了屋簷，一步一步地向附近一幢石屋走去。

來到石屋上面，王小克縱身一跳，落在屋頂，跟着又躍下地來，向園牆奔去。

那條繩子早已被收去，王小克貼着牆慢慢移動身子，來到一棵大樹前，爬了上去。

那棵樹高與園牆齊，王小克身手敏捷，不一會爬到樹頂，跳到園牆上，自袋中取出一個圓型鐵盒，拉出鋼綫，鈎在牆角上，慢慢向下爬去。

好不容易身子着地，王小克伸手一揮，把鋼綫的鈎子甩開，取回鋼綫，邁開大步向外邊逃，不一會隱沒在黑暗之中……

× × ×

蔡智等人一見王小克衣衫不整，滿身污垢地踏了進辦公室，圍上前去，問道：「怎麼啦？」

王小克頹然在沙發上坐下來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全失敗了。」

「奧金他們呢？」

「被他們抓去了。」王小克答。

蔡智神色一變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們怎會這樣不濟？」

王小克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金巴臨陣退縮，連累了大家。」

蔡智雙手一攤，嘆了口氣：「眞糟糕，這次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。」

王小克黯然地嘆了一口氣，緘默了。

蔡智望了望腕錶，道：「快天光了，王先生，你就在這裏休息吧，我們也要回去睡一會才行。」

王小克點着頭，蔡智又道：「明天一早，我會設法再和他們聯絡。」

蔡智等人離去後，王小克躺下沙發，望着天花板呆呆出怔。

現在，除了記掛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安危之外，奧金等人的性命到底有碍無碍，也令他多增了一分心事。

迷糊間正要睡着，辦公室的門忽然「嘭嘭」地響了起來。

王小克心頭一跳，睜開眼睛，天才露出魚肚白，這麼早便有人來上班了？

他搓了搓眼睛，踏上前去，把門打開了。

站在門口的是施能忠，他雙眼滿佈紅絲，神情驚惶，說道：「王先生，快跟我來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王小克心頭一懍。

施能忠不加分說，轉身便走，一面道：「快！車子就在下面。」

王小克只得跟他下樓，踏上泊在「總商會」門口的林肯牌房車。

附近的店舖全未開門，街道上不見人跡。施能忠一踩油門，車子怒吼着向前飛馳。

王小克心下怔忡，問道：「施先生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施能忠側頭望了他一眼，一副欲言又止狀。

王小克不禁心中一跳，顫聲問道：「難道——」

施能忠忽然接口道：「王先生，蔡會長叫我送你到他家裏，其他的事我一無所知。」

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蔡智剛回家不久，便立即命施能忠來接自己，用不着說，一定是發生了極其突然的事。

蔡智的豪華別墅就在馬尼拉灣附近的一處小山上，車子駛進大門時，王小克便發覺氣氛有異，十幾個傭人垂手站立兩旁，另幾名大漢手持輕機槍，在花園前後巡來巡去。

施能忠把車子停下，跳下車來，道：「王先生，蔡會長在客廳中等你。」

王小克跟着蔡能忠進入大廳，只見闊大的客廳，只有蔡智一人坐在沙發上，望着地氈草蓆上兩個用白布蓋着人體出怔。

王小克心頭猛然一跳，趨上前去，失聲道：「蔡會長，她們——」

蔡智抬起頭來，向王小克點點頭。

王小克衝上前去，揭開白布，只見草蓆上躺着兩具血肉糢糊的屍體。

他腦中轟地一聲，險些暈死了過去。

「王先生，我……我和尼坦那尼此仇不共戴天。」蔡智恨恨地道。

王小克刹那之間，只覺天旋地轉，急忙扶住了茶几邊沿，這才站定了身子。

他腦際間不斷地閃現着一句話：「不會的，不會的。」

無論如何，王小克都不相信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遇害了。

然而，屍體就放在眼前，身上穿的衣服，正是白小妹和小辣椒所穿的一樣，不是她們是誰？

王小克掩住了臉，哭泣起來。

這許多年來，王小克不論碰到甚麼事，都未曾掉過半滴眼淚。

然而，如今面對着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屍體，他的眼淚，不由簌簌而下。

半晌，他抬起頭來，含着淚問道：「她……她們的屍體是怎樣發現的？」

「是放在別墅門口，我剛才回來時發現的。」蔡智恨恨地道：「霹靂將軍分明是要和我硬幹下去的了。」

王小克一拍茶几，站了起身，道：「我立即便去找他算賬。」

「且慢！」蔡智一把拉住了他，道：「王先生，此事還要從長計議不可。」

王小克咬牙忍淚，道：「我非去把他家裏殺個鷄犬不留，難洩我心頭之恨。」

「這——這可能嗎？」

王小克回心一想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將軍府的防範是自己親眼見到的了，單憑自己一人之力，如何可以報得了仇？

他望着地上的兩具屍體，胸中又憤又怒，一拍枱子，叫道：「即使和他同歸於盡，我也非殺了這個狗將軍不可。」

「唉，像他這種草菅人命的畜牲，是該殺了他。」蔡智仰首道：「王先生，你要甚麼帮忙，即管說好了，我一定盡力替你辦到。」

王小克咬着牙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我要一批手榴彈，最好是殺傷力最大的。」

「好，我可以設法替你弄來。」蔡智道：「還有其他需要嗎？」

「再給我三個槍手，幾把輕機槍。」王小克恨恨道：「我要殺人不眨眼的。」

「這個也可辦到。」蔡智道：「不過，最好等晚上才去動手。」

「我……我恨不得現在立即去大開殺戒，和那狗將軍拚了。」

「不，白天去太危險了。」蔡智道：「萬一立即被他發現，豈非出師未捷身先死？況且，你昨晚一晚沒有好睡，也要養足了精神才行。」

王小克回心一想，覺得也是道理，道：「好吧。」

「那麼，請在我這裏屈就一下，睡醒了，你所需要的武器和人選，也都準備好了。」

王小克點了點頭，蔡智命人將王小克帶到客房睡覺，然後打電話吩咐得力助手採辦武器和物色人選。

王小克來到客房，躺在床上，那裏睡得着覺？在床上翻來覆去，大約一個多小時後，忽然爬了起身，打開房門，來到大

聽。

然而，廳中的兩具屍體，早已被人搬走了。

王小克見一個華籍管家正在吩咐傭人抹窗拖地，上前問道：「地上的屍……屍體呢？」

「老爺命人送到殮房去啦。」管家答道：「他說要擇日隆重安葬。」

王小克回到房中，躺下床去，翻側難眠，想到白小妹和小辣椒的死狀，不由又悲又恨，眼淚又奪眶而出。

這天，他毫無胃口吃東西，蔡宅廚師雖然爲他特別泡製色香味皆備的精美小菜，他仍然食難下嚥，只在房內團團打轉。

好不容易才熬到天色暗了，蔡智命人來房中叫他出去相見。

王小克來到大廳，只見沙發上坐着三個精壯大漢，個個衣衫襤褸，臉上搽着黑油膏，茶几上擺着數挺輕機槍和子彈匣，另外還有一箱手榴彈。

王小克走前去時，蔡智指着那三人介紹，道：「他們是我請來的槍手，是巴基斯坦人。」

王小克望了三個人一眼，緩緩地點着頭，從他們的神情看來，顯然都知此行任務十分危險，幾乎等於豁出性命而去的。

蔡智望了望腕錶，道：「現在是七時半，從這裏到古堡時，大約十點了。」

王小克取起一把機槍，「克察」一聲，打開保險掣，端詳了一番。

蔡智遞了一個子彈匣給他，道：「這種機槍每分鐘可發射最多五十發子彈，殺傷力極大，但子彈匣只能裝三十顆子彈，可連續或單响發射。」

王小克把子彈匣裝上了，向三個巴基斯坦大漢道：「走吧。」

三人站了起身，各自取了一把輕機，四五梭子彈匣，又拿了幾個手榴彈放在袋中，向外走去。

王小克也袋滿了手榴彈，向蔡智道：「蔡會長，我去了。」

蔡智拍拍他肩膊道：「小心保重！」

王小克向他點點頭，道：「如果我遭遇到不測的話，白小妹和小辣椒的葬禮，就要勞煩你去辦了。」

「放心好了。」

王小克這次是拚命而去，因此才會說出這種洩氣的話，事實上自盲眼婆婆去世後，白小妹和小辣椒就是他惟一的親人了，如今兩人竟然遇害身亡，自己再活下去又有甚麼意思？

反客爲主　懲兇治奸

車子在叢林停了下來，王小克打開車門，向施能忠道：「如果兩個鐘頭後我們還不出來，你逕自開車回去吧！」

施能忠臉上動容，吶吶道：「王先生，你……你一定會無恙歸來的！」

王小克拿着機槍，領前走去，那三個巴基斯坦大漢自後跟上。

不一會，四人來到圍牆下，由於早已準備好一切，王小克取了繩索鐵鈎。

他知道經過昨晚一役後，古堡中的防範必然比以前更小心，所以，側耳傾聽了一會，這才向上拋去。

「卡」地一聲，鐵鈎鈎住了牆角，王小克用力一拉，領先攀爬了上去。

那三個巴基斯坦槍手，也隨後爬了上來。

王小克在圍牆頂向下一望，古堡裏靜悄悄地，遠處石屋有燈光射出，曠地上仍然停着幾輛吉普車，情形和昨晚並沒有顯著的不同。

最重要的一點是：防衞方面也未見比昨晚更嚴緊。爲什麼？

照說，霹靂將軍對經過昨晚的事故後，防衞方面應該比以前更嚴緊十倍的！

然而，古堡的「外圍」，曠地上一片沉寂，便是人影也不多見一個。

王小克銳利的眼光四處搜索着，他認爲黑暗處一定埋伏着人！

經過一番搜索後，却發現不到可疑的地方。他猶豫了一下，縱身攀爬下去。

那三個巴基斯坦籍的槍手比奧金他們不知敏捷了多少倍，大概是蔡智經過一次失敗後，着意選聘高手來協助自己。王小克想到此點，不由暗暗感激。

四人一着地，立時向前面陰暗處竄去，手指扳住了槍掣——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爲了殺人，爲了將霹靂將軍府攪得天翻地覆。

四下裏靜悄悄的，有點逾乎平常，王小克的一顆心不由怦怦地亂跳了起來。

整幢古堡靜得太過份了！

他向不遠處的一道門望去，知道那門可以通到「中圍」，也即是大廳，於是向三名槍手示意藏在陰暗處等待，由他過去把門弄開。

王小克吸了口氣，奔了上前。

經過三數分鐘後，門被王小克弄開了，他輕輕推開門，向內窺探。

大廳中，一片寂靜漆黑，沒有半點燈光。

王小克當然不會立即衝進去，因爲這正是危險的訊號！

他貼身站在門口，猶豫着。

過了片刻，大廳中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，王小克有點不耐煩了，向那三名槍手招招手。

三名槍手齊齊前來時，王小克自袋中取了一枚輔幣，向內擲去。

「叮噹」一聲，輔幣撞在一個花瓶上，摔下地氈了。

大廳中仍然一片死寂。王小克不禁懷疑：莫非大廳中，眞的沒有人埋伏？可能嗎？

其中一個槍手已按捺不住，持着槍向內躡足走去。

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，一面左右張望，另兩名槍手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，也隨後跟上。

王小克猶豫了一下，踏進大廳。

大廳中間有一道樓梯直通二樓及三樓，然而王小克早知樓梯裏面有機關，如果要深入虎穴的話，只有乘搭那古老電梯。

經過昨晚的意外後，電梯會無人看守嗎？

由於大廳的面積實在太大，看不到電梯那邊的情形，那三名槍手又向樓梯走去，王小克猶豫了一下，跟了上前。

當第一個槍手踏上梯級時！廳中燈光

忽然大亮！王小克暗叫一聲不好，大廳中果然已埋伏了人馬！

四人迅速背靠着背站在一起，手指緊緊地攀住槍掣，凝神迎敵。

然而，除了燈光之外，大廳中依然是靜悄悄地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

王小克咬住了牙，心底下又驚又疑，霹靂將軍究竟在攪什麼鬼？

大約五分鐘後，忽聽樓上脚步聲响，有人走了下來。

四人心頭怦怦亂跳，面對着梯間的王小克，更是緊張異常。握着槍的手心，已捏着汗。

脚步聲淸晰非常，越來越近，王小克槍咀朝上，指住了梯口。

不久，一個高大的非律賓男子出現了，他手無寸鉄，冷冷地望住王小克，站在梯口不動。

王小克凝視着他，沒有扣動槍掣，因爲四下裏不知埋伏了多少人馬，以四賠一的生意，無論如何做不過，倘若自己不開槍，也許還有機會平反局面。

「你們是蔡智派來的？」男子冷冷地問。

王小克咬着唇不回答，額上的汗水，已緩緩地淌了下來。

男子見他不回答，又踏前一步，問道：「你們都不會聽英文嗎？」

王小克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叫尼坦那尼將軍出來，我要見他。」

「你是誰？」男子絲毫不把王小克手中的輕機看在眼裏，冷冷地道：「你有什麼資格見他？」

「快叫尼坦那尼將軍出來！」王小克提高了聲音，道：「否則我要把這古堡夷爲平地！」

男子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你在做夢不成？看看吧！」

說罷，他吹了個口哨，大廳四週忽然露出了不少槍管，只是並不見人——每一個槍手都躲在早已安排好的屏障物之後。

王小克見連天花板的許多裝飾用的玻璃燈管中，也有槍咀伸出來，不由叫了一聲苦，那即使自己有一百個槍手在身旁，面對着這種情形，也只有束手待斃的了！

「把你們的槍放下，」男子冷冷地道：「如果你們够聰明的話！」

王小克咬着牙關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聽有人叫道：「小鬼子！」

這聲音一傳在耳中，王小克心頭陡地一震，懷疑自己是在夢中！

那是白小妹的聲音！

只聽脚步聲响，有人「騰騰」地自樓上奔了下來，王小克一看竟然是白小妹，她後面還跟着小辣椒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身上都穿着傳統的非律賓服裝，笑盈盈地站在梯下。

王小克瞪大了雙眼，又驚又喜，刹那間整個人呆住了！

「小鬼子，快放下槍啊！」白小妹道：「麥奇先生是我們的朋友！」

王小克疑惑地搖着頭，暗想是否自己昨晚沒有睡過，眼睛和耳朵都產生幻象？否則怎會如此這般？

白小妹猶豫了一下，緩緩踏上前來，握住了王小克的手，柔聲道：「小鬼子，是我啊！你怎麼啦？不認得我了？」

王小克接觸到她柔若無骨的纖手，面對面看淸楚了她，才知道這是事實，並非在夢中！

白小妹把他手中的槍接過，道：「叫他們也把槍交給麥奇先生吧！」

那三名槍手雖然是亡命之徒，出發前也知道此行任務九死一生，但面對着無數的槍手，心下早已怯了，只是蔡智吩咐他們惟王小克之命是從，因此，王小克站着不動，他們也站着不動。

如今，王小克自動繳械，他們遲疑了一下，也把手中的輕機槍拋了下地。

這麼一來，立即有人自屏障後走出，上前把四枝機槍拾了，又把四人袋中的手榴彈和子彈搜去。

「小鬼子，讓我來替你介紹，」白小妹拉着王小克的手，向麥奇走去道：「他是尼坦那尼將軍的護衞長，麥奇上校。」

王小克聞言一呆，然而，刹那間他仍弄不明白的事實在太多了，驟見白、小兩女未死，早已喜出望外，那有空暇想這麼多？

麥奇伸手來和王小克相握，一面笑道：「她們一天到晚在我和將軍面前提起你，還說了不少關於你的故事給我們聽。」小辣椒插咀道：「明天早上，我們才介紹給你認識，現在跟我來吧！」

王小克望了那三名槍手一眼，道：「那……那他們呢？」

「放心好了，麥奇先生會照顧他們，絕不會難爲他們的，」小辣椒轉頭向麥奇道：「麥奇先生，我們有許多話要說，明天早上見吧！」

「明早見。」

王小克在白小妹和小辣椒的擁護下，上了二樓，在一個豪華套房中坐了下來。

三人一入房，王小克便詫異地問道：「怎麼你們沒有死？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聞言呆了一呆，反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以爲你們死了！」

「胡說八道，大吉利是！」小辣椒道：「我們好端端的，怎會死了？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我親眼見……見過你們的屍體。」王小克囁嚅着道。

「怎麼會？」

「你們的屍體是在蔡會長的別墅門口發現的。」王小克道：「衣服和你們穿的一樣。」

「哼！一定是蔡智那奸賊故佈疑雲想害你的。」小辣椒恨恨地道：「將來我見到了他，一定不和他干休！」

「這……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白小妹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小鬼子，我們都中計了！這是蔡智佈下的陷阱。」

「是啊！是姓蔡的那個奸賊！」小辣椒恨恨地道：「可惜我們聰明一世，笨在一時中計了！」

「你們把詳細情形告訴我，別你來一句，我來一句的好不好！」

白小妹望了小辣椒一眼，道：「你說還是我說？」

小辣椒扮了個鬼臉，道：「你說吧，我要去冰箱找點吃的東西。」

說罷逕自轉身離房去了。

白小妹仰首想了一想，把她們的遭遇說了出來。

原來那天白小妹和小辣椒被幾個大漢强擄上車，朝郊區駛去時，心下懊悔異常，早知甫出虎口，又入魔掌的話，便不該敲打房門了。

五個大漢，沿途沉默着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大約兩個鐘頭後，車子來到了一座古堡，白、小兩人見這古堡氣勢非凡，宏偉壯觀，心下暗暗詫異。

這時，一個大漢已跳了下車，叱喝着命白小妹和小辣椒也下車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一眼，知道反抗也是無用，乖乖地下了車。

一進古堡，立時有式個拿着機槍的大漢走上前來，用菲語詢問。

那五個大漢之首，向對方解釋着，持槍大漢打量了白小妹和小辣椒一眼，點着頭。

於是，白、小兩人被帶到大廳，垂手站着，大約十餘分鐘後，軋軋聲响，一張輪椅向她們推過來，坐在輪椅上的，是一個六十歲左右，滿面皺紋，身材矮胖的菲律賓男子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見他一雙灼灼的眼光不怒自威，心下均是一懍，不知他究竟是什麼身份。

穿白袍的女護士把輪椅推到兩人面前，停了下來。

輪椅上的男子上下打量着白小妹和小辣椒。兩人被他望得有點不自在，澀然一笑。

說也奇怪，那男子竟然也向兩人露齒一笑，他肌膚黝黑，笑時露出兩排潔白整齊的牙齒。

「你們是誰？」男子竟然用流利之中文問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愣了一然，呆呆地答不出話來。

「來來，坐下再談吧。」男子說着向那五名大漢揮揮手，用菲文叫他們離去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看見他態度和藹可親，稍爲放心，在寬大舒適的沙發坐下來。

「你們怎會被姓蔡的抓住了？」男子問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愕然對望了一眼，均是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男子看到她們臉上的神情，淡淡一笑，又問道：「你們到底什麼地方得罪了姓蔡的？」

白小妹愕然地問道：「姓蔡的？那一個？」

「咦？難道你們竟然不知道誰是姓蔡的？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點着頭，男子又道：「他是華僑『總商會』的會長蔡智！」

「蔡智？」小辣椒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他爲什麼要抓我們？」

「是啊，我也感到奇怪，你們都是中國人，他何以把你們囚禁在那石室中。」

「先生，」白小妹道：「我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，這次綁架我們的不是蔡智，而是另有其人。」

「誰？」

一他——他叫霹靂將軍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男子瞪大雙眼，奇詫地望住白小妹，跟着，忽然仰天哈哈大笑起來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見他笑聲哄亮，大廳中四處迴音激蕩，其中氣之足令人吃驚。

男子足足笑了一分鐘之久，這才停了下來，指着自己的鼻子，笑問道：「你們猜我是誰？」

白小妹忽然念頭一閃，瞪大一雙美眸，驚訝地問：「難道你便是——」

「不錯！」男子點着頭，道：「我便是霹靂將軍尼坦那尼。」

剎那間，白小妹和小辣椒呆住了。

面前這個坐在輪椅上的老者，便是蔡智所形容的殺人不眨眼，脾氣霹靂如火的尼坦那尼將軍。

兩人小心端詳着他，臉上露出不置信的神色。

「你們跟我來！」

說罷，他推動輪椅，向電梯那邊而去。白小妹和小辣椒，猶豫了一下，跟上前去。

早有護衞人員上前打開電梯的門，將輪椅推進去，按下掣後，電梯緩緩地上昇了。

「唉！風濕病眞慘！」男子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最近這一兩年來，累得我連氣也喘不過來，若非有這部電梯，我是連下樓也要人抱了，堂堂大將軍要人抱，成什麼話？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此時仍然半信半疑，沉吟着沒有答話。

不一會，電梯停了，女護士打開門，這才推着輪椅出去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跟在後面，心下驚疑不定。

「我要你們看幾樣東西。」男子說着命女護士將輪椅推到一道房門前。

女護士上前把門打開，男子道：「請進！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猶豫了一下，踏進房去，原來那是一個書房，四壁都是書櫃，放滿了各種書籍。

男子自行推着輪椅，來到書櫃，打開抽屜，取出一本相簿。

「你們過來看看。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踏了上前，男子已經攤開相簿，原來裏面全是他穿着筆挺軍裝的照片。

「這是我和菲律賓前任總統麥加柏哥拍的照片，」男子指着一幅相，道：「那時我還是少將。」

跟着，他又指住另一張相紙已發黃的照片，道：「這張是和馬可斯總統拍的，他那時候還是議員。」

白小妹細心一看，果然覺得照中人正是馬可斯年輕的時候。

跟着，男子繼續翻着相簿，都是一些和菲律賓當政要人合拍的照片。

他闔上相簿，輕輕地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咦，歲月不饒人，我老了！」

此時，白小妹和小辣椒對他的身份已再無懷疑，但他態度友善，和藹可親，却那裏有半點脾氣霹靂如火的樣子？

「你們信了吧？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一齊向他點頭。

「信了就成，」尼坦那尼將軍欣慰地點着頭，道：「否則等一下咱們的談話，將會處處不便。」

白小妹呆呆地望定了他，不明這句話是什麼意思。

「好了，現在你可以告訴我，爲何當初誤會是我綁架你們的了吧？」

「是……是那一男一女擄走我們的，這樣說的。」白小妹道。

「哦？哪一男一女？快詳詳細細告訴我。」

白小妹猶豫了一下，把怎樣中獎來菲律賓，怎樣在花園遇到霹靂將軍的手下非禮遊客，以及怎樣被蓓娜和比利囚禁起來的過程說了出來。

尼坦那尼將軍聞言雙眉緊緊地皺了起來，半晌，忽然一拍大腿，道：「不錯！這是一個陷阱！」

「陷阱？」

「是姓蔡的擺佈的陷阱。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是聰明人，她們略爲一呆，立即就想到其中的原因了。

然而，個中的詳細內情，仍然並不清楚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書房的門忽然「篤篤」地响了起來，尼坦那尼將軍叫道：「進來！」

門開處，出現在門口的是一個中年非籍男子，向尼坦那尼將軍說了幾句話。

尼坦那尼將軍臉上露出喜色，也以非語向那男子道：「快請他來！」

男子離去後，尼坦那尼轉頭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：「我有個中國朋友來了，最好由他向你們說明一切。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，心下暗自猜測着，這人到底是誰？

不一會，外面傳來脚步聲，跟着，一個男子出現了，正是「總商會」的幹事李欽敬！

李欽敬驟然見到白、小兩人，呆了一呆，道：「白小姐，蕭小姐，你們——」

「李先生，快來快來！」尼坦那尼將軍向他招招手，道：「有件事情要由你解釋一下。」

李欽敬踏進書房，白小妹忽然問道：「李先生，那張寫着小心中計等八個字眼的字條，是不是你令人送給我們的？」

李欽敬澀然一笑，道：「正是，可惜你們並沒有聽我的話！」

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白小妹問道。

李欽敬望了尼坦那尼將軍一眼，又轉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：「這事我早已告訴過將軍，他知道你們的來歷和身世——」

白小妹聞言不由恍然，難怪尼坦那尼將軍對自己一直禮遇有加了。

「李先生，你向兩位小姐說說清楚，」尼坦那尼將軍道：「我够鐘吃藥了。」

說罷，命女護士將自己推了出去。

尼坦那尼將軍離去後，李欽敬在沙發上坐了下來，道：「白小姐，你們這次完全中了蔡智的計了！」

「哦？」白小妹雙眉一皺，道：「這話從何說起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蔡智能够身爲總商會會長，靠的全是他的財勢，」李欽敬道：「他是菲律賓的糖業大王，這一點你們知道了？」

白，小兩人向他點點頭。

「白糖最近幾年，突然漲了三倍價錢，那全是蔡智造成的，」李欽敬道：「他囤積居奇，將這種凡人生活的必需品，肆意抬高價錢，而且一抬便是數倍之多，因此攪得菲律賓的民生比以前更加困難。」

他頓了一頓，道：「由於他和外國糖商勾結，囤積居奇，差不多控制了整個世界的糖價，尤其是菲律賓，受害更大。

「菲律賓是個落後國家，人民多半貧困異常，但食糖一起價，許多要用糖的製成品，跟着也起了價，以致生活消費指數日高，許多窮人，簡直到了三餐不繼的地步。

「然而，蔡智爲了一已私利，毫不理會，還更進一步地抬高糖價。

「老實說，不但菲律賓人對他恨之刺骨，便是菲律賓的五十萬華僑，對他有好感的也沒有多少人，因爲除了蔡智那個集團的小數受其利用之外，所有的人都受到因糖價瘋狂上漲的影响。」

小辣椒聽到這裏，忽然想起那照相館老闆對自己的態度！

當他聽到自己是蔡智的「貴賓」時，非但沒有肅然起敬，而且還好像老大瞧不起敬而遠之的樣子，當時爲了留意四名大漢的影子，一時沒有留意，如今想來，李欽敬的話果然有其可信的地方。

「政府本來想對付他的，」李欽敬又道：「可是，蔡智神通廣大，不知用什麼手段，竟然將控制糖價的議案，令政府束之高閣，遲遲沒有實行，他也得以利用這段時間，大刮粗龍！

「這時候，菲律賓的民族英雄尼坦那尼，即是『霹靂將軍』挺身而出，聲討蔡智等一小撮人，說他們破壞菲律賓經濟，擾亂民生，要求他們立即將糖價回降！

「當然，蔡智並不理會，照樣一步一步將糖價上漲。

「終於，意外發生了，有幾個暴亂份子，率先喊出口號，說是要消滅蔡智這種奸商。

「數日前，他們在蔡智別墅外埋伏，投擲炸彈，蔡智大難不死，却也嚇了一身冷汗，知道自己已成菲律賓人民的公敵。

「然而，他一樣冥頑不靈執迷不悟，我想，那是突如其來的財富令他冲昏了頭腦，除了加强保鏢及減少公開露面之外，並沒有將糖價回降的意思。

「若干年前，星馬曾有一位麵粉大王，因同樣情形而被歹徒用槍襲擊斃命，蔡智知道得很清楚，他認爲那次的襲擊，一定是尼坦那尼將軍策劃的，只要除去尼坦那尼將軍，他便可以安枕無憂了。

「於是，他暗中物色職業殺手去謀害將軍，可是，將軍的古堡防衞森嚴，前後已有三個殺手，被將軍抓住了。

「那三個殺手格守『商業道德』，沒有將蔡智這幕後主持者的名字說出來，所以，將軍倒也無奈他何。

「這時，有人向蔡智獻計，何不到H埠請『小鬼子』來行刺將軍——」

李欽敬說到這裏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不

由「啊」地一聲低呼了出來。

「他……他想請小鬼子去殺尼坦那尼將軍？」白小妹吶吶地問。

「不錯，」李欽敬道：「因為提議的那人聽過王先生的傳奇事蹟，知道他年紀雖小，但身負絕藝，從來未曾失敗過。」

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，事實上，王小克每一次和惡勢力週旋鬥法，都能佔到上風。

「可是，他們又怎淸楚王先生嫉惡如仇，如果將實情相告，王先生不同那些惟財是圖的職業殺手，他一定會拒絕的。

「那麼，應該用什麼辦法來請到王先生肯為他們出力，殺了將軍呢？

「蔡智屬下不乏足智多謀之士，於是想出了一個辦法，用抽簽的方式，讓你們中獎，免費來菲，他們好生招待，再向你們灌輸霹靂將軍的壞印象——」

李欽敬說到這裏，小辣椒忽然插口問：「這樣說來，那天在中國花園中非禮華籍遊客的四個大漢，並非眞是將軍的手下了？」

李欽敬苦笑一下，道：「連那一男一女的遊客，也是假扮的，他們此舉，是想加深你們對霹靂將軍的壞印象，然後再設法令你們去對付他。

「你們來菲後，施能忠一直陪着，一來是想獻慇勤，二來是不想你們接觸到其他華人，得悉霹靂將軍的眞正為人和他們的奸計。」

「那麼，蓓娜和比利呢？」

「他們是蔡智的人，不過假冒霹靂將軍的名頭，希望王先生拚命去救你們，乘機殺了將軍而已。」李欽敬答道。

「好可惡的蔡智！」小辣椒恨恨地道：「我們竟然完全中計了。」

「他在綁架了你們之後，又假造了一封勒索信，說是霹靂將軍要求一億披索的贖金，然後假裝四處募集贖金，讓王先生領情！

「當然，一億披索這筆數目最後籌不足，他們便可慫恿王先生來救你們了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你怎麼不提早把這件事告訴我們？」小辣椒道。

「蔡智知我不值他們的所為，把我看得很緊，所以，我一直沒有機會把其中原委告訴你們，況且，如果事情不會發生，你們在受到那麼隆重殷勤的招待之際，會相信我的話嗎？」

小辣椒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」

「李先生，我們這次被眞正的將軍手下救來，蔡智知道了豈不要跳腳？」白小妹道。

李欽敬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我剛才就是聽到這個消息，才匆匆趕來的，看來好戲還在後頭哩！」

「咱們這時候趕回去拆穿他們的奸計，豈不是好？」小辣椒道。

「蕭小姐，拆穿他們的奸計，固然可以大快人心，但若能設法使他們將糖價降回，千萬人便受益不淺了。」李欽敬道。

白小妹明白他的意思，正色問道：「李先生，依你說，我們應該怎樣做？」

「——」李欽敬沉吟了一下，才道：「還是看看蔡智在你們失踪後怎樣做，然後再思對策吧！」

「這樣說來，我們是暫時不能回去的了？」白小妹問道。

「唔，」李欽敬道：「我相信將軍很高興招待你們兩位——」

他話未說完，門口便傳來尼坦那尼將軍爽朗的笑聲，道：「哈哈，我喜歡善良的中國人，兩位小姐如肯屈就，眞是我的光榮。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轉頭望去，尼坦那尼將軍已在女護士推送下，坐着輪椅進來。

小辣椒望了白小妹一眼，道：「小妹，你怎麼說？」

白小妹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本來是沒有問題，只怕小鬼子担心我們——」

「白小妹，你放心好了，反正蔡智這一兩日間便會採取行動，只要你們安全，其他的大概不成問題吧。」李欽敬道。

白小妹沉吟了一下，終於向他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好吧！」

尼坦那尼將軍聞言大喜，哈哈笑道：「現在，該輪到我開一個盛大純菲律賓式大宴會來歡迎你們了！」

小辣椒拍手叫好，忽然問道：「將軍，為什麼你的中文說得這樣好？」

「將軍還會說日文，英文和法語，」李欽敬笑着代答：「他是語言天才！」

尼坦那尼將軍澀然一笑，道：「我讀書不多，而且也不大喜歡讀書，只是想到身為將軍，若是無一技之長的話，未免太丟人，於是拚命學外語，總算胡亂學會了幾種語言，哈哈，不瞞你們說，這都是麥加柏哥總統促成的。」

「哦？」小辣椒呆了一呆，問道：「麥……麥什麼哥總統叫你學外文的？」

尼坦那尼將軍緩緩地點着頭，故作神秘地低聲笑道：「他在任時，答應我若是學好外國話，便派我到外國見見世面，當外交官，哈哈！」

衆人不由笑了起來。白，小兩女只覺尼坦那尼將軍爽直可親，幽默風趣，那裏有半點霹靂火的脾氣？心想一定是蔡智故意詆譭他的。

白小妹將一切情形說了出來，王小克才明白，恨恨道：「好險，差點中了蔡智這奸賊的計謀，想不到他一表堂堂，却是如此卑鄙！」

「這叫知人口面不知心嘛！」小辣椒道。

王小克仰首一想，忽然問道：「那麼昨晚我來此地時，你們怎麼不出現？」

「昨晚將軍請我們到他的遊艇上舉行宴會，你帶了那六名膿包來的時候，我們還未回來。」

「那麼為何古堡中的守衛如臨大敵，並且聲聲要保護將軍？」王小克又問。

「一來是將軍下過命令，來人只准生擒，不准射殺，因為他怕誤傷了你，二來這次在遊艇上舉行宴會以策安全，十分秘密，將軍故佈疑陣而已。」白小妹道。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半晌，他又問：「將軍打算怎樣對付蔡智？」

「他說已有辦法，」白小妹道：「明天一早，他就會親自和你商量了。」



王小克兩天未曾闔眼，這時見白、小兩女安全無恙，大喜之下，精神跟着便支持不住，倒頭便睡。

翌日一早，王小克一覺醒來，精神大為旺盛，正打算起身到隣房看看白小妹和小辣椒醒來沒有，房門已被人推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自外走了進來。

「小鬼子，快起來，尼坦那尼將軍在他的書房等我們。」小辣椒道。

王小克急忙爬了起身，盥洗過後，和白、小兩女來到書房。

尼坦那尼將軍坐在輪椅上笑臉相迎，王小克上前和他握手，一面端詳着他，發覺他和白小妹的敍述一樣——和藹可親，平易近人！

「王先生請坐，別客氣。」尼坦那尼說着吩咐女護士去替衆人取早點來。

女護士離去後，尼坦那尼凝視着王小克，笑道：「想不到王先生如此年輕，却這樣本事！」

王小克澀然一笑，道：「將軍過獎了，我們這次差點中了蔡智的奸計！」

「蔡智此人狡猾奸詐，許多華僑都吃過他的苦了，」尼坦那尼恨恨地道：「這十數年來，菲律賓人被他壓搾得夠了。」

「將軍，你說咱們現在應該怎樣教訓他？」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問。

「李先生等一下便來了，」尼坦那尼道：「我們要看看他有什麼行動，然後再思對策。」

這時，女僕端上了早點，四人就在書房享用。吃過早餐後，李欽敬也來了。

「李先生，蔡智見王先生徹夜未回，有什麼反應？」尼坦那尼問。

「他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。」李欽敬笑道：「派人設法到這裏來打聽消息，但派出來的人，都不敢接近將軍的古堡，只是到外面亂走一圈，便回去報告說沒有任何行動。」

尼坦那尼將軍聞言微笑着，道：「難怪我的守衛說，今日凌晨古堡附近發現許多鬼鬼祟祟的人影，開了吉普車追出去時，又不見他們的踪跡了。」

小辣椒拍手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咱們偏偏不回去，讓他三日三夜睡不着覺。」

「蕭小姐，你以為他在担心王先生的安危？」李欽敬笑着搖搖頭，道：「不，他只是恐怕王先生失了手後，他不知道應該再去請什麼人來對付將軍而已。」

「哼！他竟然弄兩具屍體來，假稱是我和小妹去騙小鬼子這樣可惡。」小辣椒恨恨地道：「我一定不饒他！」

「其實蔡智當初的計劃並非如此，只是後來發現你們被將軍的手下救走，生怕你們隨時回來，揭穿他的奸計，於是才設法去弄兩具屍體，又星夜命人做了你們身上穿的衣服，假稱你們已死。他知道王先生對你們極好，情緒激動之下，定會跑來和將軍拚命。」

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，問道：「對啦，將軍的手下怎會這樣巧跑到囚禁你們的地方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」白小妹道：「那耶多貪圖蔡智的厚利，在中國花園扮色狼非禮遊客，並假稱是將軍的手下，這事被傳了出來，將軍的手下不值他的所為，找他算賬，大家打了起來，那耶多雙拳難敵四手，被打傷了，倉惶間才逃到囚禁我們的地方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向李欽敬說道：「李先生，咱們現在應該怎麼樣教訓蔡智。」

李欽敬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教訓他還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設法使他恢復糖價，這樣一來，許多以糖製成的糧食，都會跟着回順，民生也不會這樣困難了。」

「對！對！」小辣椒連忙問：「李先生有什麼妙計？」

衆人的眼光都向李欽敬望去。

李欽敬望着尼坦那尼，道：「將軍，我們以前商量過的計劃，不知道行不行得通？」

「你和王先生商量一下好了。」

李欽敬轉頭向王小克道：「王先生，若干年前，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特的女兒柏德莉絲亞曾被暴亂份子所綁架，威脅赫斯特家族派發數百萬美元濟貧，這件事你知道嗎？」

王小克點着頭，道：「我在電視新聞報導聽過，那柏德莉絲亞後來還和暴徒搶刦銀行，並且在錄音帶中大罵她的父母和家族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錯，王先生的記性很好，那柏德莉絲亞後來被人發現，救了回來，還上庭受審——」李欽敬頓了一頓，才道：「這件案哄動世界達數年之久。」

「李先生，蔡智也有一個女兒?」王小克忽然問。

「他沒有女兒，却有一個兒子。」

「獨生子?」王小克又問。

「不錯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獨生子最好，那是他命根，不論咱們有什麼要求，他都會答應了。」

白小妹聽到這裏，詫異問道：「小鬼子，我……我們要綁架蔡智的獨生子?」

「我想李先生的計劃是這樣的，」王小克轉頭望住李欽敬，道：「李先生，是不是?」

「王先生眞是聰明人，」李欽敬道：「我們本來便有這個計劃。」

「可是爲什麼不付諸行動?」

「因爲——」李欽敬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蔡智也許得到風聲，不單着令他的寶貝兒子少在公共場合露面，而且派了兩個得力保鏢，廿四小時陪着他，所以，我們根本沒有下手的機會。」

「現在呢?」王小克問。

「只要王先生肯帮手便有機會了!」

王小克眼珠一轉，道：「好吧，你把詳情告訴我。」

李欽敬料不到王小克答應得如此爽快，不由大喜。

× × ×

蔡智望着枱上的電話，臉上露着焦灼神情，在他幽雅寬敞的書房中踱來踱去。

忽然，書房門「篤篤」地响了起來。

蔡智轉頭道：「進來。」

門開處，一個面如冠玉，年紀大約十五六歲的少年出現了，正是蔡智的獨生子蔡志大。

蔡智一見兒子，臉上立即露出慈愛的笑容，道：「志大，你還沒睡?」

「我睡不着。」蔡志大踏進房來，道：「爸爸，這兩天你爲了甚麼事情煩惱?我見你好像很不開心的樣子。」

「沒甚麼。」蔡智道：「可能是工作太忙了。」

「爸爸，我早說過你不用這樣忙碌，我年紀大了，可以分担你的工作了。」蔡志大踏上前道：「你把公司的事分派一點給我做吧。」

蔡智搭住兒子的肩膊，凝眼望住他，柔聲道：「志大，我明白你的孝心，可是做生意是大人的事，你年紀雖然不小，還要再等幾年，才能分担爸爸的工作。」

「我今年已經十六歲了。」蔡智大不服氣地：「你常說，當你十四歲的時候，已出來做事了。」

蔡智澀然一笑，道：「你怎同?」

「有甚麼不同?」

蔡智一時難以解釋，道：「好吧，再等兩年，等你十八歲了我讓你做經理。」

「眞的?」蔡志大喜出望外。

「爸爸幾時騙過你了?」蔡智拍拍他的肩膊，柔聲道：「晚了，回去睡吧。」

蔡志大轉身走去，來到門口，忽然又道：「爸爸，你也該睡了。」

「唔。」

蔡志大離去後，蔡智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又向枱面的電話望去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電話响了起來。

蔡智雙眉一揚，上前拿起電話筒，「喂」一聲，對方傳來的是施能忠的聲音。

「阿忠，姓王的小子有沒有消息?」蔡智急不及待地問。

「他就在你的辦公室。」施能忠壓低着聲音，道：「剛剛到。」

蔡智聞言大喜，急忙問：「他的任務完成了沒有?」

「他……他不肯說。」施能忠道：「只是告訴我要立即見你。」

「哦?」蔡智道：「爲策安全，我還是在別墅接見吧，你現在立即帶他來。」

「是!」

掛下電話後，蔡智咀角泛起一絲笑容。他想只要王小克未死，便仍然有機會。

半個小時後，施能忠帶了王小克進入書房，轉身離去了。

蔡智打量着王小克，見他衣衫盡破，身上都是泥污，關切地問道：「王先生，怎麼樣?」

王小克深深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那狗將軍的古堡防衞森嚴，根本無法接近『內圍』!」

「這樣說來，你…你殺不了他啦?」

王小克苦笑一下，沒有回答。

「那三個槍手呢?」

「他們已被抓了起來。」王小克道：「蔡會長，如果要替我兩個朋友報仇的話，必須請幾個眞正有本事的人協助，我不要那些膿包，他們反而累事。」

蔡智沉吟了一下，問道：「王先生，你——你仍然要去?」

「當然。」王小克恨恨地道：「他害死我兩個朋友，我非殺了他報仇不可。」

蔡智這才略自鬆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照你說，還有機會嗎?」

「只要蔡會長肯帮忙，一定有機會的。」王小克正色道：「可是，我要眞正帮得了忙的帮手。」

蔡智咬了咬牙，道：「好!我怎麼帮你，只不過要給我一些時間，讓我去物色高手。」

「要多久?」

「——」蔡智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起碼要一兩天，王先生，你等得及嗎?」

「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。」王小克道：「一兩天我當然等得及。」

「那好極了。」蔡智道：「你放心，這次我非請頂尖兒的高手陪你去不可。」

王小克點了點頭，却皺起眉頭來。

蔡智問道：「王先生，你還有甚麼難題?」

「我看那狗將軍已知我要去找他報仇，說不定會先下手爲强，所以，酒店是不能够住的了。」王小克凝視着蔡智，道：「如果蔡會長能借個房間給我——」

王小克還未說下去，蔡智便道：「王先生肯賞面，那是最好不過，就在舍下屈就幾天吧，反正我這地方的防衞也不比那古堡差，王先生儘可放心。」

「謝謝蔡會長。」

「那裏那裏!」蔡智一面客套着，一面暗自歡喜，只要王小克住在別墅中，便不怕他在外面查悉眞相了。

× × ×

王小克望了望腕錶，已經是凌晨二時多了，蔡氏別墅裏，一片死寂。然而，王小克知道花園中，屋頂上都埋伏着不少保鏢，廿四小時戒備着。

他悄悄地爬了起床，趨近房門，把耳朵貼在門房上，留神傾聽。

房外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別墅內的人全睡着了。

王小克輕輕地拉開房門，向外一望，走廊中闃無人踪。

他深吸了一口氣，閃身出房。

蔡志大的房間就在蔡智隔壁——李欽敬甚至告訴過他，蔡氏父子睡覺時是鎖着門的。

王小克來到蔡志大的房門前，自袋中取出一條鋼絲，插進匙孔之中扭動着。

他動作靈敏且輕，沒有弄出絲毫聲息。數分鐘後，房門「拍」地一聲，被他弄開了。

他一扭門球，閃身而入。

房間裏一團漆黑，床上的蔡志大睡得正酣。

王小克躡足踏上前去，看清楚床上那人正是蔡智的獨生子蔡志大，於是自懷中拔出一把裝了滅聲器的手槍，抵住他的腦門。

蔡志大在夢中乍醒，睜眼一看，見床前有個人站立着，不由嚇了一跳，睡意全消。

王小克扭亮了枱燈，笑道：「蔡公子，好夢發完了沒有?」

「你……你是誰?」蔡志大吃驚地問道。

「我叫王小克，是你父親請來的客人。」王小克笑吟吟地道。

「吓——」蔡志大見他手中持槍指住自己，不由驚疑交集。

「起來吧，蔡公子。」王小克揚着槍，沉聲道。

「幹……幹甚麼?」

「我要帶你到一個地方去。」

「不!我不去。」

「蔡公子，相信你看過這種手槍吧?」王小克道：「它是裝了滅聲器的，即使我現在殺了你，也不會發出任何聲响。」

蔡志大幾時受過這樣大的驚嚇，登時渾身抖索起來。

「蔡公子，如果你乖乖聽話的話，我當然不會殺你，否則——」王小克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我只要一扣槍掣，你便一命嗚呼了。」

「不，千萬別殺我，我求求你!求求你!」蔡志大已嚇得臉上毫無人色。

「那麼，快請起來吧。」

蔡志大無奈，只得爬了起身，拿着衣服換上了，王小克一直持槍在旁監視，以防萬一。

蔡志大換好衣服，吶吶問道：「外……外面有不少守衞，他……他們怎會放你和我過去?」

「會的。」王小克滿有把握地道：「只要他們看到你的性命在我掌握中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，便道：「走吧，你休想要花樣，我的槍法準得很，你如果想活着享用你父親巨大的遺產，便要乖乖的。」

他和蔡志大的年紀相差不大，但語氣和口吻却儼然比他大了許多。

蔡志大嬌生慣養，在父親的庇護下，從未受過驚嚇，此時，早已嚇得六神無主，手足無措，那敢反抗，乖乖地踏出了房去。

王小克一手摟住他的腰，另一手持槍抵住他，慢慢地向樓下走去。

兩人剛來到大廳口，黑暗中忽然有人叫道：「甚麼人?」

王小克不慌不忙，低聲向蔡志大道：「告訴他是你，叫他不要多管閒事。」

蔡志大猶豫着，王小克槍咀一頂，沉聲道：「快!」

「是……是我!」蔡志大向黑暗中的人說道。

那守衞認得是少爺的聲音，道：「原來是少爺，這麼晚了，還沒睡嗎?」一邊說着，一邊走了過來。

「叫他站住別過來!」王小克又低聲道。

這一次，蔡志大立即照樣叫道：「阿標，別過來，站住了。」

那守衞先是愕了一然，但隨即依言站住了。

王小克押着蔡志大，向外走去。

兩人來到花園，黑暗中又有兩個人影，自旁閃出來，蔡志大不待王小克吩咐，便叫道：「是我，你們……你們別過來。」

那兩個守衞定眼一看，認得正是公子爺，他身旁站的却是老爺的貴賓王小克，這才鬆了口氣。

王小克若無其事地摟住蔡志大的腰，朝外走去。

「少爺，你要到那兒去?」一個守衞忍不住問。

「我和少爺睡不着，想到外面散散步。」王小克道。

守衞聞言一呆，踏上前來，道：「這麼晚了，你們——」話聲戛然而止，原來他已看清楚蔡志大是被王小克的手槍指嚇住的。

王小克緊握着槍，沉聲道：「你們別做聲，否則蔡少爺立即沒命。」

守衞們都嚇呆了，王小克貼住蔡志大的身子，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。

當兩人接近鐵柵時，一個守衞忽然揚起槍，朝王小克指來。

「砰!」地一聲，王小克先發制人，一槍射在那守衞手腕。

那守衞慘叫一聲，「砰」地一聲，手槍掉下地去，握住右手手腕，痛叫起來。

王小克旋即用槍咀指住蔡志大的腦門，喝道：「你們全站定。」

衆守衞大吃一驚，有人叫起來：「別傷害了少爺!」

這時，屋裏屋頂的守衞都被這一响槍聲吸引過來，登時燈火大亮，人聲喧囂。

王小克知道越早離去越妙，向蔡志大道：「打開鐵柵，快!」

蔡志大向其中一個守衞道：「阿林，快……快打開鐵柵。」

那守衞無可奈何，只得上前把鐵柵打開了。

王小克押着蔡志大，不敢停留，疾步奔出了別墅。在別墅不遠處，有一輛小型

房車停泊着，一見兩人奔過來，立即有人自內打開車門，跟着發動了引擎。

王小克扶着蔡志大上車，坐在司機位的李欽敬問道：「成功了。」

王小克側頭望了滿面驚惶的蔡志大一眼，笑道：「是成功了。」

× × ×

蔡智拿着電話筒，「嘩」地一聲叫了起來，道：「甚麼？七千五百萬披索？」

「不錯。」王小克淡淡一笑，噴了口烟，道：「是這個數目。」

「不可能。」蔡智道：「我沒有這筆錢。」

「蔡會長。當初爲了營救我的兩個朋友，你不是經已籌得了七千五百萬披索了嗎？尼坦那尼將軍不要一億萬，就是知道你已籌得了這筆錢。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蔡智又驚又怒，咬着牙囁嚅說不出話來。

「蔡會長，你手上早就有這筆錢了，不過不是用來救兩個與你不相干的人，而是用來救你的獨生子。」王小克道：「應該沒有甚麼問題吧？」

「王小克，你……你分明在開玩笑。」蔡智焦灼地道：「找遍全菲律賓，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在廿四小之時內，拿出這筆錢。」

「那麼，你以前不是也在跟我開玩笑嗎？」王小克冷冷地道：「你根本沒替我們籌過欵。」

「我——」

「蔡會長，令郎現在的安危，全繫於你一念了。」王小克道：「廿四小時之內，將軍如果得不到你的答覆，便會絕了你蔡家的香燈。」

蔡智聞言渾身一抖，對王小克又道：「兩個小時後，我再打電話來吧。」

說罷，王小克掛斷了電話。

「怎麼啦？」站在一旁的蔡永和急不及待地問。

「他們要七千五百萬披索。」

蔡永和臉色一變，瞪大了雙眼，刹那間說不出話來，半晌，才吶吶地道：「這……這怎可能？」

「沒可能也要設法去籌一籌。」蔡智頹然在沙發上坐下來，道：「他是我的兒子啊！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你知道現在銀根短缺。」蔡永和道：「廿四小時之內，絕不可能調動得這筆數目。」

蔡智嘆了一口氣，恨恨地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想不到，這姓王的小子會出賣了我。」

「他知道眞相了。」

蔡智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不錯。」

「蔡兄，咱們也許可以報警，派人到尼坦那尼的古堡去搜上一搜。」

「你在開玩笑？」蔡智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這樣志大還有命嗎，他們够胆這樣做，一定想到了辦法應付，再說——」

蔡永和凝視着蔡智，等待他說下去。

「馬可斯總統的戒嚴令還未解除，我訂來的軍火全是非法的，派出去的幾個人，全在他們手中，萬一他們反過來指證我，破壞戒嚴令，私運軍火入境的罪名非小，便是總統也不能賣這個人情給我。」蔡智道。

「這……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蔡智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依我推想，他們擄走志大的目的，不外爲了這數年來的要求。」

「把糖價下降。」

「是的。」蔡智望了蔡永和一眼，點着頭。

「如……如果他們提出來，你打算答應？」蔡永和問。

蔡智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有甚麼法子？反正這幾年來，我們也賺够了。」

「蔡兄，這——」

蔡智不待他說下去，便怒叱一聲，道：「別再嚕嚕嗦嗦，那是我的兒子，同時，提高糖價也是我的主張，這幾年來，我已帶挈你賺了不少錢啦。」

蔡永和口唇嗡動着，却沒說出來。

× × ×

王小克，白小妹，小辣椒和尼坦那尼將軍踏進馬尼拉洲際酒店的「會議室」時，便看到蔡智，蔡永和爲首的糖商們，坐在會議桌上等候了。

王小克和尼坦那尼將軍望了一眼，踏上前去，在蔡智等人的對面坐了下來，白小妹等人則在一旁的沙發坐下等候。

蔡智鐵青着臉，望定了王小克和尼坦那尼將軍。

王小克取出一叠文件，道：「蔡會長，照我們在電話中談好的條件簽署合約是不是？」

蔡智冷然點着頭。

「這是尼坦那尼將軍新成立的『菲律賓糖業有限公司』的合約，在以後五年，貴公司答應以現在市價的三份之一價錢，每年供給『菲律賓糖業有限公司』五萬噸的各種食糖。」

蔡智接過那份合約，端詳着。

「蔡會長，只要你在上面簽了名，便皆大歡喜，父子團圓了。」

蔡智沉吟了一下，拿起枱上早巳準備好的墨水筆，分別在合約上簽了名。

「蔡會長，這一份是你的，請你保存。」王小克伸出手去。

然而，蔡智並沒有和他握手，只是冷冷地問：「我幾時可以看到我的兒子。」

「他現在大致已回到家裏了。」

「另外九個手槍呢？」

「他們自願跟隨將軍。」王小克笑道：「菲律賓糖業有限公司成立伊始，很需要人手哩。」

蔡智冷哼一聲，站起身來，向外便走，其餘各人也跟着他離去了。

尼坦那尼將軍握住了王小克那一時縮不回來的手，誠懇地道：「王先生，謝謝你。」

王小克把合約交了給他，歉笑道：「這是身爲中國人，份內該做的事，事實上，世界各地的華僑，有的的確做生意做得太過份了。」

「在商言商，其實也不足深怪。」尼坦那尼笑道：「如果人人都像你，做生意一定賺不了大錢。」

「我年紀這樣輕，要那麼多錢來幹甚麼？」兩人相顧大笑，相擁着離開酒店。

——完——

風·林·火·山傳奇故事之一

朱羽·文
盧令·圖

疾如風（二）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高新喬在通往咸陽古道必徑之處的牛角鎮投宿，店主女兒銀鈴招呼他在飯堂用膳，著名竊匪丁方桐與花信風追踪來到，硬指高新喬是刦走正泰錢莊的珠寶，和殺死十多名護鏢的高手，又說素有神捕威名的旋風鐵騎的常春蔭東山復出，派人封死了四條通道，刦寶賊徒必然插翼難逃，但如果高新喬能將所刦珠寶分出三成給他們，那麼，他們將會指點高新喬走秘道，高新喬沒承認刦鏢，也沒否認，只說睏倦需要休息，起身進入內座，銀鈴向他告密，說有人埋伏在後園，高新喬着她勿管，銀鈴負氣冷哼——

一圈緊一圈 强忍終難忍

「銀鈴！」高新喬不得不把語氣改變得柔和一些了：「我知道妳很關心我，大概因為我是第一個上門的客人。不過，隨便去關心一個陌生人是不對的，妳怎麼知道我是好人還是壞人？壞人的腦門頂上又沒刻着字呀？」

「這麼說，你自己承認是壞人囉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」高新喬聳聳肩頭，臉上流露出自嘲的笑容。「正格的，我眞不知道自己是好是壞。」

「去歇着吧，房裏已經亮上了燈。」

「我住在那間呀？」

「右手邊靠後面一間房就是你的！」

高新喬還想說什麼，却又忍住了，他穿過灶房的邊門，進入了一條漆黑的通道。不過，他並沒有跨出第二步。

銀鈴告訴他，房裏已經亮上了燈。但他現在看不到了一絲光亮，燈光應該從門縫間漏出來的，那麼，房裏的燈又熄了嗎？是風吹熄的嗎？不會。這種天氣一定是將窗戶楔得牢牢的。是被人吹熄的嗎，那個人是誰？

他為什麼要吹熄房裏的燈？

高新喬以背貼住右邊的板壁，慢慢摸索前進，他想：一定有一個人在漆黑的房間裏等他。

但他沒有想到那個人也許會在別的房裏等他。情況的確如此。當他經過右手邊第一間房的房門口時，突然有一隻强而有力的手臂從頸後伸過來緊緊地扼住了他。

高新喬一動也沒有動，並非他有鎮定如磐石的功夫，而是他深深明白，動也沒用。

後面的人以極為輕微的動作帶動着，高新喬就在那股帶動的力量下，退進了那間房。

門輕輕關上。

「新喬！」聲音很輕：「你太大意啦？」

那隻手臂也鬆開了。

「是你？」聽語氣，顯然是熟人。

「如果不是我，那豈不就糟啦！」

高新喬道：「人生處處有風險，防不了那麼多。」

「新喬，情況好像不大妙，你發現了嗎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這大概是你事先沒有料到的吧？」

「每個人都能未卜先知，可就沒麻煩啦！」高新喬的語氣始終是那樣輕鬆。

「新喬，你還打算照原訂的步驟去走嗎？」

「這得看情況，你可知道，連旋風鐵騎常老爺子都出動了，其實，這種過氣人物也不必放在心上！」

「新喬，你這種自高自大的毛病可得改一改。你可知道常春蔭為什麼得到旋風鐵騎的美譽？因為他的動作快，快得像風，現在雙方較勁兒比的就是速度呀！」

「不管怎麼樣，我還是決定照原訂計劃進行，至少目前我還沒有修改計劃的打算……對了，剛才店主人的女兒告訴我，後菜園裏可能有不少人潛伏着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不知是什麼來路。」

「新喬，我去看看，如果是暗樁，就拔掉。」

「不，千萬不能亂來，你記住四個字——按兵不動。我認為這是對付旋風鐵騎的最佳上策。」

「好吧……新喬，咱們預先估計，這條路上不可能有行商客旅，現在店裏可就有了別人。這麼一來，咱們要聯繫可就不方便了，你得想個法兒才行。」

「如果有緊要事，可以找店主人的女兒傳話，她對我印象不壞，可以利用。」

「可靠嗎？」

「據我觀察，絕對可靠。」

「好吧，一切小心……」

窗戶閃動了一下，在這一瞬間，屋內吹進來一股强勁的風砂，毫無疑問，那人就是高新喬的師兄劉君武，那件珠寶刦掠案也毫無疑問是他們幹的。

高新喬等了一會兒才離開那間漆黑的屋子，當他一步跨上那條走道時，他又楞住了。原因是，他那間屋子現在已經點上了燈，而且，房門還大開着。

是誰？

聽到了他們方才那一段談話了嗎？

高新喬放鬆心情，緩緩走了過去。

房裏的人對着他瞇瞇笑，是花信風。

高新喬站在進門處，冷冷地問：「是妳走錯了房間？還是我走錯了。」

「咱倆都沒走錯。」

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「房間是你的，你該來，我有話要跟你說，當然要到這兒找你！」

「咱倆沒什麼好說的，方才你們說得已經夠多了。」

「不，」花信風穩穩地坐在那裏，她似乎有把握，高新喬絕不會將她攆出去，「我要說的跟丁方桐方才對你說的絕對不一樣。」

高新喬沒有關上房門，但他却在花信風的對面坐下！

這表示准許她留下，也願意聽聽她的建議。

「高爺，首先你一定要弄清楚，我跟丁方桐不是一丘之貉，我跟他只是湊巧走上了一條路，並沒有什麼特殊關係，憑我花信風，也不可能跟他那種人合作。」

「哦，原來你們倆已經分裂了。」

「根本就沒有協議聯手，那裏談得上分裂。」

「他的人呢？」

「在前面。」

「他知道妳要來找我？」

「知道呀！」

高新喬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們之間仍然有協議。」

「錯了。他知道我要進來那是因為是他教我來的，但我不會聽他那一套，也不會讓你聽他那一套。」

「這麼說，妳還有妳自己一套？」

「當然。」花信風點點頭，又將她的椅子移近了一些，「高爺，不管是誰，要想逃脫旋風鐵騎追緝的機會是個零。你逃不脫，我也逃不脫，大家都一樣。」

「妳的說法也並不見得有什麼新鮮之處呀！」

「高爺，請你靜靜往下聽。你說，即使常老爺子追到了你，你也不在乎，因為他無法證明你在案發時就在現場，或在現場附近，即使他能證明，他也無法指控你是刦掠者，因為他查不到贓。捉賊要贓，你好像是這麼說的。」

「沒錯。」高新喬用力地點着頭。

「看你那麼鎮定，我就知道你身邊恐怕連一個玻璃球也搜不出來。高爺，我看得出你非常聰明，或許你故意將追緝的人引到這個方向來，而贓物走的是另一個方向。」

高新喬沒有回話，且沒有任何表情，他似乎唯恐眉毛聳動一下都會洩漏他心中所隱藏的秘密。

「還有一個方法是，你走明，贓物走暗。據我看，你採用這個方法的成份，比剛才那個方法成份來得大。為什麼呢？你跟劉君武聯合在一起，實力還是相當雄厚的！」

高新喬還是沒有吭聲。

「高爺，或許你還有第三種，或第四種更好的方法。不管你用任何方法，結果都是一樣，仍然逃不過旋風鐵騎的追緝，常老爺子不動則已，一動就從來不會失敗的。」

高新喬眞沉得住氣，他還是不吭。

「高爺，我說完了，你也該開開金口啦！」

「妳還沒有說完。」

「哦？那你可得提醒、提醒我呀！」

「妳剛才說，只要旋風鐵騎常老爺子出面，逃脫的機會就等於零，妳一樣，我一樣，大家都一樣，對嗎？」

「高爺，你記性眞好呀，我是這麼說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妳又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呢。」

花信風笑了，笑得非常嫵媚：「高爺，我還沒見過比你更精明的人，對，我還有話沒說完，不過，那番話要等你點頭之後我才會說。」

「我點什麼頭？」

「點頭答應我入夥呀，我貢獻錦囊妙

計可不白白貢獻，那得有點兒代價才成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高新喬道：「花信風，我這麼叫妳，妳不惱吧？」

「那本來就是我的名字嘛！」

「花信風，不管是妳也好，丁方桐也好，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，總得先想法子讓我承認我是刦掠案的主謀，我沒有說錯吧？」

花信風道：「不需要你承認，你根本就是主謀。」

「好，就算我是主謀。如果我必須向你們求援，妳知道我會找誰？」

「一定是找我。」花信風很有信心地說。

「怎見得？」

「因為我在道上人緣好，路子多，對你有用處。」

「錯了。」高新喬說得非常用力。

「錯了？」

「如果我必須找你們兩個當中任何一個人帮忙的話，我一定找丁方桐，絕不會找上妳。」

「高爺，能告訴我為了什麼嗎？」

「妳跟丁方桐聯袂而來，目的相同，但是妳却找機會出賣他。今日妳出賣他，異日怎知不會出賣我？」

花信風楞住了，她似乎沒有料到高新喬的話會如此尖酸刻薄，犀利如刀，簡直存心要她難堪。

「花信風，我的話說到妳心頭上去了吧？」

「姓高的，你太不識好歹了，好，你去找丁方桐，不找他，你還能走得遠一點，找他，你連牛角鎮都走不出。」花信風話一說完，扭頭就走。她的涵養功夫也消失了。

她那邊一轉頭，高新喬這邊已出手，一柄犀利的匕首自袖管中抖出，直刺花信風的背心窩。

高新喬眞够狠的，而且在出手前無朕兆，就算花信風識破了他的腹內機關，也不必用出這種狠毒手段呀。

花信風竟然毫無所覺，不過，她並沒有死於刀下，原因是，這個時候丁方桐突然在房門口出現。

高新喬的動作也眞快，連忙刹住去勢，一轉身，那把匕首又回進了袖中，花信風似乎都不曾覺察她曾有過幾乎喪命的危機！

丁方桐好像也沒有發覺，也很客氣地問：「信風，妳跟新喬兒已經談好了嗎？……怎麼，好像不歡而散呀？」

花信風冷冷地設：「姓高的是盞油紙風燈，灌不進風也潑不進水。方桐，算咱們不走財運，也算他合該走死路。咱們省省勁兒吧，留點精神咱們好走回頭路。」

「信風！」丁方桐笑着說：「妳不是涵養功夫挺好的麼？今兒個是怎麼啦？妳去前面坐會兒，我來跟新喬兒談談。別老是想着自己，也為別人想想，就容易談攏啦？」

高新喬冷冷地說：「花信風說得不錯，丁兒你還是省省精神吧，一句話，你們找錯了主兒。」

「嘿嘿！」丁方桐乾笑了一聲。「新喬兒如果要脾氣，使性子，你不要多久就會後悔啦。」

「我寧願後悔，」高新喬鐵青着臉兒說：「二位也是道上小有名氣的人物，難道還要我攆你們才肯走嗎？」

夜已很靜！

銀鈴的腦海裏可不靜，店堂那一男一女還在那兒喝個沒完，高新喬進房之後就沒有再出來過。她預感今晚將有什麼事要發生，但她又說不上來為什麼會有這種預感。

她那啞了嗓門的娘早已經睡了，銀鈴就一直在灶房裏磨蹭着。因為灶上一直熱的，和的麵也發酵了，索性揉麵作饅頭，店裏有三個客，也不怕沒人消化掉。

饅頭蒸熟了，銀鈴一個一個地從蒸籠裏拿出來，突然，一隻强而有力的手從後面伸過來捂住了她的嘴吧。

銀鈴大吃一驚，但她還算鎭定，並未掙扎。

「小姑娘！別吃驚，」一個輕輕的聲音在她耳邊响起：「我要跟妳買饅頭，全買，我可要放手了，別嚷嚷，千萬別回過頭來，這一點一定要記住啊！」

那隻手終於慢慢地鬆開了。

銀鈴很聽話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「小姑娘！饅頭多少錢一個？」

「三枚大子兒！」

「有多少個呀？」

「二十三個，剛才我作的時候就數過了。」

「把饅頭全裝在籃子裏，吶！給妳一塊大洋，多餘的給妳買花粉。」

「不要點鹹菜什麼的嗎？」銀鈴的心腸倒是挺不錯的。

「好呀！」

「有醬蘿蔔，醬瓜，在你背後的碗櫃裏，你自己來。」

「好！好！妳這小姑娘心地眞好，可是妳千萬記住一點，別轉身，別想看看我是副什麼模樣兒……」

那人接過了裝滿饅頭的籃子，又在碗櫃內摸索一陣，最後走了。

銀鈴站在那兒，等了很久，才轉動身子。

門窗都關得好好的，她眞想不到那個人是怎麼進來的。

在一陣衝動之下，她跑出了灶房，穿過漆黑的走廊，來到高新喬的房門口，輕輕屈指彈門。

「誰？」從聲音中可以聽出來高新喬根本沒睡。

「我，銀鈴。」

高新喬很快地開了門，屋內也是黑黑的，他就站在門口問：「幹什麼呀？」

銀鈴道：「高爺！我有話要跟你說，讓我進去。」

「好！我點上燈……」

「不必啦！」銀鈴自作主張地進了房，還關上門。

高新喬對於銀鈴的舉動的確有些詫異，不過，他並沒有胡思亂想，因為他了解銀鈴不是那種行為隨便的女人。

銀鈴一點也不慌張，她將方才所遭遇到的情況告訴了高新喬。最後她還提出她的看法：「那夥人一定是急匆匆上路的，

所以來不及帶乾糧，一定是潛伏在菜園子裏的那夥人。」

高新喬道：「銀鈴！妳為什麼立刻跑來告訴我呢？」

「高爺！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，我只是覺得，你是好人，他們都是壞人，所以我要告訴你，教你小心。」

「銀鈴！妳幾歲啦？」

「別問我幾歲，反正我已經不是小孩子啦！」

「銀鈴！妳還年輕，好人壞人是分不出來的。」

「難道你是壞人？哼！我才不信。」

「銀鈴！就算我是壞人，我也不會承認呀……」高新喬停頓了一下，又問：「時候不早了吧？」

「半夜啦！」

「妳怎麼還不睡呢？」

「睡不着。高爺！你告訴我，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銀鈴！聽我的話，睡覺去。」

「不！高爺！你一定要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。我看得出來，你一定有什麼困難，不需要我跟你帮忙嗎？」

「銀鈴！就是我有什麼困難，妳也帮不上我。銀鈴！快去吧！漆黑漆黑的，讓妳娘看見了，一定會罵妳啦！」

銀鈴沉默了，她顯然也了解孤男寡女獨處在一間黑屋子的嚴重性。半晌，她才輕輕地問：「高爺！眞沒有什麼需要我帮忙的嗎？」

「銀鈴！妳今晚存心不睡了嗎？」

「那一男一女還在喝酒哩！我得侍候呀！」

「那就待在灶房裏，如果有什麼人托妳傳話，妳就趕緊來告訴我，這就算帮我的忙了。快去吧！」

銀鈴道：「就是方才跟我買饅頭的那個人嗎？」

「不是。是我一個朋友，他待會兒也許會來……」

灶房裏突然傳來丁方桐的聲音：「喂！店家！上那兒去啦！給咱們再燙一壺酒呀！」

銀鈴一溜烟似地跑了出去。

高新喬貼在門旁邊，仔細凝聽丁方桐是否會追究銀鈴的去向。

果然，只聽丁方桐問道：「小姑娘！妳上那兒去啦？」

「倦死了，我上房裏靠了會兒。」

「給咱們燙壺酒妳就去睡吧！也不用妳侍候啦！」

丁方桐說完之後，似乎又回到店堂裏去了。

高新喬鬆了一口氣，憑良心說，他不願意為這心地善良小姑娘惹來任何麻煩。

剛要關上房門，高新喬突地一閃身貼緊了板壁，他突然有一種感覺：房間裏除了他之外還有別人。

這「別人」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呢？是剛才他傾聽灶房裏丁方桐和銀鈴談話時溜進來的嗎？果眞如此，這人的武功就太高了，當時他竟然一點感覺也沒有。

高新喬若無其事地伸了個懶腰，一脚將門踢上，慢慢向床邊走去。現在，他已肯定那人坐在窗下的一把椅子上。他決定躺到床上去以逸待勞，以靜制動。

那知門剛關上，窗下就有人說：「新喬！過來！」

高新喬一怔，也同時一鬆，因為那人竟是他的師兄劉君武。他走過去，輕輕問：「師兄！怎麼啦？」

「有許多話要跟你說，這些話非得面談不可。」

高新喬在他師兄身邊坐下，靜靜地，默不作聲。

「在這家客棧的週圍埋下了十七根暗樁，我剛才逮了一個，逼問了一些秘密，但他們並不是旋風鐵騎的手下。而且這十七個人還不是一夥，最少也分成三路。」

「哦！這三路人馬埋伏在這兒幹什麼呀？」

劉君武道：「新喬！那還用問？想發一筆橫財。」

「他們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。」

「新喬！這個世界上，自不量力的人很多，你我還不是一樣，下面的路怎麼走法？」

「師兄！你洩氣了？」

「新喬！不是我洩氣，事實擺在眼前。當初咱們計算得如何週密，如今呢？完全不是那麼回事。追緝的人馬如旋風般趕到，還有好些打算黑吃黑的道上朋友，咱們闖得出去嗎？一千個不可能，一萬個不可能。」

「師兄！別將前途看得那麼悲觀，咱們如今只要注意兩件事。」

「那兩件事。」

「第一，是不讓他們找到贓物；第二，是不讓他們找到你。頭一條我有把握；第二條就可得靠你了。」

「新喬！老實說，我沒有把握。」

「師兄！你怎麼說這種話呀？」

「新喬！一個人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消失掉，人是活的，是要動的，只能藏一時，不可藏永久呀！」

「師兄！只要藏一時就行了，只要離關洛平原就行了。」

劉君武在暗中嘆息着說：「新喬！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，只怕咱們沒法子安然走出關洛平原。」

「師兄！事到臨頭你怎麼胆怯起來了呀？」

「新喬！你聽我說，旋風鐵騎常老爺子的厲害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他那『旋風』二字怎麼來的你知道嗎？就是快，快如旋風，查證快，佈署也快，在他手裏破過無數大案，緝獲過無數悍匪，總而言之，他從來沒有失敗過。」

「師兄！事先你怎麼沒提醒我呢？」

「誰想到常老爺子退休那麼多年了，還會出面管這檔子事？而且現場立刻被人發現也是咱們沒想到的呀？」

「師兄！你說吧！如今咱們應該怎麼辦？」

「分道揚鑣，想盡辦法儘快離開是非之地。」

「東西呢？」

「找個地方埋藏起來，等風平浪靜之後再回來拿。」

高新喬道：「師兄！你說把東西先丟

下?那不行。」

「新喬!人爲財死,你沒聽說過這句話?」

「人生在世,一無所圖仍難免一死。」高新喬的語氣顯得很激動:「師兄!你應該信任我,讓我跟常老爺子鬥一鬥,他快如風,我也慢不到那兒去。師兄!我的計劃也算很週密,咱們還是按預訂計劃進行。」

「新喬!我比你大八、九歲,這樣作我是爲你設想,你還年輕,你還有大好前途,又何必……?」

「師兄!不要再說了。自從咱們離開師門之後,闖蕩了八九年,我還是我,你還是你,這樣混下去,又有什麼意思?師兄!你不能氣餒,一定要堅持。」

「好吧!新喬!我一直都是最疼你,最讓你的。」

「我也一直敬重你。」

「新喬!剛才花信風轉身離去時你曾經想殺她?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爲什麼?」

高新喬道:「這個娘們太厲害,怕她活着攪局。」

「她死了還有一個丁方桐,還不是一樣。」

高新喬道:「解決了一個,再解決另一個呀!」

「新喬!我認爲你這樣作太冒險,你一動手殺人,就無異暴露了身份,看起來,你已經亂了方寸啦!」

高新喬道:「是的。從現在起,我要保持鎭定。」

「新喬!你藉故到前面去打個轉兒,我跟着你後面出去。咱們就按照計劃進行,如果有變,我會托店主人的女兒跟你連絡……」

高新喬開門走了出去,他沒有隨手將門帶上。

經過灶房,他沒有發現銀鈴,灶裏的火還是熊熊的燃燒着,鍋裏的水也已沸騰,她好像離去未久。

當他來到店堂裏時,却使他吃了一驚,丁方桐和花信風已經不見了。筷子掉了一支在地上,酒壺歪倒了,酒汁正滴滴嗒嗒地淌流着,這顯示他倆不是好端端離去的。

門是關着的……高新喬發現情況已經有了變化。

就在他發覺情況有異的這一瞬間,忽開颼颼連聲响,從房裏躍下了五個勁裝疾服的粗壯漢子。

這五個人當中,有四個都是年輕小伙子,另一個約有四十多歲,他的服裝也大不相同,腰裏還別着一把利斧,一眼看上去,就知道他是這夥人當中的「頭頭」。

他嘿嘿冷笑道:「高老弟!令你受驚啦!」

「你是什麼人?」高新喬雖被包圍,仍很鎭定。

「高老弟!你沒瞧見我腰間這把斧頭呀?」

「砍柴的樵夫都有斧頭。」

「我這把斧頭却是用來砍腦袋的。」

「哦?」

「高老弟!你現在可以將丁方桐,花信風這兩個人從心上剔除了,面對你的是賽李逵楊飛。楊某人很喜歡交朋友!尤其喜歡交你這種年輕朋友,來!坐下談。」

楊飛?高新喬對這個名字完全沒有印象,他當時只恨自己在塞外待得太久,對這關洛平原一點兒也不熟悉了。不過,關洛平原上鷄零狗碎的人物也的確太多了一點。

在高新喬的眼裏,這個楊飛還不比他那把斧頭值錢,儘管高新喬看不起姓楊的,他還是要安安靜靜地坐了下來。

「高老弟!你不必在心裏嘀咕,我跟姓丁的姓花的都不同,作買賣專幹單鏢,不跟人家打伙,所以我找上門來的目的跟他們不一樣,你老弟大可以放心。」

高新喬很沉得住氣,他絕不主動提出問題。

「你老弟不關心丁方桐跟花信風二人的下場嗎?」

高新喬搖搖頭,現在,他連口都不想開。

「他們的手脚都上了綁,丟在你老弟那輛大車裏。」

「你老兄爲什麼不將他們丟到別處去呢?」

「我認爲,他們兩個,應該由你來發落。」

「哦!我不明白你老兄這話是什麼意思。」

「好啦!閑話少說,咱們談買賣,貨賣識家,也賣用家。你要用得到,我的貨才値錢,這話對嗎?」

高新喬點點頭,表示贊成他的話。

「一個消息。」楊飛壓低了嗓門。

「哦?」高新喬的反應極爲清淡。

「一個對你老弟很有用的消息。」

「要賣?」

「當然。不然我頂着尖風,摸黑跑來幹什麼呀?」

「什麼價?」

「一百兩黃金。」

「便宜!」

楊飛似是大感意外,霍地站了起來:「你老弟的意思是,這件買賣成交了?」

「嗯!」

「好!眞爽快,請先付貨欵。」

「對不住!我作買賣一向很謹愼,要先看貨。」

「好!」楊飛很有把握的樣子。「我也不怕你票了我,你老弟如果眞要耍賴,我姓楊的還有法子對付你……聽清楚:旋風鐵騎常老爺子經過飛快地查證之後,已經證實正泰那宗珠寶刦案是你老弟跟令師兄劉君武兩個人幹的。但是他沒有把握能夠人贜俱獲,所以,先派丁方桐和花信風兩個人來探探消息。他們在關洛平原作過不少案子,常老爺子向他倆保證,只要這件事辦妥了,他就教巡河隊把他倆的積案一筆勾銷,如果你老弟在他倆面前洩漏了什麼秘密,你老弟就該趕緊殺之滅口,以免後患。」

高新喬表現得非常平靜,他緩緩地說:「你老兄倒應該殺他們滅口。」

「哦?這是什麼話?」

「如果我眞是常老爺子追捕的要犯,

你豈不是成了幇兇。事後常老爺子會放過你老兄嗎?」

「你老弟此話不是沒有道理,那我只好碰碰運氣啦!」楊飛說到這裏,伸出了手。「貨已經交了,該付錢啦!」

「欠着。」

「欠着?高老弟!你在說笑呀!我還不知道你能不能活到明天哩!」

「楊飛!如果你送來的消息救不了我,我又何必化一百兩黃金的代價去買?這話有理嗎?」

「兄弟們!這位老弟在耍賴,咱們該怎麼辦啦?」

「給他顏色看看!」那四個年輕大漢叫嚷着。

「你們省點勁兒吧!人家兩個人放倒了十幾個絕頂高手,咱們這幾個那在人家眼裏呀!」楊飛說到這裏,忽然嘿嘿冷笑起來:「高老弟!如果你不付這一百兩黃金,這店裏可就要死人啦!」

「怎麼?你老兄想不開要抹脖子?」

「不是我。是店裏的啞吧婆娘跟她的女兒。」

這大概是高新喬沒有料想到的。他心頭暗驚,語氣却極爲輕淡:「她們的死活跟我有什麼關係?」

「眞的沒關係?」楊飛的面上始終帶着笑,這顯示他有充份的信心。「咱們仔細觀察過,店家的女兒對你印象不錯,你也對她挺好,要不然你倆不可能關在一間黑屋子裏說悄悄話。高新喬!這好像的押寶,我這一注押上了紅門,我打賭你絕不可能不關心銀鈴的死活。」

高新喬很平靜地說:「楊飛!你聽清楚:如果她們母女倆爲我而死,我會覺得遺憾,也會爲她們復仇。你也是七尺昂藏之軀,不要作這種無聊的事,你如果逼急了……」

「如果逼急了,你又會如何呢?」

「我會殺人。」

「你不敢。」

「怎見得?」

「因爲旋風鐵騎可能正等在你看不到,也想不到的地方。目前沒有見贜,他老人家沒有罪名可以逮你。如果你胆敢殺人,豈不是正好給他一個逮你的機會?」

高新喬心神大大地一震,如果他殺人,將製造旋風鐵騎逮他的機會,那麼,他如果拿出一百兩黃金息事寧人,豈不也照樣造成常春蔭出面質問的機會?

一百兩黃金不是個大數目,楊飛就會滿足嗎?如果說丁方桐和花信風是常春蔭派來的,楊飛又怎見得不是?

現在,高新喬也覺到情況愈來愈棘手了。

「怎麼啦?老弟!你發了大財,一百兩黃金也小氣呀!何況我楊飛還給你老弟送來絕對重要的消息哩!」

「楊飛!這事很好解決,不管那消息對我重要不重要,我既然答應在先,事後,就該付錢,只是一時手頭不便,算我欠你的。人不死,債不爛,你還有什麼好怕的?」

「高老弟!你打算在這劉家老店住一輩子?」

高新喬道:「當然不,我明兒一大早就要走人。」

「那麼,往後我上那兒去要這一百兩黃金?」

「楊飛!現在沒有,你說怎麼辦吧?」高新喬的態度開始強硬了,他要試一下對方的反應如何。

「如果你再說沒有,我就帶去銀鈴姑娘的一條胳臂。咱們這一行出門不能打空手,這是規矩。」

「你無故傷人,不怕常老爺子懲治你嗎?」

「高老弟!咱們這號小人物犯點小過錯,他老人家才不在乎。他要追,要逮的是你老弟這號大人物。」

「楊飛!」高新喬的臉色沉了下來。「如果你胆敢傷銀鈴姑娘一根毫髮,我就砍下你的脖子來。」

「嘿嘿嘿!」楊飛乾笑了一聲,回頭問道:「兄弟們!這位高爺,在說些什麼呀?」

那四個年輕漢子同聲答道:「他在吹牛!」

「高老弟!我的兄弟說你在吹牛。」

高新喬已經盤算過,他盡量不傷人,也不殺人,他要以他高超的擊技功夫來制服對方,即使旋風鐵騎突然出現,他也好有個退步。

心意既定,他當然就要把握最有利的機會,現在正是楊飛認爲他絕不可能動手的時候。

他的出手非常快,也非常順利,一伸手就撈到了楊飛腰間那柄利斧,再一抬手,利斧砍進了頭頂上的房樑。

「高老弟!你身手挺不錯的嘛!」

「楊飛!這是警告。」

「再以後呢?」

「我要先砍斷你一條胳臂,你糾匪行兇,我奮起抵抗,只傷你一臂,我相信常老爺子不會給我的罪吧!」

「高老弟!你眞有把握?」

「可以試試看……」那個「看」字還在高新喬的舌尖翻滾,攻擊已經展開,右手扣向對方的右腕,左手搭向對方的右肩,他打算一出手就要擰斷對方一條胳臂。

幾乎同時,一陣強風突然將大門吹開了。那麼厚重的門,那麼粗大的門閂,門會被強風吹開嗎?

當然不可能。高新喬立刻將攻勢刹處,等待變化。

變化!情況眞有了變化嗎?

是的。答案是非常、非常肯定的。門不是被風吹開的,是被人用力撞開的。

那根粗大的門閂已經斷了兩截。

外面的人緩緩走進,一個,兩個……高新喬很仔細地數着,一共進來十一個。左邊站了六個,右邊站了五個,顯然是兩組不同來處,由不同人率領的小隊伍。加上楊飛他們一共是十六個。劉君武曾經告訴他,菜園裏一共有十七根暗樁,被他拔出一根,剩下十六根,剛對。

門又被關上了,門閂斷了,索性就用桌子抵上。

左邊那六個是兩個「頭頭」率領了四個手下,右邊這五個也是兩個「頭頭」,他們的手下顯然缺少了一個。高新喬在核

對這些人數的時候，心頭不禁一動。

他深信師兄劉君武的功力，既然清點這批人一共有十七個，那就絕對不會錯。現在這伙人都到齊了，那麼，楊飛聲稱有人看着銀鈴母女顯然是胡說，人不會多出來呀！

左邊那兩個「頭頭」面色蒼白，長相頗似一對兄弟，其中一人說道：「楊老大！不給咱們介紹介紹嗎？」

「哦！幾位來得太突然了，竟然使我忘掉了，來，這位就是如今在關洛平原成爲家喻戶曉的大人物高新喬，這是牛角二兄弟，老大牛飛彪，老二牛飛豹：：聽聽他們的綽號就知道他們是地頭上的人物：：」說到這裏，楊飛抬手往右邊一指：「這二位是關洛平原的後起之秀，關洛雙雄，老大鄭雄，老二盛雄：：」

那鄭雄約莫三十左右，生得虎背熊腰，滿瞼虬鬚，進門之後，那一雙環眼就盯在高新喬的臉上，現在似乎有些忍不住地嚷叫道：「姓高的！我要向你要人。」

「要人！」高新喬雖然明知是怎麼回事，還是故作不解地聳聳肩。「要什麼人？你可把我弄糊塗了。」

「姓高的！別跟我裝糊塗，我的兄弟丟了一個，難道不是你暗中摸去了嗎？」

「哦！你的兄弟是在那兒丟失的？」

「後菜園。」

「你的兄弟待在後菜園幹什麼呀？」

「姓高的！說這些廢話幹什麼？瞧吧！楊飛的人也窩在菜園裏，牛家兄弟的手下也窩在菜園子裏，他們的人一個也不缺，唯獨我的人少了一個，是咱們關洛雙雄好欺侮嗎？」鄭雄氣勢洶洶地說，像是放了一串長鞭炮。

盛雄也跟着幫上了腔：「姓高的！明人不作暗事，咱們窩在菜園子裏也不干你事，摸走咱們的弟兄幹嗎呀？」

鄭雄又說：「你如今是响叮噹的大人物，咱們兄弟自認鬥不過，只求你老兄把咱們的弟兄交回來。」

高新喬很平靜地說：「二位不妨瞧瞧，我身上乾乾淨淨的，臉上也乾乾淨淨的，沒有一點砂土，老實說，我打從進了這劉家老店洗過手臉後就沒有出去過。」

關洛雙雄兄弟倆相互看了一眼，一時沒再說話。

楊飛却趁機開了口：「鄭兄！我看二位只怕是弄錯了，你們丟失了一個弟兄可能跟這位高兄不相干。」

鄭雄冷冷道：「楊飛！你不要以爲你先進了劉家老店，先攀上了這姓高的，你就是老資格，你就可以作仲裁人，呸！誰不知道姓高的還有一個師兄叫劉君武的在暗中掩掩藏藏的。姓高的沒動手，姓劉的也沒動手嗎？」

「嘿嘿！」楊飛聳聳肩一笑。「那我就不知道啦！」

高新喬不奈再在這鬧哄哄的店堂裏待下去，他得回到房裏去冷靜思考一下，這三組人馬的出現到底是何緣故？

因此，他連招呼都沒打，掉頭就走。

熟料關洛雙雄一個虎跳，將高新喬攔住了。

「二位！」高新喬冷冷地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關洛雙雄二人氣吁吁地說：「哼！要你交人！」

高新喬很冷靜，他了解這個時候稍一衝動就可能會造成無法彌補的過失。他逐一分析：他們有三組不同立場，不同背景的人，爲什麼不相互猜忌，就一口咬定丟失的弟兄是被他的師兄劉君武「摸」走了，那邊桌上還有丁方桐跟花信風沒有用完的酒食，這些人誰也沒有貪婪地看上一眼，這證明他們不餓；因爲他們剛剛共享了二十三個熱饅頭、三組不同立場，不同背景的人馬會共享由某一個人得來的食物，他們不是互有默契嗎？他又想起楊飛的話，也許這批人都是被旋風鐵騎常春蔭驅使前來的，在各種方法用盡之後他們使出了最後一個絕招——逼高新喬動手。

對，高新喬愈想愈對勁，丁方桐跟花信風不見了，他們正監視銀鈴母女，並不是被楊飛制服、而且，據高新喬的觀察，楊飛也不可能制服那兩頭狡猾的狐狸。

「姓高的！你還在等什麼？」鄭雄愈來愈兇。

高新喬發現牛角兄弟自入屋之後，一直沒開過口，他靈機一動，連忙車轉身子，冲着牛飛彪，牛飛豹二人一拱手：「二位是地面上的人物，不妨說句公道話，一無證，二無據，他們竟然冲着我要人，這算什麼呀？」

「對不住！」牛飛彪冷冷地說：「咱們不管閒事。」

「哦！那麼二位帶人跑到這裏來幹什麼？」

「瞧瞧熱鬧！」這回是老二牛飛豹答腔。

高新喬這時眞恨不得他師兄有孫悟空七十二變的本事，變一隻蚊子飛到他耳邊指示他應該怎麼辦。眼面前有十六個人，加上丁方桐，花信風也才十八個，就算以一對十八，高新喬也不在乎。問題是，他不知道旋風鐵騎是不是在這劉家老店的四週有了更高明，更詭奇的佈置。

現在，高新喬發現旋風鐵騎果眞是名不虛傳了。

「姓高的！」鄭雄又幌到他的面前。「你在等你師兄出面嗎？那是作夢，姓劉的是不好種，這一輩子他都不可能出面了，他只有埋名隱姓偷偷摸摸地當黑人。」

後面有幾句話鄭雄的聲音特別高，無非是想使隱藏在暗中的劉君武能夠聽到，激他出面，這更加證明了高新喬的判斷非常正確。

如果發現面前有一個陷阱，還要一脚踏下去，這個人一定是天下最愚蠢的人，高新喬當然不會那麼愚蠢。

他告訴自己：忍：忍：一千個忍，一萬個忍！

「二位！這可能是一個誤會，」高新喬心平氣和地說：「我不信我的師兄還活着，鐵棗嶺的刼案各位想必都聽說了，各位却將事情想歪了，不是那麼回事：：：」

「姓高的！」鄭雄咬牙咧嘴地說：「少來這一套，說句良心話，咱們趕來，的確想坐地分贓，沾上一點光。不過，看看情況，咱們好像不够那個格。姓高的！交出咱們那位弟兄，咱們立刻就走人，活要人，死要屍，想必你也就明白了。」

「對不住，我實在交不出。」

「弟兄們，你們聽見了嗎？他實在交不出。」

「上他！」雙雄手下的三個弟兄裝腔作勢地吼着。

楊飛跟他的手下已經選了一副座頭坐了下來，不聞不問，這不有些怪嗎？高新喬還欠他一百兩金子呢？看在那十錠金元寶的份上，他也該出面打個圓場呀！

關洛雙雄和他們手下三個弟兄已經擺下了圍擊的陣勢。「上他」倒不是虛聲恐嚇，就要付諸實施了。

「朋友！」高新喬冷冷地說：「難道你們不怕王法？」

「王法！」鄭雄揚起了拳頭。「這就是王法。」

「難道你們不怕旋風鐵騎常老爺子？」高新喬說完這話之後，格外注視這夥人的反應。

雙雄看楊飛，楊飛又看牛角二兄弟，二兄弟又望向雙雄，他們顯然有一個共同的問題，這小子提旋風鐵騎幹什麼呀？

他們就這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了一陣之後，似乎彼此有了一個默契，楊飛突然哈哈大笑起來。

「楊飛！你笑什麼？」鄭雄怒目而視他。

楊飛緩緩地說：「鄭兄！在這關洛平原，論起黑白兩道的人物，雙雄排名在我楊飛前面許多，照說，我不够資格說話，可是我又不能不說，還請鄭兄見諒。」

「有話快說，」盛雄接了腔：「別婆婆媽媽的！」

「二位丟了人，是實情；如果硬說是這位高兄摸去了，或者他的師兄摸去了，這也太牽强。說不定，那位弟兄太累，摸到什麼地方去睡着了……你們一邊要人，一邊說沒有，這樣吵來吵去也解決不了問題呀！」

「難道你還有什麼解決的好法子嗎？」鄭雄問。

楊飛從容不迫地說：「我的意思是，現在暫時停止爭論這件事，等待天亮之後，咱們再四處找一找，萬一找不到，二位再向這位高兄理論也不遲呀！」

「好！」鄭雄一口答應道：「就這麼辦。」

他們五個人，也找了一副座頭圍坐下來。

這在高新喬的眼裏，無疑又是一個破綻，漫天風雲，就憑楊飛三言兩語，化解得乾乾淨淨，不是太輕鬆了嗎？

儘管心頭有數，高新喬嘴裏却沒說出來。

「姓高的！」牛飛彪開腔了：「如今該輪到咱們兄弟跟你談談啦！」

高新喬眞有點兒惱，這不是車輪戰嗎？使黑道人物聞名喪胆的旋風鐵騎常老爺子就只有這一點點道行嗎？

惱是惱在心頭，他既然下決心忍，就要忍到底。

牛飛彪向前跨了一步，又接着說下去：「咱們二兄弟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、過往客商咱們不敢向他們伸手，因爲咱們牛角鎭的居民靠他們養活。不過，道上的朋友作了買賣之後要是打從咱們牛角鎭路過，就得孝敬，孝敬。」

收買路錢！這是什麼年頭的把戲，如今還在玩兒呀！

高新喬存心想逗逗他們：「二位以前拿過這種錢嗎？」

「當然拿過。」牛飛豹搶着答話：「要不然，咱們兄弟靠喝風，吃砂子兒長大的呀！」

「古話說得好，拿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二位伸手拿錢，孝敬你二位的人，又能得到什麼好處呢？」

「當然有好處，」老大牛飛彪說：「只要他孝敬了咱們，咱們兄弟倆就敎他平平安安地過去。」

「牛老大！這平平安安四個字如何講法？」

「就是說，他不會出漏子，咱們也不找他的碴兒。」

「原來你們牛角兄弟還有這麼大的本事，」高新喬一本正經地談買賣。「那麼，該孝敬多少呢？」

「一百両黃金。」

「便宜！看起來你們都不貪心。」高新喬有意無意地瞟了楊飛一眼。「不過，你得先把這帮人給我轟出去。」

「哦！」

「他們在這兒我就不平不安，我幹嗎要孝敬？」

「對！有理！」牛飛彪又上前跨了一步。「孝敬拿來，我立刻就撵人，敎你平安上床，平安上路。」

又是先要黃金，和楊飛一樣，似乎沒有換什麼新名堂。難道這一百兩黃金就一定是贓物？非得贓物出現常老爺子才敢動手？他辦案一向都這樣小心嗎？

「牛老大！爲什麼一定先要我先拿孝敬？」

牛飛彪道：「因爲咱們不能平白爲人家幹活兒。」

「我怎麼知道你們有沒有本事把這帮傢伙趕走？要是你撵不走他們，我這一百兩黃金不是白化了嗎？」

牛角兄弟不禁怔住了，一時答不上話來。

楊飛與關洛雙雄就像沒聽見似的，理也不理。

高新喬不禁暗暗好笑，旋風鐵騎畢竟老了，怎麼用上這一帮蠢驢來爲他打前陣呢？這不是丟人現眼麼？

看來，旋風鐵騎的一世英名要付諸流水了。

高新喬似乎暗笑得太早了一點。只見那牛飛彪上前向楊飛與關洛雙雄拱拱手說：「三位能够暫時離開一下嗎？」

「牛老大，」鄭雄說：「咱們兄弟懂得規矩，二位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咱們不該擋財路。不過，咱們丟失的那位兄弟怎麼辦？」

「天亮之後牛某人替你找，死見屍，活見人，實在找不着。二位就等這位高兄出了牛角鎭之後再找他算賬。」

老二盛雄說道：「咱們就聽牛老大說的。」

「好，咱們就走！」老大鄭雄揮手下令。

五個人立刻就離開了劉家老店。

武功秘笈

致命的穴道

小雲

我國的武功當中有所謂「點穴」，此乃上乘的武功，能够用一隻手指刺向穴道，便使對方身受重傷，要是用拳出擊，打爆骨節氣管，立刻喪命，故此，傳授功夫之人，多數把這種絕招保持秘密，時間拖長了，老師傅一旦喪生，便卽失傳。

此外，練習鐵指然後能够用點穴之法傷人，如果指頭不够堅實，揷入對方的穴道，仍是不能使他受傷的，如何練習點穴的鐵指呢？這種絕技，現時也是失傳的，所知道的是這一點，練習過鐵砂掌的人，可能兼練鐵砂指，另外使用掌上壓的方式去做，先行俯伏下來，伸開左右兩掌支持體重，整體伸直，腰不能曲，忽上忽落，把壓力施在左右兩掌之上，進而僅用三隻指頭，再進一步，左右兩隻食指已經能够支持體重，上下壓一百次，毫無損傷，那是練習鐵指的一種功夫，究竟它是否古代高僧流傳下來的鐵指功呢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在這裏，我想把人體特別重要的穴道，寫下來，使武林中人知道如何防範，打算一指傷人，雖然辦不到，但却仍要預防對方有這種本領的，最低限度也要預防對方用棍代替鐵指，向穴道出擊，故此．精於武功的人，應該知道身上的穴道，盡量保護它。

從高處說起，人體腦袋最高之處叫做「百會穴」，那是腦門最高的骨節，該處如果打裂，無藥可醫，另一方面，兩隻眼睛中間的一處穴道稱做「山根穴」，那是鼻樑骨，打斷了它，骨頭內陷，刺進腦袋，亦無辦法可救。

再其次額角左右兩邊，都有極重要的穴道，左邊是太陰穴，右邊是太陽穴，該處是腦骨接筍之處，打破了骨頭合縫，腦漿流出，當然是無藥可救。

總之，頭顱骨相當硬，保護腦袋，故此，腦袋雖然非常軟弱，好像漿糊似的，不堪一擊，仍然不容易受傷，萬一頭顱骨破裂，就會發生傷亡的慘事了，因此之故，在武林中最忌的是長棍，比較單刀更加厲害，就因爲棍尖可以刺向軀幹中部的穴道，用棍尾打頭，打中頭上任何一塊骨，使棍的人手上有勁，自然可以把骨頭打破，腦漿也流出來，因此，著名的拳師，是以棍享譽的，認眞出色一條棍，施展起來，能够把刀劍之類的短兵器削跌，碰着對方握棍，必須預防他向頭部橫打直打，同時要兼顧咽喉，鎖喉棍是棍法中最厲害的一招，化棍爲槍，刺向咽喉，喉頭的軟骨打斷，無法呼吸，便卽身亡，比較打斷血管嚴重得多。

請你伸手摸摸自己的頸子，頸部正面之處，開聲說話，自然有一塊骨頭震動，那是軟骨，有如人字形，稱做人字骨，軟骨罩住聲帶，和氣管，軟骨破裂，缺少壓力，氣管無法抽緊或放鬆，等於呼吸中斷，故此身亡。

那塊軟骨非常脆弱，別說用長棍打擊了，就算用掌刀放橫了，一掌劈去，它也有可能折斷，故此，你跟任何人交手，發覺他的掌根或掌的邊緣特別厚，知道他曾經苦練掌刀，便要預防這一招，不要纏住苦鬥，因爲練掌之人，往往可以使用翻掌橫劈的一招，目的是劈對方咽喉。

假如你左拳當胸打上，準備給他握住，他用右手握住你左手的手腕，或者上半截手臂，你由他的虎口那邊翻脫，左手向外一翻，他的右手被制，左手勢必搶救，你再用自己是左手壓下來，壓住他的左臂，那時他左右兩手都受制於你，你跟他的距離縮短，把身子放橫，右手以掌刀方法提高少許，向右邊橫劈，便有機會打中他的咽喉軟骨。

反之，他的右手給你擺脫，左手搶攻，你就把右手用反掌之法，擋開他左邊的拳或掌，隨卽施展虎爪，抓對方的咽喉，就會發生同樣的效力，要是喉頭的軟骨被擊破裂，那是無藥可醫的，不過，這個部位不容易打得中，就因爲頸上有些肌肉保護着它，如果用虎爪去抓，仍要五指如鐵，一抓就抓中。

否則，徒勞無功，故此，這個穴道雖然是致命的傷害，但却很少人眞眞正正死於喉核破裂，至於喉核對落的幾個穴道，就很容易受傷，因爲它是正面的穴道，比較上容易給直拳打中。

喉核之下的一個穴道叫做「天突穴」，由該處往胸前的橫骨計算，一直計算到人字骨爲止，每隔一寸三分是一節，在人字骨對上的一節受傷，有瘀血滲出，比較危險，再上幾個骨節就傷勢不會認眞厲害，最嚴重的一處傷勢就是人字骨，卽是胸前分開的骨節，那一處的一塊軟骨叫做「鳩尾穴」，那個地方如果打傷，登時暈倒，重傷的話，就此喪生，就算不死，也變成敗血症，該處對落的一個穴道叫做「巨闕穴」，卽是在心坎骨底下的一處，那是胃囊的入口，在生理學方面稱做「幽門」，那是很重要的一處，受傷之後，永遠發生胃病。

人體的穴道，以正體來說，拉成一條直綫，胃囊再下仍有幾個穴道，最重要的是肚臍之下約一寸五分，叫做「氣海穴」，超過了它就是肚臍下兩寸多些，叫做「丹田穴」，這兩個穴道是大小腸交接之處，沒有骨頭掩護，特別脆弱，不管用拳或用脚，打傷了它，便使腸臟積血，難以救活。

腹部受傷，往往影响到膀胱腫脹，小便不通，引尿歸心，便卽死亡，這是內傷的一種，不妨一知。

凡是穴道被打傷，有五個要點，鐵打醫生一望而知，有機會醫治的是：（一）嘴唇不黑，略有微氣，呼吸不絕。

（二）指甲不黑，掌心溫暖。

（三）面無深陷之紋，鼻孔有呼吸透氣。

（四）翻開眼皮，雙眼仍然留在原處，並非向上翻轉。

（五）背後尾閭骨沒有破裂，前面腎子不碎。

反過來說，上述的五種情況剛剛相反，那就是致命的傷害了。

練過武功的人，能够一指一掌傷及內臟，沒有武功根底，而且不是打中穴道，雖是拳打脚踢，並非重傷，料無大碍。

「楊兄，你也可以請了。」牛飛彪又轉移了目標。

「牛老大，這位高兄還欠我一百兩黃金呢。」

「這一百兩黃金是怎麼欠下的？」

「我賣給他一個消息，一百兩黃金是代價。」

「有這麼回事嗎？」牛飛彪望着高新喬。

「不錯。」高新喬還沒有賴賬的厚臉皮。

「那麼，你待會兒，要付我二百兩黃金。」

「怎麼？牛角二兄弟，還替他人討債嗎？」

「楊飛兄這筆錢是在牛角鎭賺的，他要提二成給我作規費。我既然收了他二十兩黃金，就要保護他的利益。」

楊飛問道：「牛老大，明天問你拿錢嗎？」

「不錯。如果姓高賴賬，由我賠。」

「好！咱們走，」楊飛轉身一揮手。

「慢！」高新喬突然大喝一聲。

楊飛冷笑道：「怎麼？你不希望我走，是不是？」

「楊飛，你剛才說，店家母女倆被你制住了，又說將丁方桐和花信風二人綑綁起來扔在我的大車裏，在你離開之前，你應該將這些事情料理清楚，不然……」

「哈哈！」楊飛大笑道：「高新喬，你上當啦，店家母女倆好好的，我只是警告他們，教她們別露臉免得惹痲煩。至於丁方桐和花信風，他們突然離去了。」

「我不信。」

「不信你可以去看看。」

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，高新喬等了許久，才等到這個機會。他一面往後跑，一面叫道：「銀鈴，銀鈴。」

「我在這裏。」銀鈴高聲回答着。

母女倆都沒有睡，啞母親坐在床上，以驚訝的目光望着他，銀鈴站在房門口，一隻手指不停地指着房裏的窻子。

高新喬明白銀鈴的意思，一個大步躍了進去。

銀鈴飛快地將房門關上了。她是在帮助高新喬。

高新喬飛奔到窻下，低聲喚道：「師兄！」

窻外响起一個聲音：「新喬，心上一把刀？」

「師兄，我要了解外面的情況。」

沒有回應。劉君武只留下那句話——心上一把刀，敎他忍。高新喬可以想像得到屋外的情況，如果不是危機四伏，他的師兄絕不會離去。現在他才發現旋風鐵騎果然是名不虛傳。

「人呢？」外面傳來楊飛的聲音。

高新喬連忙開門走了出去：「不錯，她們母女倆沒事。楊飛，咱們一起到車棚去看看如何？」

「好呀。」楊飛欣然答應。

大車內果然沒有丁方桐和花信風，其實高新喬是想藉機察看外面的動靜，他所見到的是一遍漆黑，聽到的是呼呼風聲，除此之外，他什麼也沒見着，什麼也沒聽到。

回到前面店堂，楊飛很客氣地問道：「高兄，現在我可以走了吧？」

「請！」

楊飛又帶着他的手下離去，現在店堂裏只剩下牛角兄弟和他們的四個手下，高新喬盤算着放倒這六個人他可以在眨眼之間做到。可惜劉君武又敎他忍。

忍有莫大的好處，然而，忍却是最難作到的一件事。小忍，高新喬可以作到，如果到了某一個極限，他就很難再忍下去。旋風鐵騎常老爺子一大把年紀，對人性應當有相當深刻的認識，他一定會想辦法逼得高新喬忍無可忍。

高新喬要竭力避免到那種地步，對方却在向那個目標推進，高新喬突然發現，他師兄的決定是錯了。

「高新喬，」牛飛彪說話了：「你還在等什麼？」

「我在想一個問題。」

「什麼問題？」

「你這種伸手要錢的生涯一直都很順利嗎？」

「不見得，有時也會一無所得。」

「在那種情況下你才會一無所得？」

牛飛彪道：「除非那個人比咱們兄弟倆還要狠。」

「你又怎知我不比你倆還要狠呢？」

「哥哥！」牛飛豹忍不住說：「你還沒有聽出話因呀，人家打算賴賬啦，說不定咱們還要賠上八十兩黃金哩？」

「豹弟，你放心，高新喬不是賴債的人。」

「怎見得？」高新喬是在逐步試探。

「因爲你不可能比咱們兄弟倆更狠，這並不是說你不够狠，而是你絕對不敢在這個時候要狠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因爲你作賊心虛。」

「牛老大，你認爲你的判斷，沒有錯嗎？」

「不會錯。」

「牛老大，我認爲你估計錯誤……」

那個「誤」字剛剛離開舌尖，高新喬的右拳已經到了牛飛彪的頸下，同時，右脚也順勢踢向牛飛豹的足脛。

出手之快，眞如同電光石火一般。牛角兄弟絕不可能躲掉，事實上，他們也不曾閃躲，似乎想硬挨一記。

爲什麼？難道他們想施展苦肉計？好讓旋風鐵騎有逮人的藉口，常老爺子就這麼一點段數，就這麼一套要來要去永遠不會換新的把戲嗎？

爲了要得到答案，高新喬不想收手，這一拳、一脚勁道十足地施展到底。

牛飛彪被一拳擊得踉蹌後退了好幾步，牛飛豹也被一脚踢得蹲了下去！

牛角兄弟是如此不堪一擊嗎？果如此，他們憑什麼在地方上稱雄道霸？

在這瞬間，高新喬簡直被弄糊塗了。

牛飛彪站穩了，用手背擦了嘴角的鮮血，冷冷地說：「高新喬，你以爲這就算狠嗎？錯了。」

「是不是要我揍得你躺下才算狠？」

「狠不是拳頭上，姓高的！從現在起，我跟定了你，跟得你一步也不能動彈，這才眞正叫狠。」

（未完）

新派俠義傳奇故事／曹若冰·文　盧令·圖

憨人憨福（四）

水火煎熬苦　憨厚福緣來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聞玉存在子午神宮中，險遭靈眞道人陰謀所害，幸他爲人憨厚，不貪心多取，終把世人萬難企求得到的寒碧草取到手中，更獲得靈玉的暗助，安然退出子午神宮，返回大白山畫絕公孫大禹隱居之處，他這次南極之行，僅只費時二十七天，距離一個月之期，尙有三天，他將此行經過，詳對崔衍和公孫瑩瑩說出，崔衍指出那寒碧殿中所噴出的白氣乃是元磁眞氣，綠火是地極陰火，幸聞玉存沒貪心多得，否則定遭陰火焚身之刦，公孫瑩瑩聞聽後說：這麼說來，那靈眞道士是存心想讓聞玉存葬身在寒碧殿內了——

崔衍點頭道：「他的用心只怕正是如此，要不然，他就不會得指點這傻小子自己進去拔取『寒碧草』了！」

公孫瑩瑩明眸中陡射寒煞地說道：「那靈眞道士好陰險惡毒的心腸，將來我定要去找他，非給他個厲害苦頭吃不可！」

崔衍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丫頭，妳用不着發狠，只怕人家馬上就要找上門來了！」

公孫瑩瑩黛眉微微一揚，道：「崔伯伯，您說那靈眞道士他敢找上門來？」

崔衍搖頭道：「憑他還沒有那個胆，我說的是『子午神嫗』本人！」

「哦……」

公孫瑩瑩口中方自輕聲一「哦」，崔衍却是話聲一落又起，目注聞玉存問道：「小子，那『子午神嫗』要是找上門來，你怎麼辦？」

聞玉存毫不猶豫地胸脯一挺，道：「這有什麼怎麼辦，男子漢大丈夫，行爲不但應該光明磊落，而且應該講一個『理』字，『寒碧草』是我拔取的，事情自然由我一人承當，她要是找上門來，我就由她處置好了！」

崔衍忽然哈哈一笑，朝聞玉存一豎大姆指頭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正氣凜然，實在令人心折，我想，除非那『子午神嫗』是個不通情理的人，否則她絕不會如何爲難你的！」

公孫瑩瑩却搖頭反對的說道：「崔伯伯，我不讚成聞大哥任由那『子午神嫗』處置！」

崔衍笑說道：「丫頭，妳放心吧，那『子午神嫗』要是個不通情理的人，我拚了這條老命，也不會讓她損傷這傻小子一根汗毛的！」

話聲一頓，抬手由懷裏取出一粒龍眼般大小火紅的珠子來，遞給聞玉存，說道：「小子，這就是『血龍珠』，你快拿去和『寒碧草』一起搗碎，替丫頭內服外敷，一個對時以後，那『天芒』劇毒便可盡解，霍然痊癒了！」

聞玉存伸手接取「血龍珠」時，忽然發現崔衍斷了一根食指，心中不由愕然一怔，道：「崔伯伯，你的手指怎麼斷去了一個？」

崔衍神色忽然一黯的輕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那『東海三魔』實在厲害，我要不是見機斷去一指，恐怕巳經回不來了！」

聞玉存眨眨眼睛問道：「那『東海三魔』是何許人？」

崔衍揮揮手道：「小子，別多問了，你快把『寒碧草』和『血龍珠』搗碎了拿來替瑩瑩解毒吧。」

聞玉存眉鋒微皺了皺，但却依言沒再多問，拿着「血龍珠」，由公孫瑩瑩手裏取過「寒碧草」快步出房而去。

聞玉存才走出房外，公孫瑩瑩巳眸珠兒轉動地向崔衍招手道：「崔伯伯，您過來，我有話和您說。」

崔衍搖頭含笑說道：「鬼丫頭，妳那鬼話不說我也知道，也是想問那『東海三仙』是什麼人，對不對？」

公孫瑩瑩嬌笑地道：「崔伯伯，您既然知道，就快告訴我吧！」

崔衍搖頭笑了笑，陡然岔開話題的問道：「丫頭，妳爹呢？他回來過沒有？」

公孫瑩瑩搖搖頭道：「爹爹不知到那裏去了，一直沒有回來過。」

崔衍雙眉微皺地道：「他到什麼地方去了，怎地這麼久都沒有回家？……」

話聲一頓，容色倏然一正，說道：「瑩瑩，從今以後，崔伯伯由武林五奇中除名了。」

公孫瑩瑩雙目陡地一睜，滿臉驚愕之色地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崔衍神色黯然地輕聲一嘆，道：「我這趟東海之行，除了斷去一根手指以外，一身功力，已只賸下三成了！」

「呵！」公孫瑩瑩心中不禁猛地一震！她聰明絕頂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心裏非常明白，是以一聲驚「呵」之後，嬌靨上立刻現露出一副愧疚不安之色的顫聲說道：「崔伯伯，瑩瑩對不起您，害了您了！」

崔衍抬手一搖道：「丫頭，妳這是什麼話，東海之行，是我自己要去的，又不是妳求我去的，妳害了我什麼？」

話聲一落又起，說道：「何況崔伯伯看着妳從小長大，一向把妳當着自己的女兒般疼愛，爲了妳，別說是只斷了一個小指頭，失去七成功力，就是丟了這條老命，崔伯伯也不會在乎的！」

公孫瑩瑩聽得心頭不禁激動異常，明眸含淚的說道：「崔伯伯，您對瑩瑩太疼愛了，瑩瑩眞不知將來應該怎樣報答您才好！」

崔衍忽然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丫頭，只要妳有這份心意就巳經很够了，如果妳眞想報答我老頭子，妳就拜在我老頭子門下做個徒弟兼義女就好了！」

公孫瑩瑩的嬌靨上頓時嫣笑如花般地點頭說道：「如此，瑩瑩就拜在您老人家門下爲義女，讓聞大哥拜在您門下做徒弟好了！」

崔衍忽然一搖頭道：「不行，我不能收那小子做徒弟！」

公孫瑩瑩愕然一怔，道：「這是爲什麼？」

崔衍道：「丫頭，妳一向聰明，一下子怎麼胡塗起來了，他已經得到『敦煌秘笈』，將來的成就遠在我之上，我收他爲徒，豈不誤了他！」

這話不錯，有道理。

「可是……」公孫瑩瑩眨了眨明眸，說道：「聞大哥將來的成就也許可能在您老人家之上，但那『敦煌秘笈』所載奇學乃是用梵文寫的，必須要等找到一個懂得梵文的人以後才能習練……」

崔衍接口說道：「要找一個懂得梵文的人那還不簡單，只要找到了那『書痴』就行了。」

公孫瑩瑩微微一笑道：「這個瑩瑩也知道，可是……崔伯伯，您知道『書痴』叔叔現在什麼地方麼？」

崔衍雙眉一皺，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他巳經失踪快二十年了！」

公孫瑩瑩點頭道：「這就是了，『書痴』叔叔既巳失踪快二十年了，什麼時候才能找到他根本不可預料，而目前聞大哥他除了那『海天三式』掌招以外，什麼武功也不會……」語聲一頓又起，說道：「義父，您老人家既然不願收他爲徒，女兒當然不能勉強您，不過，女兒却要請求您老人家成全成全他，傳他一些普通武功招式，輕功身法，免得他遇到江湖高手時，只要人家一施展什麼詭異快速的招式身法，就能輕易的制住他，這您答應麼？」

一聲「義父」喊得崔衍的老臉上眉花眼笑地道：「鬼丫頭，妳的小嘴兒可眞甜，還沒有正式磕頭呢，就先喊起義父來了，看來我老人家想不答應也得答應了！」

公孫瑩瑩嫣然一笑道：「這反正是巳成定局的事，今兒個先喊，明兒個腿上的毒解了，再給您正式磕頭還不是一樣。」

崔衍哈哈一笑道：「好一個明兒個磕頭還不是一樣，丫頭，義父可有句話要聲明在先。」

公孫瑩瑩連忙說道：「義父，您老人家請說。」

崔衍道：「義父答應妳傳他武功和輕功身法，就算是給妳明兒個正式磕頭的見面禮兒。」

公孫瑩瑩點頭嬌笑地道：「義父，只要您老人家答應了，我決不會向您要什麼見面禮兒的！」

崔衍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丫頭，義父心裏可明白得很，爲了他，就是要妳這條小命兒妳也會答應，對不對？」

這話，雖然有點形容過甚，但却也是實情！

公孫瑩瑩嬌靨不禁倏然一紅，含羞撒嬌地道：「我不來了，您老人家怎麼也取笑起女兒來了！……」

×　×　×

午末未初時刻。

剎那之前，還是日頭當空，驕陽如火般晒得人渾身直冒油汗，可是一轉眼工夫，狂風驟起，烏雲四合，遮蔽了當空驕陽的凶威！

雷聲隆隆，銀蛇般地閃電，不時的劃開烏雲籠罩的天空！

頃刻間，暴雨傾盆！

這眞是天有不測之風雲……

這是夏天常見的陣頭雨：陣頭雨，來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前後不過半個時辰左右，烏雲消散，雨停，風止，那如火的驕陽又逞起了它的凶威！

這時，公孫瑩瑩腿上的毒傷，在「寒碧草」和「血龍珠」兩種靈藥內服外敷的夾攻下，毒已盡解，傷已痊癒復原，也正式磕頭拜過了義父。

「棋迷」崔衍既然答應公孫瑩瑩傳授聞玉存的武功招式和輕功身法，當然不會說話不算話。

昨晚上，在公孫瑩瑩服藥熟睡以後，他就把習練輕功身法提氣的要訣傳給了聞玉存。

聞玉存因為週身奇經八脈已通，「先天眞氣」已具五成火候，練起輕功身法來自然是事半功倍，進度十分快速驚人！

是以，他只化了半夜裏的工夫，便已練成一掠十丈有餘的境界！

外面暴雨傾盆的時刻，崔衍正在茅屋中傳授聞玉存的武功招式口訣，雙掌並在演練着招式變換的精奧之處，聞玉存心領神會的看着、聽着，公孫瑩瑩靜靜地坐在一旁，嬌靨上含着醉人的甜笑。

暴雨停歇了，崔衍也傳授完了，問道：「玉存，你完全領會了麼？」

聞玉存點頭道：「小侄領會了。」

崔衍道：「如此，你現在就到外面演練給我看看。」

聞玉存點了點頭，站起身子，正要邁步往屋外走去時。

驀地，屋外人影一閃，一個六旬開外年紀，手持鐵拐的黑衣老婦人攔門岳立。

崔衍一見黑衣老婦人，臉色不由微微一變！

公孫瑩瑩黛眉倏然一挑，嬌喝道：「妳是什麼人？為何擅闖人宅？」

崔衍連忙喝阻道：「瑩瑩，不可對老人家無禮！」

聲落，轉朝黑衣老婦人抱拳一拱，問道：「芳駕可是來自南極？」

黑衣老婦人冷然一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你就是此間主人『畫絕』公孫大禹？」

崔衍搖頭道：「公孫賢弟外出未歸，老朽姓崔名衍。」

「哦。」黑衣老婦人道：「原來是『棋迷』崔大俠，老身失敬了。」

崔衍微微一笑，抬手肅客道：「神嫗遠來是客，請屋裏坐談。」

原來這黑衣老婦人正是南極「子午神宮」宮主「子午神嫗」婁碧君。

婁碧君抬手一擺，道：「崔大俠不必客氣，老身不是作客的。」

語聲一頓，目光電射地一掃公孫瑩瑩，望着聞玉存問道：「少年人，你就是聞玉存麼？」

聞玉存點頭道：「晚輩正是聞玉存，老婆婆有何指教？」

婁碧君道：「去我『子午神宮』，進入『寒碧殿』內拔取一株『寒碧草』的可是你？」

聞玉存胸脯一挺，朗聲說道：「不錯，婆婆此來可是要向晚輩問罪？」

婁碧君雙目凝注地問道：「是便怎麼樣？」

聞玉存道：「不怎麼樣，晚輩願以一身担當，願受婆婆任何罪責處罰！」

婁碧君目中奇采一閃，點頭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跟老身走吧！」

聞玉存一怔！道：「去那裏？」

婁碧君道：「這你就不必問了。」

聞玉存道：「不！晚輩必須先問清楚不可！」

婁碧君淡淡地道：「如果老身不想告訴你呢？」

聞玉存神情堅決地說道：「妳就是殺了晚輩，晚輩也不會跟妳走！」

婁碧君忽然一笑道：「傻小子，老身怎麼會殺你，殺了你，你怎麼還能跟老身走，老身又怎麼處罰你？」

聞玉存神情呆了呆，暗道：「是啊！她要是殺了我，又怎麼處罰我呢？……」

婁碧君目光倏然一凝，問道：「聞玉存，你說話算數不算？」

聞玉存雙眉微微一軒，朗聲說道：「男子漢，大丈夫，自是言出如山，晚輩說話也從來絕無更改！」

婁碧君道：「如此，你為何不敢跟老身走？」

聞玉存搖頭道：「晚輩並不是不敢跟您走，再說晚輩只說過願意受您的任何處罰，並未說過願意跟您走！」

婁碧君道：「以老身認為這似乎沒有什麼不同！」

「不！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：「願受您處罰是一回事，跟您走又是一回事，這兩回事區別很大，也截然不同！」

婁碧君微一沉吟道：「這麼說，老身要是不告訴你去那裏，你一定不肯跟老身走了？」

聞玉存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晚輩不能胡胡塗塗的跟您走！」

婁碧君雙目異采一閃，道：「如此老身就告訴你好了，老身要帶你回『子午神宮』去處罰你！」

聞玉存立時毫不猶疑地一點頭道：「好，晚輩跟您走就是！」

公孫瑩瑩忽然大聲說道：「不行！我不答應！」

婁碧君臉色倏地一寒，道：「小丫頭，妳憑什麼不答應？」

公孫瑩瑩道：「這妳管不着，我說不答應就是不答應！」

婁碧君冷聲一笑道：「老身倒要看看妳小丫頭是怎麼個不答應法？」

聲調一落又起，轉向聞玉存輕喝道：「小子，跟老身走！」

聞玉存抱拳朝崔衍和公孫瑩瑩一拱，說道：「崔伯伯，瑩瑩，我走了。」

公孫瑩瑩忽地抬手一攔，道：「聞大哥……」

聞玉存雙眉微微一皺，道：「瑩瑩，不要攔我！」

公孫瑩瑩搖頭道：「聞大哥，你不能跟她走！」

聞玉存一怔！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公孫瑩瑩明眸一瞥婁碧君，搖頭道：「不為什麼，我不放心！」

聞玉存微微一笑道：「謝謝妳，瑩瑩，神嫗她只是處罰我，妳放心好了，不會

有什麼要緊的！」

話聲一落又起，說道：「何況話我已經出了口，答應跟她走，豈能出爾反爾，不守信諾！」

公孫瑩瑩眨了眨明眸，正要開口，默立在一旁的崔衍突然抬手朝她一擺，正容說道：「瑩瑩，妳不要再說什麼了，玉存說的不錯，男子漢大丈夫，應該守信守諾，有一言九鼎，如山不移的豪情胸襟！」

這話是理，人，豈能言而無信？

公孫瑩瑩默然了。

崔衍的目光轉向了婁碧君，含笑說道：「神嫗，老朽可以請問一句話麼？」

婁碧君道：「崔大俠可是想知道老身將欲如何處罰聞玉存？」

崔衍搖頭道：「不是，老朽知道神嫗不是個不講理之人，聞玉存前往神宮求取『寒碧草』，雖有冒犯神嫗門下之處，但那錯不在聞玉存，老朽深信神嫗雖處罰他，却絕不會過份難為他的！」

婁碧君淡然一笑道：「如此崔大俠要問的是？……」

崔衍道：「老朽想請問神嫗，何時放他返回中原？」

婁碧君微一沉吟，道：「自進入神宮之日起，以三個月為期，期滿老身定然放他返回中原！」

崔衍點了點頭，轉向公孫瑩瑩道：「瑩瑩，別攔阻他了！」

語聲一頓，朝聞玉存一揮手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跟着神嫗去吧！」

聞玉存沒有說話，抱拳朝公孫瑩瑩和崔衍拱了拱，大踏步走向屋外，隨在婁碧君身後疾行而去。

公孫瑩瑩移步站立在門口，目送聞玉存的背影去遠了，消失不見了之後，不禁幽幽的輕嘆了口氣，嬌靨兒神色担憂的回眸望着站立在身旁的崔衍問道：「義父，您看那婁神嫗會守諾言，如期放聞大哥回來麼？」

崔衍微微一笑道：「那婁神嫗不是個不守信諾之人，妳別替他担心了，他生性忠厚憨直，自有其憨福，如果義父沒有料錯，他此去南極，婁神嫗不但會守諾如期放他回來，而且對他還有益無損！」

公孫瑩瑩明眸微睁，懷疑地道：「眞的？」

崔衍笑笑道：「這只是義父的猜想，是眞是假，等他回來以後就明白了！」

「呵呀！糟了！」公孫瑩瑩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，嬌靨兒上現露出一副焦急的神色！崔衍心中不禁愕然一驚！問道：「丫頭，什麼事情糟了？」

公孫瑩瑩焦急地說道：「聞大哥身上帶着那『敦煌秘笈』，此去『子午神宮』中，要是被婁神嫗發現了，豈不被搶奪了去！」

崔衍神情不由微微一呆！但旋即搖了搖頭安慰地說道：「丫頭，妳也別着急了，那小子心性雖然憨直，但可也不是個傻子，這種事他豈會告訴婁神嫗，他不告訴婁神嫗，婁神嫗又怎會知道？再說這種武林奇學異寶，若不是福緣深厚之人，何能得到，如果該當是他的東西，別人雖然費盡心機也搶奪不去，就是搶奪了也是禍非福！」

語聲一頓，話題忽地一改地問道：「丫頭，妳說他自幼是個孤兒，由少林慧空大師撫養長大的，是麼？」

公孫瑩瑩點頭道：「是呀，義父，您怎麼突然問起這件事情來了？」

崔衍沉吟地道：「義父想想這件事，心中很感奇怪不解！」

公孫瑩瑩詫異地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崔衍道：「那慧空大師乃是少林當代有道高僧，從來不沾江湖恩怨事非，老和尚明知他身負血仇竟撫養他長大，傳他少林正宗內功心法，而却又不收他為徒，這是為什麼？走什麼用意？所以義父深感奇怪不解！」

公孫瑩瑩眨眨明眸道：「義父，這會不會是聞大哥的父母和慧空大師有淵源之人，或是朋友熟人？」

崔衍點頭道：「也許被妳猜中了，他的像貌 像一個人，義父也懷疑他可能是那人的後人！」

公孫瑩瑩凝目問道：「您看聞大哥的像貌像誰？」

崔衍搖頭道：「這問題關係太大，義父不能隨便亂說。」

公孫瑩瑩道：「連女兒面前也不能說麼？」

崔衍道：「丫頭，他如果眞是那人之後，其中如果沒有不能說的特別原因，在他離開少林時，那慧空大師不會得不告訴他的身世的！」

公孫瑩瑩明眸眨動地道：「義父，聞大哥離開少林時，那慧空大師曾交給他一件衣服，說是他娘留給他的……」

「哦。」崔衍道：「是什麼衣服？」

公孫瑩瑩伸手撩起自己上衣衣擺的一角，露出一件銀白晶亮的衣服，說道：「義父您看，就是這一件。」

只一眼，崔衍臉色立時倏然一變！驚聲道：「天蠶衣……」

公孫瑩瑩神情不由極感意外地一呆！

崔衍道：「天蠶衣武林至寶，當世天下只有一件，義父當年有幸曾經見過此衣一次，印象極深，是以一眼就能認出，決不會有錯！」

公孫瑩瑩道：「女兒曾聽爹爹說過，此衣主人是與爹爹和義父齊名的『琴仙』司馬心茹，『琴仙』後來嫁給了『書痴』叔叔，而他又正好姓聞，照此看來，他該是『書痴』叔叔的後人，他娘該是『琴仙』了！」

崔衍點頭道：「這應該不會有錯了，他的像貌也正像極了『書痴』聞俊逸，不過……」

語聲一頓，眉鋒微蹙地接道：「他如果眞是『書痴』的後人，這問題就十分不簡單而棘手了！」

公孫瑩瑩一怔問道：「什麼問題？」

崔衍深吸了口氣，神色凝重地道：「慧空大師既說他身負血仇，要他學成天下無敵的武學功力之後，才告訴他的身世，由此可見，其仇人必然武功高絕，而『書痴』和『琴仙』之失踪多年，顯然是已遭人毒手，『書痴』名列武林五奇之首，一身所學功力，雖不能說是天下無敵，但是『書痴』『琴仙』夫婦聯手，却是天下無

敵，竟雙雙遭人毒手，放眼當今宇內四海八荒，什麼人能有這等功力能耐呢？這問題還不棘手而不簡單麼？」

公孫瑩瑩明白了，但也呆住了！

崔衍說的不錯，以「書痴」和「琴仙」夫婦二人高絕無敵的武學功力竟遭人毒手，這確實是個十分不簡單棘手的問題！

公孫瑩瑩呆了呆，明眸一眨，忽然說道：「義父，這問題慧空大師一定知道，我們上少林找他問問去！」

崔衍搖頭道：「只怕沒有用。」

公孫瑩瑩一怔！道：「為什麼？慧空大師難道不肯說？」

崔衍點頭道：「事實必然如此。」一頓，微微一笑，問道：「瑩瑩，妳知道慧空大師是『書痴』的什麼人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公孫瑩瑩搖頭問道：「他是『書痴』叔叔的什麼人？」

崔衍道：「胞兄。」

「哦……」公孫瑩瑩默然沉思了剎那，道：「義父，我想我們反正閒着無事，不如……」

崔衍接口道：「跑趟少林找慧空大師問問試試，是不是？」

公孫瑩瑩嬌甜地一笑道：「順便問問他懂不懂梵文？」

崔衍雙目忽然一亮，道：「丫頭，不是妳提起此事，義父倒忘了，慧空大師乃是少林『藏經樓』主持，佛門經典梵文者不少，他多半懂得梵文！」

公孫瑩瑩神情大喜道：「如此，我們就立刻動身吧！」

崔衍點了點頭。

於是，公孫瑩瑩向侍婢小蘭交待了一番，和「棋迷」崔衍動身直奔少林。

× × ×

「子午神嫗」婁碧君和聞玉存離開了「怡心園」以後，聞玉存一直默默地跟在婁碧君的身後走着，一路上極少說話，好像有着無限沉重的心事。

起初婁碧君沒有在意，但是接連幾天下來，婁碧君心中忍不住奇怪地側臉深望了聞玉存一眼，邊走邊說的問道：「聞玉存，你在想什麼？」

聞玉存搖頭道：「沒有想什麼。」

婁碧君道：「那為什麼不說話？」

聞玉存道：「晚輩沒有話可說。」

婁碧君眉鋒微皺了皺，道：「我們一邊走一邊談談，好嗎？」

聞玉存道：「談什麼？」

婁碧君道：「隨便談談。」

聞玉存道：「晚輩遵命。」

婁碧君笑了笑，問道：「你家住什麼地方？」

聞玉存道：「晚輩沒有家！」

婁碧君不由微微一怔！又問道：「你是什麼地方人氏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的父母呢？」

「晚輩從小就是個孤兒，從未見過父母的面。」

婁碧君眉頭微蹙地道：「這麼說，你連你父母是什麼樣的人都不知道了！」

聞玉存道：「晚輩連父母的號諱也都毫無所知。」

婁碧君默然了剎那，又問道：「是什麼人撫養你長大的？」

聞玉存道：「少林慧空大師。」

「哦，他知道你的父母是誰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他沒有告訴你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也沒有問過他？」

「問過，他不肯告訴晚輩。」

「知道為什麼嗎？」

「他說晚輩必須學成天下無敵的武學功力，才能告訴晚輩，否則今生今世晚輩就休想知道自己的身世！」

「哦……」婁碧君微一沉吟道：「這麼說，令尊令堂一定是被人所殺害，而那人也一學是當今武林高手，武學功力很高很高了！」

聞玉存點頭道：「聽慧空大師的口氣，事實似乎正是如此！」

婁碧君話題倏地一改，道：「你知道老身將你帶回『子午神宮』，將要怎樣處罰你嗎？」

聞玉存搖頭道：「晚輩不知。」

婁碧君道：「你怎麼不問？」

聞玉存淡淡地道：「晚輩既然已經說過任憑前輩處罰，這問不問都是一樣！」

婁碧君道：「老身打算把你禁閉在本宮『子午殿』內三月，日受水火煎熬苦刑，你認為如何？」

「聽憑前輩。」

「你不怕那水火煎熬苦刑？」

「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！」

「如果你不願受那水火苦刑的煎熬，只要你開口求一聲，老身可以另行從輕處罰你！」

聞玉存那憨厚的臉容上，突現一片堅毅之色地說道：「不！晚輩寧願受那水火煎熬苦刑，也不屑求人！」

婁碧君雙眉微揚了揚，目中異采飛閃地道：「你很有骨氣！」

「謝謝前輩誇獎。」

婁碧君微微一笑，沒有再說什麼。

於是，二人又默默的前行着。

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之後，婁碧君忽又打破沉默地說道：「聽說你並未學過武功，只練過了三招掌法，是麼？」

聞玉存點頭道：「前些日子『棋迷』崔伯伯，才另傳了晚輩一套掌法和輕功身法。」

「少林慧空大師自幼將你撫育長大，他從未傳過你武功麼？」

「從來沒有，只在晚輩五歲的時候，教過晚輩打坐的口訣，令晚輩跟着學習打坐，直到一個多月前，晚輩這才知道那就是少林正宗內功心法！」

婁碧君想了想，又道：「聽說小徒靈眞在『寒碧殿』外出掌突擊你的時候，你並未還手，是麼？」

聞玉存道：「晚輩確實沒有還手，不過……」

語聲一頓，臉露歉色地說道：「對靈眞，晚輩心中深感歉疚！」

婁碧君微微一笑道：「你既然沒有還手，焉能怪你，你心中又何歉疚之有。」

話聲一落又起，問道：「靈眞那一掌斷腕，是怎麼回事？你知道麼？」

聞玉存道：「晚輩原先也不知道，前

幾天才明白原因。」

婁碧君問道：「是什麼原因？」

聞玉存道：「是『先天眞氣』的自然反應，反震之力所致！」

婁碧君雙目倏然一睜，道：「你練有『先天眞氣』？」

聞玉存點頭道：「只有五成火候。」

婁碧君凝目道：「是誰傳給你的？」

聞玉存搖頭道：「不是誰傳給晚輩的，而是凌老前輩成全的。」

接着便把「瞽目閻羅」凌紀常因見他內力充沛，替他把脈發現他體內潛伏有一股強大眞氣，不惜耗費內功眞元替他打通奇經八脈，引導那股眞氣與他自己的眞氣匯合，因而得以練成五分火候「先天眞氣」的經過，扼要的述說了一遍。

自然，他隱略了「敦煌秘笈」的事情沒有說。

「棋迷」崔衍說的不錯，聞玉存雖然心性憨直，但並不是個傻子，「敦煌秘笈」武學奇書，引人貪心，他怎會將這種事告訴別人？

× × ×

「子午殿」，位於「子午神宮」的中心所在，殿內地方比「寒碧殿」大了一倍還多。

「寒碧殿」內除五根蟠龍石柱和十數株「寒碧草」以外，別無一物，「子午殿」內的情形可就不同了，裏面有石桌、石几、石櫈、石床，石桌上還有一盞油燈，中央地方有一座丈許大的水池，池水碧綠，清澈見底。

「子午神嫗」婁碧君將聞玉存帶到「子午殿」外，神情有點兒古怪的望着聞玉存笑了笑，臉色慈祥溫和的說道：「孩子，水火煎熬苦刑，只要能守定神靈，便可無碍，對你那已具五成火候的『先天眞氣』並且有益而無害，另外……」

語鋒微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其他的老身也不便多說，就看你自己的福緣了，你進去吧！」

聞玉存躬了躬身子，說道：「多謝老前輩指教！」

話落，挺胸大踏步的直朝「子午殿」內走了進去。

婁碧君雙目異采飛閃地深望了聞玉存那挺直的背影一眼，替他關上殿門鎖上，這才轉身而去。

殿門關上，殿內頓時一片漆黑，但聞玉存內功精深，「先天眞氣」已具五成火候，目力超異常人，尚能辨視事物。

因此，他略一定神，便即在石桌上的那盞油燈之旁，找到了打火的火熠子和火石等物。

於是他立刻打着火，點上油燈，也立刻發現了石桌上放着一張紙箋，寫着：

「孩子，石桌中央的抽屜內有一本書，老身特許你在三個月時間內研究它，至於你能不能研究出書中的玄奧，那就得看你的智慧和福緣了，每天子、午交正之時，你必須遵守約言全身浸入池內受那水火煎熬苦刑，三個月滿，老身當打開殿門，送你出宮回返中原。」

紙箋下角雖然沒有具名，但不言可知，乃是「子午神嫗」婁碧君預先寫好放在石桌上的，由此可見，「子午神嫗」名義上是處罰他，實際上却是有心成全他。

於是，聞玉存拉開石桌當中的抽屜，裏面果然放着一本書，他拿出那本書來略一翻看之下，發現書中後半本的文字，竟然與「敦煌秘笈」一樣，全是梵文，前半本則是一半梵文，一半漢文。

他雖然心性憨厚，但却是個具有大智慧之人！

經過數天的專心研究，聞玉存終於領悟出了這本書的玄奧：前半本是梵、漢文對照辭典，後半本則是一部上乘內、外、輕功、掌、指、劍法俱全的武學奇書。

俗話說得好，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專心人」。

聞玉存這一領悟，心中不禁大喜過望，於是，他就在殿內廢寢忘食，對照着漢、梵文辭典，心神專一的研究習練起來！

雖然他廢寢忘食的專心研究習練奇書上的武學，但幷未忘記約言，他每天子、午交正之時，一定全身浸入那碧綠的池水中，受那水火煎熬的苦刑！

他研究習練完了奇書上的武學以後，便取出自己懷內的「敦煌秘笈」，繼續細心研究！

「敦煌秘笈」所載奇學招式，雖然十分深奧，其中甚多令人看來難解不懂之處，但因聞玉存已經練習了那奇書上的武學，因而已能觸類旁通，是以，那些個深奧難解的問題，已難不住他，只須凝神沉思一段時間，便能霍然貫通！

× × ×

三個月之期到了，「子午殿」的殿門打開了。

這時，聞玉存正盤膝趺坐在石床上，閉目垂簾，狀如老僧入定般，看樣子像是運息行功，其實他腦子裏飛轉着「敦煌秘笈」最後兩頁所載，他尚未能悟解貫通的絕學招式。

「子午神嫗」婁碧君站立在殿門外，目光灼灼如電地凝望着趺坐在石床上的聞玉存，好似怕驚擾了他地默默地沒有開口說話。

三個月來，聞玉存每天子、午交正時刻所受那水火煎熬苦刑，名義上雖說是苦刑，實際却是水火相濟，對修練內功之人大有助益。

因此，原只具有五成火候的「先天眞氣」，在這短短的三個月中，已激增了三成之多。

因此，此刻聞玉存一身功力武學成就之高，已是當今宇內武林一二人之間，在十丈以內，蟻虫爬行之聲，皆難逃過其聽覺！

倏然，聞玉存雙目微睜，精芒一閃即逝地朝「子午神嫗」婁碧君點頭含笑問道：「前輩，三個月之期到了麼？」

婁碧君微一點頭道：「到了。」

聞玉存道：「眞快！」

緩緩輕吁了口氣，抬腿跨下石床，舉步走出殿門，朝「子午神嫗」肅容說道：「前輩成全大德，不敢言謝，請受晚輩一拜！」

「子午神嫗」婁碧君連忙伸手架住，目光凝注着聞玉存那雖然仍是一副憨厚之相，但氣質却與三個月前截然不同的俊臉問道：「孩子，你得到了多少？」

聞玉存躬身答道：「不敢欺瞞前輩，晚輩得到了全部！」

「哦！」婁碧君雙目異采飛閃地說道：「孩子，你眞了不起，眞福緣深厚！」

聞玉存道：「這都是前輩的恩賜！」

婁碧君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但也是你的大智慧與堅毅心志！」

聞玉存躬身道：「多謝前輩誇獎，前輩這份大恩，晚輩定當永記心中！」

婁碧君笑了笑，道：「孩子，告訴老身，那本書上所載的武學，你是如何看懂了的？」

聞玉存立刻毫不思索地，將他研究對照的方法詳細地告訴了「子午神嫗」。

「子午神嫗」聽後，這才明白地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孩子，謝謝你，若非你智慧超人，老身就是再研究它十年，只怕也是徒然枉費心力！」

聞玉存謙遜地道：「前輩太客氣了，其實晚輩也只不過是胡拼亂湊，碰巧了而已！」話聲一落又起，說道：「前輩若無其他指敎，晚輩想告辭了。」

婁碧君點頭道：「孩子，『子午神宮』雖然從不與中原武林人物交往，對你却是唯一的例外，永遠歡迎你來作客。」

聞玉存道：「謝謝前輩，晚輩日後有空會來拜望前輩的。」

婁碧君慈祥的一笑，道：「爲了免得『棋迷』崔大俠和公孫姑娘的盼望焦急，老身也不多留你了，現在老身就親自送你出宮。」

聞玉存恭敬地說道：「謝謝前輩，晚輩實在不敢當，晚輩自己走好了。」

話落，抱拳躬身一禮，轉身邁步往外走了出去。

× × ×

這是一座小鎮，鎮名「臥龍溝」。

「臥龍溝」，雖然只有六七十戶人家，街也只有一條南北大街，長不足半里，從街頭一眼可以望到街尾，但是因爲地當南北通衢官道之旁，是以茶樓酒店，飯館客棧，雜貨舖，布店糧行，錢莊銀樓，各行各樣的生意買賣，可說是應有盡有。

正所謂是：「痲雀兒雖小，但却五臟俱全」。

在「臥龍溝」之西三里多點地方，有一座佔地頗大的莊院，名「臥龍莊」，莊主姓馮。

馮莊主是這「臥龍溝」當地的首富，也是附近百里地方婦孺皆知的大善人。

因此，所有「臥龍溝」的人都稱呼馮莊主或馮大善人而不名。

其實，這位馮大善人究竟叫什麼名字，只怕問遍了「臥龍溝」的人，也沒有一個知道。

據傳說，馮大善人原來是北方人，是個做官的，因爲看中了「臥龍溝」的風水好，所以辭官以後，就派人來買下了現在「臥龍莊」的這塊地，動工興建了這座「臥龍莊」，舉家遷來莊上。

「臥龍莊」興建迄今已經有十年的歷史了，馮大善人夫人雖然早已亡故，膝下只有一位愛女，父女倆相依爲命，但是莊上却婢僕如雲，加上護院的武士們，人數不下四五十人。據說馮大善人平常很少過問莊上的事情，一切大小事情全由總管駱大成處理。

提起駱總管，「臥龍溝」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既欽佩而又畏懼的！

駱總管爲人精明，能幹，無所不通，不管什麼人，休想在他面前要得了一點花招，隨便你玩什麼心眼兒，都很難瞞得過他去。

本來嘛，駱大成他要不是這麼個精明能幹的人，他怎麼能當「臥龍莊」的總管，馮大善人又怎會放心不過問莊上的大小事情，一切全由他處理？

「臥龍溝」雖然地當南北官道之旁，平常來往過路的客商雖然不少，但過路客商畢竟只是過路的，今朝來了，明朝便又去了。因此，「臥龍溝」地方一向都是平平靜靜的，從來沒有特別熱鬧過。

也許眞是「臥龍溝」的風水好吧，一向平靜的「臥龍溝」，這會兒竟突然熱鬧了起來，打從三四天前開始，鎮上就一批又一批來了很多外地人，不到一天的時間，所有的客棧就都住滿了，遮那茶樓酒店飯館，也都在一些客人們的情商下，騰出一些地方暫作客棧。

那些向來今朝來明朝去，從不多作停留的來往過路客商，也都湊熱鬧的停了下來。當然，他們都是好奇。

於是，鎮上所有的生意都興隆了起來，白花花的銀子大把往裏賺，樂的老闆伙計們全都眉開眼笑，忙的團團轉，忙的十分起勁！做生意的人本來就希望生意好，有錢賺，只要生意好，能賺錢，忙點兒有什麼關係，又怎會不忙的起勁？

「臥龍溝」能夠突然熱鬧起來，這全得感謝馮大善人，要不是馮大善人，「臥龍溝」永遠不會有這種熱鬧的場面，也永遠不會有這麼好的生意。

馮大善人遷來「臥龍溝」，實在是「臥龍溝」人前世修來的福份！

但是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……

事情是馮大善人的獨生愛女馮彩萍年已雙十，迄今還沒有找到一個適合的如意郎君。

這也難怪，馮大善人是當地的首富，又是做過官的人家，「臥龍溝」這種小地方，那會有什麼出色的少年子弟，又怎能找到適合的人選？

於是，精明能幹的駱總管向馮大善人獻上了一個「比武招親」的建議；在莊內搭起了一座擂台，邀約天下武林少年俊逸前來比武，技冠羣豪，人品出衆者，可獲雀屏之選，娶得如花美眷。

比武擂台，除了技冠羣豪者可獲雀屏之選外，落選之少年俊逸，凡武功技藝高超，能名列前五名者，均可獲得獎賞！

第二第三名，可各得黃金萬兩，第四第五名，可各得黃金五千兩。

這等獎賞，都是可觀的財富，實在够令人動心的！因此，消息一經傳出，立刻轟動了天下武林，各地少年俊逸，武林豪雄，紛紛趕來了「臥龍溝」。

儘管這「比武招親」與及獎賞，皆有限制規定，只限於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內之青年，超過三十歲者，只可以武會友，不得參與「招親擂台」，也無獎賞！

可是，仍有很多三十歲以上，甚至是鬚髮花白的黑白兩道武林豪雄，江湖高手

趕了來。

他們趕來的用意，除了看熱鬧和順便替自己的兄弟或是晚輩助威外，大都想看看這位馮大善人是何許人，是武林中的那一位？

因爲馮大善人既然設下這麼個「比武招親」和萬兩黃金獎賞的「擂台」，顯然是武林中人，但是他們却都從未聽說過武林中有一位姓馮的富豪高人！

× × ×

夕陽將落，紅霞滿天，這，正是黃昏前的剎那時刻。

「臥龍溝」之南的官道上，步若行雲流水般地來了個體格健壯的少年人。

這少年人身着一套黑布衣褲，雖然生得劍眉星目，模樣兒很俊，但却是一臉的忠厚憨直之相。

他，正是那神功絕藝初成，剛自南極「子午神宮」返回中原的聞玉存。

聞玉存走進「臥龍溝」，一見到處都住滿了人的情形，劍眉不由微微一蹙地暗忖道：「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怎麼這麼多人？……」

「永安客棧」，是「臥龍溝」鎮上最大的一家客棧；前後三進，東西兩廂，地方實在是够大的。

聞玉存三個月前隨着「子午神嫗」前往南極時，曾在這家「永安客棧」住過一夜。於是，他走進了「永安客棧」。

「永安客棧」臨街的店堂是飯館，聞玉存剛跨進店堂，一名小二立刻迎着他陪笑哈腰地問道：「相公，您是吃飯還是要住店？」

聞玉存道：「吃飯，也住店。」

小二道：「吃飯沒有問題，住店，可就要請相公您多多包涵了！」

聞玉存劍眉微皺了皺，道：「你們這兒可是已經客滿？」

小二點頭道：「不但是我們這一家，全『臥龍溝』鎮上，只要能住人的地方，都住滿了！」

聞玉存微一沉吟道：「如此我就先吃飯再說好了。」

小二陪笑地道：「相公您請坐，要吃什麼？小的這就去關照厨房裏做，馬上就給您送上來。」

聞玉存在一張空桌位上坐下，說道：「我吃飯不講究，你隨便給我弄一樣菜就行了。」

小二點頭道：「好，相公您請稍坐一會兒。」說罷，正要轉身走去。

聞玉存忽然一抬手，又道：「小二哥，請等一等。」

小二哈腰笑笑說道：「相公您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聞玉存道：「我請問，這裏來了這麼多人，是什麼事？」

小二雙目一眨，詫異地道：「相公您不知道？」

聞玉存搖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小二道：「這麼說，您也不是來打擂台的了？」

「不是。」聞玉存搖搖頭道：「我只是路過這兒。」

微微一頓，問道：「請問是打什麼擂台？」

小二道：「是比武招親擂台。」

「哦。」聞玉存道：「是什麼人家的姑娘？」

小二道：「是我們這兒馮大善人的千金小姐。」

聞玉存道：「這麼說，馮小姐的武功一定很高了！」

小二道：「聽說是很高，不過我們這兒的人誰也沒有見過馮小姐的武功。」眼睛一眨，問道：「相公，您會武功麼？」

聞玉存點頭道：「會一點。」

小二道：「您要參加比武擂台麼？」

聞玉存搖搖頭道：「對這種事情，我沒有興趣。」

小二道：「相公，您爲什麼不試試呢，只要能名列前五名之內，便可以得到五千兩黃金的獎賞！」

聞玉存搖頭一笑道：「謝謝你告訴我，小二哥，痲煩你替我去拿吃的來吧。」

小二答應了一聲，轉身走了。

忽然，聞玉存耳邊響起一個細如蚊蚋的傳聲說道：「小子，看你的氣質與前完全不同，武學功力定然已經大成，這幾個月來獲得什麼奇遇了？」

聞玉存循聲望去，只見一個行狀猥瑣，身材瘦小的青衣老頭兒，正在朝他點頭微笑。

他心中不禁一怔！憨厚的臉上浮起一副愕異之色地暗忖道：「這老頭兒誰？我怎麼不認識他？」

那青衣老頭兒似乎已看出了他的心意，又傳聲說道：「小子，我們是熟人，你現在看到的不是我老人家的眞面目，我老人家問你，你是不是獲得了什麼奇遇？是就點點頭，不是就搖搖頭別開口說話。」

聞玉存劍眉微蹙了蹙，但却依言沒有開口說話地搖了搖頭。

青衣老頭兒雙目閃動着懷疑之色地道：「小子，你沒有說謊麼？」

聞玉存又搖了搖頭。

青衣老頭兒目光凝注地道：「小子，我老人家自信老眼還不花，你的一身功力之高，只怕已和我老人家不差上下，如說沒有獲得奇遇，實在令人難信！」

聞玉存突然也傳聲說道：「老人家既然認得晚輩，就該知道晚輩生性爽直，從來不喜歡說謊，也不屑說謊欺人！」

他這一傳聲答話，青衣老頭兒的目中立射驚奇之色地說道：「小子，這麼一來，我老人家可就更不相信了！」

聞玉存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青衣老頭兒道：「小子，四個多月前，你還是什麼武功都不會，如今竟能傳聲和我老人家談話，你要說這幾個月來沒有獲得奇遇，有誰人能相信？」

聞玉存想了想，傳聲問道：「老人家，您究竟是那一位？」

青衣老人道：「小子，你還記得在潼關飯館裏騙你一頓酒飯吃的老頭兒麼？」

「哦！」聞玉存星目倏然一睜，道：「原來是您老人家！」

青衣老頭兒笑道：「不錯，小子，你現在已經知道我老人家是誰，該把你這幾個月的奇遇說給我老人家聽了！」

聞玉存道：「老人家，晚輩實在並未獲得什麼奇遇，只不過是……」（未完）

新穎俠情中篇／高庸・文　盧令・圖

硃砂井（三）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三手婆婆與趙小蘭聯手擊殺了天醜帮四大天王之三，但被癲痢頭走掉，三手婆婆深恐天醜帮尋仇上門，又因王府藏珍之事已洩，自忖人單勢孤，無力與聞訊趕來尋寶的江湖高手爭奪，碰巧百花宮少主蕭雲自動找上門來，被小蘭美色所迷，自願拜三手婆婆爲乾媽，冀圖伺機獵艷，三手婆婆趁機將與天醜帮結怨之事說出，蕭雲色迷心竅，挺胸效命，說是如天醜帮衆殺來，他就……剛說至此，他母舅跟踪尋到，面斥蕭雲不理正事，躲在此與廢老婆子喝酒，蕭雲忙引介說三手婆婆是白骨爪趙公玄的太太——

你虞我詐騙　計賺謀奪掠

「哦？」白衣人一驚，不覺凝目注視着三手婆婆，喃喃道：「白骨爪趙公玄？不可能吧？」

蕭雲道：「這是千眞萬確的，趙大娘和白骨爪久失連絡，屈身晉王府爲傭，以避仇家耳目，後來晉王府出事，趙大娘就受托看管王府廢園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突然舉步趨前，壓低聲音接道：「舅舅，那姓錢的也住在此地。」

白衣人輕哦了一聲，頓時對三手婆婆改容相向，抱拳道：「原來是趙大娘，方才不知，多有失禮。」

三手婆婆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蕭公子，這位是——」

蕭雲忙道：「這位是我舅舅，人稱冷秀才……」

白衣人接口道：「在下費天祥，當年曾跟公玄兄有過一面之識。」

三手婆婆頷首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費大俠，請恕我老婆子雙目不便多有怠慢。」

費天祥乾笑道：「大嫂別客氣，我跟公玄兄原是舊識，只因多年來未通音訊，不知大嫂竟會隱居此地，受這種委屈。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這算甚麼委屈，咱們母女兩自食其力，與人無爭，日子倒過得還算安靜。」

蕭雲道：「舅舅，我已經拜趙大娘做乾娘，今後咱們有責任應該照顧乾娘的生活。」

費天祥哦了一聲，含笑道：「那就更是一家人了，姪女兒她在何處？快請出來見見。」

蕭雲忙命金哥去屋後尋找小蘭，却沒見到小蘭的人影。

三手婆婆道：「蘭丫頭怕生，多半躲到廢園裏頑耍去了，別找她，過一會兒她自己會回來。」

費天祥突然變色，道：「大嫂，請恕我冒昧問一聲，小蘭姪女是不是十七八歲，頰上有兩個酒渦，梳一條又黑又長的辮子？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不錯呀。」

費天祥又問：「有一個四十來歲的獨眼婦人，可是大嫂的朋友？」

三手婆婆詫異道：「我不認識甚麼獨眼婦人，費大俠怎麼會問起這句話？」

費天祥頓足，道：「糟了，一定出事了……」

三手婆婆和蕭雲齊聲驚問：「出了甚麼事？」

費天祥道：「剛才我找到這兒來的時候，在竹籬外靠近王府廢園那邊，看見那獨眼婦人正帶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離去，如今回想起來，那女孩子八成就是小蘭姪女兒。」

三手婆婆駭然道：「小蘭是被她强迫刦去的麼？」

費天祥道：「不像是强迫刦持，倒像是小蘭姪女自願跟那獨眼婦人走的。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這不可能，小蘭怎麼會自願跟隨陌生人走？」

費天祥道：「當時，我只覺得那婦人太醜，小蘭姪女却太漂亮，一時好奇，多看了兩眼，現在想想，小蘭姪女雖然自己跟隨那獨眼婦人同走，神情却顯得有些痴呆，彷彿是被甚麼藥物所迷……」

三手婆婆大吃一驚，霍地站了起來，顫聲道：「不好，那婦人一定是天醜帮的高手……」

蕭雲道：「就算是天醜帮高手，光天化日下，蘭妹怎麼會自願跟隨她走呢？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小蘭年紀太輕，多半是中了『拍花黨』迷藥……費大俠，她們是朝甚麼方向去的？快告訴我，我得趕緊去追她回來……」

蕭雲忙道：「乾娘，你眼睛不方便，不必親自去，由我和舅舅追去就行了。」

三手婆婆搖頭道：「不成，我只有一個女兒，她就是我的命，如果她有了三長兩短，我也活不成了。」

一面說着，一面拄着拐杖，巍顫顫就向門外走。

費天祥急忙攔住，道：「大嫂，請放心，有我和雲兒同去，一定能把小蘭姪女救回來，您儘管放心，坐等好消息吧。」

接着，向金哥暗暗遞了個眼色，吩咐道：「金哥，留在這兒好好保護，我們很快就會回來。」

金哥會意，口裏應諾，忙上前「摻扶」着三手婆婆。

費天祥和蕭雲已匆匆奔出木屋。

× × ×

屋外不見小蘭的人影，同樣也沒有獨眼婦人的影子。

費天祥更沒有追人的意思，一出竹籬，便停住脚步。

蕭雲心急玉人安危，仍然快步向外奔，却被費天祥一把拉住，示意他不用再追了。

蕭雲焦急地道：「舅舅，咱們得趕快去救小蘭呀……」

費天祥冷冷道：「不用追了，根本沒有甚麼獨眼婦人，那是我故意騙騙老婆子的。」

蕭雲詫道：「可是，小蘭她人呢？」

費天祥道：「那丫頭被我制住了穴道，藏在廢園牆內，現在正由本宮兩名護花使者看守着。」

蕭雲駭然道：「舅舅，你……你爲甚麼要這樣做？」

費天祥沉着臉道：「我爲甚麼不能這樣做？我問你，趙寡婦眞正是甚麼身份，你可知道？」

蕭雲道：「她不是白骨爪趙公玄的妻子嗎？」

費天祥道：「不錯，她是趙公玄的妻子，但她本人外號叫做三手婆婆，是『神手門』中輩份很高的高手，而且，她潛來晉王府爲傭，是爲了一件絕大的秘密。」

蕭雲吃驚道：「莫非是爲了外間傳言的王府藏珍？」

費天祥道：「正是如此，我再告訴你，白骨爪趙公玄根本沒有死，三手婆婆以寡婦身份，屈身王府爲僕，完全是掩人耳目，志在奪取藏珍，如今風聲已經暗中傳入江湖，正邪各派都有高手紛紛趕來太原，在這麼重要的節骨眼上，你居然忘了正事，倒被一個小丫頭的姿色所迷，墜落脂粉陣中，這要是讓你娘知道了，你還想不想留着你這兩條腿？」

一番話，罵得蕭雲垂下了頭，低聲道：「舅舅，你老人家也不能全怪我呀，我不知道這麼多內情，何況，我才到太原兩天，你們交給我的任務，只是監視那姓錢的，並沒有說該用甚麼手段，我認趙寡婦做乾娘，也是接近她們的手段嘛……」

費天祥低喝道：「你還敢强辯？好！我問你，你對那姓錢的知道多少？他那大木箱裏裝的甚麼東西？你查看過了嗎？」

蕭雲道：「我和金哥昨天才找到這兒來，還沒有機會去查看……」

費天祥道：「哼！等你們有了機會，只怕早就被人家擺平了。」

蕭雲本來還想提到金哥被暗算的事，聽了這話，只得嚥一口唾沫，不敢再提。

費天祥道：「現在情勢急迫，各派高手都已趕來太原，不容許再拖延耽誤，我只能給你一個晚上的時間，務必要查明姓錢的來歷和木箱中裝的是甚麼東西，如果明天清晨以前你還沒有機會，我就只好用强硬手段，連三手婆婆也一齊擄下……」

蕭雲忙道：「舅舅……這樣做不太好吧！」

費天祥道：「這是你爹的意思，今晚午夜，你爹會親自率領宮中高手趕到，明天一定採取行動，希望你好好爭一口氣，別讓你爹又罵你沒出息。」

蕭雲惶然道：「我娘會不會來？」

費天祥道：「傳訊中沒提，不知道來不來……雲兒，不是做舅舅的又嚕嗦你，你也不小了，應該替你爹分憂解勞，別老指望你娘護着你。」

蕭雲靦覥地道：「舅舅別誤會，我只是想念她老人家……」

費天祥揮手道：「好了，又不是三歲小孩子，離不開娘，你這一套心眼兒別想瞞過舅舅——回去幹正經事去吧。」

蕭雲遲疑着，說道：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小蘭她……」

費天祥道：「咱們得留下她，必要時才能要脅三手婆婆。你回去只說沒追到，正在分頭搜查就行了。」

說完，不容蕭雲多分辯，逕自朝廢園方向而去。

蕭雲無奈，只得垂頭喪氣轉回木屋。

由竹籬到木屋，不過短短十丈左右距離，此時在蕭雲的感覺中，却彷彿有千里萬里，他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一邊走，一邊盤算着應該如何向三手婆婆解釋，應該如何查看錢堃的那隻大木箱，以及應該怎樣才能解救小蘭，使她平安脫身，却又不至影响大局……

將近木屋前，蕭雲心裏突然產生出一種莫名的警覺，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。

屋裏太靜了，靜得反常，靜得令人悚然心悸。

三手婆婆的愛女被擄，不可能如此平靜，何況還有金哥在屋裏，怎麼會聽不到絲毫聲音呢？

蕭雲心生警惕，急忙提一口氣，力貫雙臂，同時用膝蓋輕輕頂開了屋門。

「依呀」聲中，木屋門緩緩打開，誰也想不到，裏面竟然站了滿滿一屋子人。

這些人，個個斜眼歪鼻，鷄胸駝背，可說是各極其醜，爲數怕不有二三十人之多。

其中只有一個人是坐着的，那是個滿頭黃髮的女人，年約五十來歲，生得尖嘴猴腮，滿臉膿瘡，袒着胸口，腰間繫一根鍊，露出大半邊麵粉口袋似的兩隻大乳房，簡直比夜叉還要駭人。

黃髮婆子身後，併排站着四名醜女，不是青面獠牙，就是張着血盆大口，一個比一個令人心驚肉跳。

只是，屋中却不見三手婆婆和金哥。

蕭雲只匆匆掃了一眼，心裏早嚇得噗通狂跳，忙不迭想縮身後退，不料背心却被兩隻冰冷銳利的刀尖抵住。

扭回頭，竟是兩名醜漢，各持匕首站在身後。

黃髮婆子銜着蕭雲呲牙一笑，點點頭道：「請進來吧。」

蕭雲猶在遲疑，身後兩柄匕首已經向前輕推，不容他不進。

跨進屋門，蕭雲才發現這些人已經將木屋內外全部控制，連臥房和廚房中都有人看守，可是，整個木屋內竟然鴉雀無聲，甚至呼吸聲也聽不到。

蕭雲不禁又吃驚，又詫異，剛才自己跟舅舅冷秀才就站在竹籬外面談話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沒有發覺這許多人是甚麼時候闖進屋裏來的？

三手婆婆和金哥，又怎會無聲無息失了踪影？是逃匿了，還是已經被這些人擄走了？

那黃髮婆子對他倒很客氣，擺擺手，道：「蕭公子，請坐！」

屋中醜漢們急忙分向左右退開，讓出通路和座位。

蕭雲詫道：「你們認識我？」

黃髮婆子笑道：「堂堂百花宮的少宮主，咱們早已仰慕許久了。」

蕭雲道：「請問諸位是——」

黃髮婆子道：「就憑咱們這副容貌，蕭公子應該猜到咱們的來歷。」

蕭雲道：「這麼說，諸位是天醜帮門下？」

黃髮婆子道：「不錯，我姓歐陽，名玉嬌，現爲天醜帮副帮主，他們都是本帮屬下，天醜四鳳和十八條龍。」

我的天，這些醜得像無鹽，夜叉的朋友，居然也取名龍呀鳳的，世上有這麼醜的龍和鳳？

蕭雲一陣噁心，却不敢表露出來，連忙拱手道：「原來是歐陽副帮主，久仰！久仰！」

歐陽玉嬌並不謙謝，只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蕭公子，你不認識咱們，咱們可認識你，剛才你跟令舅在前面談話，我老婆子立即下令四鳳十八龍改由屋後進來，絲毫不敢驚動你們，蕭公子，你知道這是爲甚麼嗎？」

蕭雲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這是賣足你們百花宮的面子，咱們才特地避道而行。」

蕭雲道：「爲甚麼要這樣客氣？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咱們天醜帮跟百花宮無仇無怨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也希望百花宮投桃報李，彼此多客氣一些。」

蕭雲道：「你要我們怎樣客氣法。」

歐陽玉嬌却沒有直接答覆，嘿嘿乾笑了兩聲，目光流轉，向木屋掃視了一遍，才慢吞吞說道：「這木屋中住着的母女二人是甚麼來路？蕭公子想必已知道了？」

蕭雲道：「不錯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這我就不懂了，以公子的家世和百花宮在江湖中的威望，爲甚麼竟然跟一個女扒手交往呢？」

蕭雲冷冷道：「那是我的事，跟你無關。」

歐陽玉嬌冷笑着點點頭，道：「好！公子這話說得對，你們的事與我無關，我也懶得過問，同樣的道理，咱們天醜帮跟三手婆婆母女之間的恩怨，那也是我們和她的事，希望蕭公子也不必過問。」

蕭雲道：「她們跟你有甚麼恩怨？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她們母女二人，無緣無故將本帮四大天王殺害了三位，這筆賬，咱們當然要找她算一算。」

蕭雲道：「可是——」

歐陽玉嬌截口道：「不用可是，咱們醜話已經說在前面，天醜帮無意跟百花宮爲敵，也希望百花宮不要插手管天醜帮的事。」

說完，向蕭雲身後兩名醜漢揮了揮手道：「好好送蕭公子出去，只要公子願意離開這王府巷，你們不許對人家無禮。」

言外之意，如果蕭雲不願意聽命離去，那就只好對他無禮了。

兩名醜漢應諾閃身，同聲道：「蕭公子，請。」

蕭公子却沒有擧步，冷冷道：「歐陽副帮主，這就是你們天醜帮對百花宮的禮貌？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咱們對公子已經十分客氣了。」

蕭雲道：「請問，你知不知道這間木屋是我花銀子租下來的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咱們當然知道，公子爲租屋所受的損失，由本帮加倍補償，事過之後，咱們會派專人送到百花宮去。」

蕭雲冷笑道：「金錢的損失，你們或許賠償得起，其他方面的損失，只怕就不是『賠償』兩個字能够解決的了。」

歐陽玉嬌聞言一怔，道：「公子的意思是——」

蕭雲道：「譬如說吧，我有一名書童金哥，剛才還留在屋裏，你們把他如何處置了，我不知道，金哥他可是百花宮的人，如果有任何損傷，這筆賬，百花宮勢必要跟貴帮結算……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可是，咱們剛才進來的時候，屋裏並沒有人，根本沒有見到那位金哥。」

蕭雲目的只在試探三手婆婆是否已落在天醜帮手中，聽她這麼說，心知金哥和三手婆婆必然已經預先得到警訊，躲藏了起來，心裏一塊石頭總算落下實地。

但表面上仍然不得不裝出忿忿的樣子，冷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們佔據了我租下的房屋，我的書童不知下落，當然唯你們是問，現在你們人多勢衆，又强迫將我趕出去，此事一切後果，自然要由你歐陽副帮主負責，告訴你，我爹隨後就要到了，那時咱們再好好算這筆賬吧！」

話落，轉身，怒沖沖向屋外便走。

歐陽玉嬌突然站起身子，沉聲喝道：「站住！」

隨着喝聲，身後四名醜女一齊閃電般飛掠而前，及時擋住了蕭雲的去路。

十八條龍也紛紛移位，刹時間，將蕭雲團團圍住。

蕭雲臉色頓變，停步道：「你們要幹甚麼？」

歐陽玉嬌醜面上隱泛殺機，緩緩道：「咱們本來要送公子離去的，剛才聽公子這番話，使人不得不改變主意。」

蕭雲道：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既然彼此之間已有誤會，我想請公子暫時留下來，索性等誤會澄清以後再走吧。」

蕭雲只顧着說狠話，沒想到竟惹來了麻煩，怒目道：「你是打算跟百花宮較量較量了？」

歐陽玉嬌笑道：「咱們沒有那個打算，但如果形勢所逼，非較量一下不可，那也只好捨命陪君子啦。」

話完，笑臉一沉，低喝道：「給我拿下。」

四名醜女應聲出手，攻向蕭雲。

蕭雲急忙抖開摺扇，護身應敵，頓時跟四名醜女打了起來。

那四名醜女號稱「天醜四鳳」，可見在天醜帮中地位不低，這一動上手，果然奇招迭出，攻勢十分淩厲，蕭雲以一敵四，雖然手上多了一柄摺扇，仍感到招架吃力。

更何況屋中還有「十八條龍」團團圍繞，俟機而動，看情形，要想脫身離開這棟木屋，希望竟十分渺茫。

蕭雲心裏有些發慌，勉强支持了七八招，手法已漸趨散亂，一個疏失，肩頭上早挨了一掌。

這一掌並不算太重，可是，已打得蕭雲手臂發麻，踉蹌退出三四步。

左右兩名醜女趁機欺近，四臂齊出，分擊雙脅。

蕭雲來不及招架，一提眞氣，飛身而起，掠上了閣樓。

他脚尖才搭上閣樓樓梯口，「十八條龍」紛紛呼叱着蜂湧而到。

蕭雲情急，飛起右脚，踢向那座木樓梯。

樓梯倒下來，總算將「十八條龍」暫時擋住，然而，閣樓上別無退路，脫身也越發不容易了。

四鳳十八龍只是略一停頓，立刻又撲向前來。

就在這時候，突聽一聲大喝道：「住手！」

天醜帮的人聞聲回顧，只見木屋門口巍然站着一個人——短衣，闊帽，帽沿遮去大半張臉，僅露出下頦滿滿一圈絡腮鬍鬚。

蕭雲心頭暗震：這不就是錢堃嗎……

天醜帮的人顯然都不認識錢堃，却被他那一身裝扮和氣勢所懾，面面相覷，不敢妄動。

歐陽玉嬌翻着兩隻三角眼，對錢堃上下打量了一遍，冷冷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錢堃！」

「乾坤——」歐陽玉嬌一驚，道：「乾坤什麼？」

錢堃輕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弄錯了，我姓錢，名字叫做錢堃。」

「哦！」

歐陽玉嬌再向他打量了一眼，立刻沉下臉來道：「剛才是你在大呼小叫嗎？」

錢堃道：「不錯！」

歐陽玉嬌哼道：「你可知道咱們是什麼人？」

錢堃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歐陽玉嬌鄙夷地冷笑道：「就算你沒有眼睛，你也該長着耳朵吧，難道你就沒有聽說過天醜帮的名號？」

錢堃道：「我不知道什麼天醜帮，我祇知道這兒是我花錢租下來的住處，誰也不許在這兒打架鬧事，否則，不管他是美是醜，都得攆出去！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噢！聽口氣，你倒挺兇嘛？」

錢堃道：「這不是兇，這是理。」

歐陽玉嬌斜目而視，冷笑道：「就憑你一個人，一雙手？」

錢堃道：「正是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好吧，咱們本跟你沒有仇怨，既然你自己定要淌這渾水，說不得，只好成全你了。」

頭一擺，沉聲道：「四鳳，替我把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拏下！」

四名醜女齊聲應諾，飛撲錢堃。

木屋門本就狹窄，錢堃又當門而立，堵在門口，四名醜女雖然同時撲到，眞正能够跟錢堃近身相搏的，最多只有兩人。

當先出手的，也不知是四鳳中的第幾鳳，反正才一照面，就聽得「哎喲」兩聲嬌呼，其中兩鳳已經倒了回來，差點沒把另外兩鳳一齊撞倒地上。

錢堃仍然站在原處，人沒動，頭沒抬，好像連手指也沒有伸一下。

滿屋子人，包括蕭雲在內，都不禁大驚失色。

歐陽玉嬌急問道：「丫頭們，傷得可重嗎？」

受傷的兩鳳緊緊握着右手腕，疼得冷汗直流，却答不出話來。

錢堃接口道：「放心，我只是截住了她們手腕上的經脈，並沒有傷她們！」

歐陽玉嬌怒目道：「你用什麼截斷了她們的經脈？」

「用這個。」

錢堃緩緩舉起右手，伸出中指和食指，作剪刀之狀。

歐陽玉嬌駭然失聲，道：「大悲截脈手？」

錢堃既未承認，也沒有否認，冷冷道：「這只是給她們一個小小的警告，如果那一位不服氣，儘可以再來試一試。」

賸下的兩名未受傷的醜女同聲暴喝，便想上前出手。

錢堃脚下斜退半步，雙掌虛提，沉聲道：「我不喜歡打女人，但對不知道進退的潑婦是例外，希望別逼我出手傷人。」

歐陽玉嬌急忙喝退那兩名醜女，凝目向錢堃打量了好半晌，徐徐說道：「錢朋友，你是眞人不露相，敢問你跟神手門三手婆婆有什麼關係嗎？」

錢堃道：「她是房東，我是房客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就祇這點瓜葛？」

錢堃道：「僅此而已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就爲了這點關係，你寧願跟天醜帮爲敵？」

錢堃道：「我無意跟任何人爲敵，今天是你們到我的住處尋釁，可不是錢某人去找你們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如果咱們不在這木屋對付三手婆婆，總該與你無關了吧？」

錢堃道：「離開這座木屋，那是你們的事，與我何干。」

「好！」歐陽玉嬌見風轉舵，很快地接口道：「今天咱們就看在錢朋友份上，暫時饒過那老虔婆，等她走出這座木屋，咱們再對付她，但願錢朋友言而有信。」

錢堃道：「絕無反悔！」

歐陽玉嬌起身抱拳，道：「天醜帮睚眦必報，從現在起，無時無刻不在這木屋四週等候，有一天若錢朋友遷出這座木屋，盼能告訴咱們一聲……告辭！」

一揮手，四鳳十八龍紛紛由後面側門退去。

歐陽玉嬌臨走之前，望望閣樓上的蕭雲，又道：「在本帮和三手婆婆血仇未了之前，希望公子也不要離開這座木屋。」

說完，揚長而去。

蕭雲長吁一口氣，躍落樓下，對錢堃拱手道：「多謝錢兄仗義援手……」

錢堃理也不理，逕自低頭走了進來，重新架好樓梯，一步步向閣樓上爬去。

蕭雲又道：「錢兄，咱們雖然還沒見過面，彼此已誼屬同屋房客，小生姓蕭，名雲，就租住在錢兄隔壁這間房間……」

錢堃已上了閣樓，突然不耐煩地道：「你說完了沒有？」

「我……」蕭雲張口結舌，尷尬地楞住了。

錢堃道：「如果你的話說完了，請讓開些，別擋着我搬行李。」

蕭雲忙道：「錢兄要搬走嗎？」

錢堃冷冷道：「怎麼，不可以？」

蕭雲惶急地道：「錢兄，你千萬不能搬走，你若一走，天醜帮絕不會放過趙大娘母女倆，他們會殺趙大娘的……」

錢堃道：「這跟你有什麼相干？」

一句話，又把蕭雲的嘴堵住了。

錢堃從閣樓上取下木箱，托着箱子就向門外走。

蕭雲無可奈何，又攔住哀求道：「錢兄，你不能見死不救呀，你……」

錢堃道：「救誰？」

蕭雲道：「救趙大娘和她女兒小蘭，錢兄，好歹她們總是你的居停主人……」

錢堃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要救小蘭，你足可辦到，能救趙大娘的，只有她自己，別人是帮不上忙的，蕭公子，我還有事，請讓路吧！」

蕭雲惶急地道：「錢兄，無論如何你都不能走，至少你得找到趙大娘，跟她當面說一聲，你們之間還有租賃的約定，怎麼能不辭而去呢？」

錢堃搖搖頭，道：「不必找她了，我早已預付租金，而且有約在先，隨時都可搬走，告辭！」

話落，一隻手高高托着大木箱，左手輕輕一撥，不知用個什麼手法，竟將蕭雲撥開了三四步，身子微側，邁向門外。

他身子剛剛到門邊，突聽一聲低呼：「錢爺，請留步！」

錢堃停住，緩緩將木箱放下，箱子正好擋在門口。

臥房裏走出來兩個人，正是三手婆婆和書僮金哥。

兩個人的頭上和身上都沾着塵土，蛛網，臉上餘悸猶存，尤其是金哥，還在不停地索索發抖，但顯然兩人都沒有受到絲毫傷害。

蕭雲又驚又喜，忙不迭迎上前去，「乾娘，你老人家沒事吧？你們剛才躱在那兒呀……」

三手婆婆不答，逕自巍巍顫顫直走到錢堃面前，突然「噗通」一聲跪在地上，伏地連連叩首不止。

錢堃好像早已知道他們藏身在臥房內，是以連頭也沒回，可是，他却想不到，三手婆婆會突然下跪，不免略有些意外失措，身子微微閃開，低聲道：「趙大娘，不必如此。」

三手婆婆仰面道：「錢爺，蕭公子，你們都是我老婆子的救命恩人，剛才，若非蕭公子及時回來，錢爺仗義出手，老婆子這條殘命，早就葬送在歐陽玉嬌的手中了。」

蕭雲忙道：「我沒能帮上忙，全仗這位錢兄仗義相助，才驚退天醜帮的人。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救命大恩，不敢言謝，苦命老婆子只有多給錢爺磕幾個頭。」

說着，又連連磕頭不已。

錢堃不便拉她，自然也不便承受，只得又退開一步，道：「我也是適逢其會，算不了什麼恩情，大娘快不要這樣，有話請起來講！」

三手婆婆至少磕了十七八個頭，才由蕭雲和金哥攙扶着站立起來，哽聲道：「錢爺！求你念在老婆子瞎眼殘廢，念在我女兒的生命下落不明，你救人救到底，千萬請留下來，我們趙家永世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……」

錢堃淡淡地一笑，道：「大娘，你誤會了。」

三手婆婆愕然道：「誤會？」

錢堃道：「我趕走歐陽玉嬌，並不是爲了要救誰，只是不許他們騷擾我住的地方，怕他們覬覦我的鏢貨，所以，你根本不必謝我。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可是——」

錢堃不等她說完，接着又道：「再說，咱們當初有言在先，我一尋到鏢貨貨主，隨時就要離開，因此，你也根本不必留我。」

三手婆婆張着口，却已不知該說什麼了。

錢堃又道：「現在我話已說完，應該走了，天醜帮的事，希望你們各自小心應付，好自爲之。」

話落，又轉身欲行。

三手婆婆突然道：「錢爺，能讓老婆子再請問幾句話嗎？」

錢堃駐足道：「你問吧！」

三手婆婆回頭對蕭雲說道：「我有幾句話想跟錢爺談一談，能否請公子和金哥兒……」

蕭雲只求留住錢堃，忙道：「好，我們去門外瞧瞧，看天醜帮那些醜鬼有什麼埋伏。」

於是，帶着金哥由後門退了出去。

三手婆婆的臉色變得十分凝重，側耳傾聽，直到確定蕭雲主僕已經離開了後門，才緩緩道：「錢爺想必已經知道我瞎婆子的身份了？」

錢堃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。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你眞的已經找到了鏢貨貨主，才決定離開這裏？」

錢堃默然片刻，道：「是的。」

三手婆婆肅容道：「錢爺，請恕我老婆子說句冒昧的話，你果眞是爲保鏢到太原府來的嗎？」

這一次，錢堃沒有直接回答，却反問道：「難道你覺得我不像？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錢爺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應該也知道我老婆子人瞎心不瞎，自從錢爺租下我家房子，我就猜到你不是幹保鏢的人。」

錢堃詫異地道：「哦？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或許錢爺不知道，我是在大名府生長大的，鼓樓前根本沒有什麼宏遠鏢局。」

錢堃笑了笑，道：「大娘可能離開家鄉太久了，宏遠鏢局，是最近兩年才開設的。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就算眞有宏遠鏢局，錢爺也絕非鏢局中的人，而且，你這木箱中裝的，也絕不是鏢貨。」

錢堃一點兒也沒有吃驚的表示，仍然平靜的笑了笑道：「大娘怎麼知道呢？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偷開了這口木箱。」

錢堃似乎毫不意外，笑容依舊地道：「你看見了什麼？」

三手婆婆反而顯得很激動，顫聲道：「箱中是一具屍體，死者不是別人，就是老婆子的丈夫，白骨爪趙公玄……」

錢堃沒有承認，也沒有否認，只淡淡地問道：「大娘沒有認錯？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身體特徵相符，絕不會錯，老婆子雖然無法親眼目睹，小蘭的眼睛却沒有瞎。錢爺——」

她說到這裏，突然又跪了下去，眼眶中涙水簌簌而下：「錢爺，你不惜重金承租陋屋，更用木箱帶來先夫的屍體，當然不會沒有原因，現在，我已經把話說明了，無論你是敵是友？求你也給我一個坦誠的答覆。」

錢堃冷冷道：「是敵如何？是友又如何？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若是朋友，老婆子願意終生爲僕，長供驅策。是敵，老婆子願意束手受戳，絕不抗拒，我們母女兩條性命，都在錢爺掌握之中，就任憑錢爺你隨意處置吧！」

錢堃注目道：「大娘，你說的是眞心話。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字字出自肺腑。」

錢堃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好吧，大娘請起來！」

三手婆婆驚喜地道：「這麼說，錢爺眞是先夫的朋友了？」

錢堃沒有置答，却低聲說道：「此地不是談話之處，此時也不是談話的時候，今夜子刻，我在廢園中相候，希望你能單獨來一趟。」

三手婆婆道：「錢爺的意思是——」

錢堃道：「百花宮來意不善，關於這件事和咱們的約會，千萬不可輕易洩漏，今夜更要設法擺脫姓蕭的主僕兩人……好了，我先走了，晚上見面時，咱們再詳談吧。」

說完，托起木箱，推門而出。

三手婆婆急忙站起，跟到門邊問道：「錢爺，天醜帮應該如何應付？」

錢堃頭也沒回，只是低聲說道：「放心，我自然會設法將他們引開，不會碍事的。」

話音猶在耳際，人已遠去。

三手婆婆倚門傾聽，果然沒有發覺天醜帮的人現身，却清晰地聽見錢堃的脚步聲越過了籬笆。

一個人手裏托着一口木箱和一具屍體，脚步聲竟然如此輕盈，其內功的深湛，不難想像。

再證以詭異奇絕的「大悲截脈手」法，「錢堃」二字的諧音，三手婆婆幾乎可以肯定這位神秘的房客，就是名滿江湖的「乾坤一絕劍」所化身。

「乾坤一絕劍」若是自己的朋友，這靠山當然又遠在百花宮之上了……

三手婆婆想到這裏，不覺得意地笑了起來，喪夫之痛，早已置諸腦後。

× × ×

錢堃托着木箱轉過巷口不遠，立刻加快脚步，橫過大街，奔入另一條巷子。

巷子內有一棟陳舊的樓房，黑漆大門已經龜裂剝落，深深的院子，遍地集葉的小徑……縱然在大白天，也顯得有幾分陰森。

錢堃到了樓房門外，輕敲銅環——先三，後二，再三，略停片刻，又重覆了兩遍。

黑漆大門「呀」然而開，錢堃閃身跨入，立即反手掩閉了門扉。

門內的人伸手接去木箱，將箱子順手豎立在門後，敢情箱子竟是空的。

錢堃低聲問：「人都回來了嗎？」

應門的人答道：「全回來了，歐陽姑

娘担心人多碍眼，已經吩咐十八龍散了，只留下四鳳在大廳中等候。」

錢埜點了點頭，逕自循着集葉遍地的小徑，進入了樓房大廳。

廳中果然有一男五女在等候，女的竟是歐陽玉嬌和「天醜四鳳」，那男的赫然竟是趙公玄。

男女六個人，一見了錢埜，都站了起來。

錢埜擺一擺手，說道：「坐！大家坐下來談。」

幾個人圍着一張八仙桌子坐下，歐陽玉嬌得意地笑道：「錢大哥，咱們今天這齣戲演得不錯吧？」

錢埜點頭笑道：「唱做俱佳，表演得的確不錯，不僅瞞住了百花宮那位少宮主，連三手婆婆也深信不疑。」

那貌似趙公玄的男子急忙問：「她有沒有說出王府藏珍的秘密？」

錢埜道：「還沒有，不過，既巳使她相信，遲早一定說出來。」

歐陽玉嬌喜道：「總算不枉咱們這番苦心設計，王府藏珍非咱們莫屬了。」

錢埜突然收斂了笑容，凝色道：「咱們也不能高興得太早，這祇是第一步的成功，今後的發展還難說得很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那怎麼會呢？三手婆婆巳經被認定你就是乾坤一絕劍，又把你當作是趙公玄的朋友，事情還有什麼變化不成？」

錢埜道：「三手婆婆十分精明，能瞞她一時，絕對無法長久瞞騙下去，何況，費天祥就在左近，百花宮宮主也將隨後趕到，眞正的天醜帮門下，也會隨時出現，這些人，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那咱們就得打鐵趁熱，趕快下手呀！」

錢埜輕輕頷首，道：「對！正是打鐵趁熱——」

微頓，轉向那貌似趙公玄的男子道：「林一葦，這件事還得咱們兩人合計合計，應該用什麼方法進行比較妥當。」

林一葦道：「但憑錢兄吩咐。」

錢埜道：「我巳經約好三手婆婆，今夜子時在廢園中見面，她必然會問起趙公玄的生死，咱們要如何回答才好呢？」

林一葦笑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反正她眼睛看不見，就由小弟冒充趙公玄，相信她認不出來。」

「不！」錢埜神色凝重地搖搖頭，道：「正因爲她眼不能見，很可能，就認出你是假冒的。」

林一葦道：「哦？」

錢埜道：「一個眼瞎的人，耳和手大多遠比平常人敏銳，頭腦也會比常人冷靜，你的外貌雖然跟趙公玄很相似，那只能騙騙小蘭和玄機堡主夫婦，對三手婆婆反而不能發生作用。」

林一葦愕然無語，因爲，這的確是實情。

錢埜接着又道：「何況，三手婆婆和趙公玄是夫妻，少不了有許多閨房秘密，你無法知道，她只要略一盤問，就會問出破綻了。」

林一葦吶吶道：「那……那錢兄的意思以爲該怎麼辦呢？」

錢埜沉吟道：「我正爲這件事爲難，咱們若說趙公玄仍然活着，怕你會露出馬脚，若說趙公玄巳死，又怕三手婆婆失望之餘，不肯吐露王府藏珍的秘密，這兩種方法，各有利弊，令人實難取捨。」

大家聽了他這番分析，不禁都沉默下來。

錢埜的顧忌非但週到，而且合情合理，如果直認趙公玄巳經死了，三手婆婆勢必會追問死因，也極可能減低對錢埜的信任，因爲人死無憑，無論錢埜編造的理由多麼動聽，總是一面之辭，要想贏得三手婆婆的絕對信任，只怕就不容易了。

幾個人在皺眉思索，竟想不出一條兩全之策。

歐陽玉嬌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看起來容容易易一件事，沒想到還會有這許多痲煩，依我說，王府藏珍既然就在晉王府的廢園中，咱們索性多召些人手，將廢園整個給掀過來，或者將三手婆婆擒住嚴刑迫問，不怕找不到那些藏珍……」

林一葦連忙搖頭道：「這種事怎麼可以任性胡來，若像你說的這麼容易，王府藏珍早就給人得去了，還會留到今天？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提到王府藏珍，我倒有一點疑問想不通。」

林一葦道：「什麼疑問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據說王府藏珍價值連城，當年的晉王就是爲了不願交出藏珍，才獲罪被抄家的，可對？」

林一葦道：「對呀！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既然晉王不惜獲罪抄家，連皇帝老子都無法得到的東西，三手婆婆只是一名傭僕，她怎麼會知道這樁秘密？」

林一葦道：「三手婆婆屈身爲奴，就是爲了探查這樁秘密，她在王府待了這麼多年，至今尙且不肯離開，當然是巳有眉目了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如果她巳經探查出藏珍的秘密，她爲什麼不取了藏珍遠走高飛？爲什麼還留在陋巷中受這份活罪呢？」

林一葦笑道：「這自然是有緣故的，或許她爲了眼睛行動不便，或許藏珍爲數太多，她無法獨力取走……總之，她一定有不得巳的苦衷，才會貼出那種古怪的招租紙條，希望召引趙公玄趕來相助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你是指她將兩間閣樓出租的事？」

林一葦道：「不錯，那兩間閣樓又悶又窄，却要租幾十兩銀子，天下有誰肯租那種房間，其實，三手婆婆招租是假，那招租紙條，只是她跟趙公玄早巳約定的聯絡暗號而巳……」

他們在談論的時候，錢埜一直沒有開過口，始終在緊皺眉頭，默默沉思。

林一葦提及招租紙條的事，錢埜突然心中一動，低呼道：「有了——」

衆人都大感興奮，急忙追問：「怎麼樣，有什麼妙計？」

錢埜先不說出心裏的計劃，却反問道：「你們可曾想到一件事，趙公玄和三手婆婆既是夫妻，爲什麼三手婆婆爲王府藏珍屈身爲奴，潛居晉王府這許多年，趙公玄何以沒有同來太原？」

六個人都被這話問住了，面面相覷，

誰也回答不出。

錢埜道：「王府藏珍的秘密，是趙公玄生前不愼洩漏出去的，同時，他和三手婆婆既然早巳約定了聯絡暗號，足證他們夫妻對王府藏珍早就存着覬覦之心，但這些年來，趙公玄從未到過太原府，甚至不知道三手婆婆的眼睛瞎了，這又是什麼原因？」

大家更胡塗了，歐陽玉嬌忍不住道：「錢大哥，你究竟發現了什麼，就請爽快說出來，何苦跟咱們打這些啞謎呢？」

錢埜正色道：「不！這不是打啞謎，咱們要想得到三手婆婆的信任，就必須知己知彼，先瞭解他們夫妻間，有些什麼隱密。」

林一葦苦笑道：「錢兄，你想到什麼就告訴咱們吧，咱們這幾個腦袋瓜兒湊在一塊，也抵不上你半個。」

錢埜道：「凡事有果必有因，趙公玄臨死之前，吐露了王府藏珍的秘密，這證明他對王府藏珍早巳知悉，可是，他爲什麼不來太原府？還得等三手婆婆以暗號相召？以情推斷，只有一種可能，那就是他們夫妻曾爲某一件事反目，三手婆婆携女潛來晉王府爲傭，趙公玄根本不知道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就算是這樣，又跟今夜的約會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錢埜胸有成竹地笑了笑，道：「關係太大了，如果咱們這個推斷正確，今夜只須一番說詞，必定能獲得三手婆婆的信任，否則，就得大費週章，還說不定能不能成功。」

林一葦問道：「錢兄的意思，準備如何？」

錢埜道：「現在距離午夜，還有將近七個時辰，咱們必須利用這段時間，設法查證出推斷是否正確。」

歐陽玉嬌訝道：「向誰去查證？難道當面去問三手婆婆？」

錢埜道：「當然不能去問她，但是，有一個人，或許知道這件事，即使不知道，有了這人在咱們手中，也可以使咱們得到三手婆婆的信任。」

歐陽玉嬌急問：「那個人是誰？」

錢埜一字一字道：「小蘭。」

歐陽玉嬌哦了一聲，道：「可是，她巳經落在百花宮手中了呀……」

錢埜毫不思索地道：「想辦法救她出來。」

歐陽玉嬌望望其餘五個人，竟沒有接口。

顯然，她心裏對百花宮有顧忌，認爲要從百花宮手中救回小蘭，可不是一件易事。

錢埜好像早巳猜到她的顧忌，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剛才咱們還在說，打鐵要趁熱，目下百花宮在太原府的人手，只不過費天祥和四五名護花使者，如果不及早下手，等百花宮主親自趕到後，事情就不好辦了。」

六個人沉吟了一會，林一葦首先開口，道：「錢大哥，你說該怎麼下手吧！你怎麼吩咐，咱們就怎麼辦。」

錢埜斜視歐陽玉嬌，含笑道：「歐陽副帮主有什麼意見嗎？」

歐陽玉嬌說道：「咱們當然是全都聽你的。」

錢埜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事不宜遲，你立刻去召集人手，咱們現在就動身。」

歐陽玉嬌站立起來，却遲疑着道：「咱們就這樣明火執杖的去搶人？」

錢埜道：「你不必動手，只須依禮去拜訪，向費天祥要人就行了，你可以說，天醜帮睚眦必報，小蘭曾殺死帮中弟子，必須抵罪。」

歐陽玉嬌說道：「可是，費天祥這個挺跋扈的人，萬一，他不賣賬，翻臉動了手……」

錢埜微笑道：「放心好了，他絕不敢動手。」

說到這裏，放低了聲音，向歐陽玉嬌耳邊密語了一陣。

歐陽玉嬌似乎半信半疑，也低聲道：「眞的能行嗎？費天祥的眼睛可沒瞎！」

錢埜沒有再作解釋，只揮揮手，道：「你先去準備吧，照我的話去做，包準沒有錯。」

歐陽玉嬌終於鼓起勇氣，帶着「四鳳」匆匆走了。

× × ×

費天祥一向養尊處優，不慣於隱匿形迹，下榻之處，乃是太原府最豪華的飛雲客棧。

飛雲棧共有前後五進院落，庭園分隔，宛如巨宅，單是侍候客人的店夥，就有近百人之多。

費天祥住的最後一座院子，併排四間精舍上房，院中設有魚池假山，花木掩映，又清靜，又舒適。

小蘭被囚禁在靠右邊第一間上房內，由四名「護花使者」輪流看守，費天祥倒沒有過份虐待她，只點了她四肢穴道，放置在床上，身上蓋着錦被，狀如熟睡。

時方過午，費天祥有午睡片刻的習慣，飯後正擁被高臥，一名「護花使者」進來通報：「舅老爺，有客人來拜會。」

費天祥揉揉眼睛，撑起身子問：「來的是什麼人？」

使者回答道：「不認識，據小二傳話，是一位姓趙的趙爺。」

「姓趙的？」

費天祥皺皺眉頭，一面起床整衣，一面隨口吩咐道：「去問問他備了名帖沒有？先將名帖送進來，總不能連個名字都沒有就要我見他。」

使者雙手奉上一個拜盒，道：「有拜帖在這兒，請舅老爺過目。」

費天祥接過來打開一看，臉上頓時變色，脫口道：「啊！白骨爪趙公玄？」

那名使者也驚呆了，他做夢也想不到，外面那個不起眼的老頭，竟會是江湖黑道中赫赫有名的白骨爪趙公玄。

費天祥用力擺了擺頭，力持鎭靜道：「人呢？」

「在院子門外等着。」

「請——」

使者應諾着剛要走，費天祥突又叫住道：「慢着。先通知各位護花使者携帶兵刃嚴密戒備，再讓他進來。」

那名使者匆匆領命退去，不片刻工夫，四名壯漢各携兵刃魚貫而入，分立在費天祥左右。

百花宮的護花使者，本來都有同樣顏色的武士衣，但因這次前來太原事屬秘密，所以未穿着同色制服，只在外衣左胸上，各佩着一朵很小的珠花，藉以識別。

費天祥帶來的護花使者共有六名，除了一名担任應門通報的工作，另外一名負責看守小蘭，其餘四人全部召來戒備，可見他對白骨爪趙公玄的突然到訪，內心實有無比的震驚。

假冒趙公玄名號的林一葦緩步走進來，故意低着頭，將帽沿壓在眉際，使人無法看見整個面貌，然後，向費天祥遙遙一抱拳，冷聲冷氣地說道：「這位就是費老弟吧？」

費天祥已被他氣勢所奪，連忙拱手說道：「不敢，在下正是費天祥，趙兄，請坐……」

林一葦道：「不必客氣，趙某只是來跟費老弟談幾句話，說完就走。」

費天祥道：「趙兄是貴客，既然有話賜教，就請坐下來談吧。」

接着，便吩咐左右：「快替趙爺設座奉茶！」

護花使者應諾安好座椅，奉上香茗，林一葦也不再客套，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，半昂着頭道：「費老弟，我跟你雖然沒見過面，跟貴宮蕭宮主却算得是舊識，彼此不外，若有什麼失禮的地方，老弟休放在心上。」

費天祥忙道：「是！是！趙兄有話，但請明教。」

林一葦道：「我爲了一點私事，多年前與拙荊失散，拙荊失却依靠，帶着小女投身在晉王府中……這件事，費老弟大約已經知道，不需我再贅述了？」

費天祥陪笑道：「是的，費某也是最近才知道。」

「聽說費老弟今天跟拙荊見過面？」

「見……見是見過，因爲，費某的外甥蕭……」

「見過就好！」林一葦搶着道：「自從今天費老弟去過拙荊居住的木屋，小女小蘭就失了踪，趙某人現在就是爲小女之事而來的。」

費天祥微驚，道：「趙兄的意思，莫非懷疑令媛失踪的事跟費某有關？」

林一葦冷冷道：「這不是懷疑，而是已經認定跟你費老弟有關。」

費天祥變色道：「趙兄不是說笑話吧？你我無怨無仇，我怎麼會……」

林一葦道：「正因爲你我無怨無仇，趙某才備帖拜訪，以禮相見，否則，就不是這種情形了。」

費天祥默然片刻，苦笑道：「趙兄，這件事一定是一場誤會。不錯，我今天的確去過大嫂居住的木屋，而且跟大嫂和小蘭姪女都見過面，但我是爲了找外甥蕭雲去的。」

林一葦接口道：「無論你去找誰，趙某只知道你費老弟去過之後，小女就失了踪，即令事屬巧合，你費老弟也脫不了嫌疑。」

費天祥笑笑道：「有一件事，趙兄可

能還不知道，你若知道，就決不會跟小弟發這麼大的脾氣了。」

林一葦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費天祥道：「舍甥蕭雲如今已拜大嫂膝下，並且跟令媛小蘭姑娘情感甚好，咱們彼此是乾親，將來可能就是一家人，趙兄請想想看，小弟我再胡塗，還能對未來外甥媳婦不禮貌嗎？」說完，哈哈大笑。

林一葦却沒有笑，假作皺眉道：「這件事怎麼沒有聽拙荊提起過？」

費天祥笑道：「那一定是大嫂忘記告訴了，趙兄不信，可以回去問問大嫂……」

正說着突然聽見附近傳來一聲悶哼。

林一葦霍地站起身子，沉聲道：「這是什麼聲音？」

費天祥也心頭暗暗吃驚，表面却不得不故作鎮靜，含笑道：「沒有什麼，隣室住着百花宮一名屬下，在途中感染了一點小病，大約是他在呻吟……」

一面對身邊五名護花使者施了個眼色，吩咐道：「你們去兩個人到那邊看看，叫薛超忍耐着些，我這邊正有貴客，這樣哼哼嚷嚷的像什麼話！」

兩名護花使者答應着要走，却被林一葦攔住，道：「不必責怪他了，趙某正想告辭。」

費天祥忙道：「趙兄是稀客，怎麼不多坐一會兒，咱們喝兩杯好好聊聊。」

林一葦拱手道：「盛意心感。不瞞你老弟說，趙某只有小蘭一個獨生女兒，人未尋回，寢食難安，適才太過情急，多有失禮，待趙某回去問過拙荊之後，改日再當面致歉。」

（未完）

其人其事

李小龍的秘密武器

慧心

李小龍雖然離開了塵世，可是，他的武功以及他在影片方面的表現，都很有份量，深入人心，不但研究功夫的人把他看做最良好的榜樣，苦心學習，就算西洋拳或者摔角手，都認爲他是個了不起的人，事實上李小龍在美國長堤空手道比賽當中奪取冠軍，是不容易的，有許多體重超過一百八十磅的高手跟他過招，但却打輸，他僅有一百四十磅而已，後來他因爲拍片太過辛苦的關係，體重直綫跌落，最輕的時候僅得一百二十六磅左右，但仍可以戰勝任何一個挑戰的人，由此反映出他的氣力跟其他練武的人不同，即使是瘦削下來，仍有份量，甚至可以說，他再瘦一點，也有力量擊倒强敵，如果他稍爲發胖，也是可以打倒敵人的，在他這方面說，較胖或較瘦，不成問題，他特別重視的是指，掌，腕，以及兩隻手臂的前半截，當然的，他的腿勁和腰勁，另有很高的成就，不過，脫光了衣裳看看，他仍是很威猛的，伸出右手來，前半截的手臂愈上愈粗，恍如一條巨柱，至於後半截的手臂，却比較消瘦，跟擧重得到的肌肉大不相同，想研究李小龍身上的肌肉和骨節有何特徵，最好就是從精武門去觀察，因爲他在該片把他的身型多次展露出來，讓觀衆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知道他如何揮拳踢脚，而且可以看見他打鬥的時候身上的肌肉有甚麼變化。

李小龍的身體絕對不是大個子那一類，如果他不練武，可能更瘦，從頸子看得到他曾經苦練，不過那條頸仍是瘦的，伸長了頸子，有點像鶴形，絕對不是虎背熊腰那一類的彪形大漢。

那麼略帶瘦削的一個武林中人，能够打敗許多英雄好漢，確是一件奇事，雖然他的脚法極爲靈活，出手快而沉重，但仍要有足够的力量捱打，事實上兩人打鬥，極少是完全沒有給對方打中的，他有時會給人打中要害亦未可料，不過他能够捱得起，至於他出手傷人，純然是他能够把渾身氣力集中一點，然後出擊，雖然他沒有說個明白，但從他展露身形那種姿勢看來，他似苦練過中國古代武功的易筋經或鐵布衫，甚至兩種一齊練習。

李小龍的確是認眞練習的，在精武門該片可以看出來，他忽然鼓足氣力把上半身的肌肉抽起來，可以看出他兩邊的胸肌突出，腹肌也突出，從頸子與喉核之間開始伸展到臍孔，有條黑綫，表示該處陷入，亦即反映出附近的肌肉突出來，肩膊的兩頭肌也突出得很厲害，最古怪的是前臂，從腕部開始，伸展到較高之處，但是突出的，那些肌肉有如一條長長的帶子，看來就像是他喜歡練習的兩截棍，至於大胸肌，上臂二頭肌這兩處，却不怎樣突出，那是他跟健美先生的肌肉所差異的地方，他沒有談及過擧重，大概他從練功的一天開始就沒有擧重的，免得上臂肌肉太過發達，阻礙了出擊的速度。

中國的功夫，一拳打出，有五種力度，當然的，以拳頭接觸之處最爲重要，故此，握拳要非常結實，指節骨固然要硬，整個手掌也要結實，那一拳才有資格稱做鐵拳。

再其次，手腕必須闊大粗壯，以李小龍的身型而論，實在不能够配上那麼粗大的前臂和手腕，可見他集中力量在這一部份加以嚴格的訓練，而且有很長的時期練習。

第一種打擊的力度是拳頭本身，如果加以訓練，手腕也有力，再進一步那就是前臂的力量同時發揮出來。

前臂即是上半截的手臂，沒有練習過功夫，打不出這種氣力的，要是更爲精湛，就把肩膊的力量也打出來，最後的一種是腰勁，只有認眞出色的拳師然後可以一拳打去，把腰勁，肩勁，臂力，腕力，和拳頭本身之力一齊打出。

如果五種力量同時打出去，這一拳就沉重得多，李小龍曾經在加拿大的拳力測驗機打過一拳，重達三百五十磅，雖然世界拳王奇利一拳打出，遠遠的超過這個數字，達到六七百磅，不過，他的速度却比不上李小龍，原因是他的手臂和胸肌太過發達，出拳慢了許多。

李小龍認爲，一個拳擊家必須爭取速度，寧願看來瘦削一點，不宜肌肉太厚，再者，打鬥之際，未必用拳，往往用脚，倘若上半身的肌肉過份發達，起脚就不够靈活，很難踢出虎尾脚之類脚法來，更加談不到風車脚，李小龍認眞打鬥之際上下翻飛，兩條腿恍如一個風車，想踢對方任何一處，但是得心應手的，那是他能够控制整體肌肉所做成的美滿成績，他認爲這種表現跟腰勁有關，他多次提及腰勁，指出這一點，腰部有勁，一進一退，比較靈活，而且可以突然把全身氣力集中在一拳或一脚，如果缺少腰勁，打鬥的時候，很難做到一招就打傷敵人，原因是他沒法集中全身的氣力在某一點。

李小龍經常練習掌上壓，不過，他並非以兩個手掌支持全身體重而練習的，只憑左右的食指，換句話說，他僅用兩隻指頭就支持整體的體重，而且可以提起放下，連做二百六十次，還沒有疲倦，就是這種指力使他變成一個很出色的拳擊手。

單是一隻指頭已經有這樣極大的力量，如果五指靠攏，變成一拳，那個拳頭無疑的比較只用兩隻手指作戰厲害得多。

李小龍對點穴有頗深的研究，他認爲古代傳下來的一指戳傷敵人的所謂點穴，太過神秘，而且說得相當模糊，如果能够用指頭戳傷對方的話，那麼，改用拳頭出擊，豈非是更快更準？

故此，他覺得點穴只是誇張穴道的秘密，跟手指或手掌又或拳頭去攻擊並無關係。

他不否認中國的穴道另有一種特色，超過人體生理構造之上，可是，他認爲有許多致命的傷害，不必理會它是否穴道，該處受擊，對方就無法支持，他的截拳道有一個很大的作用，每一拳或一脚都向對方的神經叢以及血管網密集之處攻擊，務求一招取勝。

截拳道含有截擊的意思，希望在敵人剛剛發動而未碰着自己的軀體之前，半途出擊，比較對方更快的發招，佔盡上風。

截拳道還有另外一手本領，一拳打出，收回了一半就打另外一拳，所有拳或掌不必收到貼腰然後再打，故此，他能够同時擊敗十個八個人，看來好像虎入羊羣。

跟高手作戰，他往往用低脚出擊，那是他獨到之處，能够獲得空手道搏鬥的錦標，全靠低脚，他連勝三次，但是用低脚踢中對方膝蓋骨的，低脚就是他的秘密武器。

血雷飛珠（七）

倪匡・文
盧令・圖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血雷宮中發生巨變，先是金虎堡少堡主雷紅嬰以毒攻毒擊敗雲蓮，繼之，龍門帮主以迅雷手法，把謝英傑刦走，怪人追之不及，返回大廳，當衆顯露了一手佛門至高玄功立地成佛後，鬼母雲飛娘已經認出他身份。怪人露了那手玄功後，招手叫雷紅嬰跟他一道走，詎知雲飛娘不甘罷手，竟施展出她仗以成名的絕藝飛影抓魂，向怪人抓去，廳中所有高手一見這等情形，紛紛閃躲開去，眼看鬼母十指如鈎，快要壓下，那怪人才轉過身來，他一轉過身來後，凝立不動，雙目精光暴射，望定了鬼母雲飛娘——

妖風吹湖海

血腥染武林

就在那一剎間，雲飛娘的雙手，去勢也硬生生地在半空之中收住，十指指尖，離那個怪人的面門，不過尺許，面上五官，一起抽動，也不知道她想作甚麼。

那怪人望了鬼母片刻，忽然又閉上眼睛，道：「你既知道是我，還要對我下手？昔年誓言，我還不會忘記，也必然實行，你自己想想吧！」

那怪人這樣說法，也沒有人明白是甚麼意思，然而雲飛娘却顯然是明白的，只見她面肉又是一陣抽搐怪叫一聲，十指立時向下插下！

鬼母雲飛娘雙手抓出，在凝止之後，再度插下，去勢更是迅疾無比，再加上她的那一下厲嘯之聲，更是驚心動魄，只見那怪人雙足仍在地面之上，根本未曾動過，但是在刹那之間，身子突然向後，滑出了尺許。

鬼母的雙臂，就在他滑出之際，突然向前伸出，那兩抓，仍是斜斜插向對方的面門，但是那怪人也在這時，突然揚起手來。

根本沒有人看清那怪人是如何出的手，只聽得密如雨珠，「拍拍拍……」十聲響，鬼母的身子，快得如閃電一樣，向後退來。

隨着鬼母身子向後退，又有八九下輕微的聲響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落了下來跌在地下。

鬼母疾退而出，撞中了兩張桌子，想是她退得太急，竟將那兩張桌子，撞得粉碎，碎片四下亂濺，好在衆人早已有了預防，總算未曾受傷。

及至鬼母退定，衆人方才看到，鬼母雙手，十指仍然箕張，但是指上，長約寸許，隱泛着紫色光芒的指甲，却全部斷落，跌在地上。

鬼母當然沒有自斷指甲之理，但是實在也令人難以相信，剛才那電光石火的一刹之間，那怪人竟能連彈十下，將鬼母的指甲，盡皆彈斷！

如果眞是這樣的話，那也只有傳說之中，西方佛門，我佛拈花妙指功夫，才有這等神通，這和剛才「立地成佛」的功夫一樣，全是佛門至高無上的功夫，如此說來，怪人竟是佛門中人了？

而那怪人，不是佛門中人則已，要是的話，他必然就是少林寺當年被逐的那位高僧，從語言中聽來，那怪人和雲飛娘，好像早有糾葛，那麼，昔年引誘這位高僧，壞了戒行的，難道就是鬼母雲飛娘？

衆人只覺得目眩心馳，一時之間，也無法

細細推敲，只聽得雲蓮尖叫了一聲，叫道：「娘！」

雲蓮一面叫，一面向她母親，撲了過去，雲飛娘雙臂一伸，將雲蓮抱住。

這時候，那怪人也早已轉過身，雷紅嬰走了過來，和他一起走出大殿去了。

大殿上各高手，俱都駭然莫名，唯恐雲飛娘當衆受了挫折，狂性大發，對各人不利，一時之間，人人都後悔，有此一行。

看鬼母雲飛娘時，只見她咬牙切齒，面肉抽搐，神情獰厲之極！

衆人看到雲飛娘這等神情，不禁都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可是轉眼之間，只見雲飛娘伸手，在雲蓮的背上，輕輕拍了一下，將雲蓮推開了些，而且臉上，也重又堆上那種看來極其親切的笑容，刹那間，簡直像是全然不同的兩個人一樣。她一面笑，一面衣袖拂動，將落在地上的十枚斷甲，一起捲了起來。

同時，只聽得她道：「小女的婚事，變故連生，只好暫時擱一擱了！」

有幾個人，一聽得那麼說，如逢皇恩大赦，忙齊聲道：「那我們便告辭了！」

雲飛娘若無其事地笑道：「何必着急，銀姑和鐵閻王的婚事，也一樣熱鬧，我許各位的好處，也自不變，請各位安心住幾天再走。」

大殿上衆武林高手，面面相覷，一時之間，都拿不定主意，不少人，都向幾個武功高的高手，如胡三先生，北斗書生等人望去，分明是以他們的行動作準。

這些武林高手，本來是接到了血雷宮的請柬，答允前來的人，各可得到一顆一甲子才一結子的一枚血蓮子，相傳那血蓮子只有紅豆大小，益氣補身，對學武之士，大是有用，而這又是近年來武林中的一件大盛事，是以才有那麼多的高手，羣集於此。

雖然來的人都知道，這許多武林高手，聚在一起，大都不會太平無事，但是才一上來，鐵閻王尉遲烏，便來了一齣求婚趣劇，而女魔頭銀姑，居然半推半就，答允了下來，這實在是一件可以傳誦百載的好事，是以人人心中，盡皆大樂。

可是緊接着所發生的變故，却是如此突然，以致人人都感到坐立不安，想離開這是非之地，鬼母雲飛娘許下的好處雖然夠誘惑，但是也都想不要了。偏偏衆人要走，雲飛娘又出言挽留，是以各人的心中，又不禁躊躇起來，全都希望胡三先生等高手，作出決定，他們也好跟隨，大殿中靜寂無聲，只見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兩人，互望了一眼，胡三先生笑道：「只是主人本身的事，有了變故，我們反在這裏打擾，有點不好意思！」

鬼母笑道：「這算甚麼，今日在這裏發生的事，我遲早會有了斷，各位只管放心！」

胡三先生道：「那麼，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！」

各武林高手，一聽得胡三先生那樣說，立時也紛紛附和，大殿之中，氣氛又和緩了起來，只有雲蓮一人，緊蹙雙眉，低着頭，一聲不出。

各位看官，在血雷宮中的各武林高手，以爲胡三先生的武功如此之高，身份如此之尊，跟着他走，總是不會有錯的，但是武林中的事，波譎雲詭，當眞是難說得很，人人都有私心，胡三先生又何嘗不然？原來胡三先生的武功雖高，但是練內家氣功的人，功力越是高，想求再有進境，便越是困難，若是本身資質不好的，到了一定程度，簡直就此停滯，再用心苦練，也沒有用處，並不是一定肯苦練就會有進步的。

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兩人，近兩年來，雖然勤練不輟，但自覺並無進境，本來，以他們兩人的武功之高，也可以躊躇滿志了，但是人的慾望若能有滿足之日，倒也天下太平了！

這次，以他們兩人的身份之尊，也惠然肯來，的而且確，是爲了那枚血蓮子之故，因爲血蓮子益氣輕身，服食的人功力越高，效果越大，他們兩人，若是能得到血蓮子之助，那就不難打破兩年來毫無進境的死關，從此更能進展到甚麼地步，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預料，是以對他們來說，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誘惑。

本來，他們兩人自以爲天下無敵，若是眞得不到那枚血蓮子，倒也算了，但是來的時候，上船之際，胡三先生險險吃了虧，這時在大殿上，龍門帮主連身都未現，便將人擊中，金虎堡少堡主出手如此神妙，那怪人的兩下佛門功夫，看得人目眩神馳，在在都表示出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就算鬼母雲飛娘想要食言，他們兩人，也必然不肯，說不定就要出手搶奪，務要使自己的武功，再進一步，不致受制於人才可，何況雲飛娘出言相留，他們兩人，自然一口答應了！

而其餘各高手，却都不知道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兩人，有這一重私心，一見他們留下來，自然也以爲有便宜可貪，一起留了下來，終於造成了武林之中，空前未有的絕大悲劇，這是後話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却說謝英傑，在大殿上時，雲飛娘曾指着他說話，女霹靂又叫出他偷進金虎堡時的化名，他以爲鬼母雲飛娘已然認出他來了，誰知道這時，鬼母也只覺得他可疑，並不能肯定他就是謝英傑，倒是龍門帮主，陡然下手，謝英傑只覺得一股勁風，當頭壓到，眼前一黑，人已進了轎子之中。

謝英傑當時，穴道已被鬼母雲飛娘，遙遙一指之力解開，但是當那股勁風壓下來之際，他幾乎連氣都透不過來，如何掙扎？

及至謝英傑定過神來時，穴道又被封住，他只覺得轎中漆也似黑，甚麼也看不到，他也可以覺得出轎子正在飛快的移動，聽到呼喝之聲，不斷傳來，可是在轎子之外發生了一些甚麼事，他却完全不知道。

那轎子並不是十分大，謝英傑可以感覺到，龍門帮帮主，就在他的對面。可是眼前一片漆黑，他却完全看不到龍門帮帮主，是何等樣人。

這時，轎子向下的去勢更急，可是龍門帮帮主，却十分鎮定，只聽得他道：「你別怕，在我這裏，說甚麼也比落在老怪物手中，和金虎堡那妖女手中好得多！」

謝英傑穴道一上來就被封住，連運眞氣，皆衝不開，也根本無法開口，在龍門帮帮主講完了那句話之後，只覺得整頂轎子，陡地向上，升了一升，然後，又向下直落了下去，從感覺上而言，像是抬轎子的人，忽然向上一躍，然後又直跌了下去一樣。

轉眼之間，謝英傑也不知道那頂轎子，究竟下落了多少深，忽然聽得一聲水响，轎子的下落之勢，已然停止，接着，便是急速的撥水聲。

謝英傑此際，如果在轎子之外，一定會看得張口結舌，同時也可以明白何以龍門帮帮主，一定要藏在這頂轎子之中了！

原來這頂轎子，當眞是妙用無窮，不但在才衝出大殿時，陡地出了一蓬來自西域，奇毒無比，沾物立腐的骷髏王水，而且一路在奔下石階之際，又射出不少暗器，令得血雷宮中的人，紛紛受傷，難以阻攔。

等到阻住去路的人越來越多之際，抬轎的那六名大漢，便疾躍了起來，竟向山崖之下躍去。

那時，轎子離山崖下的江面，還有二十來丈高下，血雷宮中的高手，一見轎夫躍下，心中還都在想，那可是自尋死路了。

卻不料轎子直向下墮去，等到在離水面兩三丈高下之際，轎兩旁，突然揚起了巨翼也似的兩片木板，下落之勢，登時緩了一緩，穩穩落在水面之上。

而且，抬轎的那個六個人，立時自木板之上，取下了槳來，刹那之間，運槳如飛，等到血雷宮中的人看出不妙，追下來之際，早已划遠了！

血雷宮中的人，自然知道，江水湍急無匹，對方既然順流而下，那是再也追不上的了，而且，鬼母雲飛娘，也未見追出來，也未聽得鼓聲催促追敵，俱不知鬼母是何用意，也都未曾向前追去。

謝英傑在轎子之中，如同身在一葉快舟之中一樣，過了好一會，才覺出胸前一股大力撞來，登時一鬆，剛挺了挺身子，便聽得龍門幫主道：「別動，江水湍急，要是跌進江中，倒也不很好玩。」

謝英傑悶哼一聲，道：「你跌進江中，自然不很好玩，但我卻未必，總比悶在你對面的好！」

龍門幫主「嘿嘿」地笑道：「你也不是第一次落在人家手中了，你放心，我絕不會虧待你的！」

謝英傑略挺了挺身子，道：「我武功不高，身上也沒有甚麼武林中的大秘密，你拚着得罪幾個這樣厲害的高手，將我捉了來，爲了甚麼？」

龍門幫主笑道：「自然是爲了鬼母的女兒，想嫁給你，你知道，鬼母只有這樣的一個寶貝的女兒，她女兒如要天上月亮，鬼母也會替她摘下來，你落在我的手中，當眞是奇貨可居啊！」

謝英傑一聽，心中實是怒極，可是，他明知發作也沒有用，是以又強忍了下來，龍門幫主又道：「鬼母這次，借着替女兒完婚爲名，竟請了那麼多武林高手，到他血雷宮去，並且還許下每人一顆血蓮子的好處，我看，是別有用心！」

謝英傑只是在盤算自己的處境，如何可以脫身，龍門幫主在說的那些話，他根本沒有聽進去。

龍門幫主卻自顧自地繼續道：「鬼母要是胸懷大志，那麼可以預料，將來江湖之上，除了金虎堡之外，就是血雷宮的勢力了，我既爲龍門幫幫主，總得替龍門幫做點事，來個鼎足而三，也是好的！」

謝英傑聽到這裏，才陡地一驚，「哼」地一聲道：「你倒想得好，武林中那麼多高手，各大門派，人材輩出，怎麼只有三股力量！」

龍門幫主「呵呵」笑了起來，道：「這些年來，正邪各派，有許多高手，突然之間，無緣無故，不見了蹤跡，到甚麼地方去了？」

謝英傑心中陡地一動，想起了在金虎堡中所見的情景來，說道：「到…金虎堡去了！」

龍門幫主又是一笑，道：「若是我告訴你，我手中有金虎堡之內，各門各派高手的全部名單，你信是不信！」

謝英傑連想也不想，立時說道：「當然不信！」

龍門幫主冷笑道：「你不信，是爲了沒有人可以隨意進出，將消息給我，是不是？」

謝英傑明知身在黑暗之中，可是他還是點了點頭。

謝英傑才一點頭，龍門幫主居然像是立即看到一樣，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只知道飛鴿可以傳書，自然不知，大洋之極東，另有一片天地，叫龐答加達，該地土著，膚色如漆，其地有一種鳥，小才如指，飛行快絕，金虎堡中就有我的人，用這種蜂鳥，和我傳遞信息。」

謝英傑陡地吸了一口氣，這龍門幫主所說的一切，在他聽來，簡直匪夷所思，聞所未聞，他呆了片刻，才道：「你又怎麼知道？」

龍門幫主道：「我足跡遍天下。你們所謂天下，不過是西起崑崙，東至東海，南至百越，北及大漠而已，又怎知道，除此而外，仍有世界？」

謝英傑驚駭道：「那你——」

龍門幫主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不覺得，我說起話來，略見生硬麼？」

謝英傑又不由自主，點了點頭，就在此際，眼前忽然一亮，謝英傑一眼看見，對面坐着一個怪人，其人身形極其高大，一頭金髮，鬈曲有緻，雙目深陷，眼珠竟是碧也似藍，鼻高如刃，一蓬虬髯，也是金光閃閃，膚色卻白得出奇，更奇的是，雙手手背，以至手臂之上，也全是金光閃閃的短毛，乍一看來，簡直難以分辨得出，他究竟是人是獸！

謝英傑張大了口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龍門幫主卻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和你一樣是人，並非鬼怪，但天下之大，人種有異，你自己見識少，所以少見多怪而已！」

謝英傑心中雖是駭然，但是看來，對方態度倒還和善，便試探着問道：「那麼，你……從那裏來？」

龍門幫主笑道：「和你說你也不明白，告訴你，我離家已久，在天竺習藝，習的倒是達摩旁支，上乘的功夫，來到中國，也有十餘年了！」

龍門幫主講到這裏，轎內的光芒，又突然消失，剛才光芒乍起之際，謝英傑被龍門幫主奇異的外貌所吸引，竟未曾注意那光是從何而來，由何而去的。

這時，謝英傑的心中，奇詫之極，一時之間，實在不知該說甚麼才好。

龍門幫主又道：「現在，你總信我不是胡言亂語了？」

謝英傑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可是，在金虎堡的那些高手，只怕也不會再在江湖上生事的了！」

龍門幫主笑道：「人一學上了武功，就如同附骨之蛆一樣，如何能擺脫得掉？」

謝英傑聽得龍門幫主那樣說法，陡地震了一震，但是仔細一想，他說得雖然難聽，卻也是實情，金虎堡中的那些武林高手，如今的情形，實是太不正常，無非是怯於堡主、少堡主的嚴威，才會如此，若是堡主有野心，將這些人組織起來——

謝英傑一想及此，不由得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，失聲道：「金虎堡堡主是甚麼人，你知道麼？」

龍門幫主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已知他女兒是誰了，怎會不知？」

謝英傑心中，陡地一動，雷紅嬰是金虎堡的少堡主，這一點已是毫無疑問的事了，如今龍門幫主又如此說法，那麼，金虎堡主也應該姓雷才是，可是，謝英傑卻又想不起有一個武林高手是姓雷的。照金虎堡中的情形來看，金虎堡主的武功，應該遠在鬼母雲飛娘和那怪人之上，要不然，何以那麼多正邪兩派高手，一進了金虎堡之後，就會服服貼貼？那樣的武林高手，應該名震天下才是，如何會名不經傳？

謝英傑一想到這裏，又不禁想起那怪人來，那怪人的武功，如此之高，可是他究竟是甚麼來歷姓名。誰又能說得上來？看來，在江湖上名頭響亮的，其實還不是眞正的高手，眞正的高手，可能站在你的面前，你也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！

謝英傑嘆了一聲，呆了半晌，又道：「我武功低微，金虎堡主有甚麼野心，與我何干，你留住我又有甚麼用？」

龍門幫主「呵呵」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和鬼母的女兒，在金虎堡中，偷了一件東西出來，是不是？」

謝英傑苦笑道：「是，但是這件東西，根本我才一到手，就被雲姑娘搶了去。」

龍門幫主道：「不錯，所以我才要留着你，等雲蓮拿那東西，前來換人！」

謝英傑聽得龍門幫主那樣說法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，道：「那東西，叫作『竹笈秘寶』，據說，在那竹筒之中，有昔年崑崙絕頂，天下二十一位絕頂高手，暢論內外各門武功的記錄在內，學武之人用心參閱苦練，武功便可超凡入聖，她如何肯與你換我？」

龍門幫主笑道：「那可難說得很，一個女子，若是喜歡了一個男人，爲他捨卻性命，也是等閒事，何況那本來不是她的東西？」

謝英傑心中氣悶，乾脆不再出聲，龍門幫主也沒有說甚麼，過了一個來時辰，轎子突然震動了一下。

轎子在震動了一下之後，忽然停了下來，緊接着，彷彿整頂轎子，已然離水上岸，又開始移動，謝英傑心中極亂，他不知道何以雲蓮要喜歡自己，他也不知道雲蓮竟是這樣美貌的一個姑娘，在他思潮起伏之間，他只想到了一點，那便是，如果他能和雲蓮結爲夫婦，共練「竹笈秘寶」中的武功，那可以說一生再無憾事了！

然而現在，他卻已落入龍門幫幫主的手中，龍門幫主的相貌如此奇特，絕非中土人士，武功又高，看來自己萬萬逃不出去，只有等雲蓮來救自己了！

謝英傑一直在胡思亂想，那頂轎子，也一直在向前飛掠而出，轎中黑暗，謝英傑開始時還心煩意躁，可是漸漸地，只覺得一股異香，聞得人渾體舒泰，沉沉欲睡，不一會，全身發軟，睡了過去，甚麼也不知道了。

如今卻說在血雷宮之中，不多久，大殿之中，氣氛便熱鬧起來，音樂吹打聲中，只見尉遲烏換了一身華服，由兩個人扶攙着，走了出來。

鐵閻王尉遲烏一換上了新郎官的裝扮，只見他神情尷尬之極，大有坐立不安之態，可是爲了要討銀姑做老婆，只得強忍着。

不一會，銀姑也換了衣服，頭上罩着紅巾，由兩個少女，扶了出來。

大殿中衆武林高手，想到這兩個男女魔頭，居然一旦成了夫婦，無不感到好笑，血雷宮中的侍者，更將山珍海味，窖藏美酒，川流不息奉客，一時之間，大殿中曾發生過的變故，俱皆丟至腦後。

一直到暢飲了幾個時辰，忽然聽得皮鼓聲，又「蓬蓬」響了起來。

皮鼓聲一響，衆人才發現，鬼母雲飛娘母女兩人，不知甚麼時候，已離開了大殿，等到衆人發現了這一點，抬頭四顧間，皮鼓聲已更是急響，突然之間，只聞得一股沁入肺腑的清香，傳了過來，人人爲之精神一爽，一時之間，人人都靜了下來。

就在這時，皮鼓聲也靜了下來，只見雲飛娘和雲蓮，母女兩人，並肩走了進來。雲蓮的雙手之上，托着一隻徑可三尺的玉盤，在那玉盤之上，放着二十隻，如拳頭大小，其色殷紅的蓮蓬，每一隻蓮蓬，皆有十二顆蓮子，那股令人精神大振的清香，便是玉盤中的蓮蓬所發出來的。

刹那之間，大殿之上，人人面有喜色，因爲雲飛娘已實踐諾言，眞的將稀世奇珍血蓮子取出奉客，看來，眞是每人可以享用到一顆。

鬼母雲飛娘和雲蓮，直來到大殿中心站定，這時，大殿之上，靜得鴉雀無聲，只聽得雲飛娘面帶笑容，道：「各位，血蓮六十載一結子，現在正好是成熟之期，承各位大駕前來，以之奉客，也是一大盛事！」

她講到這裏，只聽得劈劈拍拍一陣響，在玉盤中的那些蓮蓬，一起裂了開來，蓮子落在玉盤之中，亂轉亂滾，衆人看那蓮子時，粒粒渾圓，色作淡青，隱隱有紅絲盤纏，座間見識再廣的人，以前也只是聽說過，都還是第一次見到。

而且，蓮子裂出之後，香味更是濃烈，那種香味，一鑽入鼻孔之後，便令人覺得心曠神怡，神氣清爽，由此可知，傳說血蓮乃是學武之士，補益內功的恩物，眞是一點也不錯的。

本來，還有些人，見血雷宮中，變故迭生，還頗有後悔有此一行的，但到了這時候，卻莫不欣喜萬分，伸長了頸，望着那玉盤中，兩百來顆血蓮子。

鬼母雲飛娘仍是滿面笑容，道：「蓮兒，將血蓮子奉客，我看，先由新郎新娘開始！」

雲蓮身形飄動，衣袂微揚，身形極其輕盈，一閃已閃到了尉遲烏的面前，尉遲烏伸手便取了一顆，放入口中，連嚼也未嚼，便吞了下去，瞪着眼，道：「是甚麼味道也未嚐出來，再來一顆！」他一面說，一面伸手再抓，可是雲蓮身形略閃，尉遲烏便抓了一個空！衆賓客看到這等情形，一起笑了起來，有的道：「這才叫豬八戒吃人參果，囫圇吞了下去，有甚麼味道？」有的道：「你們當黑子蠢麼？他是特地如此，想多吃一顆！」

在衆人笑聲不絕間，銀姑也拈了一顆，放進了口中，雲蓮身形閃動，緩緩掠了過去，身形美妙，如行雲流水一樣，她所經過之處，每人都伸手拈上一顆，送入口中，有的細細咀嚼，有的服下之後，立時閉目運氣，有的屏氣凝神。須知在大殿之中，各門各派的高手都有，所習的內功，自然也不大相同，一時之間，只見有的人腹部起伏，有的人臉色倏紅倏白，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兩人，閉目而坐，頭頂之上，隱隱有白氣，冒了出來。各人雖然神態不一，但是顯然在片刻之間，在武學修爲上，都得了極大的好處！

雲蓮這時，已回到了鬼母的身邊，鬼母衣袖一拂，在玉盤上拂過，將餘下的十幾顆血蓮子，收入袖中，雲蓮望着鬼母神情似頗憂慮。

鬼母銳厲的目光，在大殿上各人身上，緩緩掃過，臉上帶着十分得意的笑容，而在雲蓮的臉上，憂慮之色，卻越來越甚，低聲道：「娘，要是有人不肯答應——」

鬼母不等雲蓮講完，橫了她一眼，道：「住口，我自有主意，何必你來多言。」

雲蓮又低嘆了一聲，低着頭，鬼母手略抬，立時有幾個人，抬着一張極大的交椅，來到了鬼母雲飛娘的身後，鬼母坐了下來，閉目養神。

約莫過了一個來時辰，大殿上各賓客，有的已恢復了活動，人人都是面有喜色，再過片刻，人人都已恢復常態，對鬼母的一片稱謝之聲，不絕於耳。

鬼母微笑着，由得衆人此起彼伏地說着感激的話，她一言不發，等到衆人的聲音靜了下來，鬼母才道：「各位，我下帖子，請各位前來，除了參加小女的婚禮之外，還有一件大事，關係武林興衰，要與各位商量的。」

鬼母這句話一出口，大殿中各人都靜了下來，互相望着，一時之間，都猜不透鬼母有甚麼重要的話要說，但是各人適才，受了鬼母極

大的好處，就算不想聽，也都要裝出耐心傾聽的樣子來。

鬼母雙手放在交椅的扶手之上，看來氣派極高，她朗聲說道：「金虎堡的名頭，各位想必知道，小女曾混進金虎堡，有幸又逃了出來，各位絕想不到，有多少正邪各派的高手在金虎堡中。」

各人聽到雲飛娘一開口，就提起了金虎堡來，不由得都皺起了雙眉，在大殿中的衆武林高手，大都是從中原來的，金虎堡三字，在中原武林，有着無比的神秘力量，平時，就算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在言談之間也盡量避免提及，以免惹麻煩上身。可是這時，鬼母雲飛娘却分明要引導各人，去討論金虎堡的事！

在鬼母雲飛娘略一停頓間，只聽得有人道：「金虎堡壁壘森嚴，除非是人自行投進去，從不見金虎堡中人出來惹事，理他作甚？」

鬼母一聲冷笑，道：「若是閣下這樣想，那就大錯特錯了，據小女所知，金虎堡堡主，向不露面，凡事皆由少堡主和天地雙殺手主持，適才少堡主適才在此，才離去不久，武功如何，各位想也看到，照這情形看來，金虎堡分明是準備在收服衆多高手後，獨佔武林！」

各人聽得鬼母這樣說，心中更不是味兒，都感到鬼母還有更大的目的在後面未曾說出！

鬼母雲飛娘，僻處邊陲，自從早年離開中原之後，幾乎未曾履足中原一步，就算金虎堡的堡主，眞有這樣的野心，也可以說事情與她無關，何必特地鄭重其事地提出來？

若說是鬼母好心，提醒各人，那麼，事不關己，她的神情，似乎又不必如此嚴肅！

一時之間，衆人竊竊私議，鬼母緩緩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各位，我們有此一會，總算是相識，我有一個不情之請不知各位是否答應。」

她這句話一出口，所有的人全靜下來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不知道鬼母要大家做什麼。鬼母未語先笑，笑聲聽來，十分可親，可是接着，她所說出來的話，却當眞是石破天驚，聽得所有的人，目定口呆！

只聽得鬼母道：「現在，在血雷宮中的高手，我看不會比在金虎堡中的少，這許多人，聚在一起，頗是難得，這是千載良機，我們就今日在此誓師，推舉盟主，共征金虎堡，各位意下如何？」

這一番話，出自鬼母的口中，聽來彷彿十分輕描淡寫，但各人全是久歷江湖高手，自然一聽就可聽出，如果照鬼母的話去做，那麼，立時便是武林之中空前未有的一場大浩刦！

須知現在在大殿中，將近兩百位高手，幾乎已是武林中的精英，而在金虎堡中的高手，究竟有多少，雖然未能盡知，不過歷年來，無緣無故，忽然在武林之中，消聲匿跡，正邪各派的高手，究竟有多少，多少人的心頭，多少總有一點數。

要是眞如鬼母的計劃，盡起如今在血雷宮中的高手，去和金虎堡中的高手相拚，不論那一方面得勝，俱使武林元氣大傷，而且最大的可能，是兩敗俱傷，這種事，如何行得通？

衆人在驚愕之餘，已聽得北斗書生一聲長吟道：「鬼母，多謝你以血蓮欵待，但這件事恕難從命，而且我看千萬別行强脅從才好！」

北斗書生神態飄逸，可是這幾句話，却說得十分强硬。他的話才一出口，只聽得鐵閻王大叫道：「鬼母，你雖是我的大媒，但這事我不幹！」

緊接着鐵閻王的呼叫聲，至少又有三四十人，異口同聲道：「鬼母見諒，恕難從命！」

一時之間，幾乎沒有一人，肯答應鬼母之請的！

鬼母雲飛娘站着，聽到衆人紛紛反對，她也並不發怒，只是微笑不語，在衆人的語聲之中，天南雙殘的語音最尖利，只聽得他們叫道：「血蓮也服過了，還留着幹甚麼，不如聾子放炮仗，散了吧！」

天南雙殘的話，雖然說得絕些，但是倒完全說中了各人的心意，只見天南雙殘，身形掠起，一閃之間，已到大殿門口。

其餘人，還覺得才得了人家好處，說走便走，未免不是道理，但是也沒有人想在這是非之地，多作逗留，有的還在說幾句客套話，有的簡直就跟天南雙殘身後，向大殿之外走去。

鬼母雲飛娘直到此際，才緩緩地道：「各位暫請留步，等我將話說完，只管離去，決不相留！」

天南雙殘身形倐停，怪眼略翻，一副不耐神態，但是總算停了下來，未曾再向外掠去。

他們一停，跟在他們身後的一些人，也停了下來。

只聽得鬼母道：「我出身在苗疆，各位自然是知道的，只是，我曾是三花娘子門下，這一點，只怕知道的人，就不多了！」

雲飛娘忽然之間，講出這樣的話來，聽的人，儘皆莫明其妙，只有一人忽然發出了一下驚恐無比的叫聲來，衆人一起看去，只見那人頭大身小，生相十分異特，有認得他的人都知道他是雲南滇池東濱，龍眠寺的龍眠上人。這龍眠上人武功並不甚高，但是在武林之中，人緣極好，而且爲人正直，武林之中，有門派糾紛，往往憑他一句話，就可以平息，更難得的是，不論正邪各派，黑白兩道中人，對他都十分尊敬，這自然是他數十年來，爲人剛正不阿所致。

這時，龍眠上人一叫，各人盡皆一怔，有好幾個人搶着問道：「上人，甚麼事？」

只見龍眠上人，面色慘白，伸手指着鬼母雲飛娘，口唇顫動，額上的汗珠，一顆接着一顆，直滾下來，竟然一點聲音，也發不出來！

各人一見這等情形，心中更是駭然，望着龍眠上人，過了好一會，龍眠上人才又發出了一下慘叫聲，道：「各位，我們完了！」

這一下叫聲，聽來極其慘厲，人人心頭大震，但是却都不知道龍眠上人爲何要這樣做，只見龍眠上人一面叫，一面站了起來，他站起的勢子實在太急，「砰」地一聲，將面前的桌子，撞出老遠。龍眠上人站了起來之後，蹌蹌踉踉，向鬼母走去，一直來到鬼母的面前，伸出手來，抓住了鬼母的手臂，厲聲道：「你……你在我們的食物之中下了蠱？」

龍眠上人這個「蠱」字，才一出口，大殿之上，二百餘人，齊齊發出了「啊」地一聲驚呼，一時之間，不少人也立時想起，三花娘子究竟是甚麼人了！

在苗疆蠻荒之地，放蠱之法，流傳千年，那三花娘子，乃是金花娘子，銀花娘子，鐵花娘子的簡稱，苗疆四百七十餘峒，都奉三花娘子爲宗師，三花娘子放蠱的本領，各有不同，每人只傳授一人，三花娘子之名不易，一代接一代傳下去。剛才鬼母雲飛娘，說她年輕之時，曾從三花娘子習藝，旁人還想不起三花娘子是何等樣人，但是一經龍眠上人提出了一個「蠱」字，却是提醒了各人！

只聽得雲飛娘「呵呵」笑道：「不錯，但是無形蠱，並不是落在食物之中，而是落在各位剛才得之唯恐太遲，吞之唯恐不及的血蓮子之上！」

三花娘子放蠱的本領，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步，蠱的名堂，也不下千百種，大殿上各人，大都來自中原，自然不甚了解，也不知道「無形蠱」究竟是甚麼，但是鬼母既然已說得明明白白，在血蓮子之上落了蠱，可知大殿上每一

個人，皆已中蠱，一時之間，只聽得呼喝之聲不絕，幾乎所有的人，全向鬼母湧來。

各人的呼喝聲中，加以龍眠上人的叫聲，最是淒厲，只聽得他叫道：「你爲甚麼要這樣做，快拿解藥來！」

鬼母雲飛娘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我這樣做，無非是爲了要大家同心合力，對付金虎堡的陰謀！」

她這一句話才一出口，天南雙殘首先一聲怪嘯，道：「拿解藥來！」

隨着這一叫，「呼」地一聲，兩人身形掠起，自圍住雲飛娘衆人的頭頂之上掠過，一伸手，就向雲飛娘的面門，抓了過去！

他們兩人，出手快絕，絕難使人想到，他們會是兩個殘廢人，而且一出手，就攻向雲飛娘的面門要害，雲飛娘的身子立時向後一閃！

可是，却料不到，天南雙殘如此凌厲迅疾的一招，竟是虛招，雲飛娘才一退，兩人手一彎，只聽得雲蓮一聲驚叫，簡直連避開的機會都沒有，便已被天南雙殘，一個自左，一個自右，以「修羅十七式拿穴法」中的一招「左牛右馬」，將兩邊腰際的軟穴扣住。

天南雙殘一制住了雲蓮，立時叫道：「不必怕，制住了她女兒，不怕她不拿解藥來！」

當天南雙殘猝然動手之際，又有好幾個高手，一起發動，剎那之間，只聽得掌風鼓蕩，「拍拍拍拍」四下响，雲飛娘前拒胡三先生，左迎北斗書生，上身後仰，一掌接了秦老爺子的一掌，立時身形一轉，一肘將鐵閻王尉遲烏，撞得跌開了一步，直跌進了銀姑的懷中！

銀姑扶住了尉遲烏，疾聲道：「鬼母，你不能得罪天下所有人！」

鬼母雲飛娘在剎那之間，接了四大高手的一招，四大高手，一點也沒有佔着便宜，而就在銀姑的話，才一出口之際，雲飛娘的身子，已疾拔而起。

當時，許多高手，已一起向鬼母湧了過來，等於已將鬼母圍在中心，鬼母身形拔起，一陣勁風過處，只聽得衆高手，呼喝之聲不絕，而鬼母的身法也眞快，一閃之間，便已落在樑上。

尉遲烏大叫道：「你會輕功，旁人就不會麼？」

尉遲烏這樣大叫，是由於他自己，實在不會輕功，可是就在他一叫間，銀姑雙臂一振，鳳冠霞帔，一起振脫，仍是一身銀光閃閃的衣服，身形筆也似直拔起，也已經上了樑頭。

而和銀姑一起動作的人，還眞不少，剎那之間，少說也有十七八人，上了樑頭。

天南雙殘一左一右，挾住了雲蓮，身形掠起，却並不是向上，而是向大殿的一角掠去，他們身形快絕，雲蓮的武功，照說也自不弱，可是被兩人挾定，却是絲毫沒有掙扎的餘地。

天南雙殘一到了殿角，便立時轉過身來，背靠着牆站定。他們那樣做，自然是爲了怕鬼母猝然出手，將女兒救了回去之故。

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，雲蓮可以說是他們所有人的救星，若是雲蓮被鬼母奪了回去，那麼，他們這些人，除了聽命於鬼母之外，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了！

這時，大殿之中一陣混亂，剛才一連串的變故，與之相比，簡直微不足道，只見鬼母一上樑頭，便發出了一下驚心動魄，令人心寒膽裂的冷笑聲來，手一揮，在她的手中已多了一根樹枝，那樹枝曲折盤虬，看來像是一個老樹根。已上了樑頭的各人，都知道鬼母的厲害，何況自身都已中了蠱毒，是以一時之間，也不敢妄動，這時，也大是疑惑，不知鬼母想作甚麼。

天南雙殘在殿角處，又在大喝道：「要是再不取解藥，我們一發力你女兒就沒命了！」

鬼母坐在樑上，又是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好！」

隨着她那一聲「好」字，只見她手一揚，「嗡嗡」兩聲响，兩點金星，閃了一閃，像是有甚麼東西，自她手中的那個樹根頭之中，飛了出來。可是那東西的去勢，快絕無倫，而且又小得幾乎非目力所能辨認，是以竟沒有一個人看出那究竟是甚麼來，只見那兩點東西，直向殿角，天南雙殘所在處射去，看來像是兩枚暗器，但是照去勢來看，却又像是活物！

這原是電光石火，一剎那間的事，衆人錯愕之間，那兩點金星，已然飛到了天南雙殘的面前，天南雙殘一看這樣來勢，也當是暗器，心中還在好笑，以爲鬼母一定是看到女兒被制，方寸大亂，是以才會發暗器傷人，以自己的武功而論，還怕甚麼暗器？

兩人心中念轉間，內勁一逼，衣袖已然疾揚了起來，迎着那兩顆金星，拂了上去。

以天南雙殘的功力而論，內勁貫足了，衣袖拂起，已是堅如鐵石，就算向他們射來的暗器之上，蘊着極强大的力量，也可以將之拂開去的。

可是，就在兩人衣袖才一拂起之際，那兩兩點金星，突然又响起了「嗡嗡」兩下响，竟然向上一升，緊接着，在半空之中，劃了一個半圓，直撲向天南雙殘的頭部，去勢快絕，剎那之間，已撞在天南雙殘的臉上！

天南雙殘一見這等情形，起先着實吃了一驚，可是眨眼之間，只覺得臉頰之上，輕輕被碰了一下，接着，便是微微一痲，並沒有甚麼其他的感覺，兩人不禁呆了一呆。

而就在這一剎間，衆人也已看清，那電也似疾，飛向天南雙殘前面的兩點金星，果然是活物，這時，正停在天南雙殘的面頰之上。

那東西其小如豆，雙翅閃閃生光，通體純金，看來像是一種毒蜂，兀自還在振翅。

而天南雙殘也只是呆了極短的時間，立時各自伸手，向自己的臉頰之上拍去，「拍拍」兩下過處，已將叮在臉上的兩隻金蜂拍死，攤開手掌來，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就是這些技倆麼？」

鬼母第三次發出那種驚心動魄的冷笑聲來，道：「已經够了！」

大殿上衆人，根本不知道鬼母這樣做，是甚麼意思，但突然之間，只聽得天南雙殘，齊齊怪叫！

鬼母雲飛娘剛才接連三下，所發出的冷笑聲，已然令人遍體生寒，駭然莫名，可是和這時，天南雙殘發出所呼叫聲來比，却是如小巫之見大巫，天南雙殘的那兩下慘叫聲，淒厲無匹，簡直如同兩根針一樣，直刺進人的心脾之中，令得人人都不免心驚肉顫，就是連胡三先生，北斗書生那樣的高手，都未能例外。

而且，緊接着，只見天南雙殘，鬆開了雲蓮，雲蓮倒像是早已知道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一樣，天南雙殘才一放手，她便皺着眉，身形飄動，向前掠了開去。

而天南雙殘在一鬆開了雲蓮之後，便反手扼住了自己的咽喉，喉間發出「荷荷」的聲响，從他們面上的神情來看，可知他們實是痛苦之極！

而且，他們兩人雖然早已退到了牆角，倚牆而立，這時却也站立不穩，「砰砰」兩聲，倒在地上，亂滾亂抖，而手却始終握在自己的頸上，雙眼越突越出。

大殿上衆人，看得這種情形，心寒膽裂，一時之間，沒有一個人出得了聲，而正因爲大殿之中，如此寂靜，是以天南雙殘喉際發出的那種怪聲，聽來也格外駭人。

在這時候，才聽得鬼母冷冷地道：「你們都已中了我的無名蠱毒，這無名蠱毒，無藥可解，而且，只要不惹我怒，順我意志行事，也決不會發作。但一旦逆我之意，我只消放出金蜂，一被金蜂刺中，蠱毒立時發作，要身受七日夜無邊痛苦，才能死去！」

大殿上衆人聽得鬼母雲飛娘這樣講，更是膽戰心驚，一起望着天南雙殘，只見他們兩人的身子，似乎在漸漸緊縮，縮得骨頭撐着皮肉，像是要將皮肉撐破一樣，額頭之上，大汗淋漓，簡直已不類人形。

在場的高手，雖然全是見多識廣的人，但是一個人皮肉收縮，而骨頭依然，這等慘象，也從未見過，雖然事情不是發生他們身上，他們還未感到切膚之痛，但是一想到自己一樣中了蠱毒，只要一逆鬼母之意，立時便是一樣，也不禁頭皮發麻。

而這時，天南雙殘的身子，忽然又向外漲了開來，轉眼之間，兩人的五官，先爲浮漲開來的皮肉，擠得幾乎看不見，頭皮也在漲開來，令得頭上頭髮，稀稀落落，看來異樣之極。

鬼母冷笑道：「你們看到了麼？跟着我辦事，成功之後，可得絕大好處，一有不從，這兩個人，便是榜樣！」

衆人看了天南雙殘，身受如此之慘，莫不冷汗直淋，誰也說不出話來。

過了好半晌，才聽得胡三先生道：「鬼母，適才我們見過，金蜂飛行絕快，但如果我們遠遠避開去，只怕你也無可奈何！」

鬼母桀桀笑了起來，她自從在皮鼓聲中，含笑露面開始，面上一直掛着慈祥可親的笑容，叫人絕想不到，她的手段，竟如此狠毒，但這時，他本來面目已然暴露，也不必再僞裝下去，是以一反前態，笑容變得十分獰厲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她冷冷地道：「我們蓄養的金蜂，你們每人，各有一隻，只要我一放出來，就算相隔萬里，也總有一天，被牠找到，誰願意冒險，只管試一試！」

剛才，各人聽得胡三先生如此說法，都覺得胡三先生所言不差，總算有了一綫生機，可是一聽得鬼母這樣講，又不禁凉了半截！

尤其，他們看到倒在地上的天南雙殘，皮肉在漲得幾乎爆裂之後，又已在漸漸開始收縮，他們兩人，除了眼珠還在轉動之外，看來簡直已不像是兩個人，更是令人心驚膽戰！

鬼母一面冷笑着，一面沉聲喝道：「拉出去！」

立時有兩個血雷宮中的高手，大踏步走了過來，一揚手，自手中飛出一股極細的繩索，纏住了天南雙殘，拖着向外便走。

天南雙殘在被拖向外之際，所發出的那種肝腸寸斷的呻吟聲，令得不少人額上汗珠，涔涔而下。

鬼母徐徐地道：「好了，現在，以胡三先生，北斗書生兩人爲首，你們先行一步，到金虎堡以南二十里處，等我前來，我到時，若有誰不在，嘿嘿嘿！」

她接連三個冷笑聲，聽得各人心膽俱裂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也笑不出來。各人做夢也想不到，爲了貪一顆血蓮子的好處，竟落得這樣的下場！

一時之間，各人還是向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兩人望去，看他們兩人，有什麼反應。

只見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，互望了一眼，胡三先生「哈哈」一笑，道：「既是我們一時不察，着了人家的道兒，還有什麼話可說？」

北斗書生衣袖一拂，身子已就着這一拂之力，向後疾退了開去，道：「走吧！」

這兩人分明不欲吃眼前虧，其餘衆人，如何還敢說半個「不」字，一時之間，都苦着臉，慢慢向大殿之外，走了出去。

剎那之間，大殿中人已走得十分之八九。只有尉遲烏，睜着銅鈴也似的眼睛，望定了鬼母，還不肯動，鬼母笑道：「你們新婚燕爾，我不會叫你們長途跋涉，派你們在血雷宮中留守。」

尉遲烏眨了眨眼，向銀姑望去，銀姑尖聲道：「鬼母，我們爲你効勞，萬里迢迢，將謝少莊主帶到，你連我和鐵髯兩人，也不放過，未免太狠了！」

鬼母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不如此，不足以樹我之威，只要你不生二心，只有功力增進，有何不好？」

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，應鬼母之命，本來就是聽鬼母吩咐的，想來，現在也沒有什麼問題。

然而，當時他們，份屬自願，而現在却是非如此不可，這其間，自然又有差別了。

銀姑一時之間，講不出話來，一抬頭間，却見尉遲烏正咧着一張闊口，在對她嬉笑，不由得長嘆一聲，也別無他法可想了。

如今却說，胡三先生等一行人，自大殿走出，下了峭壁。

血雷宮中人，早已備了大船，將衆人送了出去，順風而下，駛出了五六十里，才在一處渡口，送客人上了岸。

一路之上，這近兩百名高手，簡直就如同喪家之犬一樣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直到上了岸，大船已然遠去，各人才圍住了十來個武功高，名望又大的高手，紛紛議論，只聽得龍眠上人道：「各位千萬別存僥倖之想，我早年曾聽得人講起過，苗疆三花娘子所授，數百種毒蠱之中，就以無名蠱發作之後，最是慘痛，那金蜂飛行快絕，鬼母所言，絕非虛言！」

有人道：「那便怎樣？莫非我們眞是聽她的命令，去攻打金虎堡？」

龍眠上人長嘆一聲，道：「除非能有人，將鬼母身邊，蓄養金蜂的那一個毒辣樹根偷來，投進四面密封的鐵籠之中，再以烈火焚燒，將根內金蜂，全皆燒死，不然，絕無第二個辦法！」

龍眠上人在說話的時候，神情嚴肅，聽的人，也全神貫注，可是，北斗書生立時道：「上人，你在開什麼玩笑，誰去下手？」

衆人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一起苦笑了起來，龍眠上人道：「北斗，你莫以爲我是在說笑，有一個人，足可以下手做這件事，救我們所有人。」

龍眠上人這樣說法，各人都不禁聳然動容。須知道龍眠上人武功平常，在武林中的地位，却如此之高，自然有他過人的長處，從不打半句誑語，便是他爲人的長處之一，此際人人都覺得有了希望，一起望着龍眠上人，龍眠上人道：「這人就是雲蓮姑娘！」

各人還只當龍眠上人，會說出一個驚天動地高手的名字來，一聽他說的是雲蓮，不禁盡皆啼笑皆非，有不少人，想起從此之後，受制於人，竟號啕痛哭起來，龍眠上人忙道：「各位，鬼母自然會嚴密防範，不讓人將金蜂偷走，然則她千防萬防，必然不會防自己的女兒，難道我的話說錯了麼？」

胡三先生道：「是啊，她千防萬防，不會防她的女兒，然而，她的女兒，又怎會向着外人，反去害她的母親，還是別提了吧！」

龍眠上人，道：「胡三，女生外向，眼前只有一個人，可以說服雲蓮做這件事！」

各人又七嘴八舌問道：「甚麼人？」

龍眠上人道：「自然是金龍莊的少莊主謝英傑。」

這句話一出口，衆人盡皆默然，雖然人人心頭，都覺得龍眠上人的話，希望實是渺茫到了極點，但是，一綫希望，總比完全沒有希望好！

而且，大家都知道，雲蓮和謝英傑是在金虎堡中見過面的，事後，鬼母能叫人將謝英傑硬帶了來自然是雲蓮確然已鍾情謝英傑之故！

可是，各人立時又想起，謝英傑已被龍門帮帮主帶走，龍門帮又是出了名的神秘，帮主是誰，無人得知，連龍門帮的總壇，在甚麼地方，也無人知道，這件事，又如何下手？各人都是垂頭喪氣，胡三先生嘆了一聲，道：「現在，我們除了遵照鬼母吩咐，到金虎堡附近結集之外，別無他法，我們人多，也不能在一起上路，只得各自趕程，龍眠上人，不作虛語，各位在路上，不論有甚麼事，千萬別躭擱，除非拚着一死，自行了斷，不然，還是別惹麻煩上身的好！」

胡三先生一生之中，話說得如此之懇切，只怕也還是頭一遭。武林高手，過的雖然是刀頭上舐血的日子，但是要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，畢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，一時之間，衆人皆無言語，三五成羣，仍然各照着自己相識，和來的時候一樣，走了開去，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，最後起步，兩人也唯有相視苦笑！

× × ×

豪雨之後，又經烈日，離金虎堡不遠處的大河渡頭，那一條官道上，有的泥土龜裂，有的地方，重又塵土飛揚，在烈日之下，看來像是蒙上了一重厚厚黃霧。

這個渡口，正是當日，謝英傑化名鍾大白，從金虎堡中逃出來，又化裝成爲一個年輕農民，逃過了金虎堡中天地雙殺手，大河三條柱追蹤之處。

自從那一天起，這個渡頭，便已荒了下來，早先撐渡船的祖孫三人，所住的那間茅屋，屋內屋外，也全長滿了野草，沒有人來往，那條通向渡頭的官道，看來也格外的荒凉。

這時候，正是烈日燕空，熱得令人氣也喘不過來的正午，混濁的河面上，遠遠看到，有一艘小船，在湍急的河水之中，直向岸撐來。

撐船的人，身形高大，用黑布包着頭，船上有兩匹雪也似白的駿馬，船頭之上，坐着一個一身輕紗，戴着紗帽的女子，雖然看不清臉面，却是身形窈窕，想來是個絕色女子。

不一會，船已漸漸近岸，撐船的那人，是個熟手，在船離岸，還有兩三丈時，手臂揮動，一隻鐵錨，連着繩索，直飛了過來，「叭」地一聲響，鐵錨陷進了地中，那人拉着繩子，船在湍流之中，迅速靠岸，坐在船頭的那女子站了起來，推了推頭上的紗帽，容顏艷麗，却正是血雷宮主，鬼母雲飛娘的女兒雲蓮。

而那撐船的人，濃眉大眼，竟也是一個女子，就是女霹靂，船靠了岸，雲蓮首先躍上岸來，女霹靂緊抿着嘴，似乎正有心事，拖着兩匹馬，也上了岸。

雲蓮翻身上了馬，道：「這裏離金虎堡有多遠？」

女霹靂道：「不過三十多里，那一批人，只怕就在前面不遠處。」

雲蓮騎在馬上，回頭望着河水滔滔的大河，道：「那麼，龍門帮又在甚麼地方？」

女霹靂苦笑着，搖了搖頭，雲蓮不樂道：「你是大河三條柱之一，龍門帮也在大河上下活動，你眞的不知道龍門帮總壇在何處？」

女霹靂仍然抿着嘴，搖着頭，雲蓮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你別胡思亂想了！」

女霹靂像是憋了一肚子的怨氣，無處發洩一樣，陡地大聲道：「我不是胡思亂想，你只不過和他在金虎堡中，見了兩面，我却是被他抱着，在河水中一起逃命，我自然比你還想念他！」

雲蓮瞪着女霹靂，冷冷地道：「你再說這樣的話，我便永遠不要見你！」

女霹靂口唇掀動，可是欲語又止，也翻身上馬，抖動韁繩，雲蓮立時跟了上去，兩騎在路上，揚起老高的塵土，向前馳去。

那條道上，冷靜得出奇，除了她們兩人，揚起老高的塵土之外，並不見有其他的人馬，雲蓮策馬馳在前面，女霹靂跟在後面，道兩旁，疏疏落落，有些樹木，那些樹木之旁，看來也絕不像是有人可以隱藏着，是以雲蓮也根本未曾向兩旁望，她的馬在馳過幾株樹時，並無甚麼異樣，緊接着，便是和她相隔丈許的女霹靂馳了過來，女霹靂滿懷心事，更不曾向兩旁張看，可是，就在她馳過那幾株樹之際，其中有一株「樹」，忽然向前，傾了一傾，緊接着，晶光一閃，女霹靂只覺得一股勁風，帶着一件物事，向她的頭上，直罩了下來。

剎那之間，她連那是甚麼東西，也未曾看清，便自覺得血腥味直攻鼻內，緊接着，頭上一緊，整個人已被提了起來。

女霹靂也不是弱者，可是這一切變故，來得實在太快，當她的身子被提起來之際，她還可以聽得自己的坐騎，在向前馳出的蹄聲，可是緊接着，她只覺得胸前一凉，幾乎連掙扎也未曾掙扎，就甚麼也不知道了。

而那株突然向前傾下來的「樹」，這時也重新挺直，只見「樹身」半裂，那徑不過尺許的樹幹，原來是空心的，那麼狹窄的地方，竟藏着一個人，那人又高又瘦，若不是他這時，雙手正在揮舞，看來簡直就是一段枯木，決不像是一個人。

只見他左手，抓着一個鐵環，鐵環上，繫着一根軟索，軟索的一端，是一個精光閃閃鋼罩，將女霹靂的頭，全罩在裏面，鋼罩的邊緣上，血在汩汩流出來，而他的右手，也握着一條軟索，軟索正扑了起來，自女霹靂的胸口，拉出了一柄尖刃來。

女霹靂的身子，這時才壓在地上，那人再一抖左手，鋼罩也已揚起，自鋼罩之中，洒下了一陣血雨，洒下來的血，落在路上，迅速爲塵土所掩遮。

看女霹靂時，頸際有一道極深的割痕，血就自那傷痕中，汩汩向外流着，她頸上，胸口，都受重創，分明是早已死了，而她死得如此突然，顯然也極不甘心，是以雙眼睜得老大。

那人也不再理會已死了的女霹靂，只是抬頭，向前望去。

那人下手極快，女霹靂死得快，連聲都未曾出，自馬上跌下來，快要落地之際，那人又抖了抖手，令得屍身在快要着地之際，又向上起了一起，是以落在路面之上，並沒有甚麼聲音發出來，當那人抬頭看去之際，雲蓮已然馳出了三二十丈，還在策騎飛馳，顯然未曾發現她的同伴，已遭了毒手。

而女霹靂的那匹馬，也跟在後面，向前馳着，那人雙臂連揮，手中的軟索，在半空中打着圈兒，轉眼之間，便已將一罩一刃，收了回來，繫在腰際，身形展動，向前便掠了開去。

那人的去勢快絕，在向前掠出之際，捲起一股勁風，路面上的沙塵，隨着他的脚打轉，轉眼之間，便已追到了跟在後面的那匹馬，一縱身，便上了馬背。

他上了馬背之後，伸手拍着馬，那馬的去勢，陡然加快，漸漸地追上了雲蓮。

雲蓮想是因爲剛才的幾句話，心中還在氣惱，是以明明聽得身後，蹄聲漸近，因爲想不到女霹靂已死，馬上已換了一個人，是以連頭也不回。

（未完）

司馬洛傳奇故事

血皇冠（三）

險遭飛來禍　怒追嫁罪仇

馮嘉・文　盧令・圖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司馬洛偷得血皇冠，致使古偉平遭人暗殺，司馬洛爲了偵查其中內幕，聽從依絲德要請，夤夜潛往化名高常的梁惠謙住所樓下，運用機智，瞞過二名印度籍司閽的耳目，潛登頂樓，梁惠謙是佔住這層樓全層的，司馬洛踏出電梯門，拔出手槍戒備着，躡足走到梁惠謙住所的門前——

司馬洛在那門口的前面蹲下來，從那帆布袋內取出百合匙，很輕很輕地探着匙孔。金達是在半山上用望遠鏡監視着屋子的情形的。金達所在的地方，也就是上次依絲德開車載他去的那一處路邊，可以用望遠鏡俯望高常這一座大廈的。金達告訴他屋中已經熄了燈，也即是說屋中人已經睡着了，既是如此，他就不該發出聲音來，以免把屋中人擾醒了。

無聲而順利地，那條百合匙開了鎖，門便推開了，司馬洛踏入了廳中那座豪華的大客廳中沒有亮燈，不過也不是完全黑暗的！垂着的窗簾並不很厚，街上的光可以部份透進來，可容許若干程度的視象。

司馬洛馬上開始覺得心驚肉跳了，因爲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情形不妙。一座豪華的大廳，滿鋪地毡，有着現代的傢具，應該收拾得很齊整才對的，爲什麼地毡中央却有一張倒翻了的小几呢？而且，那邊一隻鋁質的柱形烟灰盅也橫躺在地上。還有，沙發上扶手旁邊那几上應該有一盞枱燈的，現在這盞枱燈已經躺在沙發上了。

當然，那些新潮的抽象藝術裝飾擺設法，是不可以常理去判斷的，不過司馬洛不相信這是什麼抽象擺設法，他認爲這是有人在這廳中打鬥過後留下來的跡象。

他的心大跳着，槍伸在前面，踏進了走廊。走廊之內有四個房門口，有一個是半開着的。很自然地，司馬洛首先就是走到這個半開着的門口前面去。

望進門內，他看到裏面就是高常的睡房，睡房內十分凌亂。

比廳中更亂，房間裏幾乎一切都倒翻了，那張床雖然够重而翻不轉來，但床上的被褥却已凌亂不堪。司馬洛小心地走進去，看見一個角落裏放着的一隻老式的夾萬已經打開了，他向這夾萬走過去，繞過了床尾，就看見了高常。高常就倒在床邊的地上，司馬洛在門口的時候，由於有那張床遮着，所以沒有看見，現在繞過了床，就看得見了。

高常躺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，僵硬地躺在那裏，看他那僵硬的姿勢，就知道他是已經死了，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，走到他的身邊，蹲了下來，仔細地看一看。

高常的身上並沒有任何顯著的傷口，不過很多瘀痕，而咀角及耳孔鼻孔都在流血，似乎是給毆打，內部受了重傷而死去的！

司馬洛再回身到那夾萬的前面去看看。夾萬也有被搜過的跡象，裏面的文件是凌亂的，而且祇有文件而已，沒有別的東西。司馬洛怔怔地看着夾萬。他相信血皇冠本來是在這夾萬裏的，可是現在却已不在了。殺死高常的人的殺人動機一定是爲了這血皇冠，而現在，那人已拿了血皇冠而走掉了。

但這祇是一種猜想而已，司馬洛仍然希望他的猜想是不對的，他仍然希望血皇冠是在屋裏的，因此不得不動手搜索全層樓。

他搜過了其餘那幾間房間，那是書房，辦公室，客房及浴室，都沒有找到。他也敲過了牆壁，敲過了地板，找尋隱藏起來的保險箱之類，也沒有。血皇冠一定是放在高常睡房中那座夾萬裏的，而現在一定已經拿走了。他唯一的發現就是，高常原來並不眞叫高常，而是叫梁惠謙。他的寫字樓桌上有名片，也有來往信件，都是寫着這名字，似乎，依絲德並沒有說錯，高常是假名，珠寶經紀也是假身份，梁惠謙才是眞的！

但假亦好眞亦好，總之東西是已經不見了！

司馬洛不再在那裏浪費時間了。他迅速離開了高常（或者梁惠謙）的住宅，就乘那私人升降機下樓，當升降機到了樓下時，他已身在機頂了。他控制着那些電路，使到升降機雖已到達樓下，也沒有開門，這樣，二個看更人就毫無所覺了。

五分鐘之後，中間那部公用升降機的

門開始打開了，兩個看更人都詫異地抬頭，奇怪是誰在這個鐘點出外。門一打開，就跳出來了司馬洛，臉是用一條手帕幪住了的。他不由分說，就揮動拳頭，擊中了其中一個看更人的下頷，同時把手中的箱子向另一個看更人丟過去。

中拳的那個看更人馬上就暈了過去，由於司馬洛這一拳是用盡了全力的。另一個正要舉起手中的獵槍時，臉就那被隻箱子擊中，人便狠狠地跌向後面，司馬洛已跟着跳過來，在他的頸側擊了一掌，他也頹然倒下來，暈過去了。

司馬洛拾回了那隻箱子，便跳出外面的街上，前後望望，那僻靜的街上一個行人都沒有，他便轉右，急急地沿着行人路而行，簡直是半跑的。

跑了半條街，就有一部汽車轉進了街口，向他跟過來，到了他身邊時車子就慢下來，車門打開。司馬洛一跳上了車，關上車門，車子又加速，離開那裏，開車的人就是金達。

這時，他們就聽見使人毛骨悚然的警車的嗚嗚之聲正自遠而近。

「我也走得眞合時！」司馬洛咬着牙，「再遲兩分鐘都不得了！」

「怎會弄得這麼糟？」金達帶着同情地問。司馬洛在無綫電裏並沒有對他詳細說什麼，司馬洛急於離開。他回到那座空樓時就用無綫電叫金達盡快下來接他，然後他就拿了箱子，乘升降機下來，擊倒二個看更人而離開。這雖然是粗魯一點的辦法，但似乎却是唯一的辦法了，他總不能像紳士一樣走出去的，這個鐘點，他們一定會查問，而且即使放他走，也會認得他的樣子。

「我們再兜回去看看！」司馬洛指揮金達。

金達繞了一個圈，再回到那條街上，緩緩地經過那座大廈的面前，看見大廈的前面果然已經停了二部警車，好幾個警方人員已下了車，正在走廊裏救醒那二個看更人。

「妙極了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死人自己不會打電話報警的，警方也不會憑空猜到那裏有人死掉，所以，一定是一個匿名電話去報案的了。」

「究竟發生了什麼？」金達問。

司馬洛告訴了他。

金達在咬牙切齒了。「這個打匿名電話報警的人，他會不會知道你正在那裏面的。」

「很難講，」司馬洛聳聳肩，「但如果我給當場捉到，那就麻煩了。雖然我經常間接幫助他們破案，警方並不感激我，他們還是要得我而甘心的！」

金達沒有做聲，祇是開着那部車。

「總之，我們證明了一件事，」司馬洛說，「那就是，血皇冠似乎眞會帶來血禍！」

金達的眉頭皺得很緊。「下一次我們拿到手時，讓我們留着一星期，看看誰敢來搶，恐怕那時是來搶的人有血禍了！」

「這主意也不錯，」司馬洛諷刺地微笑，「不過我們却得先找到皇冠才行！」

「豈有此理，」金達恨恨地道，「他們究竟要這皇冠幹什麼？」

「我們不應該再管下去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現在已經不干我們事了，但，我們却非管不可，至少我非管不可。你知道爲什麼嗎？」

「因爲你好奇心重！」金達說。

「這是一個理由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更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差點做了替死鬼！假如我逃得遲一點，警察在那裏找到了我的話，那會怎樣？」他咬着牙，「這樣對我的人，我決不會放過他。」

「這是虛榮心了！」金達吃吃笑，「虛榮心是不值錢的，而且很花錢！」

「人不能單是爲錢而生活的！」司馬洛恨恨地說，「我們必須找到這個殺死古偉平的人，弄清楚這件事。」

「我們？這是你自己的虛榮心罷了。」金達說。

「也沒有所謂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錢你已經分了，你隨時可以走。」

「不，」金達搖頭，「我們既然一起參加了這件事，就一起幹到底！我是一個够義氣的人！」

司馬洛笑起來。「義氣不過是虛榮心的另一種形式罷了。」

金達不理他的諷刺。「你以爲你可以在那裏找到這個兇手呢？」

「問題就是在這裏。」司馬洛說，「我一點綫索都沒有！」

「一點綫索都沒有。」金達笑起來，「那我們該怎辦？」

「我們回家睡覺去好了，」司馬洛說，「等綫索自己出現。」

「等綫索自己出現？你倒眞是一個樂天知命的人！」

「我相信綫索自己會出現的！」

這件事，他們果然是欲罷不能的，因爲第二天一早，電話就把司馬洛吵醒了。那電話是依絲德打來的。

「你幹得很好，司馬洛，」她說，「但，你一定得殺死梁惠謙嗎？」

「我沒有殺死他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噢，對了，這個問題是不值得討論的，反正我也不感興趣。關於那皇冠，我給你提議一個很好的辦法，你可交給我，而我們完全不必見面的。你可以——」

「等一等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並沒有拿到那皇冠！」

「別在這個時候開玩笑好嗎？」她嚴肅地說。

「我沒有拿到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眞的沒有！」

「司馬洛先生，」她警告道，「別以爲你殺了人就可以嚇倒我！我不怕的。司馬洛，如果你以爲你可以吞沒皇冠，那你就錯了，我也可以殺死你，就像你殺死梁惠謙一樣。」

「媽的！」司馬洛吼道，「我沒有殺死他，也沒有拿那皇冠！」

她沉默了一會。剛才她的語氣是那麼兇，司馬洛就像現在也可以看到她蜷起了唇皮，猙獰地露出着牙齒。「司馬洛，」她終於說，「我已經安排好了，你到樓下的信箱裏找一找，你會找到一條鎖匙的，這條鎖匙是用信封封着，你拿這條鎖匙到西部泳場去，依鎖匙的號碼打開一隻儲物櫃，把皇冠放進去——」

「皇冠不在我的手中。」司馬洛說。

她頓了一頓，似乎完全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似的，又繼續說下去：「那儲物櫃裏有一張支票，那是你的酬勞的其餘部份，你可以拿了。」

「你沒有聽見嗎？」司馬洛簡直在哀鳴了，「我沒有拿那隻皇冠！」

「不要等到明天了，」依絲德說，「今天之內你要把皇冠送到，明天太遲了！」她掛了電話。

「等一等！」洛平對電話裏大聲說。

但收了錢的電話當然是叫不回來的。

金達把頭伸進房門口來。「怎麼了？大清早就在喊救命！」

「今天是倒霉日！」司馬洛喃喃着說，「還沒有起床就倒霉透了！」

「究竟發生了什麼？」金達問。

司馬洛告訴了他。金達聳聳肩。「這也難怪她的，如我是她，我也會疑心你。」接着皺起了眉頭，「你以為她是空言恫嚇還是眞有其事呢？她說要向你動手？」

「我希望她祇是這樣說說而已，」司馬洛聳聳肩，「我已經够忙的了！」他跳下床來，梳洗過了，便動手穿衣服。

「你要到哪裏去？」金達叫着問，「會回來吃飯嗎？我今天有一種新的菜譜，名叫——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不感興趣，」司馬洛不客氣地說，「還是你自己吃吧，別預算我的一份了！」

「我不怪你，」金達喃喃着說：「心情不好，就是龍肝鳳髓，你也不想吃的。」

司馬洛沒有睬他，祇是穿好了衣服，便下樓而去。到了樓下，打開信箱，他果然看見信箱裏面有一隻信封，信封內眞的有一條鎖匙在內。他拆開了信封，把鎖匙放進袋裏，便上了他的車子，開動了。

西郊泳場就是司馬洛此行的目的。這是一座很大的泳場，現在仍然是游泳的季節，所以泳場中是十分熱鬧的。儲物櫃共有差不多一千個，一排一排的，那裏川流不息地人來人往，並沒有人有空注意他。

司馬洛按着鎖匙上的號碼找到了適合的儲物櫃，把鎖匙插進去，便把儲物櫃打開了。裏面什麼都沒有，祇有一隻信封。司馬洛拿起那隻信封，發覺並沒有封口的，裏面是一張支票。他取出支票來看看那數目，就是依絲德答應過的酬金那餘下的部份。這個女人倒是很守信的，祇可惜他却無法和她交易了。司馬洛取出支票簿來，寫了一張支票，塞進信封內，又用筆在信封的背面寫了幾行字。他寫道：「對不起，我沒有拿那皇冠，定金還給你，希望你相信我！」他把櫃門關上，下了鎖，便離開了那裏。當他上了車，離開泳場之後，馬上就有一個戴着太陽眼鏡，打扮得很摩登的年輕少女走進儲物間來。她是目送着司馬洛離開的，一見司馬洛走遠，她便進來了。她也用一條鎖匙打開了那隻儲物櫃，從裏面取出那隻信封來，看看信封背面的字，又把信封內的二張支票抽出來看看，最後她把二張支票也放回信封內，信封放進手袋，便把儲物櫃關上離開那裏。

另一方面，在半小時之後，司馬洛的車子已經停在一間優美的小餐廳外，他的人則在餐廳之內，正坐在一個陰暗的角落的一個卡位裏。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，這個老人正在審視着一張名片。這張名片就是梁惠謙當初以高常的身份在餐室出現，交給司馬洛那張名片。這張名片上寫着幾句推薦的字眼。如果不是看了這張名片，司馬洛也不會答應高常工作的。這張名片就是屬於這個老人的，而老人乃是司馬洛的一位好朋友。「是的，」老人點着頭，「這名片是我的，也是我把他介紹給你的。他不是欠你錢吧？」

「不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他祇是死了，你不知道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老人的眼一睜。

「死了，有人殺死了他，差點賴在我的身上，」司馬洛說，「別告訴我你不知道，今天早上每一張報紙的頭條新聞都有他的死訊！」

「但那個是梁什麼——」

「梁惠謙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但名字是不重要的，總之，梁惠謙和高常是同一個人！」

「我——不知道。」老人驚詫地說。

「你介紹他來見我，」司馬洛恨恨地說，「原來你對這個人却是知道得並不多的。」

老人沉默着，皺着眉頭，似乎有點難過。

「你對他似乎一無所知，起碼不會是什麼相熟的好朋友。」司馬洛指責地說，「不然，你不會連他死掉了也還不知道的，是不是？」

老人難為情地聳聳肩。「不錯，我對他是知道得並不多的。」

「但你却把他介紹給我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還以為你和他是好朋友，因此我一點也沒有問他的底細就和他交易了，因為我和你是好朋友！」

「我想不到會有什麼不對，」老人的臉簡直有點紅了，「他——似乎是相當好的。他收購了我一件賊賍珠寶，我認為他是付得起錢的。他結果沒有付錢嗎？」

「他有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而且很出得起價錢。」

「那我不算是介紹錯了。」老人說。

「這一點我不能否認，」司馬洛聳聳肩，「不過他的錢也不好賺，為了他，我差點給人當兇手捉起來，現在我想知道多一些關於他的事情，你不能告訴我嗎？」

老人大感興趣，眯着眼睛看着司馬洛。「唏，」他神秘地道，「報紙上說擊倒看更人逃掉的人，就是你嗎？」

「這不是我們要談的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是你殺了他嗎？」老人又問。「當然不是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現在是問你，能不能告訴我一些關於他的事情，究竟你能不能？」

「對不起，」老人搖頭，「我不能！我可以替你查一查的，不過這不是好辦的事，你去查一個被謀殺的人，你可能會把警探也惹到身上來，因為警方也是正在查着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！」司馬洛說，「算了吧！」他們沉默了一會，喝着咖啡。

後來老人又表示難過。「我眞抱歉！我當初介紹時本來是好意的——」

「不要緊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猜這實在不關你的事，總之，你介紹給我那一宗生意我已經做成功了，做得很快，現在的是另外一宗！」

接着侍者走過來。「司馬洛先生嗎？有電話找你。」

「有人知道你在這裏？」老人奇怪地看着司馬洛。

「沒有理由的，」司馬洛也覺得奇怪，「我並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在這裏，你怎知道我是司馬洛？」

「電話裏那人形容了你的模樣和衣着，」侍者解釋，「那是一位小姐，聲音很好聽的。」

「哦，」老人若有所悟地點着頭，「是女人！」

「別誤會，」司馬洛申辯，「並非凡是女人找我都是和我談情說愛的！」

果然，這個電話就不是和他談情說愛的。司馬洛拿起聽筒，就聽到是依絲德的聲音。她說：「司馬洛先生！」

「我已經開過那隻儲物箱——」司馬洛說着，記起了另一件事，「唏，你怎知道我在這裏？」

「很多事情我都知道，」依絲德說，「所以，你別想欺負我！不，司馬洛先生，還我一張支票，那是不行的。我要的是血皇冠！如果你不把皇冠還我，那你會很後悔的，說不定你會在地獄裏後悔！」

「你在開玩笑，」司馬洛道，「你不是要殺我吧？」

「我不是在開玩笑，」依絲德說，「你不久就會知道我並不是在開玩笑的。」

「小姐，」司馬洛說，「讓我再告訴你一次吧！血皇冠不在我的手裏，如果你知道它現在是在何處，我可以免費替你去把它偷過來，但現在，它的確是不在我這裏！」

「我不信你！司馬洛！」她冷冷道。

「聽我說，」司馬洛氣急敗壞地道，「我們不如再見面，談清楚吧，也許我們可以想一個解決辦法！」

「解決辦法？」她冷笑，「不，我不要見你，因為你要解決的可能是我！到底，你已經殺了兩個人了！」

「我已經——你在說什麼？」司馬洛驚愕地問。

「你不是殺了古偉平嗎？」她說，「跟着你又殺了高常，也即是梁惠謙，都是為了皇冠——」

「你瘋了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我沒有瘋，」她說，「如果你以為你能欺負我，你才是瘋了呢，告訴你，司馬洛，在今晚午夜之前，你仍然有機會把皇冠放進那儲物箱裏！」

「我們還是見面——」電話掛斷了。

司馬洛沒好氣地把聽筒放回，回到他的座位。老人看着他。「有什麼不對了的嗎，司馬洛，你的臉色不大好看！」

「那女人說要殺我！」司馬洛苦笑。

那老人微笑。「如果你繼續這樣玩一個丟一個，你終於會死在女人的手上的。聽我的忠告吧，司馬洛，少玩一點！受了侮辱的女人，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。」

司馬洛搖着頭。「你不了解我，一點也不了解我！」

「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，」老人說，「我要先走了！」

「你走吧！」司馬洛說，「我在這裏再坐一會。」

於是老人先走了，而司馬洛在那裏喝完了那杯咖啡之後也離開。他之所以會在那裏逗留得久一點，主要還是不想讓人看見他們一起出去。

司馬洛一面走一面思索着，希望能再找一條路，能探到若干綫索，以便進一步研究清楚這件事情。他的車子就停在餐室後面一條小街之中。要回到車子，他必須經過一間還未完成的大廈的建築地盤。而，當他走到這建築地盤的前面時，事情就發生了。

先來的是一些細碎的水泥碎塊，跌在他的頭上和他的頸上，他驚覺地連忙窒步，向街心跳出去，一部正在經過的汽車吵鬧地刹住，駕車的人正張咀大罵時，幾塊磚頭就落下來了，跌在大約司馬洛剛才所站處的地面，向四面八方彈開，司馬洛還要跳起來才能避免給其中一塊石頭撞着。

司馬洛憤怒地抬起頭望，剛來得及看見大約五樓的地方，一個人匆匆地縮回了竹棚之內。看不清楚是怎樣的一個人，僅來得及看見那裏有一個人縮回去了。司馬洛怒火上湧，嘴巴也吐出了一連串惡毒異常的咒罵！因為，剛才的情形實在是非常危險的，假如他走避得遲了一點，就可能有一塊磚頭擊中他了。這麼沉重的磚頭，從這樣的高處掉下來，不論擊中身體的哪一部份，都不是玩的。

司馬洛沒有理會那個罵他的汽車駕駛人，祇是邁開大步，向那建築地盤的進口處直衝過去。地盤正在開工，進口處那塊鐵板門，是還未關上的，因此司馬洛可以順利地進入，沿着那些剛剛完成的樓梯跑到了五樓。

到了五樓，他祇是呆在那裏，喘着氣，手摸着外衣下面，插在腋窩間的手槍，有脾氣也發不出來。因為，那層樓是充滿了建築工人的，正在忙碌地工作着，任何工人都可能乘人不覺而丟下那些磚頭。

一個工頭模樣的人奇異地看着他。

「喂，」司馬洛提出抗議，「剛才這裏有人用磚頭擲我！」

「是嗎？」那工頭皺起眉頭，「幹我們這一行的，是不會做這種事的——也許是剛才那個女孩子！」

「什麼女孩子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那位小姐，戴着一副黑眼鏡的，」工頭答，「她上來不知道看什麼，剛才還在那間房裏的！」他伸手指指一個門口。

「現在她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從這邊的樓梯走了，」工頭又轉身，仲手一指，「你知道，這邊樓梯是通後街的。」

司馬洛歎息一聲。太遲了。如果是她用磚頭擲他的，那麼此刻她一定已經到了街上，去得很遠了，他追下去已來不及。

「眞的有人擲你？」那工頭模樣的人又問，似乎不大相信的樣子。

「是的，」司馬洛困惱地看着他，「也許，你們這些地方以後最好少讓閒人上來。」

那人聳聳肩。「這個很難說的，這裏

沒有什麼好玩，也沒什麼好偷，誰想到會有人到這上面來用磚擲人呢？」嘆口氣，「這個世界，眞是那種人都有！」

「嗯，」司馬洛點着頭，「哪一種人都有。」

他無可奈何地下樓，離開了那個建築地盤。

回到街上，走向他的車子時，司馬洛仍在沉思着。這就是依絲德對付他的方式了嗎？如果他走避不及，他就會給那磚頭擲死了嗎？抑或這祇是一個警告？那些磚頭根本不是打算擲中他的？

這樣想着，他就沒有注意那部駛近他的車子。這部車子來到了他的身邊，司馬洛才因爲它的馬達聲較爲低了一點而抬起頭注意它。這時，他祇注意到車子裏有一個戴着太陽眼鏡的女人的臉一閃，然後一件東西從車窗內丟出來，落在他的脚邊，滾到路旁。那是一隻普通的香烟罐，不過罐頂上面突出着一條藥引，這條藥引正在着火，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它，發覺它已經燒了一半，而且很快就向罐子燒下去。

一隻炸彈！

那部車子已經繞過了街口，不見了。司馬洛的第一下反應動作就是向地下一撲，但是跟着覺得，讓一隻炸彈就這樣在鬧市的中間爆炸也是不妥的，因此他就連忙一滾身滾到了那隻香烟罐旁邊，把那隻香烟罐拿了起來。那條藥引此時已經燒剩一吋左右，他就用兩隻手指把它捏住，用力一拔拔了出來。這樣處置一枚炸彈，本來是相當危險的，不過司馬洛相信，既然是一隻要點燃藥引的炸彈，那應該只是一隻火藥彈而已，並沒有如硝酸甘油之類的不穩定性化學物品，因此他才放胆這樣做。

果然，藥引拔去了，那香烟罐子也還是沒有什麼變化。藥引在地上自己燒完了。司馬洛吁了一口氣，小心地把香烟罐子揭開，看看裏面，就不禁低聲咒駡起來。因爲那罐子是空的，裏面根本什麼都沒有，就是讓那藥引燒完了，也不會發生爆炸的。

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一個聲音問。

司馬洛抬頭，看見問他的人是警察。

「呃——沒什麼——」司馬洛拿着那隻空罐子在苦笑着，「沒什麼，祇是有人跟我開了一個玩笑吧了！」

那個警察並沒有看那香烟罐給從車子上丟下來，他祇是看見司馬洛伏在地上打開香烟罐而已，因此對司馬洛的神經頗有懷疑。「唏，」他說，「你住在哪裏？叫什麼名字？」他這樣說着，就從襟袋裏抽出一隻記事簿，準備記下司馬洛的姓名和地址。

司馬洛站了起來，忍着一口氣，告訴了警察他的姓名和地址，因爲他知道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他不能拒絕回答這警察的問題的。這警察隨時可以把他抓上警察局去，雖然他結果也不會有事，但是也够痲煩的了。那警察記錄下了他的姓名地址和職業，然後又看着他手中的香烟罐：「你剛才究竟在幹什麼？」

「我已經說過了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有人跟我開玩笑，從一部經過的車上用這罐子擲我！」

警察皺着眉頭。「爲什麼有人要跟你開這樣一個玩笑呢？」

「我怎知道？」司馬洛簡直哀鳴起來。他把身份證及駕駛執照掏出來，「看，我並沒有對你說慌，我也不知道那些人爲什麼要跟我開這個玩笑！他們也許是我的朋友吧？他們開車經過，用這隻香烟罐擲我，我以爲是炸彈，就連忙伏下來，這樣吧了！我猜這不是犯法的吧？」司馬洛的態度開始强硬起來了。

「好吧，走吧，」那警察看不出司馬洛的話有什麼可疑之處，實在他這樣問長問短，也許祇是因爲他太空閒罷了，「以後別在這裏亂攪了！」

司馬洛不大喜歡聽他這樣講，但是也沒有抗議；因爲警察還有最使人難堪的一招，就是搜身，而目前這個警察還未使出這一招來呢！假如一搜身，他必然搜出了司馬洛的槍，那司馬洛必然會給帶上警局了。雖然他的槍是領有執照的，但是也已經够痲煩的了！所以司馬洛祇是唯唯否否地點着頭，便回到他的車子去。

開動車子時，他一肚子氣，眞想踏盡油門，把車子的速度開盡！但是他又不敢這樣做，因爲車子開得快，又可能招來一個交通警察向他嚕囌的。

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，金達正在廚房裏弄着什麼，而一陣食物的香氣從廚房裏飄出來。司馬洛不能不承認，這香氣是很惹人食慾的。

「剛才有位小姐打電話找你，」金達在廚房裏叫道：「她叫我問你，知道她的厲害沒有！究竟什麼這樣厲害？」

司馬洛喃喃着咒罵起來。

「你的女朋友眞兇，」金達說，「你究竟欠了她什麼？貪新厭舊嗎？」

「不是那麼一回事！」司馬洛叫道。

「究竟發生了什麼？」金達問。

司馬洛在廳中的沙發上坐了下來。「喂，你在弄着的是什麼，很好聞的，現在可以吃不可以？」

「這眞是奇怪了，」金達喜出望外地說，「這還是你第一次有興趣吃我做的東西！」

「那是因爲我肚子餓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很好。」金達叫道，「不要心急，等五分鐘我就出來了。」

大約五分鐘之後，金達果然就捧着一盤冒着熱氣的食物出來了。司馬洛看不出那究竟是什麼東西；金達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才能，就是把食物的外表改變到使人無法辨認，好不好吃是另外一件事。但司馬洛不能不承認，那氣味是很好聞，很刺激人的食慾的。當金達出來的時候，司馬洛正在講電話，而這個電話已差不多講完了。司馬洛正說：「好的，好的，謝謝你！這個俱樂部，你說它是晚上九點才開始的嗎？……好的，謝謝你！」他掛了電話。

「究竟發生了什麼？」金達問。

司馬洛用匙把東西舀了一些，放進嘴巴。「唔，很好吃，」他說，「但是最好別告訴我它的名字，我不想我的食慾給破壞！你對改名字一點才能都沒有。」

「人總有失水準的時候的，」金達說，「譬如你，祇因爲有一個女人打電話來罵你，不能就因此而否定你在女人方面的本領的。」

「她還說了些什麼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就是這幾句了。」金達說。

「媽的！」司馬洛恨恨地說，「我眞該把她捉住，放在膝上打一頓屁股！」

「就是那個新潮飛女嗎？」金達問。

「是的！」司馬洛點着頭，把剛才的遭遇告訴了金達。

金達皺起眉頭。「她似乎不是鬧着玩的，說不定下一步，她就會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手段了！」

「她不會有很多時間這樣做的，」司馬洛恨恨地說，「因爲今天晚上，我就要找到她。」

「到那裏去找她？」金達問。

「她不是有一張輪盤俱樂部的會員證嗎？」司馬洛說，「我相信那俱樂部可以找到有關她的綫索。我剛打電話查問過，這俱樂部要晚上九點才開門的。」

「那是哪一種俱樂部？」金達問。

司馬洛聳聳肩。「有錢人俱樂部，俱樂部就是俱樂部，大夥兒行樂的地方，懂嗎？」

「哦，那種世紀末式的俱樂部！」金達說。

「世紀末也好，世紀中也好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今天晚上要到那裏去找到那隻小母狗，和她算帳！」

金達咀嚼着他的烹飪傑作。「需要幫忙嗎？」

「我看不必了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一個人去就行，反正我又不是去偷東西。」

× × ×

輪盤俱樂部的外表是十分高貴和豪華的，和一流的大酒店一樣，有一個穿着制服的印度人把守着門口。司馬洛雖然身上穿着一套筆挺的西服到達，那印度人還是拒絕他內進。

「會員證，」那印度人說，「我們這裏的規矩很嚴，必須要有會員證才能進門，閒人是恕不招待的。」

司馬洛的手從口袋伸出一半，露出一張鈔票的半截。「沒有什麼可以代替會員證的嗎？」他問。

「對不起，」那印度人搖頭，但是感到誘惑地舐舐咀唇。「你得明白，即使我讓你進去，你也馬上會給趕出來的。」

這倒是出乎司馬洛意料之外了。他還以爲這和一般變相夜總會的俱樂部一般，可以臨時繳交會費入會而進門的。現在卻顯然並不如此；他的情報來源似乎是有點錯誤的。他開始奇怪這俱樂部裏是進行着一些什麼，要如此神秘的。司馬洛皺起眉頭：「那麼，朋友，我要怎樣才能進得這裏面呢？」

「你得去申請一張會員證，」那印度人說，「不過不是現在可以辦到的，你必須白天到我們的辦事處去申請，然後等我們的回覆！」

「噢，」司馬洛表示失望，「這眞不容易了！參加這俱樂部又有什麼好處呢？有脫衣舞看，有賭塲嗎？」

那印度人嚴肅地挺起胸膛。「先生，」他說，「我可以保證，這是一間高貴而正當的俱樂部，這裏一切娛樂和消遣節目都是正當和合法的。」

「哦，謝謝你！」司馬洛垂頭喪氣地走開了。他沿着俱樂部前面的街行走，轉了街口到了那座建築物的側面，那是一座很巨大的建築物，佔了一整個街口的地皮，那即是說，四條街以井字形相交，這建築物就佔了井字形中間的方塊。

一座兩層的建築物，有一半是花園。花園的圍牆很高，圍牆頂上有鐵絲網。周圍都沒有超過四層高的屋子，所以司馬洛無法找一個地方可以居高臨下地窺進園內的。他繞着這間屋子走了一圈，最後停在花園後面的牆外。

司馬洛並沒有想到來這裏做賊，但看來，這一回他又是非要再使出做賊的手段不可了。

那堵圍牆大約有十呎高，圍牆外面的行人路上燈光很淡，而且是相當冷清的，暫時，司馬洛看不到一個行人或者一部經過的汽車。於是，司馬洛把兩手伸向上面，脚一用力，身子便向上縱起，手搭在圍牆的邊緣上，一用力，便整個身子扳了上去。頭伸過了圍牆頂，他可以向牆內窺望了。他望見牆內是一片黑暗的。那裏面是一座大花園，園內有着異常濃密的林木，林木之間豎着一盞一盞的企燈，但是隔很遠才有一盞，而且，全部都是燈光很暗淡的。

林木是那麼密，他看不清楚究竟有沒有人在那裏活動。

不過，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園內的人不會看見他，因爲，司馬洛現時所在的那個地方是很接近園內一棵大樹的，這棵大樹散開了婆娑的枝葉，把這一部份的牆頂遮在很濃的陰影之中。

司馬洛再一用力，身子便升上了牆頂，而蹲在那裏，扶着那刺鐵絲網。很密的刺鐵絲網，鑽不過去的，不過，小心地研究過一番之後，司馬洛斷定上面是並沒有通上電流或者聯繫着防盜警鐘的。

於是他小心地踏着扳着，爬上了這鐵絲網，跨過了它，而到了園內的那一邊。他一伸脚出去就踏住了大樹的樹椏。那棵樹是很够粗大的，承得司馬洛整個人的重量，並沒有發出沙沙的聲音。司馬洛輕易地便沿着這棵樹爬到了地上。

站在樹下的陰影中，他小心地四面望望。

還是沒有看見什麼人。

他祇是看見林木之間有許多小路，四通八達的，而且近着他的那處路邊還有一張石櫈。

這樣看着的時候，一男一女沿着小徑走來了。

他們是親熱互相依偎着的，好像一雙情侶。當他們走到石櫈時，他們就在櫈上坐下。

「可惜這不是一張床！」司馬洛聽見那個男人的聲音在說。

那個女人的回答則是一陣吃吃笑。這笑聲使司馬洛起了一陣膚栗，因爲那不是正常人的笑聲，像是喝醉了酒，但是比喝醉了酒更放縱一點。「給我一點那個……」她挨在他的身上，向他伸出手。

那男人從袋裏掏出一包香烟，小心地抽出一根，小心地點上了，然後深深地吸

了一口，露出着極其享受的表情，然後把香烟轉交給那女的。

她也是照樣吸了一口。然後兩個人都閉上了眼睛，好像在享受着一種什麼難得的奇珍似的。

司馬洛也嗅到空氣中飄來的那種甜膩的烟味，忽然明白了！

印度大麻，他們是在吸食印度大麻這種麻醉藥，這是犯法的，他們不想外人知道，所以對會員的選擇是那麼嚴格了。根本上，這就是一間吸毒的俱樂部，這裏的娛樂節目就是吸毒。似乎，無可避免地，與吸毒一起的就是縱慾了，司馬洛奇怪他跟着又會看見一些什麼？

但他用不着奇怪的。他馬上就看見了。因爲這雙男女跟着就在那裏開始胡天胡帝起來，纏在一起，就像恨爹娘給自己少生了兩隻手脚似的。

司馬洛對他們失去了興趣，把注意力從他們身上移開，而沿着園中的小路向花園的另一個部份走去。

當他聽到脚步聲的時候，他就連忙找一張樹下的長椅坐了下來，若無其事的。

那脚步聲漸漸來近了，司馬洛斜着眼睛窺過去，看見來者是一個打扮得很新潮的青年人，身上那套西服雖然是那種猥瑣而小家的欵式，但衣料却是很名貴的衣料，似乎這人是一個富家子弟。

司馬洛看到他，但是他却看不到司馬洛，事實上他可能什麼都看不到了。他的脚步飄飄浮浮的，好像踏在雲霧中，而身子東歪西倒的。

好在這園裏沒有水池，否則的話，他是很可能會掉進水池裏而淹死的。

這樣一個奇怪的地方，這樣一些奇怪的人。

司馬洛奇怪依絲德在這裏是幹什麼的。她也是這些吸毒者的一份子嗎？據說吸毒的人是很消極的，但依他看來，依絲德却是行動相當積極。

總之，這個人的出現給司馬洛一些靈感。當那人消失了之後，司馬洛便從樹後走出來，大模大樣地，沿着那條小徑，踉蹌地行走着。因爲，他相信這個地方可能是充滿了這些飄飄欲仙的人的，如果學他們的走路方法，那是最不惹人注目的。

果然，在路上，司馬洛也碰到了好些男女，都是如此的。

他也碰到一些拿着鷄尾酒在巡邏供應着的侍者，那些侍者們都是清醒的，不過一點也不注意他。

現在司馬洛的最大目的就是找到俱樂部的寫字間，希望裏面的人巳經下班，混進去，找到會員的資料記錄。

祇要找到依絲德的那一張，就可以知道一些有關依絲德的資料，起碼可以知道依絲德住在什麼地方，那麼就可以去找她了。

司馬洛終於走完了花園，而到達了屋子的本身了。仍然沒有人理會他，情形還是差不多的。到處都是那些夢遊一般的人。司馬洛忽然有了一個奇怪的想法。他在想，如果一個扒手闖進了這裏來，那豈不是能够予取予携了嗎？

司馬洛踏進了門口，發現那裏和普通夜總會沒有什麼大差異，有許多桌子，舞池中有男女在跳舞，還有樂隊在奏樂。

在這裏的人似乎都是很正常的。

司馬洛猜想，一定園中才是他們荒唐的地方。他們在這裏「熱身」一下，然後，當神經興奮起來之時，便到外面的園中去了。

顯然，司馬洛這個猜想也是對的，因爲這裏和普通夜總會唯一不同的就是，那些顧客們不分男女，全部都啣着一根香烟。那些是什麼香烟，那是可想而知的了。

司馬洛游目四顧，看見祇有一個門口通離這間夜總會的，那門口垂着一度棗紅色的簾子，門口之上還有一隻玻璃牌子，上面寫着：「洗手間」。

踏着踉蹌的步伐，司馬洛向這隻牌子的方向走過去。沒有人理會他。他掀開簾子，進入了門內。裏面是一條走廊，不出他之所料，走廊通到「男厠」及「女厠」兩個門口之後，還繼續通向前面的。

司馬洛四顧無人，便繼續向前走，經過了男女厠，便到了一度門的門口，那門上有紅色的字寫明：「寫字樓重地，非請勿進」。

司馬洛不禁微笑。那些吸毒吸到瀕於半瘋狂狀態的人，這樣一隻牌子會有用處嗎？

他點上了一根香烟，然後敲敲門。沒有人應，他再扭扭門球，發覺門是鎖上了的。大概，一如他所料，寫字樓是白天辦公的，晚間，人都走了，這正適合他。

司馬洛挨在門上，吸着香烟，一面伸手到袋裏取出了一串百合匙，把第一條探進了匙孔。第一條開不動，他再探入第二條。這一次，祇是輕輕一扭，門就開了。

他推門進了裏面去，又關上門，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。

「嘻嘻嘻！」他傻氣地吃吃笑，覺得自己裝得很像。如果有人進來發現他，他也可以假裝是「醉」後無知，而誤闖禁地的。

一面，他的眼睛就小心地四面望，視察着這房中的一切。他看到這是一間很大的寫字間，有六七張鋼寫字桌，而且牆邊還有一列十多隻鋼文件櫃。

窗子是沒有窗簾的，暗淡的燈光從窗外的園中透進來。這表示他也不能開燈搜索了，因爲這裏如若開了燈，燈光也會透出園中，而引人注意的。

於是司馬洛祇好摸黑行動了。

他首先走到那一列鋼文件櫃的前面，眯着眼睛，湊近櫃子看着。那上面是有一張白色的硬紙，標明裏面是裝着些什麼文件的。

通常寫字間裏的文件櫃都是如此。現在，這張硬紙上的字使司馬洛精神一振，因爲那上面寫的是：「會員記錄」；這正是他所要的。

雖然有這麼多的文件櫃，但凡是這種記錄資料，總是編排得很有次序的，而且通常總是以首字英文字母依次序編排，因此司馬洛毫無困難地便找到了依絲德那隻文件櫃。

那串百合匙又用得着了。

祇不過兩分鐘，他已開啓了文件櫃上的那隻鎖，而拉開了第一隻抽屜。

抽屜之內，光綫是不足夠的，司馬洛

不能繼續借助窗外來的燈光，於是他便從身上掏出一隻小電筒來，向抽屜內照射。

這樣他就有光了，但是這光也局限於抽屜之內，窗外的人是不會看到的。

司馬洛也很快就找到了依絲德那一張記錄咭了。那上面有依絲德的姓名和地址、年齡、職業及簽名。

司馬洛用不着拿紙筆抄錄下來，他的記憶力是和攝影機一樣的，要記的東西，他祇要一看就過目不忘。

他記下了咭上的一切資料，便把咭放回，關上抽屜。

就在這時，門上响起了異聲，就像有人把鎖匙插進匙孔中似的。

鎖匙扭了好多下都扭不動。那是理所當然的了，開門的人是以爲門是巳經鎖上了的，就向門的方面扭，自然扭不動。

最後，開門的人大概也發覺犯了什麼錯誤，不再去扭動門匙，而祇是去扭動門球，門便開了。

一個男人的聲音在嘟噥着：「奇怪，門是沒有鎖的。」

燈光亮了，進來的是一個年紀相當老的男人，跟着他的是一個戴了眼鏡的女郎，抱着一隻大大的文件夾。看來這人像是一位高級職員，而跟隨着他的那個女郎就是他的女秘書了。

「把這些放好，拿加美公司帳單出來吧！」那個男人吩咐着，就繞到其中一張辦公桌後面。於是他看見了司馬洛。

「唏！」他叫起來，「你在這裏幹什麼？」

司馬洛吃吃笑，深吸了一口香烟，又噴出來。他現在是坐在桌子後面的地上，背靠着其中一隻文件櫃，做出一副傻氣的沉醉表情。

「我嘛，」他含糊地說：「我在，……你以爲我在幹什麼？難道你以爲這裏是一個幹什麼的地方？」

「他是怎麼來的？」那男人勃然地轉向他的女秘書，質問道。

「我──我不知道，」那女郎吶吶地說。

「唏，你！」那人憤怒地一指司馬洛，「你是怎樣進來的？」

司馬洛聳聳肩，對他噴了一口烟，仍然在傻笑着。「怎樣進來，門是開着的，我推開門就進來了！這裏是一個清靜的好地方，有什麼理由我不能進來嗎？你們出去吧！別破壞我的清靜！」

那人瞪了一眼他的女秘書。「一定是你忘記了鎖門！」他怪責地說。

那女秘書也不能肯定。她也不能想像司馬洛會是偷開門進來的，她想不出這裏有什麼值得偷的東西，因此也不相信司馬洛是擅自開門進來的了。

她把手上抱着的文件放下來，走到司馬洛的面前。

「先生，」她說，「你得離開這裏，這裏是辦事處，不歡迎人進來的。」

「哦？是嗎？」司馬洛聳起了眉毛，「但現在巳經是晚上了，現在巳不是辦公時間，你們還回來幹什麼？」他仍然坐在地上賴死不走。

這是以退爲進的方法，如果他急於離開，人家反而會疑心呢！現在他賴死不走，人家却反而急於把他趕走了。

「請你出去吧！」那女秘書威嚇地說，「不然，我要叫人送你出去了！」

「好吧，好吧！」司馬洛站了起來，覺得戲演到這裏也差不多了，「好吧，我出去！」他隨手把吸剩的香烟蒂向廢紙簍裏一丟。

「唏！」那女秘書驚叫一聲，連忙跑過去把烟蒂找回出來，以免引起火警，而另一方面，司馬洛巳經出門而去。

「以後離開的時候應該留心鎖門了」那人埋怨他的女秘書，「這些人吸了香烟之後什麼都做得出，讓他們進來，他們會搗亂的。」

女秘書委屈地點頭。「好吧，我注意好了，不過我明明記得我是有鎖門的！」

這邊，司馬洛巳經回到了夜總會之中了。他現在任務巳經完成，就要找尋一條離開的路。他若無其事地在夜總會裏逛着，逛到一個門口，看見門內是一間很大的房間，有好幾個身裁高大的男人在房裏。

這時，有一對男女正在向這幾個大漢出示會員證，這幾個大漢檢驗一下會員證，又小心地向這二個男女打量了一遍，才打開門，讓他們出去了。

司馬洛明白這是什麼意思。這意思就是離開也得經過辨識的。這很有道理，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不想讓仍然迷醉中的人離開。

迷醉了的人出了去，難保不會鬧事，鬧出了事，就會追究到俱樂部的身上來了。因此，他們不讓迷醉狀態的人出去，這是很有道理的。而且他們也做得不着痕跡。以檢驗會員證作藉口，那是非常冠冕堂皇的。

然而麻煩就麻煩在要檢查會員證。司馬洛是偷進來的，那裏能出示會員證呢？看來，他也祇好辛苦一點，從來時的路出去了。

於是，五分鐘之後，司馬洛便又爬上那棵圍牆邊的樹，從樹上跳到圍牆頂上。在無人注意之下，他跨過了圍牆頂上的鐵絲網，輕輕一跳，便落到了園外。

一雙情侶正轉過街口走來，看見司馬洛，嚇了一跳連忙向後轉，回頭走掉了。

司馬洛從容不迫和回到他的車子上，開車離開了那裏。

半小時之後，司馬洛又爬過圍牆了。這一次是一堵沒有鐵絲網的圍牆。

這圍牆之內，就是一座花園。這裏是一座花園住宅。防盜設備似乎不大注重。所以司馬洛很容易就進去了。他伏在牆脚，小心地視察了一番，斷定園中是並無大狠狗之類的討厭動物在碍手碍脚的，這才向屋子的方向走去。

走到屋子的正門面前時，他看見門上有一隻柚木牌子，上面幾個清秀的白字。「陳氏舞苑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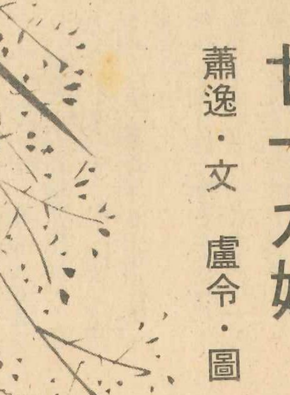
陳氏大概就是代表依絲德．陳了。因爲，從輪盤俱樂部的記錄裏，司馬洛查出依絲德就是住在這裏的。

依絲德的職業原來是舞蹈教師，而這個時候，她正在屋子的大廳中練舞。那座大廳是空溜溜的，一邊靠牆有一排椅子，椅子對面的牆壁全部是鏡子，餘下的兩爿牆壁則垂着紅色的天鵝絨簾子。（未完）

新派武俠長篇

甘十九妹

蕭逸・文　盧令・圖



枉有回天力　無法脫情關

前文提要：上回書至甘十九妹擊斃蔡極後，隻身單劍闖進左明月佈下的五行變化陣中，一度悟出陣法變化，破陣衝至站在高台指揮陣法的左明月身邊，以劍指着左明月胸膛，正欲刺下之際，却被左明月施金蟬脫殼計遁去，甘十九妹不欲予左明月再有佈署之機，奮身挺進，抵達銀心殿外，驀見大批銀心殿弟子散佈開來，形成一朵六角奇花形，一人高挑一面三角旗幟站在正中，另兩側湧出兩隊黑衣弟子，每列八人，每人手中持一銀色銅鑼，一齊鳴起，其聲勢端的是駭人至極——

隨着這陣子銅鑼驚天聲，那先前攤開的一朵「六角奇花」霍地爆炸開來！

顯然又是一式不可思議的奇妙陣勢。

鑼聲，喊殺聲滙集成一片狂濤，一時震耳欲聾。

卽見那一十六名白衣少年，圍着甘十九妹團團打起轉來，手中鑼鈸固是不停的敲，那張嘴却也並不閑着，只管忘命似的吶喊個不休，一剎間聯成一氣，只管足下不停的奔個不休！

甘十九妹眉頭微微一皺，遂卽定下脚步！

她手握短劍，那雙澄波眸子，無視於環身飛奔的一十六名銅鑼手，却瞬也不瞬的盯向那朵「六角奇花」中的黑旗漢子——她知道這是敵人「黔驢技窮」的最後殺手，非比等閑，不可輕視，一時也就耐下性子來，細細觀它一個究竟！

× × ×

「銀心殿」內只剩下了七個人。

左明月，「銀心殿主」樊銀江，「南天禿鷹」秦無畏，以及四名手抱長刀紅衣壯漢。

大廳裏黑黝黝的不見一些兒燈光，却可透過正面敞開的一排長窻，將殿前敵我雙方交手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！

「銀心殿主」，樊銀江臉上垂掛着淚痕，手裏緊緊的握着劍，恨恨的向着身邊的左明月道：「大叔……看樣子這丫頭大概被困住了，我們不如乘勢殺她一個措手不及！」

「南天禿鷹」秦無畏亦是面色陰沉，那副樣子簡直「如喪考妣」——聽了樊銀江的話，他把一雙失神的眸子，緩緩移向那位有「智囊」之稱的左明月身上，等待着左先生宣判——

在他的印像裏，左先生從來不曾有過像今天這種「失神落寞」的表情！

「唉！」左明月發出了一聲深長的嘆息，搖搖頭：「沒有用了！」

「左大叔的意思是……？」

「銀心殿卽將不保……」左明月頻頻嘆息的搖着頭：「少君，我們快走吧，遲了可就來不及了。」

樊銀江楞了一下，緊緊的咬着牙齒，瞪着左明月：「左大叔的意思是要我們撤退？」

「不錯，」左明月冷笑一聲：「不但要撤退，而且還要快，慢了只怕就來不及了。」

他語音冰冷，面色陰沉，長衣既去，只剩下一襲月白色的單寒中衣，形銷骨立的站在那裏，那副樣子簡直就像是一個鬼。

彼此一來一往的對答着，可是那雙眸子却是瞬也不瞬的注視着窻外，就在這一剎，甘十九妹已經採取了行動，就見她身子忽蹲又躍，起落之間，短劍快出，已擊倒兩名持鑼漢子。

左明月神態一變，猝然幌身，急聲道：「快走！」

身形一閃，已撲向側門。

在門前，他定下身子，回頭看了樊銀江一眼，後者只是茫茫的向窻外注視着，並無退却之意。

左明月嘆息一聲，只得又撲回來。

「大勢已去——銀心殿卽將不守！」左明月恨恨道：「再要不走，可就萬難活命了！」

樊銀江陡然一驚之下，才恍然自夢中驚醒——兩汪淚水，由不住奪眶而出。

左明月嘆息道：「這一陣，是我事先佈署好的救命殺手，捨此之外，再也無能為力了！」

樊銀江慘笑着搖了一下頭：「莫非你忘了爹爹的話，要我死守此殿，不——大叔，你走吧，我就留下來陪着銀心殿共存亡吧！」

「傻子——」左明月苦笑着搖了一下頭：「少君應該想到，你留下來只有死路一條，退回去，還可與老堡主共商大計，據守『清風堡』，來日方長，大可與這個姓甘的丫頭一決長

短——」

一面說，他示意的向着「南天禿鷹」秦無畏點了點頭，兩個人各自架着樊銀江一臂，將他硬架了出去。

在四名紅衣壯士的緊緊隨侍之下，一行人步出了銀心殿側門——

彎了一條曲廊，步下一條深入地層下的小道，那裏衍生着一列翠柳。

一行人行過之後，左明月遂卽吩咐四名紅衣壯士各自揮動刀劍，把這行翠柳紛紛砍折倒地！

各人這時已來至小道盡頭，却是一處極為隱密的河道之口——但只見黑夜裏波光萬傾，漾溢而起的水花，拍打在附近的山岩上，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轟隆之聲，環視左右皆是高出立處的巉崖斷壁！

左明月長嘆一聲，向着身側的「銀心殿主」樊銀江道：「若非是我事先安排下了此一着退路，只怕此刻是呼天不應，叫地無聲——」

「南天禿鷹」秦無畏却是不解的看着那一片滔天波浪道：「先生的意思，莫非是在此處，事先已經安排得有船隻不成？」

左明月道了一聲：「然！」苦笑了一下，他遂卽在身上摸了一下，轉向秦無畏道：「秦香主身上可帶着千里火麼？」

秦無畏點點頭，摸出來雙手遞上。

左明月接過來迎風一幌——「噗打！」一聲亮着了，這片地方，頓時現出了一片昏暗火光！

風勢極大，吹得每個人身上冷颼颼的！

左明月把手上千里火緩緩舉起，由面前繞成一個半圓形的圈子，再緩緩放下，如此三度起落，再換另一隻手，照前樣的再作一次。

每個人眼睛瞬也不瞬的向前面湖面上盯着，陣陣寒風襲進來，冷若冰箭，當受者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哆嗦！

左明月耐着性子再這麼作了一次，仍不見有什麼反應，他把千里火交到一名紅衣壯漢手上，吩咐他依樣照做，遂卽回身向着來處觀察不語。

由所站處回看，只見來處燈火所發出的強烈光華，恰似一幢百十丈高下的光罩，將那所巨大的建築物「銀心殿」罩定。

大片的喊殺聲，卽由那光罩裏散播出來，雖然彼此間隔着一段相當的距離，却可以清楚的聽見兩陣交兵的兵刃交擊叮噹聲！

「南天禿鷹」秦無畏「啊！」了一聲，吶吶的道：「莫非『分水廳』的那一夥子人，已經大舉攻到了！」

左明月悵然的點了一下頭，面若寒冰，不發一言。

「銀心殿主」樊銀江不禁瞪圓了眼，他語音顫抖的道：「這麼說，那般賊子莫非竟然攻破了大叔的最後陣勢？」

左明月漠然的點了一下頭，冷笑道：「除了那個姓甘的丫頭，他們之中，誰又能有這個能耐？」

樊銀江吞了一下喉結，幾乎語音沙啞的說道：「……這麼說……銀江殿的百十名手下弟子……？」

左明月黯然的點了一下頭：「覆巢之下，豈有完卵？」

樊銀江一時由不住垂下頭，大聲的泣了起來。

左明月嘆息一聲：「少君保重，我們確實已盡了人力，奈何敵人過強，若不及時抽身知會老堡主，早作防備，只怕『清風堡』亦難守住。這是我等不得不退的原因……」

方言及此，耳聽得一片爆炸轟隆之聲，卽見到起自銀心殿處射起了大片火烟，濺飛的火石有如流星般的四下狂竄而起，就像是正月十五所玩放的花炮一般，一時蔚為奇觀，緊接着再次傳來的一聲爆炸聲，眞有驚天動地之勢！

各人只覺得足下站立之處，大大的搖動了一下，目光注處，那所巍峨的銀心殿，似乎整個的斜塌了下來！

火星，火舌，流焰，像是無數道劃空而起的「火蛇」滿空狂竄而起——

整個銀心殿一剎間燃起了漫天大火，大股火焰隨後揚起——雖然相隔甚遠，每個人臉上都被火光映得紅通通的！

「完了……」樊銀江一時心如刀割：「什麼都完了！」

每個人心上都像是壓着一塊鉛般的沉重，誰也不曾開口說一句話……

忽然身後響起了欸乃聲——一艘全身漆黑，平底雙桅的鐵甲船，向着隘口泊攏過來。

站立在船頭的一名黑衣漢子，手裏拿着一具特製的鐵殼孔明馬燈——

這漢子雙手端燈，向着這邊揚了一下，技巧的開關着燈門，發出信號——「三明三滅」！遂卽向着這處隘口地方慢慢攏過來。

左明月點頭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鐵甲戰船慢慢攏向岸邊，包有鐵甲的船身，隨着波浪的起伏，撞擊着附近的崖面，發出「乒乓！」之聲！

卽見那佇立船頭的持燈漢子，身形微縱，兔起鶻落的已落向岸邊。

——他手上的鐵殼馬燈向着前面揚了一下，立刻搶前一步，向着樊，左抱拳道：「卑職韓慶，接迎來遲，向請少主人與先生見諒！」

左先生搖搖頭道：「韓壯士免禮，沿途可曾為敵人發覺了行踪沒有？」

被稱作「韓慶」的漢子，上前一步道：「先生放心，卑職一路前來，克遵先生事先交待，只找那僻靜之處行舟，確信不曾被任何人發覺！」

「銀心殿主」樊銀江愕了一下，上前一步道：「什麼，韓師父——莫非是爹爹要來？」

韓慶抱拳道：「少主人有所不知，老堡主早已感覺到此殿不守，所以在來時已與左先生有了商量，命卑職守護此舟，埋伏在對面溪邊等候消息，只怪卑職認錯了方向，只管向船尾張望，却忘記了船頭部位，險些錯過了機會，誤了大事——」

樊銀江聆聽之下，不禁深沉的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原來爹爹早已想到了此殿不守——」

他目光一轉，看向左明月道：「原來大叔早已與爹爹有了計劃……」

左明月苦笑一聲．道：「不錯，只是時機未到最後關頭，未便說出，少君——我們快快上船吧！」

一行人相繼縱身上船，這艘鐵甲戰船於是掉過頭來，緩緩向着黝黑的湖面揚帆而去。

× × ×

「銀心殿」就這樣失守了。

一團團的火焰，由燃燒着的銀心殿廢墟飛彈而起，黑夜裏流焰四竄，整個半邊天都照紅了。

對於「丹鳳軒」的前進使者「甘十九妹」來說，這無疑是一場空前的勝利！

這把火說明了他們勝利的成果，正像是燃放的烟火在大肆慶祝——

× × ×

「夜雨」——「孤燈」——

這一場雨下了有好幾天了。

尹劍平整整兩天，足不出戶——當然這意思並非是說他眞的連房門都沒有出過，而是說他不曾離開過所居住的客棧——「碧荷莊」。

窻外是聒耳而枯燥的蛙鳴聲——這些小動

物各據一荷，仰頭向天，沐身在霏霏霪雨裏，只管不停不歇的叫個不休，「雨聲」「蛙聲」在這個時刻裏，似乎佔有了一切的空間——

聆聽及此，你會感覺到無比的「煩累」、「困倦」，全身上下侵滿了那種惱人的不自在，却又驅之不去，揮之不離——因此一切的「懊喪」和「不如意」都會在這個時候向你開始侵襲不已！

尹劍平在燈下看着他的劍——那口新得的「海棠秋露」，碧瑩瑩的劍身，映着搖曳的燈焰，乍飛起滿室的瑩光，——桌子上置着細頸大肚的一壺酒，他不時的端起來灌上一口！火辣辣的一般子熱氣，由嗓子眼一直通向丹田——人哪！有時候就喜歡這個調調兒。

這一刻「看劍飲杯」壓制着他滿腔的英雄氣概，不會有所發洩，相對的抑助長了「兒女情懷」！

似乎有一刻已進入到眞正的「忘我」境界——那一剎，他腦子裏什麼也沒有想，有如一張白紙那麼的單調，然而這一剎，當他矚目於寶劍飛螢時，却又禁不住興起了一腔激動！

人是靜不得的，靜極思動！

人也是動不得的，動極思靜！

只有深明動靜，識大體的人，才能在此「動」與「靜」二字之間，尋覓到那種適度的折衷！

耳邊上蛙鳴鼓噪，眼前面劍氣如虹——而尹劍平的心却早已飛躍出這個巢臼，正在從事追捕着某種大自然的神秘——

所謂：「師今人不如師古人，師古人不如師自然！」

此刻，尹劍平似乎已經領略到了這句話的眞諦——

此刻當他神遊於吳老夫人那些奇妙的壁畫圖案時，腦子裏反映的却是一片自然，以「自然」來印證那些純屬靈性的幻想，常能啓發他一些新的境界。

這幾天，他常常借着「神遊太虛」之便，使他領略了更多的智靈，對於吳老夫人那些純屬靈性自然的武功謎結，也就解開了不少！

他的進度極其驚人，只是「人我不知」！

有時候，他像夢囈般的嘴裏說着什麼，一隻手莫明其妙的在空中比劃幾下，自得其樂的笑上一笑，這裏面往往包含着神秘的學問，說不定正是一式絕妙靈招的心領與突破！

他的進度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急飛猛進的。

蛙鳴聲使他陷於沉思而神遊太虛幻境——

蛙鳴聲的突然停止，却又使得他乍然警覺，意識到某種事態的將要發生！

正如眼前的這一剎。

在「蛙聲」突然停止的一刻，尹劍平的那口罕世寶刄「海棠秋露」却已經歸入劍鞘！

此時此刻，「窗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……」正是「薄衾不耐五更寒」時刻！

蛙鳴鼓噪，顯示着一切正常，而此刻的突然中止，却似乎反倒有異尋常了。

尹劍平手掌前送，那盞高懸在空中的燈盞應勢而滅，一剎時，房子裏籠罩着一片黝黑！

坐在椅子上，一動也不動——

尹劍平只是靜靜的運用着他的靈思，靈智所聚，耳聰目明，自此，在他環身左右十數方丈內外，他能够細細的觀察到一切動象衍生。

蛙聲沉寂——

這現象顯示着：那個突如其來的形像仍在持續之中，直到現在仍未消失！

他悄悄把背部後靠凝神靜氣，神遊五中！

頓時他就感覺到一些輕微的腳步聲音——

這些聲音也許聽在任何人耳朵裏都極爲平常，可是聽在尹劍平耳裏，却認爲「極不尋常」！

如果你不留神傾聽，簡直就無法辨出那種濛濛的「嗒！嗒！」細响。

尹劍平一經入耳，立刻就感覺出那是一種特殊情況下才能發出的聲音——

就像是一個人的脚，踏行在碧綠油油的荷葉面上——尹劍平似乎可以認定，必然是這樣，因爲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才能會發出這種聲音！一個人，能够踏行於水面荷葉，自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這個人設非具有一流的輕功身手，可難爲力。

尹劍平把長劍往背後一插，手肘輕按，「呼！」的騰身而起，起落之間，已躍向窗前。

輕輕點破窗戶紙，他湊近一隻眼向外觀查着，沉沉夜色所顯示的一切甚爲模糊，所幸有幾間房子裏透有昏黃的燈光。

借着這一點昏暗燈光的襯托，倒使得他可以隱約看清了眼前的一切。

他看見一條人影，正自由水面上踏波而過，那人身材高健，尹劍平着目他時，來人已飛躍而起，輕巧的落向湖心敞亭——

自從甘十九妹等一行出征「洪澤湖」以來，這所碧荷莊裏，再也不曾看見一個江湖道上的人物，這人突然的現身，倒不禁引起尹劍平十分的關注與好奇！

那個人站立在亭子裏，瞪着一雙圓圓的眼珠子，向着尹劍平所居住的這一邊觀望着。

借着湖心亭一角高懸的一盞吊燈，尹劍平猝然看清了那人的臉，禁不住心裏大大的動了一下！

「雲中鶴！」他心裏禁不住大聲的吶喊着：「——你好大的膽——」

一點都沒錯，這個人正是前此在鳳陽地面上誤打誤闖，所結下的那個對頭「雲中鶴」！

這人原想偷盜尹劍平「岳陽門」的鐵匣秘笈，不意偷鷄不成反而蝕了一把米，竟把他本身一口罕世寶刀「海棠秋露」失去，落在了尹劍平的手上——

不用說，他是越想越氣不過，此番前來，必定爲了要奪同失劍和湔雪前恥而來。

尹劍平臉上不禁現出一絲冷笑，心裏暗忖着，這可是你自己送上門來的，少不得我要代尉遲家門向你討同那件「鎖子金甲」，這一次，又看你是怎麼個逃法？

心裏這麼想，他貼着窗角凝神閉息，一動也不移動的向着窗外注視着。

那個「雲中鶴」想是悉知尹劍平此人的扎手，雖然心懷仇讎，只是大敵當前，却不能現出絲毫大意神態，兩隻精芒畢露的眼睛，從這一邊移到那一邊，又從那一邊移到這一邊，轉動之間，凶光四射！

由於這一面共有上房十間，外表看過去模樣完全相似，一時使他亂了方寸，弄不清自己所要找的人，到底置身在那一間房子裏？

忽然，他身子由湖心亭裏驀地拔空而起，直向着尹劍平所居住這一排房舍，爲首的那一間屋脊上落去。

——把握住這一剎，尹劍平陡地窗開半扇，身形一個快速的滾翻，已飄身窗外。

隨着他左手後勾，極其輕巧的把敞開的那半扇窗戶關閉，同時足尖飛點，有如「夜蝙剪空」——「唻！」掠出三丈四五。

這一手輕功，施展的既驚又險，然而却是「恰到好處！」——雲中鶴落身屋脊的一剎，也正是尹劍平落向石後的一剎。

無形中，倒像是兩個人忽然掉換了一個位置。

這時，尹劍平匿身在一堵凸起丈許的假山石後，正可賴以障身，不愁爲雲中鶴發現。

雲中鶴身法至爲靈巧，只見他快速的在屋瓦上踏行一遍後，驀地身形一幌，飄身而下。

尹劍平方自心中一動，這個雲中鶴已極其

輕巧的向着一扇亮有燈光的窗戶附身過去。

現在尹劍平可以十分清楚的看清眼前的一切，就見那個雲中鶴正自點窗而窺，而且發覺到室內那個人不是自己所要找尋的對像，身子一閃，又移到另一間窗前，依然如法泡製，向內窺伺一番，然後，很快的又移向了另一扇窗前——

尹劍平幾乎已經可以斷定，對方必然是在搜索自己，意圖下手暗害。

心裏想着，他遂卽由地上拾起了一粒小小石子，那枚小石子約莫有黃豆大小，但是一經着以內力，却可當作暗器般的施用！

尹劍平把這枚石子扣在指上，用「鐵指金丸」的暗器打法，陡地彈了出去！

一絲極爲細微的尖嘯聲，驀地襲向雲中鶴後腦！

雲中鶴方自身形前傾，忽似有所警覺霍地一個倒剪，緊接着一式「潛龍昇天」，高頎的健軀猝然騰身而起，在他起身的一剎，足尖飛點，已把直奔自己的那粒小小石子踢飛眼前。

他似乎已經感覺出敵人的方向，是以身形猝然騰起，霓虹經天般直向着尹劍平棲身處撲了過來。

尹劍平就在他身子方一襲來的同時，反身踹足，「唰！」一聲，把身子倒穿出去，直向着湖心亭內落過去。

「雲中鶴」忽然發覺尹劍平的猝然現身，由不住大吃了一驚——

他原是尹劍平手下敗將，這一次來，無非是想乘着黑夜，對方熟睡之際才暗下毒手，倒不曾想過與對方明張旗鼓的硬拚硬打。

可是眼前形勢，却又使得他不得不與對方一較長短，當時狠下心來，鼻子裏冷哼一聲，右手翻處，發出了一支「瓦面透風鏢」！

這枚暗器一出手，唻——帶出了一股尖銳勁風，直循着尹劍平前胸打到。

尹劍平就防着他有此一手，見狀右手斜封，用順水推舟一式，叮的一聲，已把這支鏢封了出去。

「雲中鶴」暗器一經出手，身子緊跟着拔空直起，驀地向下一落，已撲到了尹劍平身邊，後者其時早已蓄勢以待——

雲中鶴掌勢猝然向下一沉，兩隻手用「飛鷹搏兎」之勢，霍地直向着尹劍平兩肋上揷下去。

尹劍平一聲冷笑，他決心要接對方這一招，而且還有心要讓他吃點苦頭，當時霍地揚臂上封，用「雙柱錦旗」硬硬的向着雲中鶴雙腕上封了過去！

四隻膀臂交接之下，其力道何止萬鈞？

在一陣顫抖之下，雲中鶴的兩隻手，竟然被硬硬的拉了開來，從而所滋生出來餘勁，由不住使得雲中鶴足下打了個蹌踉，驀地後退一步。

尹劍平這時近着來人，由對方那雙光華畢露的眸子，以及衍生在下巴上的一叢鬍子，更可判定，來人正是那個橫行數省，甚至於驚動朝廷，到處繪影圖形要捉拿的欽命要犯「雲中鶴」！

尹劍平一經着目之下，頓時興起了切骨之恨，想到了前此爲他劍傷之仇，眞恨不能立刻將之斃於劍下，然而眼前這個地方，却令他心存忌諱，似乎不便放手與他一搏！——是以，就在雲中鶴方自退後的一瞬，他身軀猝然向後一仰，「唻！」又自縱出丈許以外。

「雲中鶴」未及深思，只當是對方怕了自己，見他不戰而退，心裏好不怨恨，一聲低叱道：「那裏走？」

足尖一點，循着尹劍平退身之勢，快速的追了上去。

二人一退一追，相繼落身在眼前這片荷花池上，那可眞是驚心動魄的一剎——

眼看着兩個人的身勢，在荷葉面上倏起倏落的，其勢一如「蜻蜓點水」又似「星丸跳擲」，不及交睫的當兒，已相繼循出院牆以外。

一出棧外，尹劍平更是足下加快，其勢有增無已。

「雲中鶴」這一剎，實在也有些鬼迷了心竅，他其實應該想到對方既然有此身手，又何懼自己？然而，他一腦子想着要奪同自己那口「海棠秋露」，乍然發覺到對方不戰而退，那裏能够容得！

再者，雲中鶴之所以膽敢以身犯險，另還別有原因，除了他內穿的那一襲「鎖子金甲」之外，他身上還帶有一件厲害的玩藝兒，只要時機適合，猝然展出，必然將使尹劍平難以招架。

因爲有了這雙重原因，才會使得雲中鶴心懷必勝，不顧一切的直循着尹劍平猛追不捨。

一逃一追，轉瞬之間已奔出三數里以外。

眼前是一片高低不平的亂石沙地——那淅淅細雨兀自下個不停，任何一等一的輕功絕技，亦難能逃開雨勢的籠罩之下！

兩個人身上早已被雨水所濕透了。

驀地，前面的尹劍平忽然站住，緩緩同過身來，「雲中鶴」之所以有了這麼一個外號，自然是因爲他輕功造詣深湛，然而這時和前面尹劍平較量起來，顯然差了一段相當的距離！

對於雲中鶴來說，簡直是一件他認爲奇恥大辱的事情，心裏正自怒不可遏，乍見對方忽然停住，那裏按捺得住？借着一個快速的撲身之勢，兩隻手猝然直向着尹劍平肋上猛揷了下來。

尹劍平一聲冷笑道：「你還差一點！」

嘴裏說着，身子霍地向後一吸。

雲中鶴那麼快的身手，依然是落了個空，十根手指擦着對方的衣邊落了下去。

尹劍平擦身錯步，把身子飄出丈許以外。

他眸子裏精光四射，瞬也不瞬的盯向尹劍平：「請恕我健忘，朋友你報個萬兒吧！」

「我姓尹——」尹劍平面若寒冰的道：「雲中鶴，你也報上個萬兒聽聽吧！」

蕭蕭細雨繼續飄落着，兩個人臉上都沾滿了雨水，點點滴滴順腮直淌下來。

「彭！」雲中鶴抬起手腕子，在臉上擦了一下：「彭程萬！尹朋友，彭某人不辭風霜勞苦，總算找着了你——嘿嘿！光棍一點就透，朋友你當然知道在下的來意是什麼了。」

尹劍平在他說話時，一雙眸子早已兼顧了四方，這裏雖說地方够空曠，但是一旦動起手來，却也不盡理想，主要是可供掩身的地方太多——

聆聽了對方話後，尹劍平冷冷的搖了一下頭：「尹某不敏，你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！」

「好！」雲中鶴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兄弟是想問朋友要同一樣東西——嘿嘿！老兄要是再僞裝作不知，支吾其詞，可就有點不盡人情了！」

尹劍平一哂道：「好說！」

反手一拍背後長劍——「海棠秋露」，「嗆！」的响了一聲：「彭兄說的是這口『海棠秋露』？」

「哼哼！」彭程萬那雙眸子簡直就像是要噴出了火來：「尹朋友你眞是明知故問了，君子不奪人所愛，在下要請朋友你發還的，正是這口『海棠秋露』——朋友你大概還不會說這口劍原本爲你所有吧！」

尹劍平一笑道：「紅粉贈於佳人，寶劍能者居之。彭兄你又何能說這口『海棠秋露』原來即爲你所有？是不是？」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怔了一怔，由不住後退一步，一時目射凶光！

「赫赫……」他嘴裏一連怪笑了幾聲，頻頻向尹劍平打量着：「聽足下口氣，莫非是有意要把這口海棠秋露據為己有不成？」

尹劍平一笑道：「不錯，目前我是有這個打算。」

彭程萬陡地探手腰間——

尹劍平也同時握住了劍柄——一幢劍氣，陡地由他背後拉開一綫的劍鞘裏昇起來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顯然是劍道中的高手，對於所謂的「內家劍炁」當然不會不知道。

這幢發自對方長劍上的劍炁，頓時使得他止住了一時衝動，探向腰間的手，慢慢的又收了回來。

尹劍平那隻握劍的手，也遂即為之緩緩鬆開——

「彭兄不必心懷不忿！」尹劍平慢吞吞的道：「在下方才也已經說過了，寶劍能者居之，這口劍不過暫為在下所保管而已——」

微微一頓，他遂即接下去道：「……即使現在，閣下你仍可以隨時拿回去——不過，有一個先決的條件，那就是先要問一問閣下是否有這個能力！」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陡地一呆，冷森森笑道：「尹朋友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沒有三分三，不能上梁山，哼哼，在下既然來了，當然不能空手而回。」

尹劍平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其實我正有事要找你——」

彭程萬緊緊咬着一嘴唇，聆聽之下，徐徐的道：「洗耳恭聽！」

尹劍平道：「既承見問，我倒要告訴你，在下受人所託，也正是要向彭朋友要還一件東西。」

「噢——那倒是一件新鮮事了！」

「一點也不新鮮，」尹劍平一哂道：「套用一句老兄的話題，你是明知故問。」

「哼哼……」

一面冷笑着，彭程萬那雙眼睛裏交熾着凌厲的殺機——可是他卻遲遲不敢出手

「雨」似乎下的更大了，雨點子夾着斜風，打在人臉上麻刺刺的挺不是個滋味！

即使穩操勝券的尹劍平也忽然感覺到這種情形之下，對他來說是不適宜出手對敵的——畢竟對方「雲中鶴」這個人非比尋常，而且是慣施鬼詐出名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竟然也已經有同感——

「尹朋友，這裏不是談話的好地方！」雲中鶴用手前指一下：「那一邊，有一所廢置的『青雲道觀』，我們到那裏避避風雨如何？」

尹劍平道：「很好，不過我不認識那個地方！卻要煩老兄你頭前帶路了——請——」

彭程萬凌笑一聲，腰身猝擰，箭矢也似的率先縱身而出，一路輕登巧縱，倏起倏落直向前道撲進。

他一口氣跑出了二三里外，足下方自站定，卻意外的發覺到敵情尹劍平就站在身邊！心裏一凜，就像是着了一記悶棍那麼的不自在！

那所「青雲道觀」顯然就在眼前——

歪斜的觀門有一半已經倒塌了，一道迴廊曲曲折折的直由觀門向裏面延伸下去，遠遠看上去，就像是一條臥地的巨龍！

道觀有一半早已經塌了。那歪斜的一半，原已不蔽風雨，整個屋頂都早已「上空」，如果說在這裏還能找到一處躲避風雨之處，那捨棄這道迂迴長廊，可就再也沒有另外之處了。

尹劍平，彭程萬兩個人毫不疑遲的踏入長廊。

由「風雨」中驀然踏向「避風雨」處，自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寧靜之感。

兩個人幾乎是同時踏進長廊——四隻腳步一經着地，頓時向兩下裏猝然分開來。

尹劍平往左，雲中鶴往右。

幾乎是同時，兩個人霍地又轉過身來，成了「照臉」之勢——雙方的距離約莫在一丈二三。

「說吧！相好的！」彭程萬一雙眸子瞪得又圓又大！「你受甚麼人所託？又問我要還甚麼東西？」

尹劍平那雙眼睛瞬也不瞬的盯視着他——

「尉遲太爺所託，問足下討還家傳至寶——『鎖子金甲』！」

這幾個字講說的再俐落不過，雲中鶴乍然聽到「尉遲太爺」其名，禁不住大吃一驚，容得尹劍平話聲一落，他一連後退了兩三步。

「哼——很好，這麼說，我今天晚上的確是找對人了。」一面說他伸出一隻手，在胸上拍了一掌，「碰！」響了一聲：「不錯，你要的鎖子金甲，現在就在我身上，只要你能夠由我身上拿走它。」

一面說，右手抖處，「嗆！」的一聲脆響，一條銀光燦然的「蛇形軟鎗」，已由腰間抖了出來。

緊接着在空中舞了一轉，唏哩哩一陣子串響，蛇也似的又盤在了胳膊上，那一截蛇頭梭子形的鎗尖子卻揑在他手心裏。

尹劍平冷笑一聲道：「很好，咱們看來是標上了，我輸給你，背上長劍由你拿回去，你要是輸給了我，說不得我卻要剝下你身上的『鎖子金甲』。」

話聲方自出口，只聽見彭萬里一聲輕叱，驀地掠身而起，速度之快，出人意外。

這一式出手，顯然他蓄勢已久，身子一經縱過去，兩隻足尖捷如流星般的直向着尹劍平一雙眸子上猛踢了過來。

尹劍平身子霍地向下一矮。

「呼！」的一聲，「雲中鶴」彭程萬的一雙腳尖，雙雙踢了個空，可是緊接着「雲中鶴」的身子隨着他猛然舉起的雙手，驀地拔空而起。

這一手，尹劍平倒是萬萬沒有想到。

彭程萬既名「雲中鶴」，當知輕功不弱，觀諸他眼前這一手滾翻之勢，更是極不平凡。

只聽見「噗嚕！」一陣衣袂飄風聲，雲中鶴的身子已到了尹劍平身後——掌中的索子鎗「嘩啦！」一聲脆響，直向尹劍平身後掄打過來。

尹劍平心中一驚，若以常情而論，眼前情形，他一定要旋身面敵，可是不知如何，就在他腦子裏方自興起這個念頭的同時，卻又有另一個念頭驀地昇起，一時隨着後者這個奇異的意念，整個身子平直的向着前面倒了下來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這一式空中滾翻盤打之勢，原有十分把握要制勝對方，甚至於他早已盤算好了，在尹劍平一旦回過身來時，轉以何種手法來制勝對方，只是卻萬萬不曾想到，對方竟然拚受着捱打之害，大勃常情的全身直向前倒下去。

這種意外的情形，由不住使得「雲中鶴」彭程萬吃了一驚，當下冷笑一聲，掌中「蛇形軟鎗」加速向前揮落下去，其勢有如「流星趕月」，快到了極點。

卻是令人匪夷所思。

尹劍平的身子是如何向左面旋滾而出，雲中鶴是壓根兒也沒有看清楚。

簡直是莫明其妙。

——反身，出劍，躍起，三式連成一氣。

以「雲中鶴」彭程萬印像所及，腦子裏還不曾有過這麼一個例子——不曾有過任何一個

人，能夠把這三種動作揉成一件，而施展得這麼矯捷自如。

眼前的這個尹劍平，你說他是「人」，而在他施展這一式傑出而不可思議的殺手時，簡直形同鬼魅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驚心之下，禁不住嚇出了一聲冷汗，掌中「蛇形軟鎗」固然原勢揮出，只是莫明其妙的竟然會失去了準頭。

就在對方「蛇」也似扭轉了的身形裏，彭程萬的軟鎗已經走了一個空。

一招落空，卻已把他自身形暴露在對方凌厲的劍鋒之下，而無法脫困。

像是閃電般的亮了一亮。

尹劍平手上的那口「海棠秋露」，在炸開的一點「劍星」裏，錚然一聲，已刺中在了彭程萬的前心上。

彭程萬的身子被扎得彈空而起，可見對方出劍之猛，按常情而論，彭程萬中劍要害，萬無活命之理，無奈他內着的一襲寶衣「鎖子金甲」，卻使他意外的又逃得了活命之機。

尹劍平長劍一經遞出，立刻覺出了有異，劍勢拉動之下，將「雲中鶴」外衣劃開了一道長口子，後者借力施力，倏地身軀一個倒翻——「哧！」穿出了一丈以外，落身長廊之外。

「雲中鶴」無疑是慣用心機，絕頂聰明之人，對方這一劍早已使得他心膽俱寒，卻也使他認清了自己萬萬不是對方對手，即以方才一招而論，若非是自己身上那一襲「鎖子金甲」，此刻焉能還有命在？

一驚之下，嚇得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不啻由夢中驚醒，這才知道敵我之間，功力相差得太也懸殊，再不見機脫離，必無倖理。

一念之餘，雲中鶴那裏再敢多留片刻。

是以——就在他身形一經穿出長廊的同時，左手抬起，食指下扣，按動一管緊貼在腕上的特製筒筒，「卡喳！」一聲輕響，一枚蛇頭銀羽小小弩箭，陡地射出，直向尹劍平的前胸力射過來。

彭程萬暗器一經出手，足下那裏再敢絲毫逗留，身形陡地一個倒擰，用「鷂子鑽天」之勢，猛地凌空直起，只是他身子才縱出一半。陡然間，黑暗裏一條人影，有如「飛星天墜」，驀地落下來。

隨着這人的一聲清叱道：「去！」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簡直還不知是甚麼回事，一雙腕臂兩側已吃對方十指拿住。

一股透骨奇寒氣勁，由這人兩隻手驀地傳過來，雲中鶴只覺得一刹間痛楚難當，縱起在半空中的身子，不由自主的已被按落下來。

情形更不止此。

隨着這人向外翻動的掌勢，「雲中鶴」彭程萬身不由己的已被摔了出去。

來人似乎一經現身，就認定了「雲中鶴」其人絕非善流，是以這一摔之力着實施展得格外勁道，以「雲中鶴」之武功身法，竟然難以化解。

隨着這人的猝然出手，「雲中鶴」彭程萬的身子遠遠飛出了兩丈開外，「噗通！」一聲跌倒在殘垣斷壁之間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。

就在「雲中鶴」彭程萬根本還來不及翻身站起的一刹，來人身形再度穿起，夜蝠穿空般，再次來到了他身前，右足乍出，「噗」一聲已踩在了彭程萬前胸之上，彭程萬身子還來不及站起，隨着這人足踏之勢，「碰！」一聲又倒了下來。

夜色迷漫裏，他雖然一時看不清對方是甚麼一個長像，可是那長長秀髮，以及輕盈體態，卻是逃不過「雲中鶴」的觀察之中。

他猝然吃了一驚，這才發覺到對方敵情是個少女。

來人青絹紮頭，在水盈盈的一雙澄波瞳子之下，緊扎着一襲黑色面紗，是以難窺全豹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陡然驚心之下，方待掄起手上「蛇形軟鎗」，驀地只覺得前胸「玉堂」穴上一陣發麻，敢情已吃對方少女那隻「小蠻靴」的靴尖子點在了穴道之上，頓時全身一陣麻軟，遂即動彈不得。

人影再閃。

尹劍平已由廊子裏飛身迎前。

他乍然看見站在面前的這個少女，不由心中吃了一驚，當下後退一步，將掌上那口「海棠秋露」倏地揹向身後，目注向正面少女道：「是甘姑娘麼？失敬！」

長身少女微微頷首，說道：「尹兄不必多禮，也是我來的湊巧，意外的帮你拿住了這個惡賊。」

一面說，她那雙盈盈秋波，先在地上的「雲中鶴」身上轉了一下，遂即轉向尹劍平。

「尹兄你要怎麼發落他？交待一句話就行了。」

可笑「雲中鶴」彭程萬平素該是何等狂傲之人，今夜一旦落在敵人手上，景像竟是這等凄涼。

他既是被對方足尖定住了穴道，到底神智未失，也不碍開口說話。

尤其此時，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」，淪落到眼前情景，一個不對，立刻就有喪失性命之憂。

這種情形之下，「雲中鶴」彭程萬可是一點威風也施展不出來了。

「這位姑娘——」他語音打顫的道：「有話好說，千萬請手下留情。」

來人——「甘十九妹」眸子裏微微現出了一抹笑意。

「這個，恐怕由不得你。」眼光遂即向着一旁的尹劍平一瞟：「要看這位尹先生了。」

微微一頓，她遂即向尹劍平道：「怎麼樣尹兄？到底要怎麼發落他？」

尹劍平對於甘十九妹的忽然出現，着實吃了一驚，然而，越是這般突出的情況，他越要表示出特殊的鎮定。

靜聽之下，他緩緩的，來到了二人身前站定。

「甘十九妹——此人欠我朋友一樣東西。」他緩緩的說道：「且容我親手為他討還回來吧。」

甘十九妹像是一笑的道：「是麼，那我就不必多事了。」

話聲一落，她那隻踐踏在「雲中鶴」前胸「玉堂穴」上的脚，驀地鬆開來。

「雲中鶴」早已蓄勢以待，甘十九妹的脚一鬆開，他身上穴脈頓時也跟着解開，當下迫不及待的一個「鯉魚打挺」，兀地自地上躍身而起。

只是一旁的尹劍平，顯然早已防到了他有此一手，只見他足下猛的踏進一步，左手虛空向外劈出一掌，封住了雲中鶴的退路，右手長劍疾若流星，只一閃已比在了後者喉結之上。

出手之快，簡直出人想像。

「雲中鶴」的躍起之勢，不謂不快，只是較之尹劍平的出手，卻仍然是慢了一步。

一時，在尹劍平冷森森的長劍封喉之下，他嚇得當場呆若木鷄，動彈不得。

「哼！彭程萬，你還想跑麼？」

——尹劍平的劍鋒幾乎已經挨着了他的喉管，無論任何情況之下，對方只要稍有異動，他劍勢向前一推，即可將其首級取下。

正因為這樣，「雲中鶴」才被嚇得不敢心存異動。

只是，他為人極有心機，却也不會就此甘心。冷聲一笑，那雙深湛的眸子，在尹劍平身上一轉：「要不是這個姑娘多事，彭某人又豈能這麼輕易的落在你的手上？姓尹的，你也用不着這麼神氣活現。」

尹劍平微微冷笑道：「我知你會此一說，尹某豈能佔這個便宜？好，我就再給你一次出手之機，看看你是否能够逃開我的手去？」

說罷，長劍倏地向後一收——

不意，他這裏劍勢方自一撤，「雲中鶴」彭程萬早已迫不及待的擰身縱出。

他胸有城府！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」，那裏還有心眞的與對方戀戰。

是以，就在他身子乍然縱出的一刹，緊接着右足力頓，施展出「燕子鑽空」的一式輕功絕技，第二次鑽天直起。

然而尹劍平却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手。

雲中鶴足下力頓，方自竄起一半，乍然間當頭劍光壓頂，冷森森的長劍，直向他當頭力劈下來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若膽敢無視於此，必得喪生劍下，驚魂一刹間，他身子陡然向左一個快閃，掌中「蛇形軟鞭」唰啦啦盤打而出，直向尹劍平手上那口「海棠秋露」力捲過去，同時他身子也施展出「大力千斤墜」身法霍地向下落來。尹劍平決心要在雲中鶴面前施展一番，一來叫對方「心服口服」，再者也可給一旁的甘十九妹瞧上一瞧。

他自從參透了吳老夫人「雙照堂秘功」之後，所出招式往往奇形怪狀，不可捉摸。

即以此時而論，「雲中鶴」蛇形鞭方自揮出一半，猝然就覺出不對——眼看對方驀起當空的身子，有如晴空飛絮那般忽然昇了起來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心中一慌，摸不住對方這一手到底是甚麼路數，恍惚間，手上的「蛇形軟鞭」已經走了個空招。一驚之下，這才發覺到對方招式有異，大非等閑。

他這裏方自驚心，不容他心生別念，尹劍平却已由斜刺裏快速的切身進來。

雲中鶴只覺得身上一冷，緊接着肩胛上一緊，由不住打了個哆嗦，偏頭一看，禁不住嚇了個魂飛魄散，敢情已吃對方那口明幌幌的劍鋒壓在了肩上。

情勢與先前並無二致，雲中鶴只要心存逃脫，管教他身首異處，當場橫屍就地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一驚之下，高舉在空中的「蛇形軟鞭」情不自禁的鬆了下來。

「唉！」他嘆息一聲，看了尹劍平一眼，無可奈何的道：「我輸了。」

尹劍平冷笑一聲：「既然你自承輸了，你我有言在先，又該如何？」

彭程萬苦笑道：「大不了把身上『鎖子金甲』脫給你就是了。」

尹劍平道：「很好，你就脫吧。」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看了一下肩胛上的劍鋒，冷笑道：「這樣你要我怎麼脫法？」

尹劍平在他說話時，却已留意到他閃爍不定的眼神，情知他必有意圖。

這時聆聽之下，冷冷一笑，長劍猝然收回道：「好，這樣總可以了吧？」

「雲中鶴」似乎沒有想到對方這麼容易就信過了自己，見狀由不住呆了一呆。

看到這裏，一旁的甘十九妹微微笑了一聲，却沒有說甚麼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樣子顯得很緊張，那雙閃爍不定的眸子，在顯示着狡智與不安。

尹劍平一雙深邃的目光，瞬也不瞬的盯視着他。

「雲中鶴」冷笑一聲，似乎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，被逼得不得不從命。

只見他緩緩抬起一隻左手，慢慢解開着身上衣服的盤扣鈕子。

第一個扣子解開了，他又去解第二個，第三個……整個一件箭襖的扣子都解開來，他忽然不自然的向着一旁的甘十九妹看了一眼。

「姑娘。」他冷笑着道：「莫非妳不迴避一下麼？」

甘十九妹搖搖頭道：「我看沒有這個必要，我只要眼睛不看你也就是了。」一面說，她遂即把眼睛轉向一旁，再也不看他一眼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獰笑了一聲，這才緩緩將一件箭襖脫下來。

頓時，尹劍平就覺出眼前一亮，一片金紅色光華，由彭程萬身上閃起。

這才看清了，就在他上身緊貼中衣處，穿着一襲金光耀眼的鎖子金甲！那襲兵刃不傷的寶衣，原來為一片片金錢大小的薄薄金色亮片所穿綴而成，却在每小片連接之處，綴有一顆紅寶石，那閃閃紅光，正是因此而起。金紅相映，寶氣上衝，端的是一件武林罕見的防身至寶，即使是一個不識貨的人，也能在一眼之下，斷定其價值連城的不凡價值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抖着身上那一襲「鎖子金甲」，發出了唏哩哩一陣子聲息。

「姓尹的，我看這件鎖子金甲，你未必就會還給尉遲太爺吧？別是你閣下自己吞了。」

一面說，雲中鶴眸子裏閃爍迫切的稜光。

尹劍平冷冷的道：「那是我的事，你就用不着操心了，姓彭的，你脫你的衣服吧。」

他說時劍尖緩緩探出，却由劍尖之上白濛濛的吞吐着一種劍氣，顯示着他傑出的劍術功力。這副形像看在「雲中鶴」彭程萬眼睛裏，不免滋生出一種新的畏懼。

他試圖向後退一步，尹劍平却是一動也不動，只是那口劍上的光華却顯然又比前增强。

彭程萬兩隻手像是在解脫着「鎖子金甲」上的特殊扣子，忽然，尹劍平意外的發覺到，彭程萬的雙手捧着胸前一件飾物。

那是一件像是「金鎖」般的東西。

總之，就在尹劍平的眼睛方自接觸到這件東西的一刹間，只聽得「蓬！」的一聲大响。

一片白烟，霧也似的陡然自彭程萬身前昇起，於此同時，更有一蓬細若牛毛的銀雨，沒頭蓋臉的直向尹劍平，甚至於連俏立一旁的甘十九妹也不放過，大片銀光有如怒海狂潮，萬點銀星羅罩着丈許方圓的空間，驀天席地飛捲了過來。

其實尹劍平和甘十九妹早已看出雲中鶴的行為有詐，但他們却誰也沒料到對方手段如此之毒！就在銀光耀眼裏，尹劍平，甘十九妹不約而同的雙雙騰身而起。隨着尹劍平左手揮處，極振腕其迅速的把長衣脫下揮出。這一手「鐵衣」功夫，尹劍平在其上更灌注了無窮內力，是以隨着他揮出的衣浪，空中「劈拍」一聲爆响，鼓動起極大的一團氣窩，其勢直如排山倒海，端的駭人已極。

也虧了他有此一手。

眼看着那一天銀雨，猝然遭遇到尹劍平的這一手「鐵衣振腕」的回擊，兩股氣勢甫一交接，空中銀雨頓時被炸開滿空，頃刻間消逝無形。即使那一片「雲中鶴」用以掩身的白烟，吃這股强大的氣流猝然震盪之下，也同時消逝無形。「雲中鶴」彭程萬以為這一手必然可以奏功，却沒有料到竟然也會失效。

——是時，他早已反竄出三數丈外。

猛可裏頭頂上黑影掠過，甘十九妹竟然又趕在了他的前面。落身，出掌。

一股尖銳疾勁掌風，極其凌厲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猝然當受之下，簡直無從躲閃，他已是驚弓之鳥，更不曾想到「攻防

」措施，情急之下，那裏躲避得及。

「碰！」一聲，不偏不倚的擊中在雲中鶴左胸上方。

就算他身着「鎖子金甲」，也只能勉强保其不死，將掌力化解一半，而那餘下的一半力量亦是可觀，足足將他身子震得離地飛起三四尺高下，一個觔斗翻了出去。

「雲中鶴」彭程萬畢竟狡智兼具，只要一息尚存，絕不甘心雌服——這時，就在他身子倒地滾翻的一刹，仍然忘不了乘機傷人，即見他右手再次按動當胸金鎖，砰然大响聲中，再次飛出了一片銀光，狂風驟雨般，直向着當前「甘十九妹」全身上下飛捲了過來，其勢端的驚人已極。

甘十九妹豈能不知。

——就在「雲中鶴」暗器方自飛出的一刹，甘十九妹亭亭嬌軀，在一個極快的後仰勢子裏，直直的平倒了下去！——好俊的一手「鐵板橋」功夫。

大片銀雨，風捲殘雲般全數都由甘十九妹身上呼嘯着飛了過去。

——值此同時，狡智的「雲中鶴」身子一個疾滾，霍地躍身而起。

他身法雖然至為快捷，奈何當前兩個敵人，不啻是當今乾坤兩道上最拔尖的兩個人物。

在尹劍平，甘十九妹這樣兩個人面前，若想使詐脫身，簡直是無異夢想。

於是，雲中鶴身子方自騰起，猛可裏，一股疾風已臨面前。

雲中鶴方自看出來人是尹劍平，後者一隻肉掌已臨眼前——尹劍平決計要給他一個厲害，這一掌可不再半點留情。「蓬！」一聲，正正的擊中在「雲中鶴」前胸右側。

尹劍平是施展「小天星」掌力，再加以他巧妙的利用出掌角度位置，更可兼收「四兩千斤」之勢。

雲中鶴饒是有寶衣護體，亦是難當其銳，登時，他身子直直的平飛了出去。

「碰！」一聲，背部巨力的撞在一堵石柱上，「轟隆！」大响聲中，合抱粗細，高約三丈的一根擎天石柱，陡地從中兩折，分作兩下裏倒了下去。

雲中鶴就算他是鐵打銅鑄的身子，也是吃受不住。

隨着倒下的石柱，他發出一聲凄厲的怪嘯，也同那半截倒下的石柱一樣，一時直直的倒了下來。

——一口鮮血，直直的由他嘴裏噴出來。

饒是如此，他仍然放不過迎面而來的尹劍平，就在他倒下的一刹，掌中那口長劍已抖手飛出，劃出了一道銀虹，直向着尹劍平臉上直射了過來。

當然，這一劍他是萬難奏功。

「嗆啷！」一聲，已為尹劍平揮劍格落在地，緊接着他身形前躍，只一脚已踏在了雲中鶴前胸之上。

為恐他再施鬼詐，尹劍平這一脚運足了勁力，一脚下去，只聽「雲中鶴」慘叫一聲，再次噴出了一口鮮血，當場昏死過去。

一場要命的搏鬥，到了這時，總算告一段落。

尹劍平將一口長劍收落匣內——意外的，忽然發覺到身側亮起了一蓬燈光，敢情是甘十九妹亮着了「千里火」！

一隻手揚着千里火，甘十九妹面若芙蓉的含笑道：「怎麼樣，這個忙帮的是時候吧。」

尹劍平最怕與她單身相處，却又無法迴避，見狀只得抱拳稱謝。

「謝謝姑娘仗義援手，差一點，叫這廝跑了。」

「這個人是誰呢？」

「他姓彭，叫彭程萬。」

「我沒聽說過，」甘十九妹搖搖頭：「他是幹甚麼的？」

「是個獨行大盜，欽命緝賞的要犯。」

「欽命——哼！」甘十九妹微微一笑，斜過眼珠來瞧着他：「這可是新鮮，我倒是不知道，原來尹兄你是公門裏當差的人物呀，失敬，失敬。」

「姑娘多疑了。」尹劍平伸手把雲中鶴由泥地裏提起來：「來，我們到廊子裏再說！」

二人先後縱身進入長廊。

甘十九妹一隻手亮着千里火，却把身子倚着一根廊柱，她臉上含着逗人的微笑，自從那一夜與尹劍平有過特殊的邂逅之後，他們之間已有了微妙感情進展，尤其是對於甘十九妹來說，這種情誼簡直「前所未見」，足令她「魂牽夢縈」，雖然說「蕙心蘭質」「冰雪聰明」，然而一經着染了「愛」的成份在裏面，却會使之大大變質而亂了方寸。

尹劍平擦了一下臉上的雨水，正要動手把雲中鶴身上的鎖子金甲剝下來，忽然，他心裏動了一下，倏地偏過臉來，直直的看向甘十九妹。

一刹時，他充滿了激動，心裏陡然興起了强烈的震憾，眸子裏閃爍着異樣的神采。

驚惶的特殊感覺，使得他竟顧不得剝下那襲「鎖子金甲」，而驚惶的站了起來。

「怎麼啦？」甘十九妹揚着一雙秀眉：「你看甚麼？」

「我——」尹劍平强制着自己，鎮定下來，搖搖頭：「沒甚麼，只是奇怪姑娘摘下了面紗而已。」

不知甚麼時候，甘十九妹竟然解下了那襲一直幪在臉上的面紗，現出了她難得一見的「盧山眞面目」。

細長的一雙蛾眉，其下是黑白分明的眸子，挺直的鼻樑，大小適宜，而略呈弧度的一張咀——尤其在含笑的這時，嘴角輕啓，一顆顆貝齒，白潔而有光澤，確能引人注目，心曠神怡。

尹劍平在一度注視之後，又蹲下來，有意回過頭，不再看他一眼。

「為甚麼又不看了？」

「已經看過了。」

「嘤！」甘十九妹低笑了一聲：「你難道以前沒有看過我的臉。」

尹劍平搖搖頭：「好像沒有！」

「眞的？」

一面說，她輕轉蓮步，緩緩走到了尹劍平跟前。

尹劍平心頭只是「噗通！」的跳着，不知是怎麼回事，自從他剛才看了她一眼，心裏竟然會如此激動，是她有勾魂攝魄的姿色！抑或是心底潛意思的仇恨作祟？——只怕是兩者兼而有之。

尹劍平一聲不吭的由雲中鶴身上剝下了那襲「鎖子金甲」，儘快的穿到自己身上。

甘十九妹看得很奇怪——

「咦——這件衣服是……？」

「鎖子金甲！」尹劍平道：「是我一位前輩的傳家之寶，却落在了這個賊子身上。」

甘十九妹喃喃的唸着：「鎖子……金甲？啊——我好像聽說過。」

尹劍平站起身來，打量着地上的「雲中鶴」，一時眞不知道怎麼處置他才好！

甘十九妹道：「一劍結果了他算了！」

尹劍平偏過頭來看着她——

「怎麼！」甘十九妹道：「你認為我的心太狠了？」

（未完）

正宗武俠長篇故事

春秋筆

臥龍生·文　盧令·圖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楚小楓等在對方設下的陷阱中，擊破對方的強弩，雷火的重重埋伏，更使對方發生內鬨，隨後，楚小楓將獲自無名劍譜的劍招，投予八虎四英，使得景四公子鎩羽而去，使得他們衷心敬佩。翌日，周橫匆急來報，綠荷，黃梅，紅牡丹被人架走，被押入一艘大船上，楚小楓立偕周橫、王平、成方、華圓等往援，抵埗發覺是艘官船，楚小楓不顧一切，命成方往傳話，船中總管初不允通報，但一度與成方交手後，驚覺來人非易與，勉强延客進艙，楚小楓乃率王平、周橫及成方、華圓舉步進艙——

龍潭擷龍珠　虎穴捋虎鬚

周橫已拭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，恢復了本來的面目。

客艙的地方很大，放了六張太師椅。

成方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總管，快去通報貴主人吧！」

中年人淡淡一笑道：「在下這就去，不過，有一點，在下要先行說明。」

成方道：「好，請吩咐。」

中年人道：「你們侵犯官眷，這是殺無赦的死罪，諸位要不要再想想?」

成方道：「想什麼?不用想了，沒有三分三，怎敢上梁山，閣下只管通報。」

中年人轉身而去。不大工夫，耳際間響起了珮環叮咚之聲，兩個白衣女婢，扶着一個綠衣麗人，緩步行了出來。

那是個很美的女人，水綠衣裙，更顯得皮膚白皙，長裙拖地，掩去了雙足，但看她走路的娉婷之姿，似乎是一雙小脚。

她不算太美，但却有一種成熟的誘惑，動人情懷。只見她輕啓玉唇，露出了一口細小的白牙，道：「那一位要見我。」

她口中說話，兩道目光，却投注在楚小楓的身上。

楚小楓笑一笑，說道：「在下求見夫人。」

綠衣麗人道：「請教貴姓?」

楚小楓道：「迎月莊主楚小楓。」

綠衣麗人道：「賤妾陸王氏。」

她溫文多禮，確有一派夫人的派頭。

楚小楓道：「陸夫人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不敢不敢，賤妾記憶之中，未見過楚莊主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楚某也不認識夫人，在下是初度拜訪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那麼楚莊主和拙夫是故交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在下和陸先生，也是從未晤面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素不相識，楚莊主就冒然登舟拜訪，不覺得太過孟浪麼?」

楚小楓道：「在下來的是孟浪一些，不過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在下想請教夫人幾件事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好！楚莊主請說！」

楚小楓道：「在下想先知道陸大人是什麼身份?」

陸夫人道：「拙夫，是長江水師督府的副將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很大的官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不敢當，還過得去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，陸大人不在船上麼?」

陸夫人道：「不在，他有事到襄陽城中去了，不過天黑之前，一定可回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如若在下有事請教夫人，夫人能不能作主呢?」

陸夫人道：「那要看是什麼事情了，賤妾一向不問拙夫公務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這件事應該是半公半私了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那請莊主說說看吧！」

楚小楓打量了陸夫人一眼，笑一笑道：「夫人，水師營管不管抓人的事?」

陸夫人道：「這些事，我們婦道人家，一向不過問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哦！那是說，一定要見到陸大人才行了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是！如若楚莊主要談公事，那只有等拙夫回來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，陸大人什麼時候離開這裏的?」

陸夫人道：「楚莊主，這話就問得有些不通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問的太多了?」

陸夫人道：「對！拙夫好歹也是一個副將，朝廷的命官，你這樣問東問西，豈不是太過狂妄了一些?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，你多原諒，在下既然來了，就不會怕麻煩。」

陸夫人冷聲道：「楚莊主，這是不是威脅?」

楚小楓道：「不是，在下眞正在向夫人提出一件事，一個問題，希望夫人能有個好好的答覆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我說過，我一向不大喜歡問拙夫的事，楚莊主一定要探問內情，那就只有等拙夫回來再請他回答好了。」

楚小楓笑一笑道：「夫人，在下覺着，只怕是很難等下去了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那你要幹什麼?」

楚小楓說道：「我要搜查夫人的這艘船。」

陸夫人呆了一呆道：「你說什麼?」

楚小楓心中道：「這女人的裝作，倒是很沉得住氣。」

心中盤算，口中却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夫人，我看，這是唯一的辦法了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你這人當眞是可惡得很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竟然如此放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，我說過，我們來了，就不怕任何後果。」

陸夫人怒道：「你這人得寸進尺，究竟是什麼意思?」

楚小楓一擺頭，道：「搜！」

王平，周橫，加上華圓，立刻向內艙行去。

陸夫人叱喝道：「站住，你們要幹什麼?」

楚小楓一揮手，道：「你們去吧，成方，攔住了這位夫人。」

成方應了一聲，橫跨兩步攔住了陸夫人，道：「夫人，你要過去，只有一個辦法，憑仗武功衝過去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你是强盜?」

成方道：「就算是吧！夫人，小的只聽主人吩咐，夫人想說什麼?只管和我們主人說吧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我有些不明白，你們究竟是那裏來的，來這裏想找什麼?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，妳只有一個辦法，可以阻止他們進入內艙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什麼辦法?」

楚小楓道：「用武功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哦！除了這個辦法之外，沒有別的辦法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沒有，夫人如是不肯動手，那只有讓他們去搜一搜了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楚莊主，眞想不到啊，你這麼個人，看上去文秀秀的，竟然是這麼一個不講理的人。」

楚小楓心中暗道：難道他們已經早有準備，她竟然如此沉住氣。

原來，王平，周橫，華圓，已然轉入內艙中去。陸夫人沒有出手攔阻，那位總管也沒有出手阻止。

成方手中執着長劍，擋在艙門口處。

楚小楓道：「陸夫人，在下心中有些奇怪?」

陸夫人道：「奇怪什麼?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明明一身好武功，怎不肯出手攔阻他們。」

陸夫人冷冷說道：「你們强橫霸道，還要說風凉話麼?」

楚小楓心中暗道：難道，這個女人眞的不會武功麼?

凝目望去，只見她雙目中淚光隱現，似乎是要流淚的樣子。

淚光，遮去了她的眼神。

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，緩緩在一張木椅上坐下。

兩個婢女，緊守在陸夫人的身側。

楚小楓開始對自己的判斷，產生了懷疑的想法。

難道這女人，眞是陸副將的夫人不成，果然如此，這個漏子就闖大了。

心中念轉，口中卻緩緩說道：「夫人

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，我不相信妳是眞的陸夫人。」

陸夫人怒道：「你這人眞是胡說八道，世界上什麼都有人冒充，那裏還會有人冒充別人的老婆?」

楚小楓問道：「夫人，陸副將幾時回來?」

陸夫人道：「天黑之前一定回來。」

楚小楓點頭道：「好，天黑之前，我們也已經離開這裏，也許不會和陸副將照面了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哼！你們早知道他不在船上，才敢這樣無法無天！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言重了，就算陸副將在這裏，咱們要來時，一樣會來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們是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心目中全無王法的人了?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，這就言重了。」

陸夫人霍然站起了身子，似要發作，但看了楚小楓幾眼，忽然又坐了下去，歎息一聲，道：「楚莊主，你們究竟要作什麼?」

楚小楓道：「找人!」

陸夫人道：「找什麼人?我的丈夫，還是我?」

楚小楓道：「都不是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請說說看吧，要找什麼樣子的人?爲什麼找上我們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找三位姑娘，有人看到了她們被押解上這艘船。」

陸夫人回顧了那位總管一眼，問道：「鄭總管，咱們這艘船上，押的有犯人沒有?」

鄭總管道：「沒有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楚莊主，是什麼樣子的女人，照說，他一向不會把犯人帶到我住的地方，這一次，他因公事在外，也許會破一次例，不過，我是不知道這件事，但鄭總管應該知道的。」

楚小楓左看右看，一直瞧不出一點破綻，這女人如是有意裝作，那實在裝的太像了。

陸夫人輕輕吁一口氣，接道：「楚莊主如是不信，儘管搜查，眞能搜出三個女犯人，老實說，我也心中感激，他怎可以把女犯人帶上此船，不過，楚莊主，你如是搜不出來，也是不是應該給我們一個交代?」

楚小楓道：「這個，我……」

只見王平快步奔了上來，道：「見過莊主。」

他雖然盡力想保持鎭靜，但仍無法完全遮掩住那股驚愕之色。

楚小楓一皺眉頭，問道：「找到了沒有?」

王平急行一步，低聲說道：「周橫，華圓，都暈倒在底艙之中。」

楚小楓問道：「有這等事，怎麼產生的!」

王平道：「他們好像中了一種迷魂藥物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哦，你們聞到了甚麼香味沒有?」

王平道：「沒有，屬下沒有聞到甚麼香味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如是迷魂藥物，應該有種香味才對。」

王平道：「是，屬下也這麼想，如若有甚麼藥物，至少，應該有一種藥味，但我們沒有聞到過甚麼氣息。」

楚小楓點頭，目光轉到陸夫人的臉上，道：「夫人，這是甚麼意思?」

陸夫人道：「我不懂你在說甚麼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，說笑話，也應該有個限度，你這麼作法，那是逼迫在下出手了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男子漢，大丈夫，只會欺侮女流之輩，算得甚麼英雄好漢?」

楚小楓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夫人，如若你們不用迷魂藥物，在下幾乎就被你矇騙過去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這話怎麼說?」

楚小楓道：「可惜，你還是不够沉着，這就叫百里行程去九十。」

突然出手一把，扣住了陸夫人的左手腕脈。

陸夫人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你這是甚麼意思，難道你不懂，男女授受不親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我不懂，不過，我知道夫人的性命，至少重過我那幾位弟兄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你這强盜，竟然敢傷害命官夫人?」

楚小楓道：「放了他們，要不然，夫人可別怪在下無情。」

一面說話，一面暗運功力，五指緊緊收束。

陸夫人感覺得指力增加，只好運氣抗拒。

這一來，無疑露了原形。

楚小楓冷然一笑，指力又加强了三分，道：「夫人，你終於露原形了。」

陸夫人一着失錯，自知已無法再作狡辯，歎息一聲，道：「放開我，咱們好好說說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王平，看住那位總管，夫人請下令放了他們兩人，在下保證不傷夫人。」

口中說話，右手却不斷的增加實力。

陸夫人只覺得骨疼欲裂，提不起全身眞氣。

她雖然咬着牙沒有呼叫出聲，但却疼的忍不住流下淚水來。

楚小楓輕輕吁了口氣，道：「夫人，再不肯下令，在下就要扭斷你的腕骨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放開我，放開我，我作不了主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那是，這艘船上，還有比姑娘身份更高的人。」

他問話的聲音，雖然和氣，但手上的力量，却不停的加重。

他心中明白，此時此刻，決不能有半點仁慈之心。

這是個計劃的很精密的陰謀，稍有疏忽，就可能會陷入對方的計算之中。

陸夫人彎下了腰，蹲下了身軀。

這種痛苦實在很大，極不容易忍受。

但是，她竟然忍住了，不再回答他的問話。

楚小楓冷冷說道：「夫人，眞的不肯說了……」

這時，兩個女婢之中，突然有一個開了口，道：「楚莊主，你殺了她也沒有用，她作不了主，就是作不了主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誰能作主，那個人如若是男子漢，就應該站出來。」

那女婢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他本來，也不是男子漢。」

楚小楓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這麼說來，是姑娘了。」

女婢道：「不錯，是我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失敬，失敬，請教姑娘怎麼稱呼?」

對這種變化，楚小楓心中雖然有着意外之感，但他表面上却裝作的無限平靜。

那女婢淡淡一笑，嬌聲說道：「我叫柳烟。」

楚小楓說道：「柳姑娘，很雅緻的名字……」

語聲一落，接道：「這位陸夫人是冒充的了?」

柳烟說道：「那倒不是，她是貨眞價實的陸夫人，你應該由她的氣度上看出來，一個冒充的人，決不可能如此沉着，從容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想不到，你們竟然和官府中人，也有勾結。」

柳烟道：「我們的勢力，遍佈江湖，無孔不入，這世界上有人的地方，就可能有我們的暗樁，有我們的殺手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聽起來，當眞是可怕的很。」

柳烟道：「你楚公子帶的人手中，說不定也有我們的人混在其中。」

楚小楓哦了一聲，道：「姑娘當眞是越說越神化……」

神情突然間，轉變的十分嚴肅，接道：「柳姑娘，不論貴組合有多大的勢力，也不會使在下畏懼，再說一碼歸一碼，現在姑娘最好先對眼前的事作一個決定。」

柳烟道：「楚莊主，目前，我們手中已經掌握了你們三條人命，你手中扣拏的，却是貨眞價實的陸夫人，傷害一個將軍夫人，對你一個小小的莊主而言，那實在不是一件甚麼好事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柳姑娘，妳如覺得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威脅，那就想錯了，柳姑娘，別忘了還有你，除非，你自己覺得，有把握能够勝過區區?」

柳烟道：「我既然出了面，那就和陸夫人無關，放了她，我可以奉陪，文來武打，悉憑尊便。」

楚小楓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好，柳姑娘願意出面，那是最好不過。」

揚手兩指，點了陸夫人的穴道，向後一帶，交給了成方，道：「看住她。」

成方接住陸夫人，置於一側。

柳烟臉色一變，道：「楚莊主，你這是甚麼意思?」

楚小楓道：「江湖上陰詐的事情太多，在下不得不小心一些。」

柳烟冷冷道：「陰險小人。」

楚小楓大笑三聲道：「姑娘，咱們可以談談正題了。」

柳烟道：「請說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放了我三個手下，交出她們三姊妹，在下保證不動這船上的一草一木。」

柳烟突然一揮雙臂，一件外罩的長衫，突然片片碎裂落下，露出了一身玄色勁裝。

成方，王平都爲之臉色一變。

這柳烟表現出來的武功，十分驚人。

原來，一件衣服穿在身上，想要一舉間把它震得碎裂片片，實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

那必需內功到了完全收放隨心的境界，全身每一個部份同時發出强大的勁力，一舉間，震碎長衫。

柳烟，看上去，只不過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，却已有如此成就。

成方，王平，自覺就無法可以辦到這一點。

當然，每個人的造詣不同，有的劍上成就高，有的掌上威力强，也有專練內功，也有專練拳劍的。

柳烟表現出了她內功上傑出的成就。

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，但他已學會了鎭靜工夫，冷淡的笑一笑，道：「姑娘好功力。」

柳烟嗯了一聲，道：「楚莊主，你準備親自出手呢?還是先要你兩個從人上來試試?」

楚小楓道：「自然是在下親自奉陪。在下還是想先說明一件事。」

柳烟道：「拖延時間，對我沒有甚麼害處，你說吧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咱們這一戰，只求分出勝負呢?還是以命相搏?」

柳烟道：「拳脚，兵刃，都沒有眼睛，動起手來，那就很難保證不會傷亡，再說咱們也不是比着玩的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姑娘之意，咱們一動上手，那就是生死存亡之分了。」

柳烟道：「既然動上了手，還有甚麼顧忌……」

回顧了身側的女婢一眼，說道：「傳我令諭下去，如果他們傷害到陸夫人，那就把擒得的三人，亂刀分屍，抛入湘江之中餵魚。」

女婢應了一聲，轉身而去。

成方突然一個快速轉身，攔住了女婢的去路，道：「姑娘，請站住。」

那女婢對成方的嚇阻，並無畏懼，笑一笑，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可是在嚇我?」

成方道：「不是，在下認得姑娘，手中之劍却不識人，而且我是很認眞的。」

那女婢冷然一笑，道：「小兄弟，我看你還是讓讓路的好。」

成方道：「爲甚麼?」

女婢道：「因爲，柳姑娘已經傳下了令諭，她的聲音很大，佈守在艙底的人，已經聽到了。」

成方道：「既是聽到了，那就不用姑娘再費口舌走一趟了。」

女婢道：「只怕他們沒有聽清楚，萬一他們聽錯，立刻動手，把你那三位同伴

，亂刀分屍，丟入湘江，那豈不是一樁大憾大恨的事？」

這丫頭口齒伶俐，而且，出口之言，威脅極大。

十分精明的成方楞住了。

呆了一陣，才緩緩說道：「你聽着，你如砍殺了我們三個同伴，那是逼我們大開殺戒，至少，這裏你們還有四個人。」

女婢掩口笑道：「你色厲內荏了，是麼？你們那三個同伴，現在是直挺挺的躺在那兒，等候宰割，我們隨時就可以動手，至於我們麼？那就有很大的不同了。」

成方看看楚小楓，並沒有立刻出手的意思，才冷冷接道：「有甚麼不同，難道你們不是人命？」

女婢道：「是人命，但你們那位年輕的楚莊主，未必是我們柳姑娘的對手，再說，你也未必能殺得了我。」

那位中年總管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楚莊主，最好你放明白些，除了陸夫人不算，目下，我們還是三對三的局面，何況，只要我們招呼一聲，立刻，就會有更多人衝上艙面來。」

柳烟笑一笑道：「不用威脅這位楚莊主，你難道沒有看到麼，這位楚莊主是一位不受威脅的人。」

總管道：「姑娘，在下不是威脅，我說的都是實話。」

柳烟道：「就算你說的實話，人家只怕也不會相信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兩位說完了吧？」

柳烟笑一笑，道：「楚莊主不相信我們會殺人？那就試試吧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江湖上，本多風險，生死由命，那也算不得甚麼大事。」

柳烟道：「好，楚莊主當眞是豪氣干雲。」

楚小楓四顧了一眼，道：「姑娘，我看咱們先開始吧！」

柳烟道：「小妹在隨時候教，只是艙中太過狹窄，只怕施展不開。」

楚小楓心中忖道：這丫頭奸狡的很，似乎是想把我誘出艙外，不可再上了她的當。心中念轉，口中緩緩說道：「我看咱們就在這裏湊合一下算了。」

柳烟道：「好！莊主請出手。」

她口中謙讓，右手一抬，食中二指，已然點了出去，話出口，手指已到了楚小楓的前胸之上。

楚小楓右手一拂，暗勁湧出，逼開了柳烟的掌勢。

柳烟身子一轉，突然雙足齊飛，踢了過來。

這一下來的很奇幻，也很突然，如非楚小楓這些日子中大有進境，躲開這一招就很不容易。

但楚小楓躲開了。

柳烟道：「好身手。」

喝聲中，已拍出四掌，踢出了六脚。

她的人，好像就沒有落過地，一直在空中飛轉攻襲。

這艘官船的大艙，比一般的船艙，雖然高了一些，但飛騰搏擊，亦非易事。

柳烟雖然身軀嬌小，但也無法在如此低矮的艙中飛躍。

楚小楓學會了留心觀察，所以，看得十分仔細。

發覺了飛騰的柳烟，一直保持身子的彎曲。

她的雙腿，一直收着，身子也成彎弓之狀。

正因如此，她的攻勢也特別的快速凌厲。

看上去，像一個在空中滾動的圓球。

楚小楓連接下柳烟數十招攻勢，竟然無法還擊一招。

楚小楓皺皺眉頭，只覺這地方有些狹窄，很多招數，無法施展。

柳烟一陣連綿的攻勢過後，人才落着實地，吁一口氣，道：「楚莊主，你怎不還手呢？」

楚小楓雖然聽出柳烟的話，有股揶揄的味道，但他仍然很平靜，因爲，他並沒有失敗。

淡然笑一笑，楚小楓緩緩說道：「姑娘的攻勢很快速，快的是在下沒有還手的機會，不過，這並不是說，你柳姑娘，已經勝了這一場搏殺，對麼？」

柳烟道：「至少楚莊主也沒有得勝，是麼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姑娘，眼下只是分出勝敗，但咱們這一場搏殺，還沒有結束，對麼？」

柳烟道：「對！現在還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？」

楚小楓笑一笑，道：「對！我們還沒有分出勝敗，現在，就要開始了。」

柳烟道：「楚莊主，準備出手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不錯，姑娘小心了。」

突然一掌，拍了出去。

這一掌，變化不奇，只是平平淡淡的拍出一掌。

柳烟竟然看不出掌勢上，蘊藏有何變化。

眼看此掌勢將要近身之時，柳烟才突出一指，點向了楚小楓的腕脈穴。

楚小楓一挫腕，原本平平的一掌，突然間，變成了彎曲之狀，五指連綿擊出。

五縷指風一齊飛出，飛向柳烟脈穴。

柳烟急急縮腕，但仍是慢了一步，被一縷縷指風，擊中腕脈。

但覺腕穴一麻，楚小楓人已疾欺而至，一把扣住了柳烟的左腕，冷冷說道：「姑娘，現在，咱們分出勝負了。」

柳烟臉色鐵青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你這算什麼武功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不論什麼武功，但我已經制服了妳。」

柳烟神情冷厲，緩緩說道：「你們不用顧及我的生死，不過，我如死了，你們給我報仇就是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三命四命，你們也佔不了先。」

出手一指，點中了柳烟兩處穴道，接道：「姑娘，一定要死，也要我們動手殺了你，我不會給你自絕的機會。」

柳烟頸間兩處穴道被點，口中雖然含着毒藥，但却無法吞下。

（未完）